學而篇第一

01-01《論語‧學而篇》第一章

【原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譯文】

孔子說：「人如果能夠去除蒙昧，學得眞知，而又能安排時間、掌握時機地去實踐眞知，不是很喜悅的事嗎？如果有來自遠方帶來有價值資源的人，彼此分享眞知與實踐的心得，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嗎？他人不知道自己的才德，也不會讓自己生悶氣，這不才是一位君子嗎？」

【說明】

人如果能夠觀察自然的現象，分析自然現象的變化，歸納出自然的規律；將這自然規律應用到人事，使得人類能夠掌握未來的趨勢，趨吉避凶，改善生活；將這種生活智慧與他人分享，不是很喜悅的事嗎？

每個人都有邊界，家庭、社會、國家也是一樣，有其邊界。如果我們願意與朋友分享改善生活的智慧，自然會有身懷價值資源的人，從我們生活範圍以外的遠方來到，彼此分享、交流、共創，這不是心靈共振、和諧的快樂嗎？

一位有能力承擔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的人，卻沒有人知道他，讓他出來掌握權力、發號施令，而這個人一點也不生悶氣，這種有才能，又有德性的人，不是位君子嗎？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在談人與自然的關係；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談人與他人的關係；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在談人與自心的關係。

這三種關係把儒釋道的內容，都涵蓋在內了。在孔子的時代，其實儒、道並沒有分家的概念，因爲思想的源頭都來自於《易經》；儒家和道家分家的概念，是後來百家爭鳴時期才有的，這是因爲彼此討論的主題使然。再後來，由印度傳來的佛教，所談的主題在於人與自心的關係。

爲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在表述「人與自然的關係」呢？

中國人的思想是向大自然學習，從《易經》中，即可看出中國人歸納自然規律的智慧。

【注釋】

我們先來看看「學」字怎麼解釋？

講「學」字之前，先來解釋「𡥈」字。

𡥈

《說文解字》：「𡥈jiào放也。从子爻聲。」

「𡥈」音讀作〔jiào ㄐ〡ㄠˋ〕。

「𡥈」小篆作「𡥈-小篆-1.png」；

「𡥈」从「子」、「爻」聲，形聲字；

从「子」，表示「教導學子」之義；

从「爻」，「爻」以「文物相交」爲本義，引伸爲「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之義；

會合「子」、「爻」之義，爲「教導學子學習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等內容」，得「教導學子學習正道」之義。

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就是在天理的規律，作用於地理的現象，人順應天理的規律與地理的現象，做出人理的變化。

人的行爲舉止合乎天理、地理與人理，也就合乎天道了。

教導學子學習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等內容，而至關重要的教導內容是「自然規律」，教之自然規律，使之行爲不失其正。

「正」字的本義是：行爲舉止合乎天道。

學

「學」音讀作〔xué ㄒㄩㄝˊ〕。

「學」从「𡥈」从「冖」、「𦥑」聲，形聲字；

（「冖」音讀作〔mì ㄇ〡ˋ〕，「𦥑」音讀作〔jū ㄐㄩ〕。）

从「𡥈」，表示「教導學子學習正道」之義；

从「冖」，表示「蒙昧」之義；

从「𦥑」，「𦥑」是「拿起」之義，引伸爲「去除」之義；

會合「𡥈」、「冖」、「𦥑」之義，爲「教導學子學習正道，去除蒙昧，而見其正」，得「去除蒙昧，覺知正道」之義。

學習是有階段、有時機的。

講「時」字之前，先講「寺」字。

寺

《說文解字》：「寺sì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聲。」

「寺」音讀作〔sì ㄙˋ〕。

「寺」小篆作「寺-小篆-1.png」；

「寺」从「寸」、「之」聲，形聲字；

从「寸」，表示「在自然的節度、人爲的法度之下」之義；

从「之」，爲「小草有了土地的根據，可以向上生長了」，引伸爲「有根據地施行」的意思；

會合「寸」、「之」之義，爲「根據自然的節度、人爲的法度而施行」之義。

時

《說文解字》：「時shí四時也。从日寺聲。」

「時」音讀作〔shí ㄕˊ〕。

「時」从「日」、「寺」聲，形聲字；

从「日」，表示「時間、時機」之義；

从「寺」，表示「根據自然的節度、人爲的法度而施行」之義；

會合「日」、「寺」之義，爲「根據自然的節度、人爲的法度而可以施行的時間、時機」之義。

《說文解字》爲什麼解釋「時」爲「四時」呢？

農業社會主要根據日照的消長來生活，一年四季的過程循環，直接影響人的生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根據這個時間、時機的節度、法度，進行工作、生活，是影響最直接的「時」。

習

《說文解字》：「習xí數飛也。从羽从白。凡習之屬皆从習。」（誤釋字形）

「習」音讀作〔xí ㄒ〡ˊ〕。

「習」甲骨文作「」，不是从「羽」从「白」，而是从「羽」、「日」，是個會意字；

从「羽」，表示「鳥兒飛翔」之義；

从「日」，指「日日」，表示「日日在觀察、分析、歸納、實踐」之義；

會合「羽」、「日」之義，爲「鳥兒日日在觀察、分析、歸納、實踐如何飛翔」，得「與時俱進地實踐」之義。

「習」有「預習」、「複習」、「練習」、「實踐」的意思。

小鳥成長的各個階段，對於飛行而言，有其自然的節度與後天的法度，是有其「時」的。

小鳥羽毛還沒長實，先看父母如何飛，這是「預習」階段，也是「觀察」階段；不斷地看父母如何飛，這是「複習」階段，也是「分析」階段；等到小鳥的羽毛長實了，進入「練習」階段，「練習」經過不斷地「總結」，飛行的技巧、智慧不斷地精進；進入自己可以單飛的「實踐」階段，自己不斷地面對各種的遭遇，解決大小不同的問題，創造屬於自己的智慧。

實踐才能將學問化爲自己的心得。融會貫通的心得，猶如水的源頭一樣，源源不絕地可以終身受用。

如此源源不絕、用之不竭的智慧，會吝於與他人分享智慧之源的喜悅嗎？

解釋「說」字之前，先解釋「㕣」、「兌」二字。

㕣

《說文解字》：「㕣yǎn山閒陷泥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

「㕣」音讀作〔yǎn 〡ㄢˇ〕。

「㕣」从「口」从「水」省，會意字；（「水」省，表示「水」的省寫。）

从「口」，表示「山水出口」之義；

从「水」，表示「細小水流」之義；

會合「口」、「水」之義，爲「山水出口之細小水流」，表示「水源」之義。

再講「兌」字。

兌

《說文解字》：「兌duì說也。从儿㕣聲。」

「兌」音讀作〔duì ㄉㄨㄟˋ〕。

「兌」从「儿」、「㕣」聲，形聲字；

从「儿」，表示「人發現」之義；

从「㕣」，表示「水源」之義；

會合「儿」、「㕣」之義，爲「人發現水源」，得「喜悅」之義。

「兌」的本義是「喜悅」，因爲「兌」假借爲「蹊道」之義，而轉注孳乳爲「說」。（孳乳的意思是：產生新的字。）

「兌」的轉注字「說」，保留了「兌」字的本義與本音，所以「兌」原來應該讀作〔yuè ㄩㄝˋ〕。

後來讀作〔yuè ㄩㄝˋ〕的「說」字，因爲假借爲「述說」的「說」字，音變讀作〔shuō ㄕㄨㄛ〕，所以轉注爲「悅」字，這個「悅」字就成了我們常用的「喜悅」的「悅」字了。

從「學」字可以得知，我們從日常生活中，去觀察事物的現象，整理現象的變化軌跡，從而歸納出變化的規律，這是做學問的根本方法與內容。而大自然的現象、變化、規律，是最值得我們學習的。

老師教我們的某些知識，我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運用這些知識去觀察現象、分析變化、歸納規律，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自己要記下這個地方，隨後要把它理清楚、想明白，或是請教同學、或是請教老師，一定要把不明白的地方，去除蒙昧，理清楚、想明白。

學問是用來改善生活的，當我們明白了事物的道理，一定要在生活中去實踐它。

例如，我們明白了什麼是「孝」（下一章我們會講到），就要在生活中對父母盡「孝」，而且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我們都可以盡孝，尤其是父母需要我們的時候，更應該盡孝，不應該讓他們失落、失望。

「學而時習之」的「時」字，有任何時間的意思，也有時機的意思。

當我們任何時間都有盡孝之心，隨時念記著父母，時常給他們一個電話，經常和他們聊天，有空陪他們出去走走，等等；尤其當他們無力自處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服侍身旁。

當我們清楚、明白一件事物，而且時時去實踐它，尤其在必要的時機，一定要能夠實踐它，如此才能眞正體悟事物的根源、本質與內涵。

我們對父母盡孝，我們的兒女耳濡目染看我們如何對待父母，我們的兒女也會知道如何對待我們，這是對人的一生都是有用的修養和學問，不是件喜悅的事嗎？

當你對一件事物有了根源性的覺悟，自己喜悅了，也願意和他人分享這份喜悅，別人實踐了，也獲得這份喜悅，這不是更多、更大的喜悅嗎？

親情是人類最自然的關係，從這個最自然的關係開始，我們學好如何處理與長輩的關係、與同輩的關係，這樣有了做人的基礎，再去面對家族之外的人群，就有根柢了。

一位眞有學問、又喜歡和他人分享的人，自然會有生活範圍之外、有才有德的人來一起分享、交流、共創，這不是一種心靈共振、和諧的快樂嗎？

爲什麼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有關人與他人的關係呢？

我們先來解釋這個「朋」字。

朋

「朋友」的「朋」字，它的本字是「倗」，「朋」是假借來用的。

現在解釋這個「倗」字。

《說文解字》：「倗pénɡ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

「倗」音讀作〔péng ㄆㄥˊ〕。

「倗」甲骨文作「」、「朋黨-卜辭-2」，金文作「」、「朋黨-彝銘-2」；

「倗」从「人」、「朋黨-聲從-1（朋）」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的行爲」之義；

「朋黨-聲從-1（朋）」像「貫貝」的形狀，

从「朋」，表示「以財相助」之義；

會合「人」、「朋」之義，爲「以財相助之人」的意思。

由「以財相助之人」之義，引伸爲「帶來有價值資源的人」，再引伸爲「帶來有價值資源，又願意分享之人」的意思。

「倗」是「帶來有價值資源，又願意分享之人」，有價值的資源除了財貨之外，還包括知識、見聞、經驗、學問與人生體悟等等，都是有價值的資源。彼此都願意分享，彼此交流共創，心靈共振，而有「不亦樂乎」的快樂。

「遠方」有什麼意義呢？

遠

《說文解字》：「遠yuǎn遼也。从辵袁聲。」

「遠」音讀作〔yuǎn ㄩㄢˇ〕。

「遠」从「辵」、「袁」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走」之義；

从「袁」，表示「返還」之義；

會合「辵」、「袁」之義，爲「行走到必須返還之地」的意思。

「遠」是我們生活範圍的邊緣之地。

再來看看「方」字是什麼意思？

方

《說文解字》：「方fāng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凡方之屬皆从方。」（誤釋字形字義）

「方」音讀作〔fāng ㄈㄤ〕。

「方」甲骨文作「」，金文作「」；

「方」从「冂」、「人」，會意字；

从「冂」，表示「遠邑」之義；

从「人」，表示「人居」之義；

會合「冂」、「人」之義，爲「人居遠邑」之義。

「方」是國家的邊陲地區，是我們平常生活到不了的地方。

「遠方」表示自己生活範圍之外的地方。

在自己生活範圍以外的地方，有許多事物我們並不知曉，而「有朋自遠方來」，能夠讓我們接觸不同的文化、增廣自己的見聞，了解這個世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邊界，要解決自己邊界以外的問題，由具有這種才能的人來幫助，是不是更容易把問題解決呢？

當我們是一個有修養、有學問，又很願意與他人分享的人，自然會有來自於我們生活範圍以外、有資源而又願意分享的人，樂意分享彼此的知識、見聞、經驗、學問與人生體悟，這不是心靈共振的快樂嗎？

樂

《說文解字》：「樂yuè五聲八音緫名。象鼓鞞。木，虡也。」（誤釋字形）

「樂」音讀作〔yuè ㄩㄝˋ〕。

「樂」於甲骨文作「」、「」金文作「」、「」；

字形上部都像「鼓鼙」，字形下部都像「鼓虡〔jù ㄐㄩˋ〕（鼓架子）」，獨體象形文；

「樂」以「鼓」爲形象，是因爲「鼓」是「節樂之主」，故以「鼓」形構成「樂」字，以表示「樂事不能缺少鼓」，而爲「五聲八音之總名」。

「樂」是「五聲八音之總名」，也就是「音樂」的意思，「音樂」使人「快樂」，故引伸爲「快樂」之義，音讀作〔lè ㄌㄜˋ〕。

音樂是由各種不同的樂器組合起來演奏的，在這裡，表示做一位君子要做出利於大眾之事，需要各種人才貢獻不同的才能，才能夠把利民之事完整地做好。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教誨我們要與他人的關係良好，首先要學會願意將自己最好的生活智慧與他人分享，這樣自然會有也樂於分享的人來到，哪怕是遠方的人，也會來到，彼此分享，共創未來。這種與他人的關係，不是既喜悅，又快樂的關係嗎？

自身對內的修養與對外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君子的基本訓練。

君子準備好眞學問、交往志同道合的才德之士，時機到了，自然能夠勝任掌握權力、發號施令的重任。在時機未到之前，大多數的人，並不知道自己的才能，這個時候，如果心裡有什麼埋怨、生什麼悶氣，一副懷才不遇的情緒，這只是爲了彰顯自己的才能，骨子裡的信念並不是以民爲主，稱不上君子。這種人的才德不足以勝任掌握權力、發號施令的重任。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是人與自心自在和諧的關係。

我們來解釋下面三個漢字。

知

「知」音讀作〔zhī ㄓ〕。

「知」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知-小篆-1.png」；

「知」在字形上，所从之「矢」是「大」的訛寫；

小篆將金文的「」省掉了「于」，又將「大」訛寫成「矢」，寫作「」；楷書繼承了小篆字形寫作「知」。

「知」於甲骨文、金文，从「大」、「吁」，會意字；

从「大」，表示「人之識」之義；

从「吁」，表示「語詞」之義；

會合「大」、「吁」之義，得「人之識語詞」之義。

「知」於金文或作「知-金文編-中山王X壺-1.png」，其下半部，不是「日」，也不是「曰」，而是在「囗〔wéi ㄨㄟˊ〕」中加了一橫，是衍筆，也就是多出來的筆劃；在古錢上的「」，就沒有衍筆了。

古時候常常會在一個字加上「囗」這個方名緐文，就成了方國之名了，「」與「」皆爲「知」的方國之名。

後來「」與「知-金文編-中山王X壺-1.png」在小篆寫作「智-小篆-1.png」，楷書則寫作「智」。

古時候「智」字，不只是使用在方國之名，也與「知」通用，意思一樣；後來才分別出不同的意思，「知」偏向「知識」之義，「智」則偏向「知識的運用」之義。

慍

《說文解字》：「慍yùn怒也。从心𥁕聲。」

「慍」音讀作〔yùn ㄩㄣˋ〕。

「慍」从「心」、「𥁕」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裡」之義；

从「𥁕」，表示「悶火」之義；

會合「心」、「𥁕」之義，爲「心裡悶火」，得「埋怨生悶氣」之義。

君

《說文解字》：「君jūn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

「君」音讀作〔jūn ㄐㄩㄣ〕。

「君」从「口」、「尹」聲，形聲字；（《說文正補‧君》P206）

从「口」，表示「發號施令者」之義；

从「尹」，表示「擁有權力」之義；

會合「口」、「尹」之義，爲「擁有權力發號施令者」之義。

「君子」是準備好可以擁有權力發號施令的人。

當我們的德性、才能越來越好，但是有人並不知道，這個時候，我們能夠不溫不火，不生悶氣，明白是因爲自己還沒有建立讓人民信任的事業，是自己的問題，不是人民的問題。這樣的修養，不是一個準備好能夠掌握權力、發號施令的君子嗎？

【參考】

〈學而篇〉講知他，知天、知地、知人，知他從「學」開始，學規律、變化與現象，去除蒙昧，不要自以爲是，要虛心以知他。

01-02《論語‧學而篇》第二章

【原文】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譯文】

有子說：「一位做人能夠孝敬父母長輩，與兄弟姊妹長幼有序、團結一致的人，卻喜好冒犯長上，是很少有的；不喜好冒犯長上，卻又喜好作亂，還沒看過這種人。君子致力於培養做人的根本，根本建立了，人生成長的方向上就有道路了。孝敬父母長輩，與兄弟姊妹長幼有序、團結一致，具備這種與家人關係良好的德性，是做好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根本啊！」

【說明】

要學做君子，先做孝弟之人。

第一章講學做君子之後，爲什麼緊接著第二章就講「孝弟」呢？

對個人而言，成就要有多高，德性先要有多厚。

對整體而言，「孝弟」的德性，在中國人的心中生根，是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根本。

個人的學問修養，將個人與整體的關係止於至善，就是「仁」。

「孝弟」是「仁」的根本。也就是說，「孝弟」是發展良好社會關係的根本。

要成爲一位有才德的君子，其人格的養成在家族生活之中，就應該孝敬父母長輩，與兄弟姊妹長幼有序、團結一致；孝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夠止於至善，最根源性的本質。

孝弟之人，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內在德性中和，外在行爲正直，性情敦厚，臨事敬敏；有這種本質的人，對於鄉里、社會、國家，才有可能成爲有用的人才。

反過來說，對父母不孝、對兄弟姐妹不弟之人，縱使他再有才，也不會有益於鄉里、社會、國家，甚至會危害鄉里、社會、國家。

【注釋】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這一段話，講「孝弟」、「不犯上」、「不作亂」的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是一種必然的關係。

我們反過來看，人爲什麼有犯意？

我們乍到一戶不認識的人家，這戶人家養了一條狗，當我們要靠近它的時候，這條狗含著低沉吼聲，這種狀況就是「犯」。爲什麼它要「犯」我們呢？這是因爲它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人們常常怕失去既得利益，而去冒犯對方，例如：父母不讓玩遊戲，而去冒犯父母；老闆要求加個班，而去冒犯老闆；長官指派一份不喜歡的任務，而去冒犯長官；等等。

當一個人面對事物，都以自己的利益爲中心，先是冒犯對方，時間久了，自以爲是了，一旦有了不可忍的時候、自己強大的時候，就是作亂的時候了。

從小爲了自己的利益，習慣犯上的人，極有可能是家庭、社會、甚至是國家的亂源。

在家「孝弟」的人，從小孝敬父母長輩，與兄弟姊妹長幼有序、團結共創的人，就不會是一位以自己利益爲中心的人。

現在來解釋「孝」、「弟」這兩個字：

孝

《說文解字》：「孝xiào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孝」音讀作〔xiào ㄒ〡ㄠˋ〕。

「孝」从「老」省，从「子」，會意字；

从「老」，表示「善事父母」之義；

从「子」，表示「爲人子」之義；

會合「老」、「子」之義，爲「爲人子之善事父母」之義。

「老」表示「父母長輩」，「子」表示「晚輩」，「晚輩」與「父母長輩」的關係，凡是有利於與父母長輩關係的行爲，都稱之爲「孝」。

弟

《說文解字》：「弟dì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凡弟之屬皆从弟。」

「弟」音讀作〔dì ㄉ〡ˋ〕。

「弟」金文作「弟-金文編-殳季良福壺-1」、「弟-金文編-應公鼎-1」、「弟-金文編-豦簋-1」；

「弟」从「弋」、「𩎴（省）」聲，形聲字；（「𩎴」音讀作〔wéi ㄨㄟˊ〕）

从「弋」，表示「次第」之義；

从「𩎴」，表示「韋束」之義；

會合「弋」、「𩎴」之義，得「韋束之次第」之義。

从「弋」，表示「次第」之義，就像「第一」、「第二」、「第三」在晚周的古文，皆从「弋」而作「弌」、「弍」、「弎」，表示「第一」、「第二」、「第三」的意思，皆是以「弋」來表示「次第」之義。

「弟」在本章是「長幼有序，團結一致」的意思。

犯

《說文解字》：「犯fàn侵也。从犬㔾聲。」

「犯」音讀作〔fàn ㄈㄢˋ〕。

「犯」从「犬」、「𢎘」聲，形聲字；（「𢎘」、「㔾」是同一個字的兩種寫法。）

从「犬」，表示「犬的動作」之義；

从「𢎘」，「𢎘」乃「敢」之借，表示「積極侵略」之義；

會合「犬」、「敢」之義，得「犬積極侵略的動作」之義。

參考《假借遡源》P120：

「犯」從「𢎘」聲乃「敢」之借，示「進取」之義，蓋以別於「小犬吠」之「㺖」，故假「𢎘」而作「犯」也。

講「亂」字之前，先講「𤔔」字。

𤔔

《說文解字》：「𤔔luàn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

「𤔔」音讀作〔luàn ㄌㄨㄢˋ〕。

「𤔔」小篆作「」；

「𤔔」从「𠬪」从「幺」、「冂」，會意字；（「𠬪」音讀作〔biào ㄅ〡ㄠˋ〕）

从「𠬪」，指「一手挑線，一手整理」，表示「治理」之義；

从「幺」，像「絲線糾纏在一起」的形狀；

从「冂」，表示「在一個範圍裡」之義；

會合「𠬪」、「幺」、「冂」之義，爲「治理在一個範圍裡、糾纏在一起的絲線」，得「治理糾纏在一起的絲線」之義。

亂

《說文解字》：「亂luàn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𤔔。」

「亂」音讀作〔luàn ㄌㄨㄢˋ〕。

「亂」小篆作「」；

「亂」从「乙」、「𤔔」聲；

从「乙」，「乙」本義是「肋骨」，比擬爲「絲線屈曲而出」的樣子；

从「𤔔」，表示「治理糾纏在一起的絲線」之義；

會合「乙」、「𤔔」之義，爲「治理糾纏在一起的絲線，絲線屈曲而出的狀態」，得「糾纏的絲線尚未整理好」的意思。

我們來看看這個「本」字。

「本」是一個合體指事文，主體是象形文「木」，在「木」的「根部」標識的一橫線是指事符號，表示「樹木之根部」的意思。

所以「本」就是「根」，「根」就是「本」，「本」和「根」這兩個字的意思是一樣的。

中華民族是一個遵循「道法自然」的民族，我們根據自然規律，應用到人事的智慧，舉世無雙。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這句話，就是根據樹木成長的自然規律，運用到人的成長。

我們的祖先觀察樹木的成長，發現樹木要長得有多高，它的根就要扎得有多深。

根據這個自然規律，我們的祖先運用這種自然的智慧，應用到建築上，例如要蓋一座城牆上的觀樓，觀樓是一座城市最高的地方，要蓋這麼高的觀樓，就必需在城牆下築這麼深的地基，如此，這麼高的觀樓才不容易傾倒。

漢字的「高」字，就是以城牆上的觀樓來表示「高」的意思；而「厚」字就是以「高」的字形，上下顛倒，而造出「厚」字的字形，表示要有多高的觀樓，就要有多厚的地基。

樹木要有多高，樹根就要有多深；要蓋多高的觀樓，就要築多厚的地基。由這個自然的道理，有子說一位君子要有多高的成就，就必需有多深厚的根本，君子要眞誠地培養這個根本，有了根本，自己的才能得以持續發揮，將來的成就才不會毀於一旦，人生才會有一條喜悅快樂的成長之路。

在家庭中就培養出「孝弟」的德性，將來出了社會，爲社會、國家做事的時候，自然會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所以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止於至善的根本。

君子培養根本，根本確立了，人生成長的方向上就有道路了。

孝敬父母長輩，與兄弟姊妹長幼有序、團結一致，具備了這種與家人關係良好的德性，是做好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根本啊！

解釋「務」字之前，先來解釋「敄」字。

敄

《說文解字》：「敄wù彊也。从攴矛聲。」（彊：拉滿之弓，弓有力也。）

「敄」音讀作〔wù ㄨˋ〕。

「敄」从「攴」、「矛」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達成」之義；

从「矛」，「矛」乃「蔑」之假借，表示「盡力」之義；

會合「攴」、「蔑」之義，得「盡力達成」之義。

「蔑」是「人執戈守邊，勞累眼花」，「勉於勤務」、「盡力」之義。

務

《說文解字》：「務wù趣也。从力敄聲。」

「務」音讀作〔wù ㄨˋ〕。

「務」从「力」、「敄」聲，形聲字；

从「力」，表示「用力」之義；

从「敄」，表示「盡力達成」之義；

會合「力」、「敄」之義，得「用力去盡力達成」的意思。

本

《說文解字》：「本běn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

「本」音讀作〔běn ㄅㄣˇ〕。

「本」从「木」，「一」像在木之下，合體指事文；

从「木」，表示「樹木」之義；

从「一」像在木之下，表示「根部」之義；

「本」以「樹木之根」爲本義。

「本」是合體指事文，沒有聲符，在字形上無法得知讀音，所以後來就孳乳出有識音聲符「艮」的「根」字。所以「根」是由「本」所衍生出來的後起字，而「根」和「本」的字義是一樣的。

立

《說文解字》：「立lì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凡立之屬皆从立。」

「立」音讀作〔lì ㄌ〡ˋ〕。

「立」甲骨文作「立-甲骨文編-乙6964-1.png」，金文作「立-金文編-同簋-1.png」，小篆作「立-小篆-1.png」；

皆像「人站在土地之上」之形，乃从「大」，「一」像「土地」之形，合體象形文；

「立」以「人站在土地之上」爲本義。

道

《說文解字》：「道dào所行道也。从辵𩠐。一達謂之道。」

「道」音讀作〔dào ㄉㄠˋ〕.

「道」从「辵」、「首」，會意字；

从「辵」，表示「所走的路」之義；

从「首」，表示「人思考之後」之義；

會合「辵」、「首」之義，得「人思考之後，所走的路」之義。

「人思考之後，所走的路」，必有其人之理，所以引伸爲「道理」之義，例如「頭頭是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由「道理」引伸爲「思想」、「學說」，如「孔孟之道」、「老莊之道」。

由「道理」引伸爲宗教的「教義」、「義理」，如「傳道」、「得道」。

由「道理」引伸爲「說」、「談」之義，如「常言道」、「一語道破」。

由「人所走的路」，引伸爲「條狀物的單位」，如「三道白線」、「一道彩虹」。

由「人所走的路」，引伸爲「出入口的單位」，如「兩道門」、「四道關卡」、「三道鎖」。

由「出入口的單位」，引伸爲「題目、命令的單位」，相當於「則」、「條」，如「十道題目」、「一道命令」。

仁

《說文解字》：「仁rén親也。从人二。」

「仁」音讀作〔rén ㄖㄣˊ〕。

「仁」从「人」、「二」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之情誼」之義；

从「二」，表示「彼此之間」之義；

會合「人」、「二」之義，爲「人彼此之間的情誼」之義，得「凡有利於人彼此情誼的行爲」皆謂之「仁」。

01-03《論語‧學而篇》第三章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譯文】

孔子說：「以自己的利益爲中心的人，他們在自己還沒能力獲取利益的時候，就用誆騙的手段，利用他人來獲取自己的利益；當他們已有既得利益的時候，就會高高在上，用欺壓的手段，壓榨他人來獲取更多的利益。這種人一定很少會與他人有良好的關係。」

【說明】

第二章講犯上、作亂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爲中心，罔顧他人之人。做一個君子之人，從小培養孝弟情操，是不會走上犯上、作亂之路的。

什麼是「巧言」？卑躬屈膝、以小誆大、以少騙多、迷惑誤導的言語；

什麼是「令色」？高高在上、以大壓小、以多欺少、征服控制的氣色。

總的來說，「巧言」是誆騙的言語，「令色」是欺壓的氣色。

巧言令色，非君子之本色。

君子喜歡與他人分享最好的東西，而巧言令色之人是想獨佔；君子樂於幫助、成就他人，而巧言令色之人是想利用、壓榨他人。

君子的本色是眞誠，眞心與人相處，誠意貢獻自己的價值，做一個說誠意話、做眞心事的人。

什麼是「眞誠」呢？𦎫樸爲誠，敏事爲眞。

要學做一位君子，先不要讓自己成爲一個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不眞誠的人。

孝弟之人，孝敬父母長輩，與兄弟姊妹長幼有序、團結一致，是眞情的流露，是眞誠的行爲。

與他人有著良好的、持續發展的關係，最根本的，是要眞誠地對待他人。

眞，眞心了解他人之所需；

誠，誠意貢獻自己的價值，助成他人之事，希望對方有好結果。

有利於人與人關係的行爲，才能稱作「仁」。

眞心了解他人之所需，而又能誠意貢獻自己的價值，助成他人之事，不正是有利於人與人關係的行爲嗎？

【注釋】

巧

《說文解字》：「巧qiǎo技也。从工丂聲。」

「巧」音讀作〔qiǎo ㄑ〡ㄠˇ〕。

「巧」小篆作「」；

「巧」从「工」、「丂」聲，形聲字；

从「工」，表示「技術」之義；

从「丂」，「丂」乃「奇」之假借，表示「非比尋常」之義；

會合「工」、「奇」之義，爲「非比尋常的技術」之義。

言

《說文解字》：「言yán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䇂聲。凡言之屬皆从言。」（誤釋本義）

「言」音讀作〔yán 〡ㄢˊ〕。

「言」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言」从「口」、「䇂」聲，形聲字；（「䇂」音讀作〔qiān ㄑ〡ㄢ〕）

从「口」，表示「由口而出的話」之義；

从「䇂」，「䇂」的本義是「小刀」，引伸爲「被小刀刻字記錄下來」之義；

會合「口」、「䇂」之義，爲「被記錄下來的由口而出的話」之義。

「言」的本義，並不分「直言」或是「論難」。

令

《說文解字》：「令lìnɡ發號也。从亼、卪。」（誤釋字形與本義）

「令」音讀作〔lìng ㄌ〡ㄥˋ〕。

「令」甲骨文作「令-卜辭-1」、「令-卜辭-2」，金文作「令-簋銘-1」、「令-父辛卣-1」；

「令」从「亯」省、「人」聲，形聲字；

从「亯」，表示「宗廟大室」之義；

从「人」，表示「受冊命之人」之義；

會合「亯」、「人」，爲「受冊命于宗廟之大室」之義。

由「受冊命于宗廟之大室」之義，引伸爲「號令」、「使令」之義。（授予冊命者而言）

由「受冊命于宗廟之大室」之義，引伸爲「擅長」之義；（接受冊命者而言）

再由「擅長」之義，引伸爲「美」、「善」之義。（接受冊命者，有美的本質，做出善的事情。）

「令色」之「令」，是「以發號施令者自居」的意思。

色

《說文解字》：「色sè顔气也。从人卪。凡色之屬皆从色。」

「色」音讀作〔sè ㄙㄜˋ〕。

「色」石刻篆文作「」，小篆作「色-小篆-1」；

「色」从「人」、「卪」，會意字；

从「人」，表示「人臉上所表現的心气」之義；

从「卪」，表示「合於節度、法度」之義；

會合「人」、「卪」之義，爲「人臉上表現出是否合乎節度、法度的心气」，得「顔气」之義。

「顔气」接近於現在的常用詞「氣色」、「臉色」的意思。

「令色」的意思是：「以發號施令者自居的氣色、臉色」。

爲什麼要「巧言」？想要；

爲什麼要「令色」？貪多。

爲什麼「巧言令色」的人，「鮮矣仁」？想要、貪多的人，都是想從別人的身上得到自己的好處，爲了自己的利益，使出來的手段而已。

在沒有的時候，用「巧言」來騙人，到了擁有很多的時候，還要用「令色」來欺人，無論什麼時候，都是爲了自己的利益。

以「巧言令色」的行爲，設計對方，只爲了自己利益的人，時間久了，彼此的關係會好嗎？

01-04《論語‧學而篇》第四章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譯文】

曾子說：「我每天拿三件事來反省自己：有人願意把任務託付給我，我能夠不忠心眞誠地當大事來對待嗎？作一番事業的時候，有人願意分享有價值的資源、有人願意一起共事，我能夠不誠信無疑地對待他們嗎？有前輩願意告訴我生活的智慧，我能夠不眞心喜悅地去實踐嗎？」

【說明】

上一章講到，要做一名君子，不能做一個不眞誠的人，那麼，要如何讓自己成爲一位眞誠的人呢？

曾子用這三件事來反省自己，讓自己成爲一位眞誠的人。

因爲願意託付任務給我的人，是幫助我成長的人；願意提供資源、一起共事的人，是幫助我成事的人；願意傳授生活智慧給我的人，是提升我人生境界的人。

能夠忠心眞誠地對待幫助我成長的人；誠信無疑地對待幫助我成事的人；眞心喜悅地對待提升我人生境界的人。

捫心自問，我們做到了嗎？

〈學而篇〉第一章講如何做位有德有才的君子。

君子需要做好學問，實踐學問，獲得人生的智慧，願意與別人分享人生智慧的喜悅；如此，自然會有人帶著他的人生智慧，從遠方來一起分享、交流、共創，這是心靈共振、和諧共創的人生快樂；一個人既有人生智慧，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共事，而人們並不知道他，他也不生悶氣，沒有懷才不遇的情緒，這才是君子的修養啊！

第二章講要做君子，先做孝子。

犯上、作亂的人，是以自己的利益爲中心，而君子從小孝順父母長輩，友愛兄弟姊妹，要做到這樣，需要關照他人，但以自己利益爲中心的人，是做不到的。

從家庭到社會、國家，要有良好的人與人的關係，如果不會關照他人，是做不到的。孝弟是做人的根本，根本建立了，人生的道路才會通暢。

第三章講做人要眞心，說眞心話，做眞心事，待人要眞誠。

一個以自己利益爲中心的人，在他沒有的時候，就習慣用巧言來誆騙他人，等到他有了的時候，就會用氣勢來欺壓他人，都是在利用他人滿足一己之私。

第四章講反省自己是不是眞誠地對待那些願意給我們機會成長的人、願意幫助我們成事的人、願意告訴我們人生智慧的人？我們是不是忠心眞誠？是不是誠信無疑？是不是眞心實踐？

反省檢討自己，有了心得，就去實踐，然後再反省檢討，實踐心得，如此反復不已，自己的學問才會越來越好，志同道合的朋友會越來越多，人生智慧的境界也會越來越高，可以承擔越來越重的責任，這樣的君子，將可以「道千乘之國」。

【注釋】

省

《說文解字》：「省xǐnɡ視也。从眉省，从屮。」

「省」音讀作〔xǐng ㄒ〡ㄥˇ〕。

「省」小篆作「省-小篆-1.png」；

「省」从「眉」省、从「屮」，會意字；

从「眉」，表示「眉毛」之義；

从「屮」，表示「抬起」之義；

會合「眉」、「屮」之義，爲「眉毛抬起」，表示由心中發現問題了，想要審視情理，得「發現問題，審視情理」之義。

「審」爲「分析辨別」之義。

「審視」爲「分析辨別事物之情理」之義。

身

《說文解字》：「身shēn躳也。象人之身。从人申省聲。凡身之屬皆从身。」（誤釋字形）

「身」音讀作〔shēn ㄕㄣ〕。

「身」金文作「」、「」，小篆作「」；

乃从「人」兼像「胸腹」，以至「臀部」之形，

「身」从「人」，像「胸腹以至臀部」之形，合體指事文；

「身」之本義爲「人身自頸部到臀部，不含頭部與四肢」，即「體幹」之義。

由「體幹」之義，引伸爲「自身」、「自己」、「自己的行爲」之義。

「省」是發現自己在某件事物上的問題，而在內心審視自己的思想、行爲。

曾子「省」什麼呢？

曾子是位眞誠的人，有三件事情，他每天一定會拿來反省自己的。

「爲人謀而不忠乎？」這個「謀」字是字眼，我們要好好了解這個字。「謀」是「思慮難歰之計畫」的意思，也就是當別人有困難，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們去幫助他，排除困難，解決問題的時候，應該把他的事當作大事，心中念茲在茲，直到問題解決爲止，這是對人誠心、對事忠心的做人態度。

謀

《說文解字》：「謀móu慮難曰謀。从言某聲。」

「謀」音讀作〔móu ㄇㄡˊ〕。

「謀」从「言」、「某」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思慮」之義；

从「某」，「某」乃「啚」之假借，表示「難歰之計畫」之義；

會合「言」、「啚」之義，爲「思慮難歰之計畫」之義。

忠

《說文解字》：「忠zhōnɡ敬也。从心中聲。」

「忠」音讀作〔zhōnɡ ㄓㄨㄥ〕。

「忠」从「心」、「中」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著想」之義；

从「中」，表示「國家大事」之義；

會合「心」、「中」之義，爲「內心一直爲國家大事著想」，得「持事不惰，盡心盡力」之義。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這個「交」字是字眼。

《說文解字》解釋「交」爲「交脛」，也就是兩腳交叉的意思。

我們想像一下，左腳在身體的右邊，右腳在身體的左邊，這種狀況會一直都這樣嗎？不會，這是一時的狀況；右腳終究還是要回到右邊，左腳終究還是要回到左邊，這是常態。

我們有自己居住的地方，朋友也有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彼此的交往、共處是一時的，這是「交」的狀況。因爲是一時的情況，不像我們在家裡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那麼長，家人彼此深刻了解，可以長時間地等待承諾的兌現，所以與朋友交往的時候，就要謹言愼行了，說出來的話，要眞誠、要兌現，這樣朋友才會相信你。如果你讓朋友不能夠相信你，他們還會是你的朋友嗎？

友

《說文解字》：「友yǒu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友」音讀作〔yǒu 〡ㄡˇ〕。

「友」小篆作「友-小篆-1.png」；

「友」从二「又」，同文會意；

从「又」，表示「右手」之義，一般人，右手乃做事的主要之手，引伸爲「做事」之義；

从二「又」，表示「一起做事的人」之義。

交

《說文解字》：「交jiāo交脛也。从大，象交形。凡交之屬皆从交。」

「交」音讀作〔jiāo ㄐ〡ㄠ〕。

「交」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交」从「大」，像「兩脛相交」之形，乃从「大」之變體象形文；

「交」表示「人之兩脛相交」之義。

信

《說文解字》：「信xìn誠也。从人言。會意。」

「信」音讀作〔xìn ㄒ〡ㄣˋ〕。

「信」小篆作「」；

「信」从「人」、「言」，會意字；

从「人」，表示「爲人所驗證」之義；

从「言」，表示「被記錄下來的話」之義；

會合「人」、「言」之義，爲「被記錄下來的話，爲人所驗證」，得「可以重複驗證的話」之義。

「信」字的意思是「可以重複驗證的話」，講過的話，要算數，要兌現，而且一直都要算數，這樣與朋友在一起，才是眞心的，彼此的信任才能建立，而不會老是去想：「他講的話是眞的嗎？」這樣交朋友，實在累人，老是提心吊膽的，這樣在一起，會長久嗎？

「傳不習乎？」這個「傳」字是字眼。

「傳」是什麼意思呢？

要織好一匹連續很長的布，需要由「紡專」提供不斷的絲線，各條經線不能斷，緯線也不能斷，這樣才能連續地織出很長很長的布匹。

「紡專」上的紡線是有一定的長度，用完了，就要將上一個「紡專」的線尾與下一個「紡專」的線頭接上，這樣才能保持紡線的不斷，才可以織出很長很長的布。

中華民族的歷史，就像一直在織造的布匹，從沒斷過，這要歸功於一代又一代的人，像「紡專」一樣，下一個「紡專」的絲線接續著上一個「紡專」的絲線，不斷地接續提供織布所需的絲線，成就中華民族不斷的歷史長卷。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卷中，我們的經線始終沒有斷過，而每一個時代的緯線，有的精彩絕倫，有的粗製濫造，有的境界高超，有的低俗無奈，有的和諧共創，有的自以爲是，……每個時代都留下了那個時代的印記，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借鑒，「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是傳承應該具備的德性。

「傳不習乎？」的「習」字，重在「實踐」的意義。只有去了解、明白、實踐我們歷史留下來的智慧，也就是「習」這個一以貫之的歷史智慧，「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把它傳承下來，融會貫通，再現時代的新生命，創造出「鳳鳥至，河圖出」，「大道之行」的時代印記。

傳

《說文解字》：「傳chuán遽也。从人專聲。」

「傳」音讀作〔chuán ㄔㄨㄢˊ〕。

「傳」从「人」、「專」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的行爲」之義；

从「專」，「專」的本義是「紡專」，「紡專」是在織布時，提供絲線的器具，絲線由此而連上布的絲線，故引伸爲「有所根據而承續」之義；

會合「人」、「專」之義，爲「人有所根據而承續的行爲」之義。

由「人有所根據而承續的行爲」之義，引伸爲「賢人之書」的意思，讀作〔zhuàn ㄓㄨㄢˋ〕。

古聖先賢的智慧之傳，得無習乎？他們在歷史上留下了見證過的智慧，都是「直」，是可以校正我們的過錯，指引我們正確道路的智慧。能夠「信而好古」地去效法、實踐聖賢的智慧，在人性的根本之處，建立深厚的修養，這是「德」。

01-05《論語‧學而篇》第五章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譯文】

孔子說：「領導一個千乘之國的主政人，要能夠做到：對待正在發生的事，要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盡心盡力；對待參與事情的人，要正直誠信、言而有信。對待有關的資源能力，要根據節度、法度來使用；對待國家的人民，要保障生存、提升生活、尊重生命。對待百姓的生活，要滿足他們的必需、照顧他們的不足；對待政府的工作，要與時俱進、把握時機、善用時間。」

【說明】

上一章講學問才能越來越好、志同道合的朋友越來越多、人生智慧的境界越來越高，可以承擔重任的君子，將可以「道千乘之國」。

這一章，講如何檢驗一位君子「道千乘之國」的態度、原則、學問、胸懷、才能與境界。

能夠通過這些檢驗，才是一位能夠承擔重任、解決問題，可以擁有權力、發號施令的領導人。

【注釋】

道

「道」作爲動詞，音讀作〔dǎo ㄉㄠˇ〕，即「導」之義。

導

《說文解字》：「導dǎo導，引也。从寸道聲。」

「導」字音讀〔dǎo ㄉㄠˇ〕。

「導」从「寸」、「道」聲，形聲字；

从「寸」，表示「法律節度」之義；

从「道」，表示「人思考之後，所走的路」之義；

會合「寸」、「道」之義，爲「思考法律節度，引領行止」之義。

一位千乘之國的主政者，如果不根據自然的節度與國家的法律來思考問題，施政將是名不正、言不順，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如果主政者自己的施政是名不正、言不順，又如何引領人民的行爲呢？

講「敬」字之前，先講「茍」字。

茍

《說文解字》：「茍jì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凡茍之屬皆从茍。」

「茍」音讀作〔jì ㄐ〡ˋ〕。

「茍」从「羊」省、从「包」省、从「口」，會意字；

从「羊」，表示「善美之意」之義；

从「包」，表示「心懷」之義；

从「口」，表示「愼言」之義；

會合「羊」、「包」、「口」之義，爲「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註：「茍」與「苟」是不同的兩個字。

敬

《說文解字》：「敬jìnɡ肅也。从攴茍聲。」

「敬」音讀作〔jìng ㄐ〡ㄥˋ〕。

「敬」从「攴」、「茍」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盡心盡力做到」之義；

从「茍」，表示「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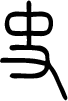
會合「攴」、「茍」之義，爲「盡心盡力做到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講「事」字之前，先講「史」字。

史

《說文解字》：「史shǐ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屬皆从史。」

「史」音讀作〔shǐ ㄕˇ〕。

「史」小篆作「」；

「史」从「又」、「中」，會意字；

从「又」，表示「持筆記錄」之義；

从「中」，表示「由過去的經歷得出後人可以走得通的路」之義；

會合「又」、「中」之義，爲「持筆記錄過去的經驗，得出後人可以走得通的路」，得「記錄經過，總結智慧，指出正道」之義。

事

《說文解字》：「事shì職也。从史，之省聲。」

「事」音讀作〔shì ㄕˋ〕。

「事」小篆作「」；

「事」从「史」、「之」省聲，形聲字；

从「史」，表示「經歷」之義；

从「之」，表示「正在發生」之義；

會合「史」、「之」之義，爲「正在發生的經歷」之義。

施政之時，對待正在經歷的事，不能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全力去完成它，這樣不重視的態度，人民是會感受到的，當人民都不覺得施政者想把事情做好，那麼，人民還會願意主動地配合施政嗎？

施政者有了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全力以赴的態度，還要考慮到資源與能力的邊界問題，不要承諾做不到的事，做不到的承諾，失信於人，人無信不立，當人民不信任政府的時候，政令就難以執行，政令不行是國家衰敗、人民窮困的主要原因。

節

《說文解字》：「節jié竹約也。从竹即聲。」

「節」字音讀〔jié ㄐ〡ㄝˊ〕。

「節」从「竹」、「即」聲，形聲字；

从「竹」，表示「竹的部份」之義；

从「即」，「即」乃「卩」之假借，「卩」表示「約束」之義；

會合「竹」、「卩」之義，爲「竹的約束部份」之義。

由「竹的約束部份」之義，引伸爲「約制」、「約束」之義。

用

《說文解字》：「用yònɡ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衞宏說。凡用之屬皆从用。」（誤釋本義）

「用」音讀作〔yòng ㄩㄥˋ〕。

「用」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皆像「鐘」的形狀，獨體象形文；

「用」的本義是「鐘」，「用」爲「鐘」的初文。

「用」假借爲「作用」、「使用」、「施行」之義。

「節用」，人才、資源的使用，根據節度與法度來施行。

愛

《說文解字》：「愛ài行皃。从夊㤅聲。」

「愛」音讀作〔ài ㄞˋ〕。

「愛」小篆作「愛-小篆-1.png」；

「愛」从「夊」、「㤅」聲，形聲字；

从「夊」，表示「捨不得離開」之義；

从「㤅」，表示「心懷欠意」之義；

會合「夊」、「㤅」之義，爲「心懷欠意而又捨不得離開」之義。

「節用而愛人」，根據空間的充分條件，時間的必要條件，在適當的時候、時機，給予適當的充分條件，逐步達成時間各個階段的必要條件。這樣才是愛人，使其得到實惠的愛人。

國家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它的邊界，任何的自然資源、物產資源、人力資源，都是有限的；在自然之道的時代趨勢中，統合資源，提供每一個階段的充分條件，達成每一個階段的必要條件。這樣做，國家在道中，人民在道中，讓人民在道中發展，才會有長久的實惠，才是眞正地愛護人民。

使

《說文解字》：「使shǐ伶也。从人吏聲。」

「使」音讀作〔shǐ ㄕˇ〕。

「使」从「人」、「吏」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做事」之義；

从「吏」，表示「治人者令」之義；

會合「人」、「吏」之義，爲「治人者令人做事」之義。

時

「時」字參考〈學而篇〉第一章。

《說文解字》：「時shí四時也。从日寺聲。」

《說文解字》爲什麼解釋「時」爲「四時也」？

農業社會主要根據日照的消長來生活，一年四季的過程循環，直接影響人的生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根據這個時間、時機，在自然的節度之下，進行工作、生活，是影響最大、最不會變的「時」。

國家、人民都在自然之道的時代趨勢中，每一個時間段，都有其必須達成的自然、必要條件，如果達成不了，人民的生活必然受到影響。領導者必須尊重這個「時」，在這個「時」，使民用「時」而得利，不應該使民失「時」而遭禍。

在農業社會，施政者令人民配合行政，如果不合四時的自然節度，在適合耕作的時間，卻令人民去做別的事，農耕荒廢了，糧食減產了，對人民、社會與國家都沒有好處，只有害處。大家都知道這個道理，但是歷史上卻還是有不少的執政者，做不到「使民以時」的施政規律，這是爲什麼呢？

01-06《論語‧學而篇》第六章

【原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譯文】

孔子說：「作爲一個晚輩，在家能夠孝敬父母長輩，外出能夠長幼有序、敬愛朋友，言語要謹愼，才好做到誠信而得到他人的信任，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關心愛護大眾，親近賢能的仁者。這些都是做人、做學問的基礎，能夠做到這些生活上的實踐，而且有了體會、心得，基礎建立了，心力有餘了，就應該去學習歷史留下來的經驗、聖賢留下來的智慧，由歷史的經驗中獲取教訓，從聖賢的智慧中得到啟發，這是繼往開來的智慧傳承。」

【說明】

上一章，第五章，講國家領導人對待正在發生的事，所要具備的態度、原則、學問、胸懷、才能與境界。

這一章講作爲一位領導人，爲了國家長遠的發展，如何教化人民，學習典範。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是教化人民建立做人、做學問的基礎；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學習過去的歷史經驗、聖賢留下來的智慧，進而實踐、創造出當代的卓越成就，也可以爲後代留下典範。

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講君子心中關照他人的內在修養，有了這種修養，對待他人的時候，就不會做出不忠、不信與不習的事，還要每天以此來檢討自己。

這一章講要能夠關照晚輩的根本素質，也是知人的根本工夫。

【注釋】

入

《說文解字》：「入rù内也。象从上俱下也。凡入之屬皆从入。」

「入」音讀作〔rù ㄖㄨˋ〕。

「入」小篆作「入-小篆-1.png」；

「入-小篆-1.png」像「俱由外往裡」的形狀，獨體指事文；

「入」的本義爲：「俱由外往裡」。

出

《說文解字》：「出chū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凡出之屬皆从出。」（誤釋字形字義）

「出」音讀作〔chū ㄔㄨ〕。

「出」甲骨文作「」、「」，金文作「」、「」；

「出」从「止」、「囗」，會意字；

从「止」，表示「人離開」之義；

从「囗」，表示「都邑」之義；

會合「止」、「囗」之義，得「人離開都邑」之義。

「入則孝」的「入」，表示從外面來，一定會回到的地方，指的是家庭。

「出則弟」的「出」，表示到外面去，心中有根據的地方，還是指家庭。

「入則孝」的家庭文化思想的熏陶，讓我們離開家的時候，心中有所根據，而能用於出門在外的人際關係，做到「出則弟」的良好社會關係。

我們常聽說某某人的「出身」，意思就是看他從哪個家庭出來的；要看一個人的出身，最本質、最重要的，就看那個家庭是否是一個「孝弟」傳家的家庭。

謹

《說文解字》：「謹jǐn愼也。从言堇聲。」

「謹」音讀作〔jǐn ㄐ〡ㄣˇ〕。

「謹」从「言」、「堇」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堇」，「堇」的本義是「黃土」，引伸爲「綿密細緻」之義；

會合「言」、「堇」之義，爲「綿密細緻的言詞」之義。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關照先由家族內做起，擴而大之，而能關照他人。

「而親仁」，親近具有仁德之人，才會知道如何去關照人。

有關照之心，而又有能力實踐，能讓對方獲得實質的感受，這才是人與人之間良好的關係。

一個人沒有關照他人的根本素質，就算有天大的才能，也不會造福他人，而只會求一己之私。

參考〈公冶長篇〉第二十六章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蔽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淵、季路與孔子之志，其根本在於他們都有關照他人的根本素質。

關照，心裡有人，會去關心、照顧對方。

行

《說文解字》：「行xínɡ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凡行之屬皆从行。」（誤釋字形字義）

「行」音讀作〔xíng ㄒ〡ㄥˊ〕。

「行」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皆像「道路」的形狀，獨體象形文；

「行」的本義是「道路」。

由「道路」之義，引伸爲「行走」、「行爲」、「施行」之義。

文

《說文解字》：「文wén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屬皆从文。」

「文」音讀作〔wén ㄨㄣˊ〕。

「文」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皆像「交紋」的形狀，獨體象形文；

「文」的本義是「紋畫交錯」。

由「紋畫交錯」之義，引伸爲「文采」、「文字」、「文章」之義。

能夠關照好自己的家人、朋友，甚至不相識的一般民眾，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做好，是做人的根本，這個根本建立了，再去學習能夠增進自己智慧的人物典範與經典文章。

德性深厚了，智慧才得以高明。成就要有多高，德性先要有多厚。

01-07《論語‧學而篇》第七章

【原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譯文】

子夏說：「一個人親近可以作爲典範學習的賢者，他自然會像滴漏一樣，隨著時間，一點一點地改變自己的氣質，這種氣質內涵的表現是，會用自己最好的能力來侍奉父母，用自己最好的心力來幫助領導人，用自己最眞誠的態度取得朋友的信任。這種人雖然說沒學過什麼文章典籍，但是文章典籍告訴我們的經驗智慧，就是他已經做到的與人有著良好的關係，所以我一定會說他已經在親近賢者的過程中，學到了生活的智慧。」

【說明】

上一章，第六章，講到學習典範的事情。這一章講效法可以作爲典範學習的賢者，自然就會改變自己的行爲與氣質。

何謂賢者？能夠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的人。

能夠親近、學習賢者，改善自己的氣質內涵，是走向智慧的順利之路。

能夠實踐學來的智慧，才是自己的眞智慧。

不要把賢者的經驗、智慧，當作知識而已，如果不能夠去借鑒、去實踐，實在是暴殄天物，這樣，哪能夠算是有智慧的人呢？

賢者，是已經證明可以承擔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的人，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是眞才實學而又與人爲善的人。

不能承擔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的人，如何能夠成爲一位掌握權力、發號施令的人呢？

【注釋】

「賢」的本字爲「臤」。

臤

《說文解字》：「臤jiān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賢爲本義，堅乃假借義，誤將假借義當作本義。）

「臤」音讀作〔xián ㄒ〡ㄢˊ〕。

「臤」从「又」、「臣」聲，形聲字；

从「又」，表示「持事」之義；

从「臣」，表示「臣僕」之義；

會合「又」、「臣」之義，爲「臣僕能夠持事」，才能多，才可以主持事物，得「多才」之義。

「臤」假借爲「剛硬」之義，而轉注孳乳爲「賢」。

因爲字義的改變，而孳乳的轉注字，保留了本義與本音，「賢」音讀作〔xián ㄒ〡ㄢˊ〕，所以「臤」原本應該讀作〔xián ㄒ〡ㄢˊ〕；假借爲「剛硬」之義的時候，「臤」變音讀作〔jiān ㄐ〡ㄢ〕。

賢

《說文解字》：「賢xián多才也。从貝臤聲。」

「賢」音讀作〔xián ㄒ〡ㄢˊ〕。

「賢」从「貝」、「臤」聲，形聲字；

从「貝」，「臤」之類別義，表示「產生財貨、價值」之義；（古時候，臣之賢，以取財貨爲要。）

从「臤」，表示「多才」之義；

「賢」是「臤」的轉注字，承「臤」之本義，爲「產生財貨、價值的多才」之義。

「賢」者，多才而能產生價值，是已經證明可以承擔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的人，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是有眞才實學而能產生價值之人。

向已經做到成功的人學習，做生意如此，做任何事也是一樣；因爲他做到了成功，向這種人學習是走向成功的順利之路；而不是口說無憑，只是口說，那不是必然，還可能大概率地失敗。

不同的項目、不同的領域，要向不同的賢者學習，「賢賢易色」，才是成功之道。

〈衛靈公篇〉第十章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想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最好的辦法是向已有功績的「賢者」學習，與有眞才實學的「仁者」一起工作。

講「易」字，先講「𣄻」字。

𣄻

《說文解字》：「𣄻zhuó奇字涿。」

「𣄻」音讀作〔zhuó ㄓㄨㄛˊ〕

「𣄻」从「日」、「乀」，會意字；（「乀」音讀作〔yí 〡ˊ〕）

从「日」，表示「計算時間」之義；

从「乀」，表示「流水下滴」之義；

會合「日」、「乀」之義，爲「流水下滴，計算時間」，得「漏刻」之義。

易

《說文解字》：「易yì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屬皆从易。」（誤釋字形字義）

「易」音讀作〔yì 〡ˋ〕。

「易」甲骨文作「易-卜辭-1」、「易-卜辭-2」，金文作「易-彝銘-1」、「易-彝銘-2」、「易-彝銘-3」、「易-彝銘-4」；

「易」从「𣄻」、「彡」，會意字；（「彡」音讀作〔shān ㄕㄢ〕）

从「𣄻」，表示「漏刻」之義；

从「彡」，表示「流水聯緜」之義；

會合「𣄻」、「彡」之義，爲「漏刻之流水聯緜」，得「變易」之義。

色

《說文解字》：「色sè顔气也。从人卪。凡色之屬皆从色。」

「色」音讀作〔sè ㄙㄜˋ〕。

「色」石刻篆文作「色-石刻篆文-1.png」，小篆作「色-小篆-1」；

「色」从「人」、「卪」，會意字；

从「人」，表示「人臉上所表現的心气」之義；

从「卪」，表示「合於節度、法度」之義；

會合「人」、「卪」之義，爲「人臉上表現出是否合乎節度、法度的心气」，得「顔气」之義。

「顔气」接近於現在的常用詞「氣色」、「臉色」的意思。

一個人的顏气，顯示這個人內在的德性修養，德性修養好的人，無論在心理層面，還是生理層面，都容易往好的方向發展，所以顏气就容易好。

竭

《說文解字》：「竭jié負舉也。从立曷聲。」

「竭」音讀作〔jié ㄐ〡ㄝˊ〕。

「竭」从「立」、「曷」聲，形聲字；

从「立」，表示「站立」之義；

从「曷」，「曷」乃「何」之假借，表示「以肩荷重」之義；

會合「立」、「何」之義，爲「站立以肩荷重」之義。

當力氣消耗過多，無力以手舉物，而以肩荷重，於是由「站立以肩荷重」之本義，引伸爲「用盡全力」之義。

致

《說文解字》：「致zhì送詣也。从夊从至。」

「致」音讀作〔zhì ㄓˋ〕。

「致」小篆作「」；

「致」从「夊」、「至」聲，形聲字；

从「夊」，表示「行遲有滯」之義；

从「至」，表示「抵達」之義；

會合「夊」、「至」之義，爲「行遲有滯，也必然抵達」，得「無論如何，一定抵達」之義。

有一句廣告詞「使命必達」，很能說明「致」的意境。

「事君能致其身」，君主交付的使命，不論有什麼阻礙的遲滯，一定完成，使命必達。

01-08《論語‧學而篇》第八章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譯文】

孔子說：「一位要能夠掌握權力、發號施令的君子，如果不能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是不能建立威信的，這是因爲他的學問才能還不夠鞏固的原因。面對事情的時候，對事要敬忠，對人要誠信，茲事體大的事情，要對人民有交代，所以不要選擇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來一起共事。一個眞正有德有才、能夠解決問題的團隊，是不會懼怕面對過錯的，有了過錯不會逃避，一定能夠改正錯誤，不會讓問題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說明】

第七章講向賢能的仁者學習，一點一滴地改善自己的學問氣質，而有眞才實學，逐漸能夠承擔重任、解決問題。

不能承擔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的人，如何能夠成爲一位掌握權力、發號施令的人呢？

能夠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人民才會對領導人有信心，這樣才能建立領導人的威信。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邊界，就算是領導人也有他自己的邊界，不可能樣樣都會，樣樣精通；而處理眾人的事物，牽涉面廣，需要各種人才；領導人要做好事，就要選對人才，在各個專業領域，選用最好的人才，一起爲國家大事「致其身」，才是優秀的執政團隊。

〈衛靈公篇〉第二十九章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有了過錯而不去改正，那才是眞正的過錯。

一個能夠扛起重任的君子、能夠解決問題的團隊，是不會製造過錯的。如果無心之過發生了，就應該馬上改正過錯，不能讓過錯留著，而不斷產生問題。

人之所以不能改過，過錯一直留著，常常是因爲不知道如何改正過錯，這種情形，該怎麼辦呢？

〈衛靈公篇〉第三十章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碰到問題了，「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地想，想來想去，還是想不通，還不如去向有經驗的人學習。

上一章我們學到「賢賢易色」，親近賢人，他們是有成功經驗的人，清楚事情發展的規律；向賢人虛心求教，是學習做事的智慧，他們會告訴你哪些事情是做對的，哪些事情是做錯的，爲什麼如此，如何處理才好，結果會是怎樣。

【注釋】

「君子不重則不威」，了解這句話的關鍵在「重」字。

重

《說文解字》：「重zhònɡ厚也。从壬東聲。凡重之屬皆从重。」

「重」音讀作〔zhòng ㄓㄨㄥˋ〕。

「重」小篆作「」；

「重」从「𡈼」、「東」聲，形聲字；

从「𡈼」，表示「挺起身子」之義；

从「東」，甲骨文作「」、「」、「」、「」，象形文，是「橐」的初文，也就是裝東西的「袋子」，表示「袋中之物」之義；

會合「𡈼」、「東」之義，須要挺起身子才可將袋中之物扛起，得「物重」之義。

由「物重」之義，引伸爲「能夠承擔重任」之義。

「君子不重則不威」的意思：君子不能夠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是不能建立威信的。

威

《說文解字》：「威wēi姑也。从女戌聲。漢律曰：婦告威姑。」

「威」音讀作〔wēi ㄨㄟ〕。

「威」从「女」、「戌」聲，形聲字；

从「女」，表示「女人」之義；

从「戌」，「戌」爲大斧，引伸爲「其儀可畏」之義；

會合「女」、「戌」之義，爲「其儀可畏的女人」，得「夫之姊妹」之義。

由「其儀可畏」之義，引伸爲「威嚴」、「威信」之義。

固

《說文解字》：「固ɡù四塞也。从囗古聲。」

「固」音讀作〔gù ㄍㄨˋ〕。

「固」从「囗」、「古」聲，形聲字；

从「囗」，表示「範圍」之義；

从「古」，「古」乃「𠑹」之假借，表示「廱蔽阻塞」之義；（「𠑹」音讀作〔gǔ ㄍㄨˇ〕）

會合「囗」、「𠑹」之義，爲「廱蔽阻塞的範圍」之義。

由「廱蔽阻塞的範圍」之義，引伸爲「鞏固」、「堅固」之義。

「固」之另一義：

「固」音讀作〔gù ㄍㄨˋ〕。

「固」从「囗」、「古」聲，形聲字；

从「囗」，表示「限定範圍」之義；

从「古」，「古」乃「故」之假借，表示「舊有」之義；

會合「囗」、「故」之義，爲「限定於舊有的範圍」之義。

「學則不固」的「固」字，是「鞏固」、「堅固」之義。

主

《說文解字》：「主zhǔ鐙中火主也。主-小篆-燈座.png象形。从丶，丶亦聲。」

「主」音讀作〔zhǔ ㄓㄨˇ〕。

「主」小篆作「」，从「丶」，「」像燈台之形；

「主」以「有火主之燈」爲本義。

由「有火主之燈」之義，引伸爲「光明主導」之義，再引伸爲「主體」、「根本要素」之義。

「主忠信」，遇到重大的事情，要以忠信爲主，忠於事，信於人，這是處事的根本要素，事情往正確方向發展的光明主導。

無

「無」的本義是「跳舞」，「無友不如己者」的「無」字，是「兦」的假借。（「兦」一般寫作「亡」）

兦

《說文解字》：「兦wánɡ逃也。从入从𠃊。凡兦之屬皆从兦。」

「兦」音讀作〔wáng ㄨㄤˊ〕。

「兦」从「入」、「𠃊」，會意字；

从「入」，表示「入於」之義；

从「𠃊」，表示「隱藏」之義；

會合「入」、「𠃊」之義，爲「入於隱藏」之義。

由「入於隱藏」之義，引伸爲「看不見」、「消失」之義，再引伸爲「丟失」、「喪失」、「不存在」、「死去」之義。

由「不存在」之義，引伸爲「沒有」、「不要」之義。

友

《說文解字》：「友yǒu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友」音讀作〔yǒu 〡ㄡˇ〕。

「友」小篆作「」；

「友」从二「又」，同文會意字；

从「又」，表示「右手」之義，一般人，右手乃做事的主要之手，引伸爲「做事」之義；

从二「又」，表示「一起做事的人」之義。

「無友不如己者」，要解決重大問題，選用一起做事的人，不要選擇連自己都不如的人。

解釋「過」之前，先解釋「咼」字。

咼

《說文解字》：「咼kuā口戾不正也。从口冎聲。」

「咼」音讀作〔kuā ㄎㄨㄚ〕。

「咼」从「口」、「冎」聲，形聲字；

从「口」，表示「口部」之義；

从「冎」，「冎」乃「欮」之假借，表示「氣逆」之義；(「欮」以閩南話發音似〔gua〕仄聲)

會合「口」、「欮」之義，爲「口部氣逆」，得「口部歪斜」之義。

過

「過」音讀作〔guò ㄍㄨㄛˋ〕。

「過」从「辵」、「咼」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止」之義；

从「咼」，表示「歪斜」之義；

會合「辵」、「咼」之義，爲「行止歪斜」，得「行爲失當」之義。

憚

《說文解字》：「憚dàn忌難也。从心單聲。一曰難也。」

「憚」音讀作〔dàn ㄉㄢˋ〕。

「憚」从「心」、「單」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裡害怕」之義；

从「單」，「單」乃「難」之假借，表示「困難」之義；

會合「心」、「難」之義，爲「心裡害怕困難」之義。

改

《說文解字》：「改ɡǎi更也。从攴、己。李陽冰曰：已有過，攴之卽改。」

「改」音讀作〔gǎi ㄍㄞˇ〕。

「改」从「攴」、「己」，會意字；

从「己」，表示「己過」之義；

从「攴」，表示「覺而變之」之義；

會合「己」、「攴」之義，得「覺己過而變之」之義。

「過則勿憚改」，有什麼過錯，想通了，就不怕改；想不通，就虛心請教賢者，學通了，就容易改。

01-09《論語‧學而篇》第九章

【原文】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譯文】

曾子說：「小心謹愼危害生存延續的問題，把侵略者逐出國境即可而不要侵略他國，人民的德性才能夠歸於厚道。」

【說明】

第八章講到君子能夠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現在重大問題來了，攸關生存延續的問題，這種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如何解決而無後顧之憂呢？

我們民族綿延至今，每一代人都要小心謹愼一切會造成滅絕的問題，不要在某一代人的手中，斷送了民族的命脈。凡是會讓我們滅絕的問題，例如異族的侵略，對待他們的侵略，我們必須有能力擊退他們的入侵。而我們的起心動念，只是擊退入侵，將他們逐出我們的國境邊界即可，不要超越邊界，反而去做一個侵略者，我們的念頭不是去做一個侵略者。

爲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解決問題，是爲了我們可以生存延續下去，生活得更好，生命得到尊重，而不是解決了自己的問題，又去製造別人的問題，讓別人生存無續，生活恐懼，生命塗炭，這樣厚道嗎？所以對待生存、生活、生命的問題，都要小心謹愼。領導人必須有能力解決如此重大的問題，同時，也不要造成他人的問題，一國的領導人這樣做，那麼，人民的德性必然歸於厚道。

〈顏淵篇〉第七章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君子除了要能夠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世世代代的領導人要能夠解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問題，而不會在某一代人斷送了民族命脈，除了在內要讓人民都有事做，都有飯吃，於外還要有能力抵禦外部的侵略，足食、足兵，才能夠有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才有慎終、追遠的條件，世世代代的承續，民族綿延，才是民之大信，才能夠讓人民的德性歸於厚道。

有能力不讓其他民族斷了我們民族的生路，同理心，也不要去斷了其他民族的生路。

凡是斷人生路者，必然招致仇恨，仇恨難和，往往自絕生路。

【注釋】

愼

《說文解字》：「愼shèn謹也。从心眞聲。」

「愼」音讀作〔shèn ㄕㄣˋ〕。

「愼」於古壐作「」、「」；

「」、「」从「夜」、「心」，會意字；

从「夜」，表示「日入慝作」之義；

从「心」，表示「小心謹戒」之義；

會合「夜」、「心」之義，爲「日入慝作，小心謹戒」之義。

終

《說文解字》：「終zhōnɡ絿絲也。从糸冬聲。」

「終」音讀作〔zhōng ㄓㄨㄥ〕。

「終」小篆作「」；

「終」从「糸」、「冬」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絲線」之義；

从「冬」，「冬」乃「」的假借，表示「於繩索兩端打結」之義；

會合「糸」、「終-古文-1.png」之義，爲「一條絲線的頭接著上一條絲線的尾，如此在頭尾打結，絲線一條接著一條」，得「䌖絲」之義。

小篆「終-古文-1.png」，音讀作〔zhōng ㄓㄨㄥ〕；

「終-古文-1.png」甲骨文作「終-甲骨文-1.png」、「終-甲骨文-2.png」，金文作「終-金文-1.png」、「終-金文-2.png」；

皆像「繩之兩端打結」的形狀，獨體象形文；

古時候春天開始農作，到了冬天休息，在門前會掛一條繩子，首尾各打一個結，表示從年初到年尾，經過了一年的工作，現在休息了；

「」是「從頭到尾，經過一年，結束休息」的意思。

「愼終」應該寫作「愼終-古文-1.png」，只是「終-古文-1.png」字已經不用了，而假借「終」字來替代。

從頭到尾，經過一年，現在結束休息了；但是，過了今年的冬天，來年的春天接著來到，又會經過一個循環。

從這個自然的規律，古人比擬到人事來，春夏秋冬表示一代人，接著又是一個春夏秋冬，表示下一代人，如此不斷的循環，一代接著一代，一直承續下去。

要能夠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中間不能斷掉任何一代，斷掉的那一代之後，是沒有後代的。所以中國人特別小心謹愼，不要因自己這一代人的過失，而斷送了後代人的存在。

中國人的祠堂，供奉了列祖列宗，牌位延續排開，呈現在後代子孫的眼前，這是要提醒子孫，家族能夠走到今天，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只要其中一代人斷了，就沒有今天的子孫；也在提醒現在這一代子孫，千萬要小心謹愼，不要在自己這一代，斷了子孫。

中華民族能夠延續到今天，「愼終」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追

《說文解字》：「追zhuī逐也。从辵𠂤聲。」

「追」音讀作〔zhuī ㄓㄨㄟ〕。

「追」从「辵」、「𠂤」聲，形聲字；（「𠂤」音讀作〔duī ㄉㄨㄟ〕）

从「辵」，表示「行動」之義；

从「𠂤」，表示「軍旅」之義；

會合「辵」、「𠂤」之義，爲「軍旅之行動」，得「逐出侵略者」之義。

遠

《說文解字》：「遠yuǎn遼也。从辵袁聲。𢕱，古文遠。」

「遠」音讀作〔yuǎn ㄩㄢˇ〕。

「遠」从「辵」、「袁」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走」之義；

从「袁」，表示「還返」之義；

會合「辵」、「袁」之義，爲「行走還返之地」之義。

由「行走還返之地」之義，引伸爲「極盡之邊界」之義。

「追遠」的「遠」，表示「到達國境的邊界」之義。

爲什麼逐出侵略者的軍旅行動，把侵略者追到國境的邊界，趕出國境，就不追了？

因爲追敵出了自己的國境，自己就成了侵略者，作爲侵略者，是不厚道的行爲。

「德」的古字寫作「悳」， 後來由「悳」孳乳爲「德」，「德」字是個「方國之名」。

解釋「悳」字之前，先講「直」字。

直

《說文解字》：「直zhí正見也。从𠃊从十从目。」（誤釋字形）

「直」音讀作〔zhí ㄓˊ〕。

「直」从「十」从「目」，會意字；

从「十」，表示「十方」之義，十方是八方（空間）加上、下（時間），引伸爲「古今中外」之義；

从「目」，表示「經過見證之智慧」之義；

會合「十」、「目」之義，爲「古今中外經過見證之智慧」之義。

悳

《說文解字》：「悳dé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

「悳」音讀作〔dé ㄉㄜˊ〕。

「悳」从「直」、「心」，會意字；

从「直」，表示「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之義；

从「心」，表示「有心效法實踐而有心得」之義；

會合「直」、「心」之義，爲「有心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而有心得」之義。

德

《說文解字》：「德dé升也。从彳㥁聲。」

「德」音讀作〔dé ㄉㄜˊ〕。

「德」从「彳」、「悳」聲，形聲字；

从「彳」，「彳」爲方名緐文；

从「悳」，「悳」爲「聲符」，不表義；

「德」爲从「悳」之方國之名。

「悳」字已經不用了，而「悳」的字義，假借「德」字來代替。

歸

《說文解字》：「歸ɡuī女嫁也。从止，从婦省，𠂤聲。」（誤釋字形字義）

「歸」音讀作〔guī ㄍㄨㄟ〕。

「歸」小篆作「歸-小篆-1.png」；

「歸」从「」省、「」聲，形聲字；（「」爲「侵」之初文）

从「」，表示「侵略之敵」之義；

从「」，「」即「追」之古文，表示「以兵師追敵」之義；

會合「歸-右體-1.png」、「歸-左體-1.png」之義，爲「以兵師追侵略之敵」，而敵我皆歸舊地，得「還師」之義。

由「還師」之義，引伸爲「返回」、「歸還」之義。

由「歸還」之義，引伸爲「歸屬」之義。

從「歸」字的造字意義來看，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不是侵略他國的民族，就算是他國侵略我們，我們也只是驅逐敵人，到了國境邊界即止，不會越過邊界，反而成爲侵略者；這是希望人民不要爲了戰爭，失去性命，敵我兩軍可以還師，歸還自己的故土，讓人民歸屬正常的生活。

講「厚」字之前，先講「高」字。

《說文解字》：「高ɡāo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誤釋字形）

「高」音讀作〔gāo ㄍㄠ〕。

「高」甲骨文作「高-續甲骨文編-甲2311-1.png」、「高-甲骨文編-乙1275-1.png」，皆像「城牆上的觀樓」之形；

「高-續甲骨文編-甲2311-1.png」爲从「高-卜辭-3」之省體象形文；

「高-卜辭-3」爲「墉」之古文，乃像「城牆」及「城牆上的觀樓」之形；

古人建造高的物體，沒有高於「城門上的觀樓」的，所以取「城門上的觀樓」之形，來表示「崇高」之義。

甲骨文有「高-卜辭-6」字，乃从「高-續甲骨文編-甲2311-1.png」之方國之名，从「囗」乃爲方名緐文。

「高-卜辭-6」爲小篆「高-小篆-1.png」之所本。

講「厚」字之前，還要先講「𣆪」。

𣆪

《說文解字》：「𣆪hòu厚也。从反亯。凡𣆪之屬皆从𣆪。」（誤釋字形）

「𣆪」音讀作〔hòu ㄏㄡˋ〕。

「𣆪」小篆作「㫗𣆪-小篆-1.png」；

古人建造厚的物體，沒有厚於「城牆的基礎」的，故反「高-小篆-1.png」爲「㫗𣆪-小篆-1.png」；

「㫗𣆪-小篆-1.png」爲从「高-小篆-1.png」之變體象形文；

「𣆪」以「廣𣆪」爲本義。

「𣆪」隸變後寫作「㫗」。

厚

《說文解字》：「𠪋 hòu山陵之厚也。从𣆪从厂。」（誤釋字義）

「𠪋」音讀作〔hòu ㄏㄡˋ〕。

「𠪋」甲骨文作「-卜辭-1」、「-鐘文-1」、「-盤文-1」；

「𠪋」从「厂」、「𣆪」聲，形聲字；

从「厂」，「厂」爲方名緐文；

从「𣆪」，「𣆪」爲「聲符」，不表義；

「𠪋」爲从「𣆪」之方國之名。

「𠪋」隸變後寫作「厚」。

「㫗」字已經不用了，而「㫗」的字義，假借「厚」字爲之。

國家的成就，要有多高，人民的德性，就要有多厚；而人民厚道的德性，是效法領導者愼終、追遠的好生之德而來的。這是中國人爲政的智慧。

【參考】

《文字析義》P0517愼：

案「愼」於鼄公𠌶鐘作「」，（三代一卷62叶）於古壐作「」、「」，（丁氏古籀補補）

「」從「亦」、「心」會意，「」從「夜」、「心」會意，

「亦」、「夜」同音，故從「亦」猶從「夜」，與「宵」之從「宀」、「月」、「小」聲，

皆以示「日入慝作，小心謹戒」之義。（說見宵下）

01-10《論語‧學而篇》第十章

【原文】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譯文】

子禽向子貢提了一個問題：「我們的老師到了一個邦國，一定會去聽聞這個邦國的政治如何。他是想在其中得到什麼嗎？還是他想幫助他們呢？」子貢回答說：「我們的老師是以溫暖的心意、高朗的智慧、謙恭的態度、儉同的義行、辭讓的精神，來幫助他們、成就他們，而得到他們的敬重。如果說我們老師想得到什麼的話，那就是與人爲善，他想得到的，大概與一般人想得到的，差異很大吧！」

【說明】

第九章講到要有能力解決危害生存的問題，而且不要去侵略他人，危害他人生存的權力。

有能力來解決武力侵略的問題，是必需具備的能力，然而這是被動的選擇。使他人不會來侵略我們，這才是主動的智慧，不會留下後遺症的智慧。

如何使他人不會來侵略我們呢？如果我們能夠以溫良恭儉讓的智慧，與人爲善，成就他人，他們好了，我們也不居功，純粹就是爲了幫助他們，當他們好了，還會來侵略我們嗎？

有德有才，不是爲了侵佔他人的利益，而是我們有了，也要幫助鄉鄰、鄰國的人，他們也有了，大家才好和樂共處。這是中華民族延續至今的根本思想與德行。

溫：一位有仁愛之心的人，給予他人溫暖，有這種溫暖的心，使人容易接近他；

良：孔子的智慧就像日光散射，給予眾人能量，有利於眾人的成長，這種高朗的智慧，使人願意接受他。

恭：「拱手肅敬」表示一個人處於收斂自己、尊敬對方的狀態，這種謙恭的態度，使人樂於與他共處。

儉：一個人能夠約同眾人之口，而皆相从，表示他的思想境界高，能夠約同眾人之異，且能提出眾人服從的義行，而使人得到出路、獲得實惠。

讓：孔子使人們得到出路、獲得實惠，卻功成不居，辭讓名位，與人爲善，成就他人。

溫、良、恭、儉、讓，不是懦弱的表現，而是眞正強者的智慧。

幫助他人，有利於他人，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止於至善，留給子孫和諧平安的環境，讓子孫祭祀不輟，家族綿延，民族永續，這是眞正強者的智慧德行。

【注釋】

解釋「邦」字之前，先解釋「邑」字。

邑

《說文解字》：「邑yì國也。从囗；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凡邑之屬皆从邑。」（誤釋字形）

「邑」音讀作〔yì 〡ˋ〕。

「邑」从「囗」从「人」，會意字；

从「囗」，表示「封地」之義；

从「人」，表示「人居」之義；

會合「囗」、「人」之義，爲「人居之封地」，得「封國」之義。

邦

《說文解字》：「邦bānɡ國也。从邑丰聲。」

「邦」音讀作〔bāng ㄅㄤ〕。

「邦」从「邑」、「丰」聲，形聲字；

从「邑」，表示「封國」之義；

从「丰」，表示「根柢枝葉通達，草木生長茂盛」之義，引伸爲「君國通達繁榮」之義；

會合「邑」、「丰」之義，爲「君國通達繁榮之封國」之義。

「邦」字表達了「封國」與「朝廷」之間的關係意義，兩者之間的思想、理念、施政、目標要通達，共同爲天下的繁榮而努力。

「夫子至於是邦也」的「邦」字，是指孔子時代的諸侯國。

聞

《說文解字》：「聞wén知聞也。从耳門聲。」

「聞」音讀作〔wén ㄨㄣˊ〕。

「聞」从「耳」、「門」聲，形聲字；

从「耳」，表示「耳聽」之義；

从「門」，表示「門外之經驗見識」之義；

會合「耳」、「門」之義，爲「耳聽門外之經驗見識」，得「聽得所不知的經驗見識」之義。

求

《說文解字》：「求qiú古文裘。」

「求」音讀作〔qiú ㄑ〡ㄡˊ〕。

「求」古文作「求-古文-1.png」，像「皮衣毛外翻」之形；

「求」以「皮衣」爲本義。

因爲「求」假借爲「干請」之義，故轉注孳乳爲「裘」字。

「求之與？」的「求」，是用「求」的假借義，「干請」的意思。

「求之與？」的「與」，和「抑與之與？」的第二個「與」，音讀作〔yú ㄩˊ〕，都是語助詞，作爲語氣之用。

現在我們要解釋「抑與之與？」的第一個「與」字，音讀作〔yǔ ㄩˇ〕。

解釋「與」字，先講「舁」字。

舁

《說文解字》：「舁yú共舉也。从𦥑从廾。凡舁之屬皆从舁。讀若余。」

「舁」音讀作〔yú ㄩˊ〕。

「舁」字从「廾」、「𦥑」聲，形聲字；（「𦥑」音讀作〔jū ㄐㄩ〕）

从「廾」，表示「雙手由物體之下面著力上舉」之義；

从「𦥑」，表示「雙手由物體之側面著力上舉」之義；

會合「廾」、「𦥑」之義，爲「雙手由下舉物、雙手由側舉物」，得「兩人共舉」之義。

大家想像一個畫面：

「廾」，托起來；「𦥑」，抱起來。媽媽抱起小孩，爸爸托起小孩的屁股。

或是另外一個畫面：

一個大沙發，一個人在一邊，一手托著底、一手扶著邊，另一人在另一邊，也是一手托著底、一手扶著邊，然後共同把沙發舉起來。

與

《說文解字》：「與yǔ黨與也。从舁从与。」

「與」音讀作〔yǔ ㄩˇ〕。

「與」从「舁」、「与」聲，形聲字；

从「舁」，表示「共舉某事物」之義；

从「与」，表示「給予」之義；

會合「舁」、「与」之義，得「共舉某事物而給予」之義。

「與」引伸爲「共同」之義，而轉注爲「擧」。「擧」俗寫作「舉」，簡體字寫作「举」。

「選賢與能」就是「選賢舉能」，意思是：選賢人、舉才能，爲人民服務。

由「共舉之而給予」之義，引伸爲「給予」之義；再由「給予」之義，引伸爲「幫助」之義。

「抑與之與？」的第一個「與」，就是「幫助」的意思。

溫

《說文解字》：「溫wēn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从水𥁕聲。」

「溫」的本義爲「水名」，河流的名稱。

「夫子溫、良、恭、儉、讓」的「溫」字，是「𥁕」的假借字。

𥁕

《說文解字》：「𥁕wēn仁也。从皿，以食囚也。官溥說。」

「𥁕」音讀作〔wēn ㄨㄣ〕。

「𥁕」从「皿」、「囚」聲，形聲字；

从「皿」，表示「給食物」之義；

从「囚」，表示「囚犯」之義；

會合「皿」、「囚」之義，爲「給囚犯食物」，表示「仁愛之心」之義。

由「給囚犯食物的仁愛之心」之義，引伸爲「溫暖之心」之義。

一位有仁愛之心的人，給予他人溫暖，有這種溫暖的心，使人容易接近他。

良

《說文解字》：「良liánɡ善也。从畗省，亡聲。」（誤釋字形之義）

「良」音讀作〔liáng ㄌ〡ㄤˊ〕。

「良」甲骨文作「」、「」，金文作「」、「」；

「良」从「日」，像「光線發散」之形，合體象形文；

本義爲「日光散射」，爲「朖」之初文。（「朖」今寫作「朗」）

「日光散射」，給萬物能量，有利於生長，故引伸爲「良善」之義。

由「日光散射」之義，引伸爲「高朗的智慧」之義。

孔子的智慧就像日光散射，給予眾人能量，有利於眾人的成長，這種高朗的智慧，使人願意接受他。

恭

《說文解字》：「恭ɡōnɡ肅也。从心共聲。」

「恭」音讀作〔gōng ㄍㄨㄥ〕。

「恭」从「心」、「共」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態」之義；

从「共」，表示「拱手肅敬」之義；

會合「心」、「共」之義，爲「拱手肅敬之心態」之義。

「拱手肅敬」表示一個人處於收斂自己、尊敬對方的狀態，這種謙恭的態度，使人樂於與他共處。

儉

《說文解字》：「儉jiǎn約也。从人僉聲。」

「儉」音讀作〔jiǎn ㄐ〡ㄢˇ〕。

「儉」从「人」、「僉」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的行爲」之義；

从「僉」，表示「合集衆口，詢謀相从」之義；

會合「人」、「僉」之義，爲「人合集衆口，詢謀相从的行爲」，得「約同」之義。

一個人能夠約同眾人之口，而皆相从，表示他的思想境界高，能夠約同眾人之異，且能提出眾人服從的義行，而使人得到出路、獲得實惠。

讓

《說文解字》：「讓rànɡ相責讓。从言襄聲。」

「讓」音讀作〔ràng ㄖㄤˋ〕。

「讓」从「言」、「襄」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襄」，本義爲「解衣而耕」，辭去職位，以使後人上位，引伸爲「攘賢」之義；

會合「言」、「襄」之義，爲「攘賢的言詞」，得「辭讓」之義。

孔子使人們得到出路、獲得實惠，卻功成不居，辭讓名位，與人爲善，成就他人。

得

《說文解字》：「得dé行有所得也。从彳㝵聲。」

解釋「得」字之前，先講「㝵」字

「㝵」音讀作〔dé ㄉㄜˊ〕。

「㝵」甲骨文作「䙷-卜辭-1」、「䙷-卜辭-2」、「䙷-卜辭-3」，金文作「䙷-觚銘-1」、「䙷-父庚鼎-1」；

「㝵」字从「又」、「貝」，會意字；

从「又」，表示「獲取」之義；

从「貝」，表示「財物」之義；

會合「又」、「貝」之義，得「獲取財物」之義。

甲骨文「䙷-卜辭-1」，楷書譌變作「㝵」；甲骨文「䙷-卜辭-3」所附加的「彳」是「方名緐文」，「䙷-卜辭-3」是「方國之名」，「䙷-卜辭-3」楷書寫作「得」。

現今以方國之名的「得」字，代替了「㝵」字，「㝵」字已不用了。

「得」由「獲取財物」之義，引伸爲「獲得」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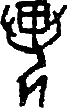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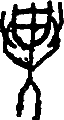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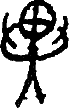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之「得」字，爲「獲得」之義。

孔子獲得助人成功的結果，獲得人們的尊敬。

異

《說文解字》：「異yì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凡異之屬皆从異。」（誤釋字形字義）

「異」音讀作〔yì 〡ˋ〕。

「異」甲骨文作「」、「」，金文作「」、「」；

「異」从「人」、「𠙹」聲，或从「大」、「𠙹」（讀作〔zī ㄗ〕）聲；（𠙹：陶器。）

从「人」或「大」，表示「人的動作」之義；

从「𠙹」，表示「奉物之𠙹」之義；

會合「人」或「大」、「𠙹」之義，爲「人奉𠙹以祭的動作」，得「禩祭」之義。

「異」借爲「怪異」與「分異」之義，故轉注孳乳爲「禩」。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之「異」字，是用「異」的假借義，「分異」、「分別」之義。

【參考】

有能力解決問題，有智慧愼終追遠，有境界溫良恭儉讓，這樣的君子可以擁有權力、發號施令，但是並不須要擁有權力、發號施令，而是提出大家都有路可走的大道，讓有能力、有智慧、有境界的人，順利擁有權力、發號施令。

中國不對他國發號施令，而是提出世界各國都有路可走的大道。

01-11《論語‧學而篇》第十一章

【原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譯文】

孔子說：「父親還在世的時候，要觀察繼承人的心意趣向；父親去世之後，要觀察繼承人的行事風格；三年不去改變父親原有的經營之道，這樣的繼承人，可以說是一位孝子了。」

【說明】

父親還在世的時候，觀察繼承人的心意趣向，他的思想有問題，成長就一定有問題；思想是土壤，土壤出了問題，哪能長出什麼好苗子？

父親去世之後，要觀察繼承人的行事風格，看他要把家族帶往什麼道路？什麼格局？原來跟隨父親的人，是不是能夠適應繼承人新的行事風格？

斷然地改變父親原有的經營之道，大家都難以適應，應該觀照大家，讓大家有適應的過程，三年不去改變父親原有的經營之道。在這三年期間，扛起重任，解決大家的問題，建立威信，當大家都相信了繼承人，才有條件去改變父親原有的經營之道；不然大家都還不能夠相信繼承人，如何能夠整體和諧呢？如何能夠改變父親的經營之道呢？在得不到大家的信任的條件之下，斷然改變前人的道路，不能整體和諧、團結一致地從事新的道路，容易將全體成員帶入危險的境地，甚至可能是萬劫不復的境地，是有「愼終」的智慧嗎？

繼承人有能力扛起重任，解決大家的問題，建立威信，得到大家的信任，又具備愼終的智慧，不會斷送家族的命脈，這樣的繼承人，可以說是一位孝子了。

哪種人會斷送全體的前途？

心懷全體的人？還是心懷自己的人？

根據大家的人？還是根據自己的人？

這章的深層意義在「孝」字。

「孝」字是由「老」與「子」構成的會意字；

「老」表示「父母長輩」之義，「子」表示「晚輩」之義；

「晚輩與父母長輩的關係良好」是「孝」字的本義。

凡是有利於與父母長輩關係的行爲，都可以稱之爲「孝」。

由這章的文義，我們可以感受到「孝」字更深層的意義：不應該使家族絕後。絕後，就沒有什麼親子關係了，這是最大的不孝。

絕後不只是繁衍後代的問題，還要能夠避免犯下無可彌補的錯誤，帶領家族走入滅絕之路，家族都滅絕了，還有什麼晚輩與父母長輩的關係可談？

成全人民，由成全家族開始。

【注釋】

父

《說文解字》：「父fù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誤釋字形、字義）

「父」音讀作〔fù ㄈㄨˋ〕。

「父」甲骨文作「父-甲骨文編-甲795-1.png」，金文作「父-金文編-父乙鼎-1.png」，小篆作「父-小篆-1.png」；

「父」从「又」、「丶」，會意字；

从「又」，表示「手持之人」之義；

从「丶」，「丶」是「燈心火」，表示「照亮光明」之義；

會合「又」、「丶」之義，爲「手持燈心火，照亮前途光明之人」之義，指引家庭光明之路的人爲父親，得「父親」之義。

觀

《說文解字》：「觀ɡuān諦視也。从見雚聲。」

「觀」音讀作〔guān ㄍㄨㄢ〕。

「觀」从「見」、「雚」聲，形聲字；

从「見」，表示「所見」之義；

从「雚」，「雚」乃「監」之借，「監」爲「臨下而視」之義；

會合「見」、「監」之義，爲「臨下而視之所見」之義，引伸爲「通明之見」之義。

志

《說文解字》：「志zhì意也。从心㞢。㞢亦聲。」

「志」音讀作〔zhì ㄓˋ〕。

「志」从「心」、「㞢」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意」之義；

从「㞢」，「㞢」是草木萌芽，有了土地的根據，可以往成長之路發展了，表示「有根據而發展」之義；

會合「心」、「㞢」之義，爲「有了心意爲根據而有發展趣向」，得「心意趣向」之義。

解釋「沒」字之前，先解釋「𠬸」字。

𠬸

《說文解字》：「𠬸mò入水有所取也。从又在囘下。囘，古文回。回，淵水也。讀若沫。」

「𠬸」音讀作〔mò ㄇㄛˋ〕。

「𠬸」小篆作「」；

「𠬸」从「又」在「囘」下，會意字；

从「又」，表示「手」的意思；

从「囘」，表示「深水之中」之義；

會合「又」、「囘」之義，爲「手入深水之中」，表示「入水有所取」之義。

沒

《說文解字》：「沒mò沈也。从水从𠬸。」

「沒」音讀作〔mò ㄇㄛˋ〕。

「沒」从「水」、「𠬸」聲，形聲字；

从「水」，表示「水淹」之義；

从「𠬸」，表示「入於水中」之義；

會合「水」、「𠬸」字義，爲「入於水中而遭水淹」，得「沉入水中」之義。

「父沒觀其行」的「沒」字，是「歿」的假借，表示「死亡」之義。

行

《說文解字》：「行xínɡ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凡行之屬皆从行。」（誤釋字形、字義）

「行」音讀作〔xíng ㄒ〡ㄥˊ〕。

「行」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行-小篆-1.png」；

皆像「道路」之形，獨體象形文；

「行」的本義是「道路」。

由「道路」之義，引伸爲「行走」之義，再引伸爲「行爲舉止」之義，再引伸爲「行事風格」之義。

01-12《論語‧學而篇》第十二章

【原文】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譯文】

有子說：「禮最寶貴的作用在於整體的和諧，這是先王們一路走過來的傳承，經由這條道路，成長發展而壯大，自有其價值，我們的祖先由此走過，我們的後代也會由此來到。這是我們代代傳承的主脈，在這條主脈上有行不通的地方，有不和諧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就算知道和諧的重要，想要和諧，卻不根據節度、法度來克盡義務、施行權力，這樣是無法在和諧的道路上前進的。」

【說明】

第十一章敘述的重點在根據全體的生存發展來想事情、做事情。

這一章講全體的、持續的和諧發展，必需根據禮的節度與法度。

節度是自然的規律，法度是執行的規範。

葉子主脈、支脈與細脈的自然規律：

和諧葉子的脈絡，自然有其規律。在主脈兩旁的支脈，是不會同時對立發生的，而是在主脈上前後相隨地生長出支脈；細脈的規律，也是如此。如此生長的葉脈系統，以主脈爲主的生長過程中，形成動態的平衡，有利於葉子的整體生長。

第十一章講述了不要斷送整體的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可以比擬爲葉子的主脈，但是葉子要生長得好，還需要支脈、細脈的整體配合，不然，主脈也前進不了，主脈前進不了，葉子就長不了了。

主脈產生出支脈，有其自然的節度與執行的法度；自然的節度是支脈前後相隨，產生以主脈爲主的動態平衡，有利葉子的整體生長；執行的法度是支脈利用主脈輸送來的養份生長，創造出空間給對面的支脈生長，彼此在主脈的兩邊形成動態的平衡；如此循環下去，達成葉子的生長使命。

葉子是以主脈爲主，支脈在動態平衡的狀況下順勢相應和諧地生長；樹木也是以主幹爲主，枝幹在動態平衡的狀況下和諧地生長。

這種自然和諧的生長規律，我們應用在家族、民族的經營，得以枝繁葉茂，永續發展。

生長的義務，是讓後來者有生長的權力；這次自己完成了義務，下次才有自己的權力。

禮的原則是要能夠完成義務，才能夠擁有權力；權力與義務的前後相隨，動態平衡於整體的和諧，這是禮的精神與原則。

【注釋】

解釋「禮」字，先講「豊」字。

豊

《說文解字》：「豊l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誤釋字形字義）

「豊」音讀作〔lǐ ㄌ〡ˇ〕。「豊」古字寫作「𧯽」。

「𧯽」甲骨文作「豊-甲骨文編-後2.8.2-1.png」、「」；

「𧯽」从「壴」、「珏」，會意字；

从「壴」，表示「鐘鼓」之義；

从「珏」，表示「玉帛」之義；

會合「壴」、「珏」之義，凡是吉、凶、軍、賓、嘉之禮，皆需鐘鼓玉帛，故爲「禮制」之稱。

因爲「豊」借爲「醴」，所以轉注孳乳爲「禮」，這是爲了區別於假借義的轉注字。

「豊」是「禮」的本字。

在禮制中，分封爵位的典禮最爲重要，因爲朝廷與諸侯國是經營天下的主要結構，經營由先王傳承下來的整體發展道路；在發展過程中，要能夠使整體和諧進步地發展，必須做到權力與義務的動態平衡，這是禮的精神與原則。

先人得到了爵位、封國，愼選繼承人，繼承人的素質要以第十一章所述爲檢驗。

和

《說文解字》：「和hé相譍也。从口禾聲。」

「和」音讀作〔hé ㄏㄜˊ〕。

「和」从「口」、「禾」聲，形聲字；

从「口」，表示「言詞」之義；

从「禾」，「禾」借爲「中和」，表示「彼此順勢相應」之義；

會合「口」、「禾」之義，爲「彼此言詞順勢相應」之義。

「彼此言詞順勢相應」，就像在曲調中，一唱一和、一和一唱，唱和順勢相應的畫面。

解釋「貴」之前，先講「臾」字。

臾

《說文解字》：「臾yú束縛捽抴爲臾。从申从乙。」（誤釋字形字義）

「臾」音讀作〔yú ㄩˊ〕。

「臾」金文作「臾-金文編-聿臾鼎-1.png」、「」；

「臾」从「人」、「𦥑」聲，形聲字；

从「人」，指「某人的頭部」；

从「𦥑」，表示「兩手相向的動作」之義；

會合「人」、「𦥑」之義，表示「兩手相向地捧著某人的頭部」之義。

貴

《說文解字》：「貴ɡuì物不賤也。从貝臾聲。臾，古文蕢。」

「貴」音讀作〔guì ㄍㄨㄟˋ〕。

「貴」从「貝」、「臾」聲，形聲字；

从「貝」，表示「財貨」之義；

从「臾」，表示「兩手相向地捧著某人的頭部」，引伸爲「對人的珍愛」之義；

會合「貝」、「臾」之義，表示「視財貨有如珍愛之人」之義。

由「視財貨有如珍愛之人」之義，引伸爲「珍愛」之義。

「和爲貴」，以彼此順勢相應爲珍愛、寶貴之義。

「貴」字的意義，在於將形而下的個體行爲，提升到形而上的整體境界。

「和」字的意義，在於彼此順勢相應。

也就是說，人的行爲在順應自然規律的趨勢下進行，達到整體順勢相應和諧的境界，是爲「貴」。

「禮之用，和爲貴。」

權力是他人給的，責任要自己承擔；義務是自己價值的實踐，利益是他人受益的回饋。

權力、責任，義務、利益，前後相隨，動態平衡，這是禮的原則。

禮的精神，在於整體的和諧。

只爲了一時、一地的和諧，而違背了禮的原則，是做不到整體長久的和諧。

美

《說文解字》：「美měi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美」音讀作〔měi ㄇㄟˇ〕。

「美」从「羊」从「大」，會意字；

从「羊」，表示「羊的味道甘美，有利於人」，引伸爲「自有價值」之義；

从「大」，表示「成長發展而大」之義；

會合「羊」、「大」之義，爲「成長發展而大的自有價值」之義。

「先王之道斯爲美」，先王之道的傳承，經過成長發展而大，自有其價值。

由

「由」音讀作〔zhòu ㄓㄡˋ〕。

「由」甲骨文作「」、「由-甲骨文-2.png」；

并像「兜鍪」之形，獨體象形文；（兜，音讀作〔dōu ㄉㄡ〕；鍪，音讀作〔móu ㄇㄡˊ〕。）

「由」之本義爲「兜鍪」，也就是「頭盔」之義。

「由」假借爲「由從」之義，故轉注爲「冑」。

「由從」之「由」，音讀作〔yóu 〡ㄡˊ〕；

「兜鍪」之「冑」，音讀作〔zhòu ㄓㄡˋ〕。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之「由」，用的是「由」的假借義，「由從」之義。

【參考】

《文字析義》P0153禾：

以「禾」借爲「中和」，故孳乳爲「相應」之「咊」。（※「咊」與「和」同字之異體）

01-13《論語‧學而篇》第十三章

【原文】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譯文】

有子說：「信諾之言必須接近於有利於人的價值，這樣的信諾之言才可以去反復履行；恭敬的行爲必須接近於禮節，這樣的恭敬行爲才能夠遠離恥辱；發展的過程，不要失去一起參與、見證的成員，能夠做到這種境界的人，也就可以作爲傳世的宗主了。」

【說明】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的「近於」，意思是：要有意願和心思去做到，雖然不是馬上一定做得很好，完全符合要求，但是有意願和心思往這個方向去做，止於至善。

第十二章講到整體如何平衡和諧地發展。

這一章講在發展的過程中，檢驗一個領導人是否不爲「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而可以長期領導團隊，成爲傳世的宗主，必需有意願和心思往這三個方向去做：一、信諾，其價值要符合他人利益；二、恭敬，其態度要符合禮的精神與原則；三、發展，其過程要符合整體存續的必要條件，而不會失去一起見證發展的成員。

在第十二章的說明中，提到葉子成長的過程中，主脈、支脈與細脈的整體行爲，其自然的規律與執行的規範，應用於人事有三個重點：

一、信諾不能只在乎自己的價值體現，而是自己的價值體現要合乎整體的利益；不然信諾只是要求他人配合自己的行爲之言，實現自己想要的價值，而非觀照他人的利益、整體的利益。

二、恭敬不能違背禮的精神與原則，當權力與義務混淆不清，權力與義務不能前後相隨、達到動態平衡的時候，整體也失去了和諧發展的可能，這將不只是給自己帶來恥辱，也會爲整體帶來恥辱。

三、發展不能只是自己的發展，而是要整體的發展，而且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因爲一時更大的利益，而犧牲過去一起見證、一起努力的成員。

有意願和心思往這個方向去做的領導人，做到了以上三點，也就可以作爲傳世的宗主了。

【注釋】

義

《說文解字》：「義yì己之威儀也。从我、羊。」

「義」音讀作〔yì 〡ˋ〕。

「義」从「我」、「羊」，會意字；

从「我」，表示「我能提供的」之義；

从「羊」，表示「對人有利的價值」之義；

會合「我」、「羊」之義，爲「我能提供的對人有利的價值」之義。

復

先解釋「复」字。

「复」小篆作「复」，「复」隸化作「𡕨」。

《說文解字》：「𡕨fù行故道也。从夊，畗省聲。」（誤釋字形）

「复」音讀作〔fù ㄈㄨˋ〕。

「复」甲骨文作「㚆-卜辭-1」、「㚆-卜辭-2」、「㚆-卜辭-3」、「㚆-卜辭-4」，金文作「㚆-鬲比盨-1」、「」；

甲骨文作「㚆-卜辭-1」者，乃从「夂」、「㚆上體-卜辭-1」聲，形聲字；

从「夂」，表示「返行」之義；

从「㚆上體-卜辭-1」，「㚆上體-卜辭-1」乃「鍑」之象形，音讀作〔fù ㄈㄨˋ〕，借來作識音之用，不表義；

會合「夂」、「㚆上體-卜辭-1」之義，爲「返行」之義。

从「彳」作「」者，即「復」字，乃「复」之緐文。

「复」與「復」實際上是同一個字，字義相同。

由「返行」之義，引伸爲「回環」之義。

由「返行」之義，引伸爲「再次履行」之義，再引伸爲「重複履行」、「反復履行」之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的「復」字，是「反復履行」的意思。

恥

《說文解字》：「恥chǐ辱也。从心耳聲。」

「恥」音讀作〔chǐ ㄔˇ〕。

「恥」从「心」、「耳」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情」之義；

从「耳」，表示「耳聽己之過」之義；

會合「心」、「耳」之義，爲「耳聽己之過的心情」，表示「羞恥」之義。

辱

《說文解字》：「辱rǔ恥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於封畺上戮之也。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爲辰，田候也。」

「辱」音讀作〔rǔ ㄖㄨˇ〕。

「辱」小篆作「辱-小篆-1.png」；

「辱」从「寸」从「辰」，會意字；

从「寸」，表示「以法度處罰」之義；

从「辰」，表示「失農耕之時」之義；

會合「寸」、「辰」之義，爲「失農耕之時，以法度處罰」，表示「恥辱」之義。

因

《說文解字》：「因yīn就也。从囗、大。」

「因」音讀作〔yīn 〡ㄣ〕。

「因」从「囗」、「大」，會意字；

从「囗」，表示「根據一個基礎區域」之義；

从「大」，表示「發展而大」之義；

會合「囗」、「大」之義，表示「根據一個基礎區域發展而大」之義。

「因不失其親」的「因」字，意思是：根據一個基礎區域來發展，發展之後，範圍擴大了。

失

《說文解字》：「失shī縱也。从手乙聲。」（誤釋字形字義）

「失」音讀作〔shī ㄕ〕。

「失」小篆作「失-小篆-1.png」；

「失」从「𠂆」、「手」，會意字；

从「𠂆」，表示「爲人抴引」之義；

从「手」，表示「手之所持」之義；

會合「𠂆」、「手」之義，爲「手之所持爲人抴引」，得「失去」之義。

親

《說文解字》：「親qīn至也。从見亲聲。」

「親」音讀作〔qīn ㄑ〡ㄣ〕。

「親」从「見」、「亲」聲，形聲字；

从「見」，表示「見證」之義；

从「亲」，表示「木雕琢成器」之義；

會合「見」、「亲」之義，爲「見證木雕琢成器」，得「一起經歷」之義。

由「見證木雕琢成器」之義，引伸爲「親屬」、「親愛」、「親近」之義。

由「見證木雕琢成器」之義，引伸爲「親自」之義。

由「親近」之義，引伸爲「接觸」之義。

由「親屬」之義，引伸爲「信任」之義。

「因不失其親」的「親」字，意思是：一起經歷，見證發展過程的人。

宗

《說文解字》：「宗zōnɡ尊祖廟也。从宀从示。」

「宗」音讀作〔zōng ㄗㄨㄥ〕。

「宗」从「宀」从「示」，會意字；

从「宀」，表示「在祖廟」之義；

从「示」，表示「有牌位以示尊」之義；

會合「宀」、「示」之義，表示「在祖廟有牌位以示尊」的意思。

「亦可宗也」的「宗」字，意思是：這個人在祖廟中，有牌位以示尊，表示他是這一代人的傳世宗主。

還記得第九章講的「愼終」嗎？這個人做到了他這一代的傳承，所以他的牌位放在祖廟裡，供後代子孫祭祀。

有子告訴我們，有意願與心思去做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就能夠完成我們這一代人承先啟後的使命。

01-14《論語‧學而篇》第十四章

【原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譯文】

孔子說：「君子對於飲食，不會貪求厭飽；雖然在家閒居，也不要消極不作爲；拎得清楚事情是怎麼回事，而且要小心謹戒自己的不良的言論，接近有道的賢能仁者，學習、效法他們，而使得自己的行爲合乎天道。這樣的話，可以說是一位好學之人了。」

【說明】

這一章講述在學習上有因果必然關係的因素，有哪些？能夠做到這些因素，從中不斷地精進，而具備優秀的解決問題的智慧，那將是一位好學之人了。

食無求飽：

不要貪得無厭，無論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不應該貪得無厭。

凡是人，都有邊界，常常想撈過界的人，都是貪得無厭的人。

把自己份內的事情，專注地做好，才是能夠精進的人。

居無求安：

不要消極不作爲，不求長進。

每個人都有其天賦，也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之。

找到自己擅長的事，發揮自己的天賦，完成自己的使命。

敏於事而愼於言：

不要瞎折騰，做自己能夠搞得清楚的事情。

拎得清楚的人，只會對自己擅長而又高明的事，提出自己的言論；不會處處都有想法、事事都有高見。

處處都有想法、事事都有高見，這些想法、高見如果是有害的，是不是要事先小心謹戒呢？

就有道而正焉：

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

經過實踐證明自己行爲的賢能仁者，是我們應該學習、效法的對象。

沒見過的事物，很難想像；沒見過的人物，很難效法。

如果能夠做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在這四件事中精進，人生境界將會不斷地提升；當事情來的時候，能夠掌握必然的趨勢，而且具備優勢的空間條件來解決問題，自然就能應對自如。

【注釋】

食

《說文解字》：「食shí亼米也。从皀亼聲。或說亼皀也。凡食之屬皆从食。」

「食」音讀作〔shí ㄕˊ〕。

「食」甲骨文作「食-卜辭-1」、「食-卜辭-2」、「食-卜辭-3」、「食-卜辭-4」，金文作「食-彝銘-1」、「食-彝銘-2」；

「食」从「亼」、「皀」，會意字；（「亼」音讀作〔jí ㄐ〡ˊ〕）

从「亼」，「亼」乃「集」之假借，表示「聚集」之義；

从「皀」，「皀」是「簋」的初文，表示「盛食物之器皿」；

會合「集」、「皀」之義，爲「聚集盛食物之器皿」，表示「進食」之義。

居

《說文解字》：「居jū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

「居」音讀作〔jū ㄐㄩ〕。

「居」从「尸」、「古」聲，形聲字；

从「尸」，表示「人的姿勢」之義；

从「古」，「古」是「巨」的假借，「巨」本義是「規矩」，引伸「矩形」之義；

會合「尸」、「巨」之義，爲「伸其兩足與身成矩形的姿勢」之義。

「居無求安」的「居」字，是「凥」字的假借。

凥

《說文解字》：「凥jū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居如此。」

「凥」音讀作〔jū ㄐㄩ〕。

「凥」小篆作「凥-小篆-1.png」；

「凥」从「尸」、「几」聲，形聲字；

从「尸」，表示「人的狀態」之義；

从「几」，表示「几案」之義；

會合「尸」、「几」之義，爲「人得几而止的狀態」之義。

由「人得几而止的狀態」之義，引伸爲「在家的狀態」之義。

安

《說文解字》：「安ān靜也。从女在宀下。」

「安」音讀作〔ān ㄢ〕。

「安」字从「宀」从「女」，會意字；

从「宀」，表示「在一個空間裡」之義；

从「女」，表示「使事物收斂下降」之義；

會合「宀」、「女」之義，爲「在一個空間裡，使事物收斂下降」之義。

由「在一個空間裡，使事物收斂下降」之義，引伸爲「消極不作爲」之義。

「居無求安」，表示雖然在家閒居，也不要消極不作爲。

敏

《說文解字》：「敏mǐn疾也。从攴每聲。」

「敏」音讀作〔mǐn ㄇ〡ㄣˇ〕。

「敏」从「攴」、「每」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竹攴」之義；

从「每」，「每」是「母」的假借，表示「母親拿起」之義；

會合「攴」、「母」之義，爲「母親拿起竹攴，兒女很快明白是怎麼回事、該怎麼辦」，得「拎得清楚」之義。

「敏於事」，表示拎得清楚事情是怎麼回事。

愼

《說文解字》：「愼shèn謹也。从心眞聲。」

「愼」音讀作〔shèn ㄕㄣˋ〕。

「愼」於古壐作「」、「」；

「」、「」从「夜」、「心」，會意字；

从「夜」，表示「日入慝作」之義；（「慝」音讀作〔tè ㄊㄜˋ〕）

从「心」，表示「小心謹戒」之義；

會合「夜」、「心」之義，爲「日入慝作，小心謹戒」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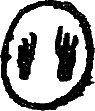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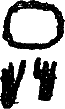
慝作：奸惡之事乘機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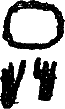
「日入慝作，小心謹戒」的意思是：太陽下山了，奸惡之事乘機而起，要小心謹慎戒懼。

正

《說文解字》：「正zhènɡ是也。从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从正。」（誤釋字形字義）

「正」音讀作〔zhèng ㄓㄥˋ〕；

「正」甲骨文作「正-卜辭-1」、「正-卜辭-2」，金文作「正-彝銘-1」、「正-彝銘-2」、「」、「」；

「正-卜辭-2」、「」是詳細字體，

「正-卜辭-1」、「正-彝銘-1」是簡寫字體，簡寫字體演變成今日之「正」字；

「正」从「止」、「〇」，會意字；

从「止」，表示「行止」之義；

从「〇」，「〇」是「圜」的初文，表示「天體之圜，周而復始」之義；

會合「〇」、「止」之義，爲「人之行止，取法於天，則得其正」，得「行爲舉止合乎天道」之義。

「就有道而正焉」，向有道之士效法、學習，才是讓自己行爲舉止合乎天道的智慧。凡是只相信自己、靠自己的人，就算他再聰明，也夠不上智慧。

01-15《論語‧學而篇》第十五章

【原文】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譯文】

子貢說：「貧窮的時候，而沒有諂媚的行爲；富裕的時候，而沒有驕傲的態度；這樣的人，您覺得怎麼樣？」孔子回答：「能夠做到這樣的人，已經不錯了。但是不如貧窮的時候，還能夠生活得快樂，富裕的時候，還能夠善於禮節。」子貢聽了老師的話，有所啟發，說道：「像《詩經》所說的：『璞玉要切開，要磋形，要雕琢，要細磨。』是不是人的精進也是如此啊？」孔子很高興子貢有這般的悟性，於是對他說：「賜呀！已經可以開始和你討論《詩經》了。告訴你已經發生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未來會發展成什麼樣子。」

【說明】

第十四章提到在學習上有因果必然關係的因素，能夠做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從中不斷地精進，而具備優秀的解決問題的智慧。

這一章講在精進的過程中，無論是在物質上的，還是在精神上，處於貧窮的狀況，還是富裕的狀況，所應該有的生活態度與精神境界。

子貢的「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講的是對待物質層面的生活態度。

孔子的「貧而樂，富而好禮」，已經提升到精神層面的境界，由於精神境界的提升，對待物質層面的生活態度，自然也會有不同的境界。

這裡的「貧而樂」，不是說「因貧而樂」，而是說即使物質的匱乏，也不會影響精神境界的樂趣。

這裡的「富而好禮」，不是說「因富而好禮」，而是說即使物質豐富了，也不會自大到罔顧禮節。

治身如治玉，人的精進，就像治玉一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由初具形體到精緻作品，是有一定的過程的。「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就像初具形體，「貧而樂，富而好禮」就像精緻的作品；「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是面對物質層面的生活態度，「貧而樂，富而好禮」是面對精神層面的境界提升。

精進之後的境界，提升了，做事的根據也就有了勢能，如此，效率高超、影響深遠，將有利於推進未來事物的發展。

境界的提升，有如聳立一座高山，能夠聚集雲氣，降雨形成水流；高山的水流具有勢能，流入江河具有動能；勢能越高，動能越足，越有利於流動，流經的地域也越遠、越廣。

《詩經‧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也。

不斷精進，不斷提升境界，有了高明的境界，自然有高超的空間條件，產生美妙的時間過程。

【注釋】

貧

《說文解字》：「貧pín財分少也。从貝从分，分亦聲。」

「貧」音讀作〔pín ㄆ〡ㄣˊ〕。

「貧」从「貝」、「分」聲，形聲字；

从「貝」，表示「財貨」之義；

从「分」，表示「因分散而變少」之義；

會合「貝」、「分」之義，爲「財貨因分散而變少」之義。

諂

「諂」音讀作〔chǎn ㄔㄢˇ〕。

「諂」从「言」、「臽」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臽」，表示「令人落入陷阱」之義；

會合「言」、「臽」之義，爲「令人落入陷阱的言詞」之義。

「貧而無諂」，不會因爲貧窮而向人說好聽的話，實則想從對方得到好處。

富

《說文解字》：「富fù備也。一曰厚也。从宀畐聲。」

「富」音讀作〔fù ㄈㄨˋ〕。

「富」从「宀」、「畐」聲，形聲字；

从「宀」，表示「家境」之義；

从「畐」，表示「寬裕」之義；

會合「宀」、「畐」之義，爲「家境寬裕」之義。

驕

《說文解字》：「驕jiāo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唯驕。一曰野馬。」

「驕」音讀作〔jiāo ㄐ〡ㄠ〕。

「驕」从「馬」、「喬」聲，形聲字；

从「馬」，表示「馬的高度」之義；

从「喬」，表示「很高」之義；

會合「馬」、「喬」之義，爲「馬的高度很高」，指「馬高六尺」之義。

由「馬高六尺」之義，引伸爲「高人一等」、「驕傲」之義。

「富而無驕」，雖然富裕了，也不會自認爲高人一等而瞧不起人。

切

先講「七」。

《說文解字》：「七qī陽之正也。从一，微陰从中衺出也。凡七之屬皆从七。」（誤釋字形字義）

「七」音讀作〔qī ㄑ〡〕。

「七」甲骨文作「七-卜辭彝銘-1」，金文作「七-卜辭彝銘-2」；

皆表示「𣃔物爲二」的情形，獨體指事文；

「七」以「𣃔物爲二」爲本義。

「七」借爲「數名」，故轉注孳乳爲「切」。

磋

「磋」音讀作〔cuō ㄘㄨㄛ〕。

「磋」从「石」、「差」聲，形聲字；

从「石」，表示「磨石」之義；

从「差」，表示「參差」之義；

會合「石」、「差」之義，爲「以磨石磨去參差」之義。

琢

《說文解字》：「琢zhuó治玉也。从玉豖聲。」

「琢」音讀作〔zhuó ㄓㄨㄛˊ〕。

「琢」从「玉」、「豖」聲，形聲字；

从「玉」，表示「玉器」之義；

从「豖」，「豖」乃「彔」之假借，表示「雕刻」之義；

會合「玉」、「彔」之義，爲「雕刻玉器」之義。

磨

「磨」音讀作〔mó ㄇㄛˊ〕。

「磨」从「石」、「麻」聲，形聲字；

从「石」，表示「砥礪之石」之義；

从「麻」，表示「使物細靡」之義；

會合「石」、「麻」之義，爲「砥礪之石使物細靡」之義。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表示治玉的過程，一定是先切再磋，初具形體之後，再加以雕琢形狀，最後細緻加工，而成作品。意寓人的精進，也像治玉的過程。

01-16《論語‧學而篇》第十六章

【原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譯文】

孔子說：「不要憂愁別人不知道自己，而是要憂愁不能夠了解別人。」

【說明】

「有朋自遠方來」，能夠了解這位「朋」嗎？

他是「孝弟」之人嗎？

他是「巧言、令色」之人嗎？

他是不是「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他是「道千乘之國」的人才嗎？

他是「愼終，追遠」，可以使「民德歸厚」的人嗎？

他是「溫﹑良﹑恭﹑儉﹑讓」，與人爲善的人嗎？

他是「傳世的宗主」嗎？

他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斷精進的人嗎？

本章是〈學而篇〉的最後一章，對應第一章所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不患人之不己知」，眞有本事，不會憂愁別人不知道自己。

問題是：什麼是眞有本事？

每個人都有邊界，不可能什麼事都會，也不可能什麼事都辦得到。所以，要能夠有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的本事，就需要知道什麼樣的人，才是人才，所以孔子說：「患不知人也。」就怕不知道什麼樣的人，才是人才。

能夠了解一起共事的人，他們的德性、才能與智慧的價值，那麼在共事過程中，才能夠適才適所地選用人才，使他們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空間，有適合的位置、做合適的事情。這才是眞有本事的人啊！

【注釋】

患

《說文解字》：「患huàn憂也。从心上貫吅，吅亦聲。」（誤釋字形）

「患」音讀作〔huàn ㄏㄨㄢˋ〕。

「患」从「心」、「串」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態」之義；

从「串」，「串」乃「䇂」之假借，「䇂」表示「因辠而憂」之義；

會合「心」、「䇂」之義，爲「因辠而憂的心態」之義。

由「因辠而憂的心態」之義，引伸爲「憂愁」之義。

【參考】

〈堯曰篇〉第三章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整部《論語》的最後一章，講這三件事。其中「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呼應〈學而篇〉最後一章。

都在告訴我們，不是「我想要做什麼」，而是「我可以做什麼」。

「知命」、「知禮」、「知言」是「我可以做什麼」的「結構條件」。

知言，知他，知天地人；

知命，我的行爲舉止合乎天道；

知禮，大家都有路可走。

爲政篇第二

02-01《論語‧爲政篇》第一章

【原文】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譯文】

孔子說：「根據古今中外見證過的智慧，使人的行爲舉止合乎天道；古今中外見證過的智慧就像北極星一樣，居於不變的位置，人們就像眾星圍繞著不變的智慧，效法它而循天道發展。」

【說明】

不是爲政者譬如北辰，而是古今中外見證過的智慧（德）譬如北辰。

〈學而篇〉第十六章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患不知人也」，不僅要知今人如何，更重要的是要知古今中外前人，要知道他們留下來經過見證、合乎天道的智慧，這些經過見證的智慧，都是指引我們的行爲舉止合乎天道的智慧，它就像北極星一樣永遠不變地在那裡，指引著我們，使我們的行爲不離天道。

〈爲政篇〉開篇的第一章，將「德」比喻爲北極星。

因爲我們的祖先，觀察天象，發現眾星都是隨著時間在不同的位置圍繞著北極星旋轉。北極星在北斗七星的天璇與天樞連線距離的五倍處，北斗七星也是隨著時間在不同的位置圍繞北極星旋轉，而北斗七星的斗柄在一年四季指向不同的方位，春天指向東方，夏天指向南方，秋天指向西方，冬天指向北方，好像天上眾星都隨著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一年四季，周而復始地圍繞北極星旋轉。孔子根據這個自然規律來做比喻，希望爲政者要用「德」來教化人們的行爲舉止合乎天道。

孔子強調的是，學得自然規律不變地周而復始的本質，通徹時空變化的規律，這是爲政者所需具備的爲政素養。如何培養出這種爲政素養呢？有心效法、實踐古今中外見證過的智慧，培養合乎天道而屬於自己的智慧。因爲既然是見證過的智慧，融會貫通之後，就可以周而復始地實踐，而且是隨著時間一定有效果的實踐。有心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的智慧，就是「德」。

「爲政」爲什麼要「以德」？

因爲前人已經見證過合乎天理的智慧，是走得通的智慧，後人再去實踐，也是走得通的，其結果也必然合乎天理。

違背見證過的天理，必然進入危殆之境，結果是走不通的。

根據已經走得通的智慧，讓生命都有路可走，世世代代都有路可走，這是「愼終」的智慧。

爲政根據必然，不能期待或然。

【注釋】

「爲」俗寫作「為」，簡體字寫作「为」。

《說文解字》：「爲wéi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誤釋字形字義）

「爲」音讀作〔wéi ㄨㄟˊ〕。

「爲」甲骨文作「」、「」，金文作「爲-金文編-大師子大孟姜匜-1.png」、「」，小篆作「」；

「爲」从「爪」、「象」，會意字；

从「爪」，表示「使役」之義；

从「象」，表示「大象」之義；

會合「爪」、「象」之義，爲「使役大象」，得「致力於重大之事」之義。

政

《說文解字》：「政zhènɡ正也。从攴从正，正亦聲。」

「政」音讀作〔zhèng ㄓㄥˋ〕。

「政」从「攴」、「正」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使之做到」之義；

从「正」，表示「行爲舉止合乎天道」之義；

會合「攴」、「正」之義，爲「使之做到行爲舉止合乎天道」之義。

「爲政」的意思是：使人的行爲舉止合乎天道，乃重大之事。

德

「德」的古字寫作「悳」， 後來由「悳」孳乳爲「德」。

先講「直」字。

直

《說文解字》：「直zhí正見也。从𠃊从十从目。」（誤釋字形）

「直」音讀作〔zhí ㄓˊ〕。

「直」从「十」从「目」，會意字；

从「十」，表示「十方」之義，十方是八方（空間）加上、下（時間），引伸爲「古今中外」之義；

从「目」，表示「經過見證的智慧」之義；

會合「十」、「目」之義，爲「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之義。

悳

《說文解字》：「悳dé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

「悳」音讀作〔dé ㄉㄜˊ〕。

「悳」从「直」、「心」，會意字；

从「直」，表示「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之義；

从「心」，表示「有心效法實踐而有心得」之義；

會合「直」、「心」之義，爲「有心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而有心得」之義。

德

《說文解字》：「德dé升也。从彳㥁聲。」

「德」音讀作〔dé ㄉㄜˊ〕。

「德」从「彳」、「悳」聲，形聲字；

从「彳」，「彳」爲方名緐文；

从「悳」，「悳」爲「聲符」，不表義；

「德」爲从「悳」之方國之名。

「悳」字已經不用了，而「悳」的字義，假借「德」字來代替。

譬

《說文解字》：「譬pì諭也。从言辟聲。」

「譬」音讀作〔pì ㄆ〡ˋ〕。

「譬」从「言」、「辟」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說明」之義；

从「辟」，爲「偏僻」之義，引伸爲「非直接」之義；

會合「言」、「辟」之義，爲「非直接的說明」，得「比喻」之義。

居

《說文解字》：「居jū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

「居」音讀作〔jū ㄐㄩ〕。

「居」从「尸」、「古」聲，形聲字；

从「尸」，表示「人的姿勢」之義；

从「古」，「古」是「巨」的假借，「巨」的本義是「規矩」，引伸爲「矩形」之義；

會合「尸」、「巨」之義，爲「伸其兩足與身成矩形的姿勢」之義。

「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居」字，是「凥」字的假借。

凥

《說文解字》：「凥jū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居如此。」

「凥」音讀作〔jū ㄐㄩ〕。

「凥」从「尸」、「几」聲，形聲字；

从「尸」，表示「人的狀態」之義；

从「几」，表示「得几而止」之義；

會合「尸」、「几」之義，爲「人得几而止的狀態」之義。

「居其所」的意思是：得北辰之所而止的狀態。也就是說，德就像北極星不動地就在那裡。

眾，簡體字寫作「众」。

《說文解字》：「眾zhònɡ多也。从㐺、目，眾意。」（誤釋字形）

「眾」音讀作〔zhòng ㄓㄨㄥˋ〕。

「眾」於父癸卣作「亼-卣文-1」；

「眾」从「亼」、「㐺」，會意字；

从「亼」，「亼」讀作〔jí ㄐ〡ˊ〕，表示「集合」之義；（「亼」的本義爲「屋脊」，假借爲「集合」之義。）

从「㐺」，「㐺」讀作〔yín 〡ㄣˊ〕，甲骨文作「」，表示「很多人」之義；

會合「亼」、「㐺」之義，爲「集合很多人」之義。

《說文解字》：「㐺yín眾立也。从三人。凡乑之屬皆从乑。讀若欽崟。」

共

《說文解字》：「共gǒng同也。从廿、廾。凡共之屬皆从共。」（誤釋字形字義）

「共」音讀作〔gǒng ㄍㄨㄥˇ〕。

「共」於甲骨文作「」、「」，金文作「共-簋銘-1」、「」；

「共」从「囗〔wéi ㄨㄟˊ〕」、「廾」聲，形聲字；

从「囗」，「囗」乃「圍」之初文，表示「如圍」之義；

从「廾」，表示「二手之指相交」之義；

會合「囗」、「廾」之義，爲「二手之指相交如圍」，得「度物之周長」之義。

由「二手之指相交如圍，以度物之周長」之義，引伸爲「圍繞」之義。

「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之「共」，乃「圍繞」之義。

因爲「共」假借爲「供給」之義，所以轉注孳乳爲「拱」。

「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就是「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所以「眾星共之」的「共」，與「拱」的讀音相同，讀作〔gǒng ㄍㄨㄥˇ〕。

02-02《論語‧爲政篇》第二章

【原文】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譯文】

孔子說：「《詩經》三百篇，拿一句話來概括它，那就是在於思想上沒有邪念。」

【說明】

「思無邪」就是一個人要把事情想清楚，通透了，思想就根本沒有邪念了。

人之所以有「邪念」，是根源於「有我」，爲了自己利益，自以爲是、畫地自限，爲了一己之私，而在思想上，動起旁門左道的心思，這是邪念。有了邪念，是無法想得通天理，也無法終身走得通。

上一章講「爲政以德」，根據古今中外見證過的智慧，使人的行爲舉止合乎天道。一旦有了邪念，想走的只是旁門左道，是不會在乎古今中外已經見證過、走得通的智慧，當然無法想得通天理。

古今中外已經見證過、走得通的智慧，有心去效法它、實踐它，這是「德」。要如何去效法它呢？

中國人將古今中外已經見證過、走得通的智慧，設計成「禮」，讓炎黃子孫根據「禮」來行事，行事的過程、形式，必須合乎「禮」的精神與原則，在整體和諧的精神，與權力、義務動態平衡的原則之下，根據自己的𦎫眞之心，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爲目的，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可以不去走旁門左道，也不會走到死胡同的境地。

《詩經》是先民自然體現「禮」的內涵的一部詩集，蘊含著「思無邪」的𦎫眞思想，表現出整體和諧、大家都有路可走的敦敏行爲。

透過《詩經》的教化，中國人𦎫眞地「思無邪」，去實踐先人留下來的智慧，不會自以爲是、畫地自限去面對未來，成爲敦敏的中華民族，爲天下的和諧盡心盡力，爲天下人開創康莊大道。

【注釋】

蔽

《說文解字》：「蔽bì蔽蔽，小艸皃。从艸敝聲。」

「蔽」音讀作〔bì ㄅ〡ˋ〕。

「蔽」从「艸」、「敝」聲，形聲字；

从「艸」，表示「小草」之義；

从「敝」，「敝」是「巿」的假借，「巿」爲「古時候，遮蓋於下身之前的遮蔽巾」，引伸爲「覆蓋」之義；（「巿」音讀作〔fú ㄈㄨˊ〕）

會合「艸」、「巿」之義，爲「覆蓋地面的一片小草」之義。

「蔽」由本義「覆蓋地面的一片小草」，引伸爲「覆蓋」、「概括」之義。

「一言以蔽之」的意思是：用一句話來概括它。

思

《說文解字》：「思sī䜭也。从心囟聲。凡思之屬皆从思。」

「思」音讀作〔sī ㄙ〕。

「思」小篆作「」；

「思」从「心」、「囟」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用心」之義；

从「囟」，表示「想得通」之義；

會合「心」、「囟」之義，得「用心想得通」之義。

「思無邪」的意思是：要把事情想得通，其根本在於心沒有邪念。

〈學而篇〉第三章所講的「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指人不眞心、有邪念的行爲。

「思無邪」是𦎫眞的思想。

自然的規律，是永恒不變的眞。

道法自然，人的思想應本於自然，保有其𦎫眞不變，而「思無邪」。

人會因爲私利，以自己的利益爲中心，起心動念，邪念滋生。能夠根據古今中外經過見證而留下來的智慧，實踐自己的人生，並且以這些智慧來檢驗自己的思想、行爲，反省、檢討自己，這樣，自然會有好的結果。

以𦎫眞的思想、客觀的智慧來開創人生，而不是使人生困於自以爲是、畫地自限的格局裡。

𦎫

《說文解字》：「𦎫chún孰也。从亯羊。讀若純。一曰鬻也。」

「𦎫」音讀作〔chún ㄔㄨㄣˊ〕。

「𦎫」从「亯」、「羊」，會意字；

从「亯」，表示「大廟」之義；

从「羊」，表示「最好的犧牲」之義；

會合「亯」、「羊」之義，爲「最好的犧牲供奉大廟」之義。

由「最好的犧牲供奉大廟」之義，引伸爲「貢獻自己最好的價值」之義。

眞

《說文解字》：「眞zhēn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𠤎目𠃊。八，所乘載之。」

「眞」音讀作〔zhēn ㄓㄣ〕。

「眞」从「𠤎」、「目」、「𠃊」、「八」，會意字；

从「𠤎」，表示「過程之變化」之義；

从「目」，表示「彼此見證」之義；

从「𠃊」，表示「隱而不見之處」之義； (「𠃊」音讀作〔yǐn 〡ㄣˇ〕)

从「八」，表示「同事」之義；

會合「𠤎」、「目」、「𠃊」、「八」之義，爲「同事過程中彼此見證於隱而不見之處」之義。

由「同事過程中彼此見證於隱而不見之處」之義，引伸爲「彼此同感，通透相知」之義。

02-03《論語‧爲政篇》第三章

【原文】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譯文】

孔子說：「主政者領導人民的行爲舉止，是靠他告訴人民如何做，才是合乎天道；當人民做不到的時候，就用刑罰來整飭人民一律聽從主政者的要求；結果是人民只要做到主政者的要求，就可以避免自己受到刑罰，這樣的結果只會使人民沒有羞恥之心。主政者沒有邪念、𦎫眞地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引導人民效法實踐這些智慧；人民用這些智慧實踐禮的精神與原則，大家都一樣在權力、義務動態平衡的環境之中，和諧共創；那麼，人民不僅有羞恥之心，還能夠像樹木那樣，邊界隨著時間而高大，而有自己的格局。」

【說明】

「爲政以德」，主政者以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來爲政。

「思無邪」地「爲政以德」，主政者沒有邪念、眞誠地以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來爲政。

道之以政，即以人爲政；

道之以德，即以德爲政；

齊之以刑，其結果是人民避免犯錯；

齊之以禮，其結果是人民不願犯錯。

不只是主政者才可以爲政，任何人都可以爲政，先要做好「德」的根本「孝弟忠信」，一樣可以引領百姓，使他們的行爲舉止合乎天道。

如〈爲政篇〉第二十一章所言，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人的才能不平等、德性不平等、學問不平等，人生的境界也不平等，這是每個人的天生、境遇、努力、實踐與體悟不同使然。

人不可能在自我與他人的比較中平等，但是在思無邪、𦎫眞地效法實踐古聖先賢的道路上，眾生齊平。

〈爲政篇〉第四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一生循道的經歷是這樣，也許有人覺得他比孔子的一生來得好，也許有人覺得孔子高不可攀，如果這樣認爲孰勝孰劣，就大可不必了。

在思無邪、𦎫眞地效法實踐古聖先賢智慧的人生道路上，根本就沒有孰勝孰劣的問題。

當你知道這樣做有好處的時候，就應該去做；你歡喜這樣做，就繼續做下去；你樂在其中，如不做，反倒像失去了什麼。

「齊」是動態的概念，人有不同的空間與時間的邊界，只是在「道」這個主脈的脈絡裡，先來後到、前後相隨於「道」中，時齊而已。

「信而好古」的「古」是指前人留下來見證過的智慧。「信而好古」，思無邪、𦎫眞地相信前人行道留下來見證過的智慧。

【注釋】

道

「道」作爲動詞，音讀作〔dǎo ㄉㄠˇ〕，即「導」之義。

導

《說文解字》：「導dǎo導，引也。从寸道聲。」

「導」音讀作〔dǎo ㄉㄠˇ〕。

「導」从「寸」、「道」聲，形聲字；

从「寸」，表示「法律節度」之義；

从「道」，表示「人思考之後，所走的路」之義；

會合「寸」、「道」之義，爲「思考法律節度，引領行爲舉止」之義。

政

《說文解字》：「政zhènɡ正也。从攴从正，正亦聲。」

「政」音讀作〔zhèng ㄓㄥˋ〕。

「政」从「攴」、「正」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盡心盡力做到」之義；

从「正」，表示「行爲舉止合乎天道」之義；

會合「攴」、「正」之義，爲「盡心盡力做到行爲舉止合乎天道」之義。

「道之以政」的意思是：主政者領導人民的行爲舉止，是靠他告訴人民如何做，才是合乎天道。

齊

《說文解字》：「齊qí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凡亝之屬皆从亝。」

「齊」音讀作〔qí ㄑ〡ˊ〕。

「齊」甲骨文作「齊-甲骨文編-前2.15.3-1.png」，金文作「齊-金文編-齊侯匜-1.png」，小篆作「齊-小篆-1.png」；

皆像「禾麥吐穗上平」之形，獨體象形文；

「齊」的本義是「禾麥吐穗上平」。

由「禾麥吐穗上平」之義，引伸爲「平等」、「都一樣」、「整飭」之義。

「齊之以刑」的「刑」字，是個假借字，本字是「㓝」字。

㓝

《說文解字》：「㓝xínɡ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

「㓝」音讀作〔xíng ㄒ〡ㄥˊ〕。

「㓝」从「刀」、「井」聲，形聲字；

从「刀」，表示「持刀」之義；

从「井」，表示「爭搶井水」之義；

會合「刀」、「井」之義，「持刀爭搶井水」乃嚴重之不法行爲，則以公權力之武力，繩之以法，得「罰辠」之義。

因爲「辠」字像「皇」字，秦始皇廢「辠」字，而改用「罪」字。

《說文解字》：「刑xínɡ剄也。从刀幵聲。」

「齊之以刑」的意思是：用刑罰來整飭人民一律聽從主政者的要求。

恥

《說文解字》：「恥chǐ辱也。从心耳聲。」

「恥」音讀作〔chǐ ㄔˇ〕。

「恥」从「心」、「耳」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情」之義；

从「耳」，表示「耳聽己之過」之義；

會合「心」、「耳」之義，爲「耳聽己之過的心情」，表示「羞恥」之義。

「民免而無恥」的意思是：人民只要做到主政者的要求，就可以避免自己受到刑罰，這樣的結果只會是人民沒有羞恥之心。

「德」的古字寫作「悳」， 後來由「悳」孳乳爲「德」。

解釋「悳」字之前，先講「直」字。

直

《說文解字》：「直zhí正見也。从𠃊从十从目。」（誤釋字形）

「直」音讀作〔zhí ㄓˊ〕。

「直」从「十」从「目」，會意字；

从「十」，表示「十方」之義，十方是八方（空間）加上、下（時間），引伸爲「古今中外」之義；

从「目」，表示「經過見證的智慧」之義；

會合「十」、「目」之義，爲「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之義。

悳

《說文解字》：「悳dé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

「悳」音讀作〔dé ㄉㄜˊ〕。

「悳」从「直」、「心」，會意字；

从「直」，表示「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之義；

从「心」，表示「有心效法實踐而有心得」之義；

會合「直」、「心」之義，爲「有心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而有心得」之義。

德

《說文解字》：「德dé升也。从彳㥁聲。」

「德」音讀作〔dé ㄉㄜˊ〕。

「德」从「彳」、「悳」聲，形聲字；

从「彳」，「彳」爲方名緐文；

从「悳」，「悳」爲「聲符」，不表義；

「德」爲从「悳」之方國之名。

「悳」字已經不用了，而「悳」的字義，假借「德」字來代替。

「道之以德」的意思是：主政者沒有邪念、眞誠地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引導人民來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

「禮」的本字是「豊」。

豊

《說文解字》：「豊l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誤釋字形字義）

「豊」音讀作〔lǐ ㄌ〡ˇ〕。「豊」古字寫作「𧯽」。

「𧯽」甲骨文作「」、「」；

「𧯽」从「壴」、「珏」，會意字；

从「壴」，表示「鐘鼓」之義；

从「珏」，表示「玉帛」之義；

會合「壴」、「珏」之義，凡是吉、凶、軍、賓、嘉之禮，皆需鐘鼓玉帛，故爲「禮制」之稱。

因爲「豊」借爲「醴」，所以轉注孳乳爲「禮」，「禮」是「豊」的轉注字，繼承了「豊」的字義。

「齊之以禮」的意思是：用禮制的精神與原則來克盡義務，享有權力，大家都一樣在權力、義務動態平衡的環境之中，和諧相處。

格

《說文解字》：「格ɡé木長皃。从木各聲。」

「格」音讀作〔gé ㄍㄜˊ〕。

「格」从「木」、「各」聲，形聲字；

从「木」，表示「樹木」之義；

从「各」，爲「反行」之義，引伸爲「生長到須要反行之處」，得「生長到極致」之義；

會合「木」、「各」之義，爲「樹木生長到極致」，得「樹木生長的邊界」之義。

「樹木生長的邊界」是動態的，每年都有它的邊界，這個邊界隨著時間而高大，這就是樹木的格局。

由「樹木的格局」之義，引伸爲「人的格局」之義，例如〈爲政篇〉：「有恥且格」。

「有恥且格」的意思是：人民不僅有羞恥之心，還能夠像樹木那樣，邊界隨著時間而高大，而有自己的格局。

02-04《論語‧爲政篇》第四章

【原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譯文】

孔子說：「我在十五歲的時候，立志學習前人見證過的智慧；到了三十歲的時候，已經能夠立足於自己學得的智慧，而有自己可以貢獻價值的位置；到了四十歲的時候，自己的智慧經過實踐而能自證，遇到事情，不會迷惑而不知如何處理；到了五十歲的時候，因修道而得的智慧，明白自己來到這世上的天命；到了六十歲的時候，發揮天賦，達成天命，對於所聽聞的事，通明天理，不受人爲的影響；到了七十歲的時候，自然隨心所欲，也不會踰越天理。」

【說明】

「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什麼呢？

學習前人見證過的智慧。

「三十而立」，立在哪裡呢？

經過學習前人見證過的智慧，而能夠立於自己的智慧，而有自己可以貢獻價值的位置。

「四十而不惑」，爲什麼不惑？

自己的智慧經過實踐而能自證，遇到事情，當然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怎樣才是知天命？

實踐前人的智慧，融會貫通爲自己的智慧，而清楚自己的天賦，只有明白自己的天賦是什麼，才能知天命。

人有天命，就有天賦。

「六十而耳順」，什麼是耳順？

發揮天賦，達成天命，是無牽無掛的狀態，不受人爲的影響。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什麼樣的境界？

根據前人已經見證過的智慧，培養出自己的智慧，發揮自己的天賦，明白自己的天命，不爲他人、他事所綁架，天命行道，自然從心所欲不踰矩。

【注釋】

志

《說文解字》：「志zhì意也。从心㞢。㞢亦聲。」

「志」音讀作〔zhì ㄓˋ〕。

「志」从「心」、「㞢」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裡」之義；

从「㞢」，「㞢」是草木萌芽，有了土地的根據，可以往成長之路前進了，表示「有根據而成長」之義；

會合「心」、「㞢」之義，爲「心裡有根據而成長」之義。

這裡要解釋這個「㞢」字。

「㞢」一般寫作「之」。

之

《說文解字》：「之zhī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凡之之屬皆从之。」

「之」音讀作〔zhī ㄓ〕。

「之」甲骨文作「之-甲骨文編-甲180-1.png」、「之-甲骨文編-甲170-1.png」，金文作「之-金文編-縣妃簋-1.png」、「之-金文編-𧽙亥鼎-1.png」，小篆作「之-小篆-1.png」；

「之」从「屮」，「一」像「地」之形，合體象形文；

从「屮」，表示「草木萌芽」之義；

「一」像「地」之形，表示「土地」之義；

會合「屮」、「一」之義，爲「草木萌芽，有了土地的根據，可以往成長之路前進了」之義。

草木之萌芽，有了土地的根據，才可以往成長之路前進。

「志於學」的「志」，心中根據的土地是什麼？當然是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

「志於學」是心中沒有邪念、𦎫眞地學習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其中有蒙昧之處，務必去除蒙昧，得見眞知，而能覺悟，擁有自己的智慧。

在〈述而篇〉第一章會講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信而好古」講的就是孔子心中沒有邪念、𦎫眞地學習前人經過見證的智慧。

立

《說文解字》：「立lì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凡立之屬皆从立。」

「立」音讀作〔lì ㄌ〡ˋ〕。

「立」甲骨文作「立-甲骨文編-乙6964-1.png」，金文作「立-金文編-同簋-1.png」，小篆作「立-小篆-1.png」；

皆像「人立於土地之上」之形，乃从「大」，「一」像「土地」之形，合體象形文；

「立」的本義是「人立於土地之上」。

「三十而立」，表示三十歲已經能夠穩固地立於自己已有的智慧之上了。

惑

《說文解字》：「惑huò亂也。从心或聲。」

「惑」音讀作〔huò ㄏㄨㄛˋ〕。

「惑」从「心」、「或」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理狀態」之義；

从「或」，表示「無從選擇」之義；

會合「心」、「或」之義，爲「無從選擇的心理狀態」之義。

「四十而不惑」，經過實踐而有自己的經驗、心得與體悟的智慧，使自己有智慧下決定、做抉擇，當然不惑。

「惑」乃「幻」之雙聲轉注字。

《說文解字》：「幻huàn相詐惑也。从反予。《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

命

《說文解字》：「命mìnɡ使也。从口令。」

「命」音讀作〔mìng ㄇ〡ㄥˋ〕。

「命」从「口」、「令」聲，形聲字；

从「口」，表示「以口」之義；

从「令」，表示「發號使人做事」之義；

會合「口」、「令」之義，爲「以口發號，使人做事」之義。

天命：老天發號施令，使人做事。

當我們知道老天要我們做什麼事的時候，就是「知天命」的時候。

順

《說文解字》：「順shùn理也。从頁从巛。」

「順」音讀作〔shùn ㄕㄨㄣˋ〕。

「順」从「頁」、「川」，會意字；

从「頁」，「頁」的本義是「人的頭部」，人的頭部在身體的最高處，引伸爲「高處」之義；

从「川」，表示「川流而下」之義；

會合「頁」、「川」之義，爲「川流由高處而下」，得「合乎自然的道理」之義。

「耳順」，知天命之所在，「不忮不求」，無牽無掛，耳所聽聞，只在合乎自然的道理。

從

《說文解字》：「從cónɡ隨行也。从辵、从，从亦聲。」

「從」音讀作〔cóng ㄘㄨㄥˊ〕。

「從」从「辵」、「从」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止」之義；

从「从」，表示「隨从」之義；

會合「辵」、「从」之義，爲「隨从之行止」之義。

欲

《說文解字》：「欲yù貪欲也。从欠谷聲。」

「欲」音讀作〔yù ㄩˋ〕。

「欲」从「欠」、「谷」聲，形聲字；

从「欠」，表示「餓了就會想吃」之義；

从「谷」，「谷」是「穀」的假借，「穀」表示「食物」之義；

會合「欠」、「穀」之義，得「餓了就會想吃食物」之義。

古代只有「欲」字，還沒有「慾」字的時候，當時「欲」字代表了兩種意思，一種是「自然之欲」，另一種是「貪欲」。後來「貪欲」之義，就由「慾」字來表示了。

「餓了就會想吃食物」是「自然之欲」，《道德經》第一章所言「欲以觀其妙」、「欲以觀其徼」之「欲」是「自然就會」的意思。

矩

「矩」的初文爲「巨」。

《說文解字》：「巨jǔ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誤釋字形）

「巨」音讀作〔jǔ ㄐㄩ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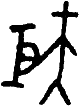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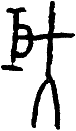
「巨」金文作「巨-𨟭侯簋-1」或「巨-篆文-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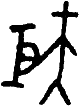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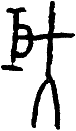
「巨-𨟭侯簋-1」所从之「矩器-1」，像「矩器」之形，乃从「圜-初文-1」之合體象形文；

从「圜-初文-1」，「圜-初文-1」乃「圜」之初文，表示「畫圓」之義；

从「矩器-1」，「矩器-1」乃像「矩器」之形；

「巨-𨟭侯簋-1」之本義爲「可以畫直線、直角，又可以畫圓的器具」。

「巨」金文又作「」、「」、「」，乃从「夫」或「大」、「巨」聲，形聲字；

「」、「」、「」現在寫作「矩」，「矩」所从之「矢」乃譌變字形，不是从「矢」，而是从「夫」或「大」。

「矩」可以畫方，也可以畫圓，表達天圓地方之理，引伸爲「天理」之義。

「從心所欲不踰矩」，隨从心中自然之欲而不踰越天理。

02-05《論語‧爲政篇》第五章

【原文】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譯文】

孟懿子向孔子請教什麼是孝。孔子說：「不要違背。」樊遲爲孔子駕車，孔子告訴他說：「孟孫氏問我什麼是孝，我回答他：『不要違背。』」樊遲接著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孔子回答樊遲說：「父母在世時，以禮來侍奉父母;他們過世了，遵照禮來舉行葬禮和祭祀之禮。」

【說明】

本章孔子藉著孟懿子問孝的機會，告訴他：人的行爲不要違背禮，孝當然也不要違背禮。

禮是人爲的法度，但是禮必須合乎天理，合乎自然的節度。

例如，告朔之禮，是人所建立的制度，是人爲的法度；而告朔之禮是根據曆法，幫助農民適時耕作的禮，這是合乎自然節度而創建的人爲法度。

所以不違背禮，就不會違背人爲的法度，也不會違背自然的節度。

春秋中期之後，魯國政治實權落入貴族公卿手中，其中以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又稱仲孫氏)三家勢力最大，由於三家都是魯桓公之後，又稱「三桓」。孟懿子是孟孫氏第九代宗主，名何忌，世稱仲孫何忌，諡號懿。孟懿子的父親是孟僖子，賢而好禮，在臨終前囑咐孟懿子和弟弟南宮敬叔向孔子學禮（孔子時年三十五歲，孟懿子時年十四歲）。

爲政先從家庭做起。

〈學而篇〉第二章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家庭、家族是社會、國家的根本，在家孝弟，出了社會，自然不會犯上、作亂，這是社會、國家安定的基礎。

對父母盡孝，也要考慮因爲地位而有的權力、義務關係，家庭在社會、國家地位的不同，所行禮制的禮儀也不同。所以孔子告訴孟懿子，作爲大夫世家，要做百姓的榜樣，侍奉父母的行爲要合乎禮制中權力與義務平衡的原則，不要違背了禮的精神，盡孝的禮儀要合乎禮制。

禮制的儀式，用以表彰禮的精神與原則。

盡孝的子女都希望給父母最好的享受，但是父母所享受的禮儀，不應該不顧及他人的感受，這是個人、家庭在社會、國家的份際，超過了這個份際，就是僭越，僭越的風氣興盛，鼓動民心不守本份，社會、國家是不會安定的。

但是，也不要反其道而行，家庭的成就，是一代一代人傳承接續而來的，一個家庭對社會、國家克盡了義務，有了成就，就該有其應享的權力；父母在世的時候、去世的時候、祭拜的時候，都應該有其相當的禮儀，以表彰禮的精神與原則。

孝的形式、禮儀，過與不及，都不合乎禮的精神與原則，如此則不會有中乎樂的和諧。

盡孝之禮，能夠做到人民都說他值得，就合乎禮、中乎樂了，這是𦎫眞的社會價值觀。

【注釋】

違

「違」的本字是「韋」。「韋」借爲「皮韋」，故轉注孳乳爲「違」字。

《說文解字》：「韋wéi相背也。从舛囗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

「韋」音讀作〔wéi ㄨㄟˊ〕。

「韋」从「舛」、「囗」聲，形聲字；

从「舛」，爲「兩腳不同方向」，引伸爲「乖離」之義；

从「囗」，表示「原由之處」之義；

會合「舛」、「囗」之義，得「乖離原由之處」之義。

合乎禮的精神與原則，是行爲的原由之處。

御

《說文解字》：「御yù使馬也。从彳从卸。」（誤釋字義）

「御」、「卸」爲方名緐文，其初文爲「」。凡爲「方名」，皆有从「行」、「止」、「彳」、「辵」爲緐文之例。

「」音讀作〔yù ㄩˋ〕。

「」甲骨文作「卸御-卜辭-1」、「卸御-卜辭-2」、「」，金文作「卸御-彝銘-1」、「」、「」，

隸定爲「」、「」、「御」，亦卽篆文之「卸」、「御」。

「」从「人」、「午」聲，表示「執杵以事舂稾」，而以「舂稾」爲本義。

由「舂稾」之本義，引伸爲「侍御」之名，及「治事」之義。

「樊遲御」之「御」，乃「馭」之假借。

「馭」之本字爲「𩤳」，「𩤳」乃从「馬」从「鞭」省，表示「以鞭使馬」之義。

《說文解字》：「鞭biān驅也。从革𠊳聲。」

「樊遲御」表示「樊遲使馬駕車」之義。

告

《說文解字》：「告ɡào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凡告之屬皆从告。」（誤釋字義）

「告」音讀作〔gào ㄍㄠˋ〕。

「告」从「口」、「牛」，會意字；

从「口」，表示「讀冊」之義；

从「牛」，表示「用牲祭祀」之義；

會合「口」、「牛」之義，爲「用牲祭祀、讀冊」，得「告祭」之義。

由「告祭」之義，引伸爲「告語」之義。

「告」承「告祭」之本義，而孳乳爲「祰」；（「祰」音讀作〔gào ㄍㄠˋ〕）

「告」承「告語」之引伸義，而孳乳爲「誥」。

事

《說文解字》：「事shì職也。从史，之省聲。」

「事」音讀作〔shì ㄕˋ〕。

「事」小篆作「」；

「事」从「史」、「之」省聲，形聲字；

从「史」，表示「經歷」之義；

从「之」，表示「正在發生」之義；

會合「史」、「之」之義，爲「正在發生的經歷」之義。

由「正在發生的經歷」之義，引伸爲「一直在處理」之義，再引伸爲「侍奉」之義。

「生，事之以禮。」的意思是：父母在世時，以禮來侍奉父母。

葬

《說文解字》：「葬zànɡ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葬」音讀作〔zàng ㄗㄤˋ〕。

「葬」小篆作「」；

「葬」从「死」、「茻」，「一」像「草席」之形，會意附加圖形；

从「死」，表示「死者」之義；

从「茻」，表示「草莽」之義；

从「一」，表示「草席」之義；

會合「死」、「茻」、「一」之義，爲「死者墊之以草席於草莽之中」，得「以禮安置死者」之義。

楷化的「葬」字，已經沒有「草席」的圖形「一」了。

祭

《說文解字》：「祭jì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祭」音讀作〔jì ㄐ〡ˋ〕。

「祭」从「示」从「又」、「肉」，會意字；

从「示」，表示「天神、人鬼、地祇之禮」之義；

从「又」，表示「以手」之義；

从「肉」，表示「持肉」之義；

會合「示」、「又」、「肉」之義，爲「以手持肉行天神、人鬼、地祇之禮」，得「祭祀」之義。

【參考】

《左傳‧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魯定公十二年(498B.C.)，孔子獲得定公支持，策畫「墮三都」。三都指的是三桓的都城，三桓勢力壯大，加高城牆高度，超過禮制的規格。起初三桓因各自內部家臣作亂，倒也支持此項計畫，是春秋時期唯一一次由國君與世卿大夫聯手合作，打擊僭越的事件。然而，各方都有盤算，魯君要重振權勢，叔孫氏和季氏想對付坐大的家臣，孔子則是想恢復禮樂之治。然而到了要揮軍孟懿子的郕邑（今山東寧陽）之時，孟懿子卻反悔、抗拒，使得「墮三都」最終功敗垂成。孔子轉而與弟子周遊列國，宣揚學說。

這一章的問答，我們不確定發生時間，但就內容而言，孔子針對孟懿子的不足，加以提點，因材施教。孔子告訴孟懿子不要違背，但卻沒有明說不要違背什麼，就孔子轉述給弟子樊遲的內容來看，孔子的意思是要他繼承父親所重視的「禮」。孔子藉著孟懿子問孝的機會，告訴他：人的行爲不要違背禮，孝當然也不要違背禮。就「墮三都」事件來看，孟懿子的確不想遵守禮制而抗命，或許他父親孟僖子和孔子早就看出孟懿子的不足。

02-06《論語‧爲政篇》第六章

【原文】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譯文】

孟武伯問孔子什麼是孝，孔子回答他：「凡是做父母的，都會憂慮自己孩子的疾病。」

【說明】

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子，孟懿子這個大夫世家的繼承人。

孔子爲什麼要用「父母唯其疾之憂」來回答孟武伯的問孝呢？

因爲孟武伯是孟懿子的繼承人，而繼承人的身體健康對於家族的延續非常重要，所以孔子希望作爲家族繼承人的孟武伯，體恤父母的心意，不要讓父母擔心他的健康，告訴他「父母唯其疾之憂」。

〈學而篇〉第九章「愼終」的思想，告訴我們每一代人都要生存下去，而且要生活得好，家族得以延續下去，這是中華民族能夠綿延至今，非常重要的關鍵思想。

「唯其疾之憂」的「疾」字，除了「生病」的意思之外，還可以引伸出「行爲上的毛病」、「思想上的無知」的意思。

行爲上的毛病，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甚至有害於家業的繼承；

思想上的無知，不知道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什麼樣的危險，對事情經常做出無知的決斷，那麼離斷送家業，也就不遠了。

孫叔敖過世前，告誡自己的兒子，當楚王要封賞采邑給他的時候，要求封賞一塊不毛之地，因爲孫叔敖有功業於楚國，而繼承他的兒子，沒有功業，只是得到孫叔敖的餘蔭，如果封賞一塊肥沃之地，將來必定受到他人的覬覦，無功業地位的兒子，根本無法保護自己，還會斷送家族的生路。

如果，孫叔敖的兒子違背父親的智慧，自以爲是，無知地得到一塊肥沃的封地，孫叔敖的子孫將無寧日，甚至斷送生路。

「無違」、「唯其疾之憂」深有「孝」的含義。

體會「父母唯其疾之憂」的意義，好好克盡一代人的責任，身體健康、行爲端正、思想通透，做好承先啟後、延續家族命脈的繼承者。

【注釋】

疾

《說文解字》：「疾jí病也。从疒矢聲。」

「疾」音讀作〔jí ㄐ〡ˊ〕。

「疾」从「疒」、「矢」聲，形聲字；

从「疒」，表示「人因病躺在床上」之義；

从「矢」，表示「快速得來的」之義；

會合「疒」、「矢」之義，爲「人因快速得來的病而躺在床上」，得「急病」之義。

「快速得來的病」，多無期無迹，故「父母唯其疾之憂」。

憂

《說文解字》：「憂yōu和之行也。从夊𢚧聲。《詩》曰：布政憂憂。」

「憂」音讀作〔yōu 〡ㄡ〕。

「憂」从「夊」、「𢚧」聲，形聲字；

从「夊」，表示「牽絆於」之義；

从「𢚧」，表示「對於問題的思慮」之義；

會合「夊」、「𢚧」之義，爲「牽絆於問題的思慮」之義。

〈爲政篇〉第五章提到，孝的形式、禮儀，過與不及，都不合乎禮的原則。

而孫叔敖生前拒絕楚王的分封，這樣不是不合乎禮的原則嗎？在他死前告誡兒子楚王必定會封賞，以示孫叔敖的功業，只能要求分封不毛之地，這是爲什麼？

如果孫叔敖生前不拒絕楚王分封，一定會封賞給肥沃的土地，不然不合乎禮（權力與義務的相當），所以他拒絕封賞，楚王也敬重孫叔敖的決定；而孫叔敖的兒子，沒有功業，拒絕不了楚王的封賞，所以只能接受封賞，但是孫叔敖告誡兒子，必須選擇不毛之地的采邑，以避殺身之禍。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強調禮的原則：權力與義務的動態平衡。

這是孔子給孟懿子的教誨。

「唯其疾之憂」強調禮的精神：在權力與義務的動態平衡之上，一直有「和爲貴」的精神。

這是孔子給孟武伯的教誨。

禮的精神與原則的精義，我們可以從孫叔敖對待空間、時間、時機的智慧中，得到啟發。

孫叔敖之德，餘蔭子孫。「愼終」之義，盡在其中矣。

02-07《論語‧爲政篇》第七章

【原文】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譯文】

子游問什麼是孝。孔子說：「今天世人所謂的孝，只是給父母飯吃。但是養狗、養馬，也會給它們飯吃。如果不尊敬父母，那麼跟養狗、養馬有什麼區別呢？」

【說明】

希望兒女孝順自己，先孝順自己的父母。

哪個做父母的，希望看到兒女只給他飯吃，而不尊敬、關心自己呢？

如果不希望看到這副景象，除了奉養父母長輩之外，還應該尊敬他們、關心他們。

兒女都在看父母怎麼做，有樣學樣。

「敬」是「盡心盡力做到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的意思。

對父母應該終身抱有感恩之心，只要念及這份感恩之心，對父母的行爲，自然會心懷善美之意。

前面兩章提到的「無違」、「父母唯其疾之憂」，一旦我們想到這些，自然會謹言愼行，不做招致家族羞辱的事情，不讓父母擔心自己的健康。

對父母有眞心的敬意，自然會竭盡心力做到尊敬父母、關照他們。

「敬」是精神層面的「孝」，「養」是物質層面的「孝」，「敬」是德性，「養」是能力；

「敬」的德性是「孝」的根本，「養」的能力是「孝」的存在。

我們不能做一個有孝心，而沒有能力養父母的人；更不應該做一個只養父母，而沒有孝心的人。

沒有孝心，也不養父母的人，還能稱爲人嗎？

【注釋】

養

《說文解字》：「養yǎnɡ供養也。从食羊聲。」

「養」音讀作〔yǎng 〡ㄤˇ〕。

「養」从「食」、「羊」聲，形聲字；

从「食」，表示「供給食物」之義；

从「羊」，表示「甘美的食物」之義；

會合「食」、「羊」之義，爲「供給甘美的食物」之義。

敬

《說文解字》：「敬jìnɡ肅也。从攴、茍。」

「敬」音讀作〔jìng ㄐ〡ㄥˋ〕。

「敬」从「攴」、「茍」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盡心盡力做到」之義；

从「茍」，表示「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會合「攴」、「茍」之義，爲「盡心盡力做到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02-08《論語‧爲政篇》第八章

【原文】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譯文】

子夏問什麼是孝。孔子說:「臉上表現出合乎節度、法度的气色來事奉長輩，是很難的。有事情了，晚輩就爲服務長輩而盡力；有酒食了，就供奉給長輩食用；難道這樣就算是孝了嗎？」

【說明】

上一章講到對父母的孝，不能只是在物質層面奉養他們，同時還要眞心地尊敬他們。

這一章和上一章都講到，只在物質層面的供養，不足以爲孝，還必須有心理、精神層面的關照。

講到心理、精神層面的關照，要做到合乎節度、法度的氣色去對待長輩，是很難的。爲什麼難呢？

做不到眞，就不能敏於事；做不到𦎫，就不能敦而成；不能敏於事、敦而成，困於不可，欲成而不可爲，故色難。

如何解決色難的問題？

𦎫使人服膺天理，眞使人通透天理，順應自然的節度、遵守智慧的法度，而表現出合乎節度、法度的气色、臉色。

自然的節度，有和諧之樂；智慧的法度，能通行之禮；和諧通行於天理，何有色難？

【注釋】

色

《說文解字》：「色sè顔气也。从人卪。凡色之屬皆从色。」

「色」音讀作〔sè ㄙㄜˋ〕。

「色」石刻篆文作「色-石刻篆文-1.png」，小篆作「色-小篆-1」；

「色」从「人」、「卪」，會意字；

从「人」，表示「人臉上所表現的心气」之義；

从「卪」，表示「合於節度、法度」之義；

會合「人」、「卪」之義，爲「人臉上表現出是否合乎節度、法度的心气」，得「顔气」之義。

「顔气」接近於現在的常用詞「气色」、「臉色」的意思。

一個人的顏气，顯示這個人內在的德性修養，德性修養好的人，無論在心理層面，還是生理層面，都容易往好的方向發展，所以顏气就容易好。

上一章講如果對父母「不敬」，那與飼養犬馬有什麼區別？

本章進一步指出對父母「不敬」的子女，就算給父母飯吃，那個「臉色」會好看嗎？

不要忘了，子女都在看父母怎麼做，有樣學樣。

難

「難」與「𪅀」、「𪄿」乃同義異體字。

《說文解字》：「𪅀nán𪄿鳥也。从鳥堇聲。難，𪄿或从隹。」

「𪅀」音讀作〔nán ㄋㄢˊ〕。

「𪅀」从「鳥」、「堇」聲，形聲字；

从「鳥」，表示「鳥類」之義；

从「堇」，「堇」爲聲符，只做讀音之用，不表義；

會合「鳥」、「堇」之義，爲「音讀爲堇之鳥類」，得「𪄿鳥」之義。

「難」假借爲「難易」之「難」。

「色難」的意思是：臉上表現出合乎節度、法度的气色是很難的。

服

《說文解字》：「服fú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誤釋字義）

「服」音讀作〔fú ㄈㄨˊ〕。

「服」从「舟」、「𠬝」聲，形聲字；（「𠬝」音讀作〔fú ㄈㄨˊ〕）

从「舟」，指「承臺」，表示「事奉他人」之義；

从「𠬝」，表示「持事合於節度」之義；

會合「舟」、「𠬝」之義，得「合於節度地事奉他人」之義。

講「勞」字之前，先講「熒」字。

熒

《說文解字》：「熒yínɡ屋下鐙燭之光。从焱、冂。」

「熒」音讀作〔yíng 〡ㄥˊ〕。

「熒」从「焱」、「冂」，會意字；

（「焱」音讀作〔yàn 〡ㄢˋ〕、「冂」音讀作〔jiǒng ㄐㄩㄥˇ〕）

从「焱」，表示「燈燭之火光」之義；

从「冂」，表示「屋子的邊陲地帶」之義；

會合「焱」、「冂」之義，爲「燈燭之光照亮到屋子的邊陲地帶」，得「燈燭之光照亮整個屋子」之義。

勞

《說文解字》：「勞láo勮也。从力，熒省。熒，火燒冂，用力者勞。」

「勞」音讀作〔láo ㄌㄠˊ〕。

「勞」从「力」、「熒」省，會意字；

从「力」，表示「力量」之義；

从「熒」，本義爲「燈燭之光照亮整個屋子」，引伸爲「消耗燃料」之義，再引伸爲「消耗」之義；

會合「力」、「熒」之義，爲「消耗力量」之義。

「勞」有「爲某件事而消耗力量」的意思。

「有事，弟子服其勞。」的意思是：有事情了，晚輩就爲服務長輩而盡力。

酉

《說文解字》：「酉yǒu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凡酉之屬皆从酉。」

「酉」音讀作〔yǒu 〡ㄡˇ〕。

「酉」甲骨作「酉-卜辭-1」、「酉-卜辭-2」，金文作「酉-彝銘-1」、「酉-彝銘-2」，

皆像「酒器」之形，獨體象形文；

「酉」當以「酒尊」爲本義。

酒

《說文解字》：「酒jiǔ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从水从酉，酉亦聲。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 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䟽儀狄。杜康作秫酒。」

「酒」音讀作〔jiǔ ㄐ〡ㄡˇ〕。

「酒」从「水」、「酉」聲，形聲字；

从「水」，表示「發酵液體」之義；

从「酉」，表示「盛於尊裡」之義；

會合「水」、「酉」之義，爲「盛於尊裡的發酵液體」之義。

食

《說文解字》：「食shí亼米也。从皀亼聲。或說亼皀也。凡食之屬皆从食。」

「食」音讀作〔shí ㄕˊ〕。

「食」甲骨文作「食-卜辭-1」、「食-卜辭-2」、「食-卜辭-3」、「食-卜辭-4」，金文作「食-彝銘-1」、「食-彝銘-2」；

「食」从「亼」、「皀」，會意字；（「亼」音讀作〔jí ㄐ〡ˊ〕）

从「亼」，「亼」乃「集」之假借，表示「聚集」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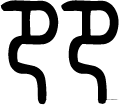
从「皀」，「皀」是「簋」的初文，表示「盛食物之器皿」；

會合「集」、「皀」之義，爲「聚集盛食物之器皿」，表示「進食」之義。

解釋「饌」字之前，先解釋「𠨎」、「巽」二字。

𠨎

「𠨎」音讀作〔zhuàn ㄓㄨㄢˋ〕。

「𠨎」小篆作「」；

「𠨎」从二「卩」，同文會意字；

从二「卩」，表示「人相互以禮節之」之義。

巽

《說文解字》：「巽xùn具也。从丌𠨎聲。」

「巽」音讀作〔xùn ㄒㄩㄣˋ〕。

「巽」小篆作「」；

「巽」从「丌」、「𠨎」聲，形聲字；

从「丌」，表示「設丌」之義；

从「𠨎」，「𠨎」乃「算」之假借，表示「食器」之義；（「算」字見《文字析義》）

會合「丌」、「算」之義，爲「設丌奉食」之義。

饌

《說文解字》：「籑zhuàn具食也。从食算聲。饌，䉵或从巽。」

「饌」音讀作〔zhuàn ㄓㄨㄢˋ〕。

「饌」从「食」、「巽」聲，形聲字；

「饌」乃「巽」之轉注字，字義相同。

「有酒食，先生饌。」的意思是：有酒食了，就供奉給長輩食用。

曾

《說文解字》：「曾zēnɡ詞之舒也。从八从曰，𡆧聲。」

「曾」音讀作〔zēng ㄗㄥ〕。

「曾」小篆作「」；

「曾」从「八」从「曰」、「𡆧」聲，形聲字；

从「八」，表示「氣出」之義；

从「曰」，表示「人言」之義；

从「𡆧」，本義爲「煙囪」，引伸爲「高揚」之義；

會合「八」、「曰」、「𡆧」之義，爲「人言氣出高揚」，得「言詞舒揚」之義。

「曾是以爲孝乎？」之「曾」，表示：就這樣了嗎？難道沒有更高境界了嗎？「難道這樣就算是了嗎？」的意思。

「曾是以爲孝乎？」的意思是：難道這樣就算是孝了嗎？

【參考】

《文字析義》P0873筭算：

案「算」之從「竹」，猶「𥳓」、「筥」、「笥」、「簞」之從「竹」，

「算」之從「具」，其義如「㮂」，以示「擧食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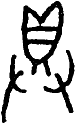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㮂jú舉食者。从木具聲。」

然則「算」從「竹」、「具」，乃以「食器」爲本義。

「巺」、「𩕧」皆「䉵」之異體，所從「𠨎」、「𩔊」二聲，乃「算」之假借。

說文載「䉵」之或體做「饌」，則爲後起重形之字。

《文字析義》P1109具：

案「具」於宗周鐘作「」，（三代一卷65叶）尗具鼎作「」，（三代三卷15叶）

與篆文同體，從「廾」、「貝」會意。而以「供設僃物」爲本義，引伸爲凡「具僃」之名。

※從「廾」，表示「供設」之義；從「貝」，表示「僃物」之義。

02-09《論語‧爲政篇》第九章

【原文】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譯文】

孔子說：「我與顏回從早到晚地談論學問，我對他所言，他都沒有提出不一樣的想法，好像是位愚昧之人。可是回頭一想，還是放下認爲顏回愚昧的念頭，去審察他私下的行爲，才知道他已經掌握我們討論的學問，而且綽綽有餘地在實踐了，從這點看來，顏回不是一位愚昧的學生啊！」

【說明】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思想家、教育家，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有什麼事情，需要談論一整天呢？

如果只是一般的事情，以他們兩位的智商與情商，應該不需要談論多久。之所以會談論一整天，一定是國家、民族的大事。春秋時期，諸侯稱霸，世家擅權，戰爭迭起，已經是禮壞樂崩的時代，想要做一個正常人都不容易，更何況要做一位有才有德的君子。

面對當時衰敝的周朝王室，交相爭利的國際關係，上行下效，人心趨於忘本無情，善良的百姓無所依歸，孔子和顏回談論天下大事，他們想做什麼，能做什麼呢？推行「仁道」思想，從根本來救贖人性，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他們想做的、也能做的。

想要做、也能做，就從自己做起，只有自己實踐「仁道」，影響及於他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朋友多了，影響力自然而然就大了。孔子的三千弟子，就是這樣來到孔子的身邊，爲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民族智慧。

《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孔子留下的思想，讓我們對於什麼是人生的智慧，有了檢驗的根據，而不會疑惑而無所適從。

顏回對孔子的「仁道」思想，融會貫通，所以「不違如愚」；能夠融會貫通，掌握要領，目標明確，身體力行，所以「亦足以發」。

天下大事，就從自己行「仁道」做起，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處理好開始。

要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處理好，先做孝子，如何把孝做好呢？

〈爲政篇〉第五章到第八章，都在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孝子。

〈爲政篇〉第五章講「無違」於「禮」，這是行孝的基本。

〈爲政篇〉第六章講「父母唯其疾之憂」，是眞誠地「知人」。

〈爲政篇〉第七章講「敬養」，是𦎫厚地「盡己」。

〈爲政篇〉第八章講「色難」，隨時隨地能夠有「合乎節度、法度的氣色」，是非常難得的。

〈爲政篇〉第九章講「不違，亦足以發」，師徒二人以禮相待，彼此眞誠相知、𦎫厚盡己，顏回以合乎節度、法度的氣色，實踐孔子的教誨。

【注釋】

言

《說文解字》：「言yán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䇂聲。凡言之屬皆从言。」

「言」音讀作〔yán 〡ㄢˊ〕。

「言」甲骨文作「言-甲骨文編-甲499-1.png」，金文作「言-金文編-伯矩鼎-1.png」，小篆作「言-小篆-1.png」；

「言」从「口」、「䇂」聲，形聲字；

从「口」，表示「說話」之義；

从「䇂」，表示「刻錄下來」之義；

會合「口」、「䇂」之義，得「人所說而被記錄下來的話」之義。

終

《說文解字》：「終zhōnɡ絿絲也。从糸冬聲。」

「終」音讀作〔zhōng ㄓㄨㄥ〕。

「終」从「糸」、「冬」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絲線」之義；

从「冬」，「冬」乃「𠂂」之假借，「𠂂」音讀作〔zhōng ㄓㄨㄥ〕，「𠂂」甲骨文作「」、「」，皆像「於繩索兩端打結」之形，獨體象形文；

會合「糸」、「𠂂」之義，爲「一條絲線的頭接著上一條絲線的尾，如此在頭尾打結，絲線一條接著一條」，得「䌖絲」之義。

「終日」之「終」，乃「」之假借，表示「從頭至尾」之義。

「終日」，表示「一天從頭到尾」的意思。

愚

《說文解字》：「愚yú戇也。从心从禺。禺，母猴屬，獸之愚者。」

「愚」音讀作〔yú ㄩˊ〕。

「愚」从「心」、「禺」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智」之義；

从「禺」，表示「沐猴」之義；

會合「心」、「禺」之義，爲「如沐猴的心智」，得「愚昧」之義。

退

「退」音讀作〔tuì ㄊㄨㄟˋ〕。

「退」从「辵」、「𥃩」聲，形聲字；（「𥃩」一般寫作「艮」，音讀作〔gèn ㄍㄣˋ〕。）

从「辵」，表示「離開」之義；

从「𥃩」，表示「目相比」之義；

會合「辵」、「𥃩」之義，爲「目相比而離開」，得「卻離」之義。

由「卻離」之義，引伸爲「離開」之義，再引伸爲「捨去」、「放下」之義。

私

《說文解字》：「私sī禾也。从禾厶聲。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

「私」音讀作〔sī ㄙ〕。「私」的本義是「禾名」，禾的名稱。

「公私」的「私」，是個假借用字，本字爲「厶」。（本有其字之用字假借）

「厶」音讀作〔sī ㄙ〕。

「厶」小篆作「」，像「自營」之形，指事文；

「厶」的本義爲「自營」之義。「自營」乃「經營一己之私」之義。

由「自營」之義，引伸爲「獨自」、「一己」之義；

由「獨自」、「一己」之義，引伸爲「私下行爲」之義。

「退而省其私」的意思是：孔子回頭一想，還是放下認爲顏回愚昧的念頭，去觀察、發現顏回的私下的行爲是怎麼回事。

亦

《說文解字》：「亦yì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凡亦之屬皆从亦。」

「亦」音讀作〔yì 〡ˋ〕。

「亦」小篆作「」；

从「大」，指「兩腋」之符號，合體指事文；

「亦」的本義是「兩腋」。

「亦足以發」之「亦」，是個假借用字，假借爲「也」、「又」的意思。

發

《說文解字》：「發fā䠶發也。从弓癹聲。」

「發」音讀作〔fā ㄈㄚ〕。

「發」小篆作「發-小篆-1.png」；

「發」从「弓」、「癹」聲，形聲字；（「癹」音讀作〔bá ㄅㄚˊ〕，意思是：用腳把草蹋平。）

从「弓」，表示「弓箭」之義；

从「癹」，「癹」是「抉」的假借，「抉」表示「扣動射決」之義；

會合「弓」、「抉」之義，爲「扣動射決，射出弓箭」之義。

【參考】

※抉者，有所入以出之也。

「亦足以發」的意思是：顏回能夠掌握、通透孔子的教誨，而且綽綽有餘地去實踐。

把孔子的教誨比擬作箭靶，而顏回有足夠的能力與智慧，拉夠弓、射出箭，射中這個箭靶，表示顏回已經對孔子的教誨，融會貫通，掌握要領，目標明確，而且身體力行了。

02-10《論語‧爲政篇》第十章

【原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譯文】

孔子說：「檢驗一個人做事，首先看他做事的根據是什麼，再來觀察他的路數是什麼，最後要審察他做事的最終目的到底是什麼。如此全面仔細地檢驗這個人，那他還能隱藏什麼呢？還能隱藏什麼呢？」

【說明】

上一章講顏回「亦足以發」，這一章講檢驗如何「發」。

舉弓發矢，首先要有拉弓、瞄準的能力，再看選擇箭飛行的線路，最後看他射出的箭落在哪裡。

沒有拉弓、瞄準的能力作爲射箭的根據，根本就不能執行射箭這件事。

射箭地點與目標之間，有障礙、或是不能射中之物，等等因素時，箭飛行路線的選擇，就看射箭者的智慧了。

最後箭落在哪裡、射中什麼，除了看射箭者的居心何在，也看他的境界了。

顏回行事，作爲根據有能力，選擇路徑有智慧，達成目的有境界，有能力、有智慧、有境界，所以孔子稱讚他「亦足以發」。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就是在看一個人做事，有沒有能力作爲根據，有沒有智慧選擇路數，達成目的是什麼境界。

仔細審察一個人做事的根據、路數與境界，這個人還能隱藏什麼呢？

【注釋】

視

《說文解字》：「視shì瞻也。从見示聲。」

「視」音讀作〔shì ㄕˋ〕。

「視」从「見」、「示」聲，形聲字；

从「見」，表示「審察」之義；

从「示」，本義爲「計算示人」，引伸爲「計算所擁有的資源」之義；

會合「見」、「示」之義，爲「審察所擁有的資源」之義。

示，籌策示人。視，从見示聲。見人所示，祘其所據。《易‧履卦》：視履考祥。

以

《說文解字》：「㠯yǐ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巳，意巳實也。象形。」（誤釋字義）

「㠯」音讀作〔yǐ 〡ˇ〕

許愼解釋「㠯」爲「用」，然而「用」之義乃「㠯」的假借義，非本義。

剛初生的胎兒，其形狀就像「卜辭3」，甲骨文「卜辭3」，就是「初生嬰兒」的樣子，在六書屬於獨體象形文；

「卜辭3」的字形是把「卜辭1」（「巳」的甲骨文）上下顛倒過來，本義爲「初生的嬰兒」。

「卜辭3」楷書寫成「㠯」，但是「」（㠯）與「」（厶）在字形上太相近，容易混淆，所以就加上了「人」字邊，成了我們現在寫的「以」字。

「以」假借爲「用」之義，也就是「用什麼」、「根據什麼」的意思。

「視其所以」的意思是：審察他所根據的資源是什麼。

觀

《說文解字》：「觀ɡuān諦視也。从見雚聲。」

「觀」音讀作〔guān ㄍㄨㄢ〕。

「觀」从「見」、「雚」聲，形聲字；

从「見」，表示「所見」之義；

从「雚」，「雚」乃「監」之借，「監」爲「臨下而視」之義；

會合「見」、「監」之義，爲「臨下而視之所見」之義，引伸爲「通明之見」之義。

由

「由」音讀作〔zhòu ㄓㄡˋ〕。

「由」甲骨文作「」、「」；

并像「兜鍪」之形，獨體象形文；（兜，音讀作〔dōu ㄉㄡ〕；鍪，音讀作〔móu ㄇㄡˊ〕。）

「由」之本義爲「兜鍪」，也就是「頭盔」之義。

「由」假借爲「由從」之義，故轉注爲「冑」。

「兜鍪」之「冑」，音讀作〔zhòu ㄓㄡˋ〕；

「由從」之「由」，音讀作〔yóu 〡ㄡˊ〕。

由「由從」之義，引伸爲「經過的路徑」之義。

「觀其所由」意思是：臨視其所經過的路徑是什麼。

察

《說文解字》：「察chá覆也。从宀、祭。」

「察」音讀作〔chá ㄔㄚˊ〕。

「察」从「宀」、「祭」聲，形聲字；

从「宀」，表示「覆蓋」之義，引伸爲「覈實」之義，

「覈實」是「使得事實呈現」的意思；

从「祭」，表示「祭祀過程的所有事物」之義；

會合「宀」、「祭」之義，爲「使祭祀過程的所有事物得到事實的呈現」，得「鉅細靡遺地覈實」之義。

安

《說文解字》：「安ān靜也。从女在宀下。」

「安」音讀作〔ān ㄢ〕。

「安」从「宀」从「女」，會意字；

从「宀」，表示「在一個空間裡」之義；

从「女」，表示「使事物收斂下降」之義；

會合「宀」、「女」之義，爲「使事物收斂下降在一個空間裡」之義。

由「使事物收斂下降在一個空間裡」之義，引伸爲「靜止」之義。

可以想像被攪動的渾水，渾濁之物是不會收斂下降而沉澱靜止的；如果將渾濁的水放在容器裡，沉澱靜止，就會看到沉降在底部的渾濁之物了。

由「靜止」之義，引伸爲「最終之目的」之義。

「察其所安」的意思是：鉅細靡遺地覈實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廋

「廋」音讀作〔sōu ㄙㄡ〕。

「廋」从「广」、「叟」聲，形聲字；

从「广」，表示「屋室」之義；

从「叟」，「叟」是「搜」的假借，「搜」表示「搜索」之義；

會合「广」、「搜」之義，爲「須要搜索之屋室」，表示「藏匿」之義。

【參考】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第五～九章，根據是什麼？路數是什麼？目的是什麼？

〈爲政篇〉第五章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根據禮，路數是生死以禮，目的是無違天理。

〈爲政篇〉第六章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根據知他，路數是不違，目的是心安。

〈爲政篇〉第七章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根據敬，路數是養，目的是孝。

〈爲政篇〉第八章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根據節度、法度，路數是孝弟，目的是整體和諧。

〈爲政篇〉第九章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根據整體和諧，路數是不違（眞），目的是足以發（𦎫）。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均無貧→𦎫

和無寡→眞

安無傾→整體和諧

02-11《論語‧爲政篇》第十一章

【原文】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譯文】

孔子說：「溫習過去的經驗與智慧，根據過去的經驗與智慧，創造新的價值，這樣的人一定可以爲師了。」

【說明】

上一章「察其所安」的「所安」，也就是最終目的、價值觀之所在，它會影響一個人做事的「所以」（根據）、「所由」（路數）。

如果可以根據已有的經驗與智慧，精進、提升而有面對未來的智慧，創造屬於這個時代的價值，這是站在歷史巨人的肩膀上，創造屬於自己的境界，這種擁有自己價值的境界，可以爲後來者的智慧典範，可以爲後人之師。

能夠提升既有的經驗與智慧價值的人，不是墨守成規，而是創造價值的傳人，這種人是民族進步的導師，所以孔子說：「可以爲師矣！」

韓愈所說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傳道，以境界言之；

授業，以智慧言之；

解惑，以知識言之。

要做到行爲舉止合乎天道，就不要自以爲是，應該站在歷史的肩膀上，展望未來；實踐已有的經驗與智慧，做一定做得到的事，爲人民服務；過去的經驗與智慧，經由實踐的精進與提升，創造屬於每一個時代的境界，而能夠面對變化無窮的未來，創造未來大家都可以走得通的道路，這是「可以爲師矣」的道理。

【注釋】

溫

《說文解字》：「溫wēn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从水𥁕聲。」

本義爲水名。今作另一解：

「溫」音讀作〔wēn ㄨㄣ〕。

「溫」从「水」、「𥁕」聲，形聲字；

从「水」，表示「水的狀態」之義；

从「𥁕」，本義爲「心中暖和」之義，引伸爲「暖和」之義；

會合「水」、「𥁕」之義，爲「水暖和的狀態」之義。

由「水暖和的狀態」之義，引伸爲「保持溫度」之義，再引伸爲「再復」之義。

故

《說文解字》：「故ɡù使爲之也。从攴古聲。」

「故」音讀作〔gù ㄍㄨˋ〕。

「故」从「攴」、「古」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使之」之義；

从「古」，表示「成爲事實」之義；

會合「攴」、「古」之義，爲「使之成爲事實」之義。

由「使之成爲事實」之義，引伸爲「已經成爲事實」、「已有」之義；

由「已經成爲事實」之義，引伸爲「過去」之義。

新

《說文解字》：「新xīn取木也。从斤𣓀聲。」

「新」音讀作〔xīn ㄒ〡ㄣ〕。

「新」从「斤」、「𣓀」聲，形聲字；

从「斤」，表示「伐取木材」之義；

从「𣓀」，表示「小刀刻木」之義；

會合「斤」、「𣓀」之義，爲「小刀在所伐取木材上雕刻」，得「使樸木有更新的價值」之義。

「溫故而知新」的意思是：溫習過去已有的經驗與智慧，而探知它們有更新的價值。

師

《說文解字》：「師shī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眾意也。」

「師」音讀作〔shī ㄕ〕。

「師」从「帀」、「𠂤」聲，形聲字；（「𠂤」音讀作〔duī ㄉㄨㄟ〕）

从「帀」，本義爲「反復纏繞」，引伸爲「一層又一層」之義；

从「𠂤」，表示「環衛」之義；

會合「帀」、「𠂤」之義，爲「一層又一層的環衛」，得「眾人環衛」之義。

「𠂤」爲「師」之古文。

由「眾人環衛」之義，引伸爲「護佐」之義；

再由「護佐」之義，引伸爲「輔佐之師」之義。

所以老師是輔佐學生的角色，要有創新的境界，輔佐學生在未來有能力找到走得通的道路。

02-12《論語‧爲政篇》第十二章

【原文】

子曰：「君子不器。」

【譯文】

孔子說：「君子不會被器物所局限。」

【說明】

君子不會被器物所局限。

器與所盛之物是形而下的層次，是已然成形的，已有固定邊界的。

已有的知識、技能與自己的智慧，都是已然成形的，是有邊界的；君子局限在有限的邊界裡，不足以面對世事無限的變化。

從知識、技能的層次，經過實踐，轉變到智慧的層次；再由智慧的層次，經由悟道，創造屬於自己的境界。

所謂的「器」，除了「器物」的意思之外，還可以引伸爲「特定功能」、「特定才能」的意思；所以，君子不應該被「器物」所綁架，也不應該去彰顯、強調、玩弄自己的「特定才能」，否則，上行下效，大家將以這種「特定才能」爲賢能，勢將不利於人才的均衡發展，對國家的前途發展有害。這是發展人才的問題。

還有風氣的問題，領導人有所好，則有在下者投其所好，投其所好者眾，又將爭相攀比，上下皆爲物所役，何來的境界？

君子不以物役。

【注釋】

器

《說文解字》：「器qì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

「器」音讀作〔qì ㄑ〡ˋ〕。

「器」小篆作「」；

「器」从「犬」，「」像「眾多有口盛物之器皿」之形，合體象形文；

表示「盛物之器」之義。

「盛物之器」，犬之所以守之，表示爲有用的器皿；而其有用，在於盛物，所盛的是物質，而非精神、德行，所以孔子說：「君子不器。」

【參考】

〈里仁篇〉第十六章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在實踐整體價值中，明白自己的價值；小人在實踐安居樂業中，明白整體價值所帶來的利益。君子在乎整體的價值，整體的價值在於是否行天理。

天理在天地之間和諧地運行，天地是一個整體，能夠讓整體和諧地運行，就是天理；人的行爲舉止要合乎天理，就應該讓整體和諧地運行，這是整體的價值，能夠在實踐這個整體價值的過程之中，明白自己的價值。明白自己價值的人，會爲物所役嗎？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故而知新的人，是形而上境界中人，不會被形而下的器物給綁架。

本章作爲上一章的補充。

《道德經‧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官長，即君子；君子不器，是君子樸散爲器，擁有專業的知識技能，但不以此爲限，精進而爲這些專業技能者之師。

02-13《論語‧爲政篇》第十三章

【原文】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譯文】

子貢請教孔子如何做一位君子。孔子回答說：「他要先能夠實踐承諾，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人民才會尊重他、跟隨他。」

【說明】

「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不能承擔重任，解決重大的問題，威信是不會建立起來的，人民是不會信任他，跟隨他的。

要能夠建立威信，得到人民的信任與尊重，就必須在領導施政團隊，執行國家大事，建立天下制度的時候，「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才能夠完成爲政的目的，改善人民的生活，得到人民的信任，人民才會敬重領導人，跟隨領導人。

君子先要證明自己有能力領導人民，人民才會跟從他。

反過來說，要選擇領導人，先要看他有沒有實踐過的政績，只有見證過的政績來證明其領導力的人，人民才會跟從這種領導人。

領導人不能空喊理想，高調的理想很容易吸引無知的百姓，但是一旦拿到權力之後，達不到高調的理想，這種領導人，人民還是會背棄他的。

【注釋】

先

《說文解字》：「先xiān前進也。从儿之。凡先之屬皆从先。」（誤釋字形）

「先」音讀作〔xiān ㄒ〡ㄢ〕。

「先」甲骨文作「先-甲骨文編-甲818-1.png」、「先-甲骨文編-甲1992-1.png」，金文作「先-金文編-揚簋-1.png」、「先-金文編-𤼈簋-1.png」；

「先」从「人」、「止」，會意字；

从「人」，表示「人主動」之義；

从「止」，表示「行止在前」之義；

會合「人」、「止」之義，得「人主動行止在前」之義。

「人主動行止在前」，留下之足跡爲後人跟隨，故引伸爲「先行」之義。

「卓」、「前」，有「自然」之義；「先」，有「主動」之義。

「卓」：日升自然使早隨之人自然高明；

「前」：流舟自然使舟上之人如行步；

「先」：人主動前進而跟隨者在其後。

行

《說文解字》：「行xínɡ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凡行之屬皆从行。」（誤釋字形字義）

「行」音讀作〔xíng ㄒ〡ㄥˊ〕。

「行」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皆像「道路」之形，在六書屬於獨體象形文；

「行」的本義是「道路」。

由「道路」之義，引伸爲「行走」之義，再引伸爲「行爲舉止」、「實踐」之義。

後

《說文解字》：「後hòu遲也。从彳、幺、夊者，後也。」

「後」音讀作〔hòu ㄏㄡˋ〕。

「後」小篆作「」；

「後」从「彳」、「幺」、「夊」，會意字；（「夊」音讀作〔suī ㄙㄨㄟ〕）

从「彳」，表示「行路之時」之義；

从「幺」，本義爲「剛剛出生的嬰兒」，引伸爲「晚輩」之義；

从「夊」，表示「行遲於長輩之後」之義；

會合「彳」、「幺」、「夊」之義，爲「行路之時晚輩行遲於長輩之後」，得「行遲於長輩之後」之義。

由「行遲於長輩之後」之義，引伸爲「在某事物之後」之義。

「而後從之」的「後」字，表示「在某事物之後」之義。

【參考】

《說文解字》：「夂zhǐ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凡夂之屬皆从夂。讀若黹。」

《文字析義》P0817夂：

從後至也，象人㒳脛，後有致之者，讀若黹。

案「夂」乃「止」之到文，於文爲「變體象形」，而以「返行」爲本義。

猶「帀」從「反㞢」，而以「𠣘帀」爲本義。

以「夂」爲「返行」，故孳乳爲從「囗」之「各」，以示「返行至邑」。（說見各下）

亦孳乳爲「复」，以示「返行故道」。（說見复下）

說文釋爲「象人㒳脛，後有致之者」，則以「夂」與「行遟」之「夊」，并爲指事。

葢以「夂」形近「夊」，故牽合爲說。

其云「從後至」者，亦爲誤解構形之臆說也。

02-14《論語‧爲政篇》第十四章

【原文】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譯文】

孔子說：「君子的行爲是爲了全體的發展，而不會結黨營私；小人的行爲是爲了結黨營私，而不會爲了全體的利益。」

【說明】

天地是一個整體，整體和諧地運行。

還記得嗎？〈學而篇〉第十二章，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講到全體、持續地和諧發展，必需根據禮的節度與法度。

君子所考慮的、規劃的，是全體人民的生活與國家整體的發展，執行過程合乎權力與義務的動態平衡的原則，遵守「禮之用，和爲貴」的精神，這是「周而不比」。

小人所考慮的、規劃的，是自己的利益與利益團體的相合，執行的過程根本不會在乎禮的精神與原則，這是「比而不周」。

價值觀使然。

〈里仁篇〉第十六章，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之所以「周而不比」，是因爲「君子喻於義」，君子的價值觀是爲了整體的發展；

小人之所以「比而不周」，是因爲「小人喻於利」，小人的價值觀是爲了自己的利益。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講的是行爲表現；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講的是價值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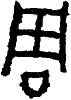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從一個人的行爲表現，可以「察其所安」，是安於義呢？還是安於利呢？

【注釋】

周

《說文解字》：「周zhōu密也。从用、口。」（誤釋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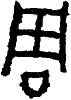
「周」音讀作〔zhōu ㄓㄡ〕。

「周」甲骨文作「」、「周-卜辭-2」，金文作「」或「」、「」；

文作「」、「」，像「田中密樹嘉榖」之形，乃从「田」之合體象形文；

「周」之本義爲「田中密樹嘉榖」。

「周」爲「稠」之初文。

金文作「」，乃从「囗」、「」聲，而爲方國之本字；其作「」者，爲省體。

由「田中密樹嘉榖」之義，引伸爲「稠密」之義，再引伸爲「徧布」之義，又引伸爲「徧及所有」之義。

「君子周而不比」之「周」字，乃「徧及所有」之義。

比

《說文解字》：「比bǐ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凡比之屬皆从比。」

「比」音讀作〔bǐ ㄅ〡ˇ〕。

「比」甲骨文作「比-續甲骨文編-摭續269-1.png」、「比-續甲骨文編-粹987-1.png」，金文作「比-金文編-鬲攸比盨-1.png」，小篆作「比-小篆-1.png」；

「比」从二「人」，同文會意；

「比」从「二人屈體相暱」，表示「夫妻耦合」之義。

「比」假借爲「庀」，故孳乳爲「匹」。（「庀」音讀作〔pǐ ㄆ〡ˇ〕，爲「具備」之義。）

由「夫妻耦合」之義，引伸爲「以私相合」之義。

「小人比而不周」之「比」字，乃「以私相合」之義。

02-15《論語‧爲政篇》第十五章

【原文】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譯文】

孔子說：「學得知識，如果不能將學來的知識與已有的知識聯結起來，找出關係，形成思維的結構，融入思想系統，那麼知識學得越多，也就越容易被知識網住，被知識綁架。如果只是任由念頭胡思亂想，而不學習具備思維結構、思想系統的學問，那麼越來越多的胡思亂想，就會像高山崩裂的落石，造成性命之危。」

【說明】

不要被知識給綁架了，也不要被念頭給傷害了。

學於外，不思在內，知識是限制智慧的網；思在內，不學於外，念頭是高山崩裂的落石。

不要被知識給綁架了。

歷史的記錄，只是知識，唯有將這些知識，經過分清降濁、沉澱過濾，提煉出持續有效的思維結構，與既有的思想系統融會貫通，再經過實踐的驗證，而能夠有自己的經驗與心得，這樣才是自己的智慧。

不然，學得知識越來越多，多到像一張網子，把自己給困住，只能在眾多的知識裡繞圈子，沒有出路。沒有出路的知識，造福不了自己，也造福不了他人，更別說要領導他人了。

知識領導不了團隊，只有智慧才能引領他人。

不要被念頭給傷害了。

念頭隨便亂起，就容易胡思亂想，胡思亂想的結果，是亂用腦力、消耗心力。如果是這樣來領導團隊，只會讓人們無所適從、疲於奔命，後果只能是消耗精力，走入危害的境地。

如何檢驗自己不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呢？

答案在〈爲政篇〉第十章：「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注釋】

講「學」之前，先來解釋「𡥈」字。

𡥈

「𡥈」音讀作〔jiào ㄐ〡ㄠˋ〕。

「𡥈」小篆作「」；

「𡥈」从「子」、「爻」聲，形聲字；

从「子」，表示「教導學子」之義；

从「爻」，「爻」以「文物相交」爲本義，引伸爲「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之義；

會合「子」、「爻」之義，爲「教導學子學習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等內容」，得「教導學子學習正道」之義。

教導學子學習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等內容，而至關重要的教導內容是「自然規律」，教之自然規律，使之行爲不失其正。

「正」字的本義是：行爲舉止合乎天道。

學

「學」音讀作〔xué ㄒㄩㄝˊ〕。

「學」从「𡥈」从「冖」、「𦥑」聲，形聲字；

从「𡥈」，表示「教導學子學習正道」之義；

从「冖」，表示「冡昧」之義；

从「𦥑」，「𦥑」表示「拿起」之義，引伸爲「去除」之義；

會合「𡥈」、「冖」、「𦥑」之義，爲「教導學子學習正道，去除冡昧，而見其正」，得「去除冡昧，覺知正道」之義。

思

《說文解字》：「思sī䜭也。从心囟聲。凡思之屬皆从思。」

「思」音讀作〔sī ㄙ〕。

「思」小篆作「思-小篆-1.png」；

「思」从「心」、「囟」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邏輯推理」之義；

从「囟」，表示「用腦得通」之義；

會合「心」、「囟」之義，得「邏輯推理，用腦得通」之義。

罔

《說文解字》：「网wǎnɡ庖犧所結繩以漁。从冖，下象网交文。凡网之屬皆从网。𦉽，网或加亡。」（誤釋字形）

「网」音讀作〔wǎng ㄨㄤˇ〕。

「网」甲骨文作「」、「」，秦簡作「」，小篆作「」；

皆像「捕魚蟲鳥獸之網」的形狀，獨體象形文；

「网」的本義是「捕魚蟲鳥獸之網」。

「网」爲「網」之本字。

「网」加上聲符「亡」，寫作「𦉽」；「𦉽」今寫作「罔」。

由「捕魚蟲鳥獸之網」之義，引伸爲「被網住」之義，再引伸爲「不能行」之義。

「學而不思則罔」的意思是：只是學得知識，而沒有自己內化的思考，學得知識越多，越容易被這些知識網住，而不能自己去實行這些知識。

殆

《說文解字》：「殆dài危也。从歺台聲。」

「殆」音讀作〔dài ㄉㄞˋ〕。

「殆」从「歺」、「台」聲，形聲字；（「歺」音讀作〔è ㄜˋ〕）

从「歺」，表示「性命之危」之義；

从「台」，「台」是「𠩺」的假借，「𠩺」表示「山石崩裂」之義；（「𠩺」音讀作〔xī ㄒ〡〕）

會合「歺」、「𠩺」之義，爲「遇到山石崩裂而有性命之危」，得「生命無可抗拒之危」之義。

「思而不學則殆」的情景就像這樣：只是自己毫無根據、路數、目的地思緒亂竄，就像無根的浮萍隨波逐流，到哪裡去，自己都不清楚；卻又不肯向已有經驗智慧的前人學習，紮實地建立基礎，作爲根據，讓自己的思緒有路數、有藍圖地邁向目標；如果哪一天，自己遇上了山石崩裂塌陷，大石壓頂，這種無可抗拒的危險，任誰也救不了。

02-16《論語‧爲政篇》第十六章

【原文】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譯文】

孔子說：「集中力量去做事物非常態的部份，必將招致傷害。」

【說明】

「攻」乃「專力從事」之義，指「集中力量去做某事」的意思。

「異」乃「特異」之義，指「非常態的事物」的意思。

「端」乃「耑」之假借，表示「冒出頭的事物」的意思。

「異端」是指出現的特異的事物，也就是非常態的事物。

「攻乎異端」的意思是：集中力量，只去做非常態的事物。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颱風、暴雨都不是天氣的常態。

颱風、暴雨是存在的，但是我們不會把颱風、暴雨期間的行爲，拿來當作平常的生活來過。

我們是要研究颱風、暴雨，來避免禍害，減少損失，但是這些研究應該是專家的事，而不是全體人民的事；讓所有人都去從事研究颱風、暴雨，這是拿雞毛當令箭，將非常態當作常態的行爲。

再舉個例子：戰爭，不是所有人都要每天準備戰爭，如果把戰爭的行爲當作每天的生活，這個國家還會有生產力嗎？人民會富裕嗎？

颱風、暴雨是非常態的自然現象，戰爭是非常態的人爲現象，都不會長久的。

爲政的領導人，把這些非常態的事物，當作正事來做，是「攻乎異端」，這些異端將掩蓋整體的事實，那麼傷害必將來到。

個人爲學也是如此，需要面對非常態的事物，但不是專力於此，而是要建立自己的思維系統，把各種非常態的、常態的事物分辨出來。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應該多做觀察、思考、實踐常態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培養我們自己的生活智慧；而非常態的事物，應該由專家去研究它們的現象、變化與規律，將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們，讓我們知道如何去面對這些非常態的事物。

【注釋】

攻

《說文解字》：「攻ɡōnɡ擊也。从攴工聲。」（誤釋字義）

「攻」音讀作〔gōng ㄍㄨㄥ〕。

「攻」金文作「」；

「攻」从「攴」、「工」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執斧」之義；

从「工」，表示「樹木」之義；

會合「攴」、「工」之義，爲「執斧伐木」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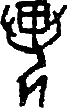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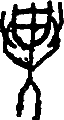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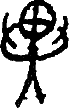
由「執斧伐木」之義，引伸爲「專力從事」之義。

「攻乎異端」之「攻」字，乃「專力從事」之義。

異

《說文解字》：「異yì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凡異之屬皆从異。」（誤釋字形字義）

「異」音讀作〔yì 〡ˋ〕。

「異」甲骨文作「」、「」，金文作「」、「」；

「異」从「人」、「𠙹」聲，或从「大」、「𠙹」聲，形聲字；（「𠙹」音讀作〔zī ㄗ〕）

从「人」或从「大」，表示「人的行爲」之義；

从「𠙹」，「𠙹」爲「口大頸小的瓦器」，表示「奉𠙹以祭」之義；

會合「人」或「大」、「𠙹」之義，爲「奉𠙹以祭」之義。

「異」爲「禩」之初文。

「異」借爲「特異」與「分異」之義，故轉注孳乳爲「禩」。

「攻乎異端」之「異」字，乃「特異」之義。

端

《說文解字》：「端duān直也。从立耑聲。」

「端」音讀作〔duān ㄉㄨㄢ〕。

「端」从「立」、「耑」聲，形聲字；

从「立」，表示「懸立」之義；

从「耑」，「耑」是「𠂹」的假借，「𠂹」表示「下垂之物」之義；

會合「立」、「𠂹」之義，爲「懸立下垂之物」，得「懸直」之義。

耑

《說文解字》：「耑duān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凡耑之屬皆从耑。」

「耑」音讀作〔ㄉㄨㄢ〕。

「耑」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耑-小篆-1.png」；

皆像「草木從土地裡冒出頭的部份」的形狀，上出於地，下像地下有根之形，獨體象形文；

「耑」的本義是「草木從土地裡冒出頭的部份」，也就是「草木的頭緒」之義。

「攻乎異端」之「端」字，乃「耑」之假借，表示「冒出頭的事物」之義。

害

《說文解字》：「害hài傷也。从宀从口。宀、口，言从家起也。丯聲。」（誤釋字形字義）

「害」音讀作〔hài ㄏㄞˋ〕。

「害」金文作「害-毛公鼎 -1」、「害-師害簋 -1」；

「害」从「舍」、「丯」聲，形聲字；

从「舍」，表示「房舍」之義；

从「丯」，表示「以茅草覆蓋」之義；

會合「舍」、「丯」之義，爲「以茅草覆蓋房舍」，得「葢屋」之義。

「害」借爲「傷害」，故轉注孳乳爲「葢」。

「葢」音讀作〔ɡàiㄍㄞˋ〕。

葢

《說文解字》：「葢ɡài苫也。从艸盇聲。」

「葢」音讀作〔ɡàiㄍㄞˋ〕。

「葢」金文作「蓋-金文編-秦公簋-1」，小篆作「蓋-小篆-1」；

「葢」字从「艸」、「盇」聲，形聲字；

从「艸」，表示「以草」之義；

从「盇」，「盇」乃「害」之假借，表示「葢屋」之義；

會合「艸」、「害」之義，得「以草葢屋」之義。

「蓋」的本字爲「葢」，以「蓋」字通行。

02-17《論語‧爲政篇》第十七章

【原文】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譯文】

孔子說：「子由啊！我來教你如何做一位眞正明白的人。把事情搞清楚了才算是明白，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不明白；對於事情，能夠明辨自己是否明白，這才是眞正明白的人啊！」

【說明】

人之所知，皆有邊界。

古往今來的所有人，所累積的知識、經驗，對於宇宙而言，還是有邊界的，仍有許多事物是我們人類所不知，如果不能正確地面對這些不知，而以有限的知識、經驗來面對所有，這不是明白人之所爲。

爲什麼「不知」還以爲「知之」呢？

一、自以爲是，坐井觀天：

以爲自己所知的是一切，而不知道在他的邊界以外的事，遠大於、遠多於、遠高於他的所知。

有一種人拿雞毛當令箭，把一部份對的事，無限放大，當作所有。

二、只要他想要的：

其實他想要的都是他已知的，在他想要的以外，世界還有很多他所不知的。

很多人在閱讀、上課、聽演講、……等等的時候，都只聽他所想要聽的，即使他想要的之外，還有許多有價值的事物，他是聽不進去的。

有一種人，爲了達到他的目的，無視於他人的想法，一切以他爲準，無限放大他的目標，使其成爲所有人的目標。

〈爲政篇〉第十六章講到「攻乎異端」，哪些人容易「攻乎異端」呢？

自以爲是而無限放大的人，只爲滿足自己想要的人，這些人的作爲，都容易「攻乎異端」。

〈爲政篇〉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02-14）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02-15）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己。」（02-16）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02-17）

這是一組有關於爲學、爲政，對於事物整體認識的論述。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對待整體的行爲。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整體思維的系統。

「攻乎異端，斯害也己。」→辨別整體的常態與非常態。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明白整體之中的個體邊界。

【注釋】

誨

《說文解字》：「誨huì曉教也。从言每聲。」

「誨」音讀作〔huì ㄏㄨㄟˋ〕。

「誨」从「言」、「每」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教」之義；

从「每」，「每」是「母」的假借，表示「模範」之義；

會合「言」、「母」之義，爲「模範之言教」之義。

是

《說文解字》：「是shì直也。从日、正。凡是之屬皆从是。」

「是」音讀作〔shì ㄕˋ〕。

「是」从「日」、「正」，會意字；

从「日」，表示「古今不變之日」之義；

从「正」，表示「合於天道之行止」之義；

會合「日」、「正」之義，爲「古今不變合於天道之行止」，得「古今不變的道理」之義。

由「古今不變的道理」之義，引伸爲「正確」之義，再引伸爲「肯定」之義。

「是」假借爲「此」之義。

「是知也」的「是」，乃假借義「此」的意思。

02-18《論語‧爲政篇》第十八章

【原文】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譯文】

子張向孔子請教如何才能有官祿。孔子說：「多聽別人的意見，對於不確定、有疑惑的事，先放著、不要急於表達，即使要說出自己的意見，也要謹愼處理，這樣才能鮮少說過失的話。多看別人的行事，對於有危險的事，先放著、不要急著去做，謹愼去做沒有危險的事，這樣才能鮮少做後悔的事。鮮少說過失的話、鮮少做後悔的事情，官祿就在其中了。」

【說明】

上一章提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這一章告訴我們，其中「不知」的部份如何處理。

這一章講述如何做一個下屬。

作爲下屬，應該多聽聽長官、前輩、同僚的意見，對於不明白的地方，不要自以爲是、自有目的地提出自己的意見，這樣的意見，就容易犯錯；經常犯錯的人，還有人會相信他嗎？再者，平時應該多觀察長官、前輩、同僚如何處理事情，對於不明白如何處理的事情，也要先放著，不要急著處理，因爲處理一件自己都不明白的事，將要有多大的危險啊！

說明白話，做明白事。

上一章講的「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告訴我們面對事物，先要清楚自己是否明白了。

這一章告訴我們，不明白的事，就不要說、不要做；說自己明白的話，做自己明白的事。

【注釋】

干

《說文解字》：「干ɡān犯也。从反入，从一。凡干之屬皆从干。」（誤釋字形字義）

「干」音讀作〔gān ㄍㄢ〕。

「干」甲骨文作「干-續甲骨文編-珠1017-1.png」、「干-續甲骨文編-佚587-1.png」，金文作「干-金文編-豦簋-1.png」、「干-金文編-毛公鼎-1.png」，小篆作「干-小篆-1.png」；

皆像「大盾」之形，獨體象形；

「干」的本義是「大盾」。

「干」假借爲「干求」之義。

「子張學干祿」之「干」字，乃「干求」之義。

祿

《說文解字》：「祿lù福也。从示彔聲。」

「祿」音讀作〔lù ㄌㄨˋ〕。

「祿」从「示」、「彔」聲，形聲字；

从「示」，表示「神賜」之義；

从「彔」，「彔」是「畐」的假借，「畐」表示「寬裕」之義；

會合「示」、「畐」之義，爲「神賜寬裕」之義。

「彔」的本義是：鑽器。

由「神賜寬裕」之義，引伸爲「俸祿」之義。

「子張學干祿」之「祿」字，乃「俸祿」之義。

聞

《說文解字》：「聞wén知聞也。从耳門聲。」

「聞」音讀作〔wén ㄨㄣˊ〕。

「聞」从「耳」、「門」聲，形聲字；

从「耳」，表示「耳聽」之義；

从「門」，表示「門外之經驗見識」之義；

會合「耳」、「門」之義，爲「耳聽門外之經驗見識」，得「聽到所不知的經驗見識」之義。

疑

《說文解字》：「疑yí惑也。从子、止、匕，矢聲。」（誤釋字形）

「疑」音讀作〔yí 〡ˊ〕。

「疑」甲骨文作「」，乃从「大」，像「不能決定出路」之形，合體象形文；

「疑」爲「不能決定出路」，以「不定」爲本義。

「疑」金文作「疑-金文-伯疑簋-2.png」，乃由「象形文」增益形符「彳」、「止」，增益聲符「牛」，而爲形聲字。

愼

《說文解字》：「愼shèn謹也。从心眞聲。」

「愼」音讀作〔shèn ㄕㄣˋ〕。

「愼」於古壐作「」、「」；

「」、「」从「夜」、「心」，會意字；

从「夜」，表示「日入慝作」之義；

从「心」，表示「小心謹戒」之義；

會合「夜」、「心」之義，爲「日入慝作，小心謹戒」之義。

寡

《說文解字》：「寡ɡuǎ少也。从宀从頒。頒，分賦也，故爲少。」（誤釋字形字義）

「寡」音讀作〔guǎ ㄍㄨㄚˇ〕。

「寡」金文作「」、「」、「」，小篆作「」；

小篆訛寫，字形上多了「刀」形；楷書繼承這個訛變，寫作「寡」。

「寡」从「宀」、「頁」，會意字；

从「宀」，表示「居住」之義；

从「頁」，「頁」的本義是「人首」，表示「獨自一人」之義；

會合「宀」、「頁」之義，得「獨自一人居住」之義。

由「獨自一人居住」之義，引伸爲「鮮少」、「罕見」之義。

《詩‧大雅‧思齊》：「𠛬于寡妻。」之「寡妻」乃「大妻」之義。

「大」乃「寡」之假借義。此「寡」之假借義，亦即「𡗷」之初文。

※參考《文字析義》P0747寡。

尤

《說文解字》：「尤yóu異也。从乙。又聲。」（誤釋字形字義）

「尤」音讀作〔yóu 〡ㄡˊ〕。

「尤」甲骨文作「尤-卜辭-1」、「尤-卜辭-2」，金文作「尤-虍木白簋-1」、「尤-大豐簋-1」，小篆作「尤-小篆-1.png」；

「尤」从「𠂆」、「又」聲，形聲字；

从「𠂆」，表示「抴引」之義；

从「又」，表示「手之方向」之義；

會合「𠂆」、「又」之義，爲「抴引手之方向」，以抴引爲非，得「過失」之義。

※參考《文字析義》P1052尤。

見

《說文解字》：「見jiàn視也。从儿从目。凡見之屬皆从見。」

「見」音讀作〔jiàn ㄐ〡ㄢˋ〕。

「見」甲骨文作「」、「見-續甲骨文編-粹1132-1.png」，金文作「見-金文編-應侯鐘-1.png」、「見-金文編-史見卣-1.png」，小篆作「見-小篆-1.png」；

「見」从「人」、「目」，會意字；

从「人」，表示「人的動作」之義；

从「目」，表示「目視」之義；

會合「人」、「目」之義，得「人目視的動作」之義。

殆

《說文解字》：「殆dài危也。从歺台聲。」

「殆」音讀作〔dài ㄉㄞˋ〕。

「殆」从「歺」、「台」聲，形聲字；（「歺」音讀作〔è ㄜˋ〕）

从「歺」，表示「性命之危」之義；

从「台」，「台」是「𠩺」的假借，「𠩺」表示「山石崩裂」之義；（「𠩺」音讀作〔xī ㄒ〡〕）

會合「歺」、「𠩺」之義，爲「遇到山石崩裂而有性命之危」，得「生命無可抗拒之危」之義。

悔

《說文解字》：「悔huǐ悔恨也。从心每聲。」

「悔」音讀作〔huǐ ㄏㄨㄟˇ〕。

「悔」从「心」、「每」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情」之義；

从「每」，「每」是「莫」的假借，表示「日將盡」之義；

會合「心」、「莫」之義，爲「如日將盡的心情」，得「將盡而不能的心情」之義。

「將盡而不能」白話的意思是：時間用盡了，卻還沒能做到。

02-19《論語‧爲政篇》第十九章

【原文】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譯文】

魯哀公問孔子：「要怎麼做才能讓人民服從呢？」

孔子回答說：「用正直的人去處理邪枉的事，那麼人民就會心悅誠服；如果用邪枉的人來處理正直的事，那麼人民是不會服從的。」

【說明】

上一章講如何成爲一位明白的下屬，這一章講如何做一位明白的領導人。

明白的領導人是如何用人的？

領導人對於事態的發展，要能夠明白時勢，當事情往邪枉的方向發展時，就應該舉用正直的人來處理這些邪枉的事。

當事情發展良好的時候，千萬不要讓邪枉之人主事，這樣只會終止良好的事態，把事情帶向不良的方向發展。

問題在於領導人如何分辨誰是正直之人、誰是邪枉之人呢？

誰能夠明白、而且可以做到「禮之用，和爲貴」，就是正直之人；與「禮之用，和爲貴」反著來的人，是邪枉之人。

前面幾章講到的「小人比而不周」、「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攻乎異端」、「不知爲知之」、都是邪枉之人的素質；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溫故而知新」，都是正直之人的素質。

前兩章講做明白之人，這章講做正直之人。

明白之人知道整體是什麼，在適當處盡己；

正直的人知道他人是什麼，在適當處用人。

【注釋】

服

《說文解字》：「服fú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誤釋字義）

「服」音讀作〔fú ㄈㄨˊ〕。

「服」从「舟」、「𠬝」聲，形聲字；

从「舟」，比擬爲「承臺」，表示「侍奉他人」之義；

从「𠬝」，表示「合於節度」之義；

會合「舟」、「𠬝」之義，得「合於節度地侍奉他人」之義。

由「合於節度地侍奉他人」之義，引伸爲「順從」之義。

舉

「舉」乃「擧」之俗字，「擧」乃「與」之轉注字。

與

《說文解字》：「與yǔ黨與也。从舁从与。」（舁与皆亦聲）

「與」音讀作〔yǔ ㄩˇ〕。

「與」从「舁」、「与」聲；（「舁」音讀作〔yú ㄩˊ〕）

从「舁」，表示「共同升之」之義；（兩人之手、爪皆用而升之）

从「与」，表示「給予」之義；

會合「舁」、「与」之義，爲「共同升之而給予」之義。

「與」引伸爲「共同」之義，故轉注爲「擧」。

直

《說文解字》：「直zhí正見也。从𠃊从十从目。」（誤釋字形）

「直」音讀作〔zhí ㄓˊ〕。

「直」从「十」从「目」，會意字；

从「十」，表示「十方」之義，十方是八方（空間）加上、下（時間），引伸爲「古今中外」之義；

从「目」，表示「經過見證之智慧」之義；

會合「十」、「目」之義，爲「古今中外經過見證之智慧」之義。

由「古今中外經過見證之智慧」之義，引伸爲「正見」、「正識」之義。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之「直」字，爲「正見」、「正識」之義。

錯

《說文解字》：「錯cuò金涂也。从金昔聲。」

「錯」音讀作〔cuò ㄘㄨㄛˋ〕。

「錯」从「金」、「昔」聲，形聲字；

从「金」，表示「金屬嵌入物體表面的溝槽」之義；

从「昔」，「昔」是「藉」的假借，「藉」爲「積聚禾稈於地上」之義，引伸爲「置於」之義；

會合「金」、「藉」之義，爲「置金屬於物體表面的溝槽」之義。

由「置金屬於物體表面的溝槽」之義，引伸爲「置於」之義。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之「錯」字，爲「置於」之義。

枉

《說文解字》：「枉wǎnɡ衺曲也。从木㞷聲。」

「枉」音讀作〔wǎng ㄨㄤˇ〕。

「枉」从「木」、「㞷」聲，形聲字；

从「木」，表示「樹木」之義；

从「㞷」，「㞷」是「尢」的假借，「尢」爲「腳彎曲」之義，引伸爲「彎曲歪斜」之義；

會合「木」、「尢」之義，爲「彎曲歪斜之樹木」之義。

由「彎曲歪斜之樹木」之義，引伸爲「彎曲歪斜之行爲」之義。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之「枉」字，爲「彎曲歪斜之行爲」之義。

【參考】

〈顏淵篇〉第二十二章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直乃德之源，仁乃德之用。

直是慎終追遠的智慧，仁是整體和諧的德行。

仁者愛人，知者知人。仁者必須能知人。知人才可以知孰直孰枉，而舉直錯諸枉。能夠舉直錯諸枉，就像舜舉皋陶，湯舉伊尹，則不仁者遠矣。

02-20《論語‧爲政篇》第二十章

【原文】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譯文】

季康子問：「讓人民尊敬、忠誠於我，而且他們心悅誠服地努力幹活，你覺得如何? 」孔子回答說：「在上位者對待事情，要能夠承擔重任、愼終追遠、禮讓傳承之莊嚴盛大，自然會得到人民的尊敬；自己先做到孝順長輩、慈愛晚輩，自然會得到人民的忠誠；舉用有德有才、能夠讓人民得到實惠的賢人，來教導能力、德性不足的人，人民自然會心悅誠服地努力上進。」

【說明】

上一章講領導人的用人原則，這一章講在上位者如何做好行爲模範。

季康子是魯哀公時期的魯國大夫，他不尊敬魯哀公，卻要人民尊敬他；他不忠誠於魯哀公，卻要人民忠誠於他；他自己的行爲不善，不足以爲人民的榜樣，卻要人民心悅誠服地爲他努力幹活。

既然季康子問了「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的問題，孔子就依著他的問題，希望這位魯國的上位者，自己要以身作則，而不是要求人民做到「敬忠以勸」。

魯哀公是領導者，季康子是上位者。

領導者，需要會用人；上位者，需要會做人。

上位者承上啟下，希望人民做到的事，自己以身作則，就如〈爲政篇〉第十三章講的君子必須做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自己做到了，人民自然會跟從他的行爲。

【注釋】

講「敬」字之前，先講「茍」字。

茍

《說文解字》：「茍jì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凡茍之屬皆从茍。」

「茍」音讀作〔jì ㄐ〡ˋ〕。

「茍」从「羊」省、从「包」省、从「口」，會意字；

从「羊」，表示「善美之意」之義；

从「包」，表示「心懷」之義；

从「口」，表示「愼言」之義；

會合「羊」、「包」、「口」之義，爲「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註：「茍」與「苟」是不同的兩個字。

敬

《說文解字》：「敬jìnɡ肅也。从攴茍聲。」

「敬」音讀作〔jìng ㄐ〡ㄥˋ〕。

「敬」从「攴」、「茍」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致力於」之義；

从「茍」，表示「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會合「攴」、「茍」之義，爲「致力於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忠

《說文解字》：「忠zhōnɡ敬也。从心中聲。」

「忠」音讀作〔zhōnɡ ㄓㄨㄥ〕。

「忠」从「心」、「中」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著想」之義；

从「中」，表示「國家大事」之義；

會合「心」、「中」之義，爲「內心一直爲國家大事著想」，得「持事不惰，盡心盡力」之義。

勸

《說文解字》：「勸quàn勉也。从力雚聲。」

「勸」音讀作〔quàn ㄑㄩㄢˋ〕。

「勸」从「力」、「雚」聲，形聲字；

从「力」，表示「勉力」之義；

从「雚」，表示「高進」之義；

會合「力」、「雚」之義，爲「勉力高進」之義。

由「勉力高進」之義，引伸爲「獎勉」之義，再引伸爲「悅從」之義。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之「勸」字，爲「悅從」之義。

臨

《說文解字》：「臨lín監臨也。从臥品聲。」

「臨」音讀作〔lín ㄌ〡ㄣˊ〕。

「臨」金文作「」，小篆作「」；

「」之「」，乃「見」之變體；

「臨」从「見」、「品」聲，形聲字；

从「見」，表示「由上往下視察」之義；

从「品」，表示「物品」之義；

會合「見」、「品」之義，爲「由上往下視察物品」之義。

由「由上往下視察物品」之義，引伸爲「觀照」之義。

「臨之以莊」之「臨」字，爲「觀照」之義。

莊

《說文解字》：「莊zhuānɡ上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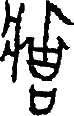
「莊」音讀作〔zhuāng ㄓㄨ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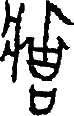
「莊」从「艸」、「壯」聲，形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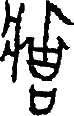
从「艸」，表示「以艸束之」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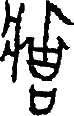
从「壯」，「壯」乃「」之假借，「」从「𠙹」、「爿」聲，以示「𠙹之盛物」之義；

會合「艸」、「」之義，爲「以艸束物」之義。

因爲「莊」借爲「莊嚴」，故孳乳爲「裝」。「莊嚴」之「莊」乃「」之假借。

「莊嚴」之「莊」的本字爲𧽙亥鼎之「」，

「」从「口」、「」聲，而爲「言論盛大」之義。

「臨之以莊」之「莊」字，乃「」之假借，爲「盛大嚴肅」之義。

慈

《說文解字》：「慈cí愛也。从心茲聲。」

「慈」音讀作〔cí ㄘˊ〕。

「慈」从「心」、「茲」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欲」之義；

从「茲」，表示「草木多益」之義，引伸爲「惠施」之義；

會合「心」、「茲」之義，爲「心欲惠施」之義。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喻於義」以孝慈爲本，「小人喻於利」則忠於利仁。

善

「善」字古文寫作「譱」，小篆寫作「𦎍」。

譱

《說文解字》：「譱shàn吉也。从誩羊。」

「譱」音讀作〔shàn ㄕㄢˋ〕。

「譱」从「誩」、「羊」，會意字；（「誩」音讀作〔jìng ㄐ〡ㄥˋ〕）

从「誩」，表示「競相發言說是」之義；

从「羊」，表示「有利的事物」之義；

會合「誩」、「羊」之義，競相發言說是有利的事物，得「眾人皆認爲有利的事物」之義。

𡥈

「𡥈」音讀作〔jiào ㄐ〡ㄠˋ〕。

「𡥈」小篆作「」；

「𡥈」从「子」、「爻」聲，形聲字；

从「子」，表示「教導學子」之義；

从「爻」，「爻」以「文物相交」爲本義，引伸「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之義；

會合「子」、「爻」之義，爲「教導學子學習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等內容」，得「教導學子學習正道」之義。

教導學子學習事物的現象、變化、規律等內容，而至關重要的教導內容是「自然規律」，教之自然規律，使之行爲不失其正。

「正」字的本義是：行爲舉止合乎天道。

教

「教」是「敎」的俗字。

《說文解字》：「敎jiào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𡥈。凡敎之屬皆从敎。」

「敎」音讀作〔jiào ㄐ〡ㄠˋ〕。

「敎」从「攴」、「𡥈」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施以攴刑」之義，引伸爲「致使」之義；

从「𡥈」，表示「敎導學子學習正道」之義；

會合「攴」、「𡥈」之義，爲「敎導學子學習，致行正道」之義。

02-21《論語‧爲政篇》第二十一章

【原文】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譯文】

有人問孔子：「你爲什麼不去做官爲政呢？」孔子回答說：「《書經》講的『所謂的孝道，就是孝敬長輩，兄弟長幼有序、團結一致』，能夠在家族中做到這樣，就像搖動著旗幟，人民看到了，也知道如何去行孝弟之道，大家的行爲舉止都合乎天道了，這樣也是爲政呀，如果人民行孝弟之道不算是爲政的話，那什麼才算是爲政呢？」

【說明】

第十九章講領導人的用人之道，第二十章講上位者的做人之道，但不是只有領導人與上位者才可以爲政，任何人只要行孝弟之道，都可以爲政。

在根本之處爲政，成爲他人效法的模範。

〈學而篇〉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任何人都可以爲政，只要從自己的孝弟之道做起，做到了，就是模範，可以成爲人人都可以效法的對象，這不是爲政嗎？

【注釋】

孝

《說文解字》：「孝xiào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孝」音讀作〔xiào ㄒ〡ㄠˋ〕。

「孝」从「老」省，从「子」，會意字；

从「老」，表示「善事父母」之義；

从「子」，表示「爲人子」之義；

會合「老」、「子」之義，爲「爲人子之善事父母」之義。

「老」表示「長輩」，「子」表示「晚輩」，「長輩」與「晚輩」的關係，也就是現今所謂的「親子關係」，凡是有利於親子關係的行爲，都稱之爲「孝」。

友

《說文解字》：「友yǒu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友」音讀作〔yǒu 〡ㄡˇ〕。

「友」小篆作「友-小篆-1.png」；

「友」从二「又」，同文會意字；

从「又」，表示「右手」之義，一般人，右手乃做事的主要之手，引伸爲「做事」之義；

从二「又」，表示「一起做事的人」之義。

施

《說文解字》：「施shī旗皃。从㫃也聲。亝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

「施」音讀作〔shī ㄕ〕。

「施」从「㫃」、「也」聲，形聲字；

从「㫃」，表示「旗幟」之義；

从「也」，「也」是「迻」的假借，「迻」表示「來回搖動」之義；

會合「㫃」、「迻」之義，爲「旗幟來回搖動」之義。

「旗幟來回搖動」，讓人看到旗幟之搖動，而知如何去做，引伸爲「施行而有效法之作用」之義。

「施於有政」之「施」，爲「施行而有效法之作用」之義。

02-22《論語‧爲政篇》第二十二章

【原文】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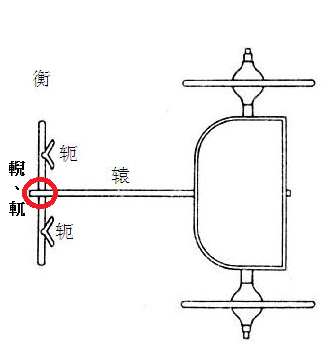
【譯文】

孔子說：「人如果沒有誠信，那就不知道他可以做成什麼事了。就像大車、小車，沒有了聯結車上的轅木與衡木的插銷，這種車輛如何能駕駛它呢？」

【說明】

本章講無論是領導人、上位者，還是人民，人與人之間良好的關係，是要靠誠信來聯結的，就像大車、小車都要有聯結轅木與衡木的插銷，如果沒了這個插銷，車子就無法駕駛了；誠信就像這個聯結彼此的插銷，沒了誠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聯結不起來了。人與人可持續的良好關係，必須靠誠信來聯結。

輗、軏。如下圖示：



「輗」音讀作〔ní ㄋ〡ˊ〕，爲大車轅端與衡木相接處的關鍵。

「軏」音讀作〔yuè ㄩㄝˋ〕，爲小車轅端與衡木相接處的關鍵。

【注釋】

信

《說文解字》：「信xìn誠也。从人言。會意。」

「信」音讀作〔xìn ㄒ〡ㄣˋ〕。

「信」小篆作「信-小篆-1.png」；

「信」从「人」、「言」，會意字；

从「人」，表示「爲人所驗證」之義；

从「言」，表示「被記錄下來的話」之義；

會合「人」、「言」之義，爲「被記錄下來的話，爲人所驗證」，得「可以重複驗證的話」之義。

可

《說文解字》：「可kě𦘫也。从口丂，丂亦聲。凡可之屬皆从可。」

「可」音讀作〔kě ㄎㄜˇ〕。

「可」从「口」、「丂」聲，形聲字；（「丂」音讀作〔kǎo ㄎㄠˇ〕）

从「口」，表示「所說的話」之義；

从「丂」，「丂」是「肯」的假借，「肯」爲「骨肉相連」之義，引伸爲「與聽者之意相著」之義；

會合「口」、「肯」之義，爲「所說的話，與聽者之意相著」，得「聽者屬意、同意」之義。

行

《說文解字》：「行xínɡ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凡行之屬皆从行。」（誤釋字形字義）

「行」音讀作〔xíng ㄒ〡ㄥˊ〕。

「行」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行-小篆-1.png」；

皆像「道路」的形狀，獨體象形文；

「行」的本義是「道路」。

由「道路」之義，引伸爲「行走」、「行爲」、「施行」之義。

02-23《論語‧爲政篇》第二十三章

【原文】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譯文】

子張問：「十世以後的事可以預知嗎？」孔子回答說：「商朝因襲夏朝的禮制，兩者之間的增減、變化，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因襲商朝的禮制，兩者之間的增減、變化，也是可以知道的。將來繼承周朝的朝代，即使是一百世之後，也是可以預知的。」

【說明】

中華民族是道法自然的民族，行爲舉止以合乎天道爲要。

我們的「禮」是先聖先賢留下來合乎天道而走得通的智慧，所以「禮」就是合乎天道而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的生活制度。

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也就是歷史、文化、科學、技術的改變，生活制度也會隨之改變，但是「禮之用，和爲貴」的精神、權力與義務動態平衡的原則、合乎天道而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的目的與𦎫眞之心的根本，是不會變的；「禮」所變化的應該只是內容與形式的改變，去適應時空的變化，不應該去改變「禮」的精神、原則、目的與根本，如此才是一以貫之的先王之道。

所以「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或繼周者」對於禮制的內容、形式或有所損益，但其核心的精神、原則、目的與根本，則是不變的。只要這個不變的精神、原則、目的與根本繼續傳承下去，雖百世之後，仍舊可以預知這個一以貫之的文化思想。

爲什麼要在這一章講「雖百世，可知也」呢？

主要是提醒當代的人，尤其是領導人、上位者，不要破壞禮制的精神、原則、目的與根本，毀壞這個能夠一以貫之的文化思想。

一旦這個一以貫之的文化思想命脈被切斷了，斷絕了後繼者的傳承，以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還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嗎？

【注釋】

世

《說文解字》：「世shì三十年爲一丗。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

「世」音讀作〔shì ㄕˋ〕。

「世」小篆作「世-小篆-1.png」；

「世」从「卅」，附加「02-23爲政篇第23章世之附加符號.png」之符號，會意字附加符號；（「卅」音讀作〔sà ㄙㄚˋ〕）

从「卅」，表示「三十年」之義；

从「02-23爲政篇第23章世之附加符號.png」，附加符號，表示「時間之長」之義；

「世」以「三十年之長」爲本義。

因

《說文解字》：「因yīn就也。从囗、大。」

「因」音讀作〔yīn 〡ㄣ〕。

「因」从「囗」、「大」，會意字；

从「囗」，表示「根據一個基礎區域」之義；

从「大」，表示「發展而大」之義；

會合「囗」、「大」之義，表示「根據一個基礎區域發展而大」之義。

由「根據一個基礎區域發展而大」之義，引伸爲「根據某個時代發展而來」之義。

「殷因於夏禮」是「殷禮是根據夏禮發展而來」的意思。

禮

《說文解字》：「禮lǐ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

「禮」音讀作〔lǐ ㄌ〡ˇ〕。

「禮」的本字是「豊」，本義爲「禮儀」。現在大多使用「禮」字。

「豊」音讀作〔lǐ ㄌ〡ˇ〕。「豊」古字寫作「𧯽」。

「𧯽」甲骨文作「豊-甲骨文編-後2.8.2-1.png」、「豊-金文編-長甶盉-1.png」；

「𧯽」从「壴」、「珏」，會意字；

从「壴」，表示「鐘鼓」之義；

从「珏」，表示「玉帛」之義；

會合「壴」、「珏」之義，凡是吉、凶、軍、賓、嘉之禮，皆需鐘鼓玉帛，故爲「禮制」之稱。

因爲「豊」借爲「醴」，所以轉注孳乳爲「禮」，這是爲了區別於假借義的轉注字。

「豊」是「禮」的本字。

損

《說文解字》：「損sǔn減也。从手員聲。」

「損」音讀作〔sǔn ㄙㄨㄣˇ〕。

「損」从「手」、「員」聲，形聲字；

从「手」，表示「動作」之義；

从「員」，「員」本義爲「物圜」，「員」乃「剈」之假借，表示「減少」之義；

會合「手」、「剈」之義，爲「減少的動作」，得「減少」之義。

益

《說文解字》：「益yì饒也。从水、皿。皿，益之意也。」

「益」音讀作〔yì 〡ˋ〕。

「益」甲骨文作「益-甲骨文編-鐵223.4-1.png」，金文作「益-金文編-益公鐘-1.png」，小篆作「益-小篆-1.png」；

「益」从「水」、「皿」，會意字；

从「水」，由字形而得「水在皿之外」之義；

从「皿」，表示「容器」之義；

會合「水」、「皿」之義，爲「超過器皿容量的水」，得「多出來的水」之義。

由「多出來的水」之義，引伸爲「多出來」、「增加」之義。

「益」借爲「利益」之義，故轉注爲「溢」。

繼

《說文解字》：「繼jì續也。从糸、㡭。一曰反𢇍爲繼。」（「𢇍」音讀作〔jué ㄐㄩㄝˊ〕，古文「絕」字。）

「繼」音讀作〔jì ㄐ〡ˋ〕。

「繼」从「糸」、「㡭」聲，形聲字；（「㡭」音讀作〔jì ㄐ〡ˋ〕）

从「糸」，表示「絲線」之義；

从「㡭」，表示「接續」之義；

會合「糸」、「㡭」之義，爲「絲線接續」之義。

02-24《論語‧爲政篇》第二十四章

【原文】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譯文】

孔子說：「不是自己的祖先而去祭拜，這是巴結他人而想得到好處的行爲；見到了有意義、有價值的事而不去做，這是沒有勇氣提供自己價值的行爲。」

【說明】

上一章講到先王之道一以貫之的文化思想，是我們民族的命脈。不祭拜自己的祖先，而去祭拜他人的祖先，還會在乎自己民族的文化思想嗎？

崇洋媚外的人，是對我們自己的民族沒有自信，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思想，這種人哪能繼承自己的文化思想啊？

見到其他民族有意義、有價值的優點，而不去學習，將使國家的實力衰退，沒有足夠的實力去解決需要面對的問題。

我們的民族是經歷過這種痛苦的危難，要深自警惕啊！

崇洋媚外，是失去自己；見義不爲，會弱化自己。

回應〈爲政篇〉的第一章：「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爲政者必須具備一以貫之的文化思想，這是爲政之德；雖百世，可知也。

回應〈爲政篇〉第十一章：「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爲政者必須學習他人已有的經驗與智慧，融會貫通於自己的經驗與智慧，創造與時俱進的新價值，這樣才能長久地有實力、有勇氣，保家衛國，「可以爲師矣」。

如何知道他人有意義、有價值的優點呢？

參考〈爲政篇〉第十章：「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注釋】

非

《說文解字》：「非fēi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凡非之屬皆从非。」

「非」音讀作〔fēi ㄈㄟ〕。

「非」金文作「非-金文編-傳卣-1.png」、「非-金文編-毛公鼎-1.png」，小篆作「非-小篆-1.png」；

皆像「鳥飛時的兩隻翅膀」之形，爲从「飛」之省體象形文；（「飛」小篆作「飛-小篆-1.png」）

鳥飛翔時的兩隻翅膀，彼此在鳥身體的相反方向，所以「非」的本義是：爲「相違背」之義。

由「相違背」之義，引伸爲「不是」之義。

鬼

《說文解字》：「鬼ɡuǐ人所歸爲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气賊害，从厶。凡鬼之屬皆从鬼。」

「鬼」音讀作〔guǐ ㄍㄨㄟˇ〕。

「鬼」甲骨文作「鬼-卜辭-1」、「鬼-卜辭-2」，金文作「鬼-壺銘-1」；

「鬼」从「人」、「甶」，會意字；（「甶」音讀作〔fú ㄈㄨˊ〕）

从「人」，表示「由人所化」之義；

从「甶」，「甶」爲「頒」之初文，表示「大頭」之義；

會合「人」、「甶」之義，爲「由人所化而有大頭者」，得「由人所化之鬼」之義。

由「由人所化之鬼」之義，引伸爲「祖先」之義。

祭

《說文解字》：「祭jì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祭」音讀作〔jì ㄐ〡ˋ〕。

「祭」从「示」从「又」、「肉」，會意字；

从「示」，表示「天神、人鬼、地祇之禮」之義；

从「又」，表示「以手」之義；

从「肉」，表示「持肉」之義；

會合「示」、「又」、「肉」之義，爲「以手持肉行天神、人鬼、地祇之禮」，得「祭祀」之義。

諂

「諂」音讀作〔chǎn ㄔㄢˇ〕。

「諂」从「言」、「臽」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臽」，表示「令人落入陷阱」之義；

會合「言」、「臽」之義，爲「令人落入陷阱的言詞」之義。

由「令人落入陷阱的言詞」之義，引伸爲「對他人說好聽的話，實則是爲了自己的利益」之義。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是自己的祖先而去祭拜，這是一個巴結他人而想得到好處的行爲。

義

《說文解字》：「義yì己之威儀也。从我、羊。」

「義」音讀作〔yì 〡ˋ〕。

「義」从「我」、「羊」，會意字；

从「我」，表示「我能提供的」之義；

从「羊」，表示「對他人有利的價值」之義；

會合「我」、「羊」之義，爲「我能提供的對他人有利的價值」之義。

勇

《說文解字》：「勇yǒnɡ气也。从力甬聲。」

「勇」音讀作〔yǒng ㄩㄥˇ〕。

「勇」从「力」、「甬」聲，形聲字；

从「力」，表示「气力」之義；

从「甬」，「甬」乃「涌」之假借，「涌」表示「涌動」之義；

會合「力」、「涌」之義，爲「涌動之气力」之義。

「涌動之气力」，來自於身體內在的實力。

八佾篇第三

03-01《論語‧八佾篇》第一章

【原文】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譯文】

孔子評論季氏說：「季氏在宗廟之庭，使用周天子的八佾舞。這種僭越禮制之事，他都做得出來，還有什麼事，他做不出來？」

【說明】

〈八佾篇〉主要講「禮」的精神、原則、目的與根本。

〈學而篇〉講知他，知天、知地、知人，〈爲政篇〉講人的行爲舉止合乎天道，〈八佾篇〉講人可以做什麼，而不是想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要根據個人與整體的關係，要合乎「禮」的精神、原則、目的與根本，「禮」的態度與形式，不能違背「禮」的精神、原則、目的與根本。

周朝的禮制，天子使用八佾舞，諸侯使用六佾舞，大夫使用四佾舞。

八佾舞是由八八六十四人組成，六佾舞是由六六三十六人組成，四佾舞是由四四十六人組成。

禮的精神是「禮之用，和爲貴」，禮的原則是「權力與義務的動態平衡」。季氏只是魯國的大夫，按照禮制，他只能使用四佾舞，而他使用了八佾舞，就是僭越的行爲，他沒有權力去使用八佾舞。沒有權力，卻使用天子的八佾舞，這種僭越的行爲，根本上違背了禮的原則，破壞了禮的精神：整體的和諧。

爲什麼孔子說季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呢？

當一個人有僭越之心，心裡如覺得這是不軌的事情，行爲上還會遮掩；但是季氏的僭越行爲，明目張膽，他已經不認爲有什麼不對、有什麼不可以了。所以孔子說使用八佾舞的僭越行爲，季氏都做得出來，那麼還有什麼事，是他做不出來呢？

對於自己不該得的事物，自己沒盡到該盡的義務，卻得到了權力，要捫心自問：我該得到嗎？

能克盡什麼樣的義務，才可以享有什麼樣的權力。

沒有天子的職位，不能克盡天子的義務，就不可以享有天子的權力。

【注釋】

舞

《說文解字》：「無wú亡也。从亡無聲。」（誤釋字義，以假借義爲本義。）

「無」音讀作〔wú ㄨˊ〕。

「無」甲骨文作「無-卜辭-1」、「」、「」，金文作「」；

皆爲从「大」，像「執旄羽而舞」之形，乃从「大」之合體象形文；

「無」的本義是「人執旄羽而舞」。

「無」假借爲「有兦」之「兦」，故轉注孳乳爲「舞」。

「兦」今寫作「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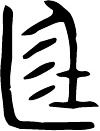
庭

講解「庭」字之前，我們先講解「廷」字。

廷

《說文解字》：「廷tínɡ朝中也。从廴𡈼聲。」（誤釋字形）

「廷」音讀作〔tíng ㄊ〡ㄥˊ〕。

「廷」秦公簋寫作「」，

「廷」从「」、「𡈼」聲，形聲字；

从「」，像「一階一階的台階」之形；

从「𡈼」，表示「挺立」之義；

會合「」、「𡈼」之義，爲「人挺立於沒有屋頂覆蓋的外廷台階之下」，得「外廷」之義。

「外廷」是沒有屋頂覆蓋的，相對的，有屋頂覆蓋的是「庭」。

《說文解字》：「庭tínɡ宮中也。从广廷聲。」

「庭」音讀作〔tíng ㄊ〡ㄥˊ〕。

《說文解字》解釋「庭」爲「宮中」，「宮中」當然有屋頂覆蓋。

「宮中」的「宮」字，在古時候是指「居處」，不一定是指天子所居之處。

「家庭」是指「有屋頂覆蓋的家」，所以不能寫成「家廷」。

「八佾舞於庭」，是指季氏在其宗廟之庭，使用在禮制上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的八佾舞。指出季氏僭越的行爲。

忍

《說文解字》：「忍rěn能也。从心刃聲。」

「忍」音讀作〔rěn ㄖㄣˇ〕。

「忍」从「心」、「刃」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態」之義；

从「刃」，「刃」是「屯」的假借，「屯」表示「外有限制而內在蓄能」之義；

會合「心」、「屯」之義，爲「外有限制而內在蓄能的心態」之義。

「是可忍也」，表示外在雖有禮制的限制，季氏是不能使用八佾舞的，但是他內心有僭越之情，所以就在自己的宗廟之庭，使用八佾舞。這種僭越禮制之事，他都做得出來。

孰

《說文解字》：「𦏧shú食飪也。从丮𦎫聲。《易》曰：孰飪。」

「𦏧」音讀作〔shú ㄕㄨˊ〕。

「𦏧」从「丮」、「𦎫」聲，形聲字；

从「丮」，表示「手持」之義；

从「𦎫」，表示「以享大廟的煮熟的犧牲」之義；

會合「丮」、「𦎫」之義，爲「手持以享大廟的煮熟的犧牲」，得「熟食」之義。

享大廟的犧牲，當然是最好的牛羊豬，但是還要經過煮熟，才算是供奉給鬼神最好的犧牲。

「孰」借爲語詞（疑問代詞），故轉注孳乳爲「熟」。

「孰」借爲疑問代詞，有下列三種意思：

一、什麼。

〈八佾篇〉：「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二、哪個，哪些。表示選擇。

〈公冶長篇〉：「女與回也孰愈？」

《莊子‧秋水》：「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三、怎麼可以。

《楚辭‧九章‧哀郢》：「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王逸注：「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耶？何可使逋廢而無路。」

03-02《論語‧八佾篇》第二章

【原文】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譯文】

魯國大夫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在家祭撤除祭品的時侯，竟然唱奏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雍〉之詩樂。孔子說：「〈雍〉詩裡敘述：『前來助祭的都是諸侯，主祭的天子肅穆，助祭的諸侯公卿恭敬，一片肅穆恭敬和諧的氣象。』這種禮儀的規格與氣象，哪裡是在三家廟堂上能夠得到的？」

【說明】

三家者，指的是魯國大夫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

本章講禮的原則：權力與義務必須平衡。

天子祭祀的時候，作爲主祭，兩旁分列的諸侯公卿，以爲助祭；天子莊嚴，諸侯公卿恭敬，彼此心意相通，一片肅穆恭敬和諧的氣象。

諸侯公卿是盡過相當的義務，才能夠分封爵位，列於諸侯公卿的地位，他們是全天下的人才，哪裡是魯國三家可以得到的人才。

即使三家使用天子撤宴的音樂、儀式，也根本做不到唱奏〈雍〉之詩樂的時侯，「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的規格與氣象，因爲主祭的人只是大夫，助祭的人，根本不可能是諸侯公卿，怎麼可能有「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的氣象？

三家這樣的行爲，除了表達恣意妄爲的僭越之心，做出權力與義務不平衡的行爲，違背了禮的原則，更破壞了國家整體的和諧。

有這樣的大夫把持朝政，魯國的國政焉能和諧？人民何以適從？

【注釋】

徹

《說文解字》：「徹chè通也。从彳从攴从育。」

「徹」音讀作〔chè ㄔㄜˋ〕。

「徹」从「彳」从「攴」从「育」，會意字；

从「彳」，表示「行爲通達」之義；

从「攴」，表示「致力使之」之義；

从「育」，表示「養成」之義；

會合「彳」、「攴」、「育」之義，爲「致力養成，使之行爲通達」之義。

相

《說文解字》：「相xiānɡ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詩》曰：相鼠有皮。」

「相」音讀作〔xiāng ㄒ〡ㄤ〕。

「相」从「目」从「木」，會意字；

从「目」，表示「觀察」之義；

从「木」，泛指「植物」之義；

會合「目」、「木」之義，爲「觀察植物」，得「觀察」之義。

《易經‧觀卦》：坤下巽上。坤爲地，巽爲木。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的意思是：在地上，人容易觀察得到的事物，以木爲最。

木，泛指植物。人與植物，在生活上是最容易彼此接觸的，所以「相」字引伸爲「彼此相交」之義。

由「彼此相交」之義，再引伸爲「相助」之義。

「相維辟公」之「相」，乃「相助」之義。

維

《說文解字》：「維wéi車蓋維也。从糸隹聲。」

「維」音讀作〔wéi ㄨㄟˊ〕。

「維」从「糸」、「隹」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絲線織成的覆蓋之物」之義；

从「隹」，「隹」乃「系」之假借，「系」表示「繫著」之義；

會合「糸」、「系」之義，爲「繫著在車上，用絲線織成的覆蓋之物」之義。

「維」假借爲語助詞。

「相維辟公」之「維」，是語助詞。

辟

《說文解字》：「辟bì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凡辟之屬皆从辟。」（誤釋字形字義）

「辟」音讀作〔bì ㄅ〡ˋ〕。

「辟」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辟」从「卩」、「䇂」从「〇」，會意字；

从「卩」，表示「受到法度之限制」之義；

从「䇂」，表示「因爲犯罪」之義；

从「〇」，表示「被鎖在柱子邊」之義；

會合「卩」、「〇」、「䇂」之義，爲「因爲犯罪，受到法度之限制，被鎖在柱子邊」，得「因罪受罰而被限制於偏僻之處」之義。

由「因罪受罰而被限制於偏僻之處」之義，引伸爲「偏僻之處」之義，再引伸爲「京畿以外之地」之義。

「辟公」是指「京畿以外之地的諸侯」。

穆

《說文解字》：「穆mù禾也。从禾㣎聲。」

「穆」音讀作〔mù ㄇㄨˋ〕。

「穆」从「禾」、「㣎」聲，形聲字；

从「禾」，表示「一種禾類植物」之義；

从「㣎」，聲符不表義；

會合「禾」、「㣎」之義，爲「一種禾類植物」之義。

「穆穆」乃「㣎㣎」之假借。

解釋「㣎」字之前，先解釋「𡭴」字。

𡭴

《說文解字》：「𡭴xì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小見。」

「𡭴」音讀作〔xì ㄒ〡ˋ〕。

「𡭴」从「白」、二「小」聲，形聲字；

从「白」，表示「光線」之義；

从二「小」，表示「透過縫隙，彼此略微可見」之義；

會合「白」與二「小」之義，爲「透過縫隙的光線，彼此略微可見」之義。（雖然縫小，但彼此相見。）

㣎

《說文解字》：「㣎mù細文也。从彡，𡭴省聲。」

「𡭴」音讀作〔mù ㄇㄨˋ〕。

「𡭴」从「彡」、「𡭴」省聲，形聲字；

从「彡」，表示「連續著」之義；

从「𡭴」，表示「彼此略微可見」之義；

會合「彡」、「𡭴」之義，爲「連續著彼此略微可見」之義。（雖然略微可見，但彼此一直保持相見的狀態。）

「穆穆」乃「㣎㣎」之假借，表示諸侯在天子兩側，彼此雖不直視相見，但是彼此一直保持著略微可見，這是天子肅穆、諸侯恭敬的狀態。

天子肅穆、諸侯恭敬，是一種整體和諧的狀態，不是魯國三家大夫奏個〈雍〉樂，就可以辦到的。一他們不是天子，二他們有僭越之心，做不到禮的精神與原則，徒有禮的形式，又能如何？

取

《說文解字》：「取qǔ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聝。聝者，耳也。」

聝〔guó ㄍㄨㄛˊ〕：古代戰爭中割取所殺敵俘的左耳。亦泛指斷割。

「取」音讀作〔qǔ ㄑㄩˇ〕。

「取」从「又」从「耳」，會意字；

从「又」，表示「捉住敵人」之義；

从「耳」，表示「割去左耳」之義；

會合「又」、「耳」之義，爲「捉住敵人，割去左耳」，得「捉敵割耳，以爲戰功」之義。

由「捉敵割耳，以爲戰功」之義，引伸爲「以某種事物爲據，而成事功」之義。

堂

《說文解字》：「堂tánɡ殿也。从土尚聲。」

「堂」音讀作〔táng ㄊㄤˊ〕。

「堂」甲骨文作「堂-卜辭-1」、「堂-卜辭-2」，金文作「堂-克鼎-1」、「堂-師𠭰簋-1」；

「堂」从「京」、「亯」聲，形聲字；

从「京」，表示「宮闕之門觀」之義；

从「亯」，表示「宗廟之大室」之義；

會合「京」、「亯」之義，爲「宮闕之內，宗廟之大室」之義。

【參考】

「雍」乃「雝」之假借。

《詩‧周頌‧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肅」乃「摍」之假借。「摍」爲「整理坐墊，引賓就座」之義。

摍

「摍」音讀作〔sù ㄙㄨˋ〕。

「摍」於卜辭作「」、「」、「」、「」，

「摍」从「攴」、「㐁」，或从「又」、「㐁」，或从「𠬞」、「㐁」，會意字；

（「㐁」讀作〔tiàn ㄊ〡ㄢˋ〕，「㐁」乃「簟」之初文。）

（「簟」讀作〔diàn ㄉ〡ㄢˋ〕，供坐臥鋪墊之用的葦席或竹席。）

从「攴」、「又」或「𠬞」，表示「布正」之義；

从「㐁」，表示「席簟」之義；

會合「攴」、「㐁」之義，爲「布席正席，引賓就坐」之義。（布席正席亦見曲禮上）

「摍」義如曲禮「主人肅客而入」之「肅」，「肅」乃「摍」之假借字。

布席正席，肅然起敬。

一個團隊的氣象，要看領導者和他身邊的主要幹部，是不是有「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的氣象。

領導者身邊的都是經過一層又一層的義務而上位的人，還是沒有經過實踐證明能夠擔起重任的人呢？

經過一層又一層的義務而升遷的人，是有底氣的；沒有經過實踐證明能夠擔起重任的人，是沒有底氣的。

03-03《論語‧八佾篇》第三章

【原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譯文】

孔子說：「人若是沒有整體和諧之心，怎麼能夠行禮呢？人若沒有整體和諧之心，怎麼能夠和樂呢? 」

【說明】

接續第一章講季氏僭越使用八佾舞之禮的事情，第二章講三家僭越唱奏〈雍〉之樂的事情，本章講爲什麼他們會違反禮樂的制度，是因爲他們根本沒有促成整體和諧之心。

仁心是希望整體和諧關係止於至善的心。

人若是沒有仁心，他還會在乎整體和諧的關係嗎？他只會在乎他自己的利益與慾望。當一個人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與慾望，他還會在乎應盡的義務嗎？他只想得到他的權力，甚至僭越的權力，這根本就違背了禮的原則，更不可能做到禮的和諧作用。

人若是沒有仁心，他只會在乎自己的權勢，想用最高級的排場來證明自己的權勢，但是他的才德、地位是不是配位呢？他根本不在乎！這種人就算是有了最高級的排場，但是他辦不到有最高級的參與者、最高級的現場氣象。

【注釋】

仁

《說文解字》：「仁rén親也。从人二。」

「仁」音讀作〔rén ㄖㄣˊ〕。

「仁」从「人」、「二」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之情誼」之義；

从「二」，表示「彼此之間」之義；

會合「人」、「二」之義，爲「人彼此之間的情誼」之義，得「凡有利於人彼此情誼的行爲」皆謂之「仁」。

解釋「禮」字，先講「豊」字。

豊

《說文解字》：「豊l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誤釋字形字義）

「豊」音讀作〔lǐ ㄌ〡ˇ〕。「豊」古字寫作「𧯽」。

「𧯽」甲骨文作「」、「」；

「𧯽」从「壴」、「珏」，會意字；

从「壴」，表示「鐘鼓」之義；（「壴」音讀作〔zhù ㄓㄨˋ〕）

从「珏」，表示「玉帛」之義；（「珏」音讀作〔jué ㄐㄩㄝˊ〕）

會合「壴」、「珏」之義，凡是吉、凶、軍、賓、嘉之禮，皆需鐘鼓玉帛，故爲「禮制」之稱。

因爲「豊」借爲「醴」，所以轉注孳乳爲「禮」，這是爲了區別於假借義的轉注字。

「豊」是「禮」的本字。

在禮制中，分封爵位的典禮最爲重要，因爲朝廷與諸侯國是經營天下的主要結構，經營由先王傳承下來的整體發展道路；在發展過程中，要能夠使整體和諧進步地發展，必須做到權力與義務的動態平衡，這是禮的精神與原則。

「豊」字中的「壴」和「珏」，「珏」所表達的有形物質，是人盡其才應得的成果，但是每個人的成就有所差別，社會自然會有階級性的差別；爲能避免階級差別所帶來的對立，以「壴」所代表的「音樂」帶來和諧；國家民族既不是平頭式的平等，在心理層面也不致造成對立。「禮」、「樂」並行，是我們民族進步和諧的根本制度。

樂

《說文解字》：「樂yuè五聲八音緫名。象鼓鞞。木，虡也。」（誤釋字形）

「樂」音讀〔yuè ㄩㄝˋ〕。

「樂」於甲骨文作「」、「」，金文作「」、「」；

字形上部都像「鼓鼙」，字形下部都像「鼓虡〔jù ㄐㄩˋ〕（鼓架子）」，獨體象形文；

「樂」以「鼓」爲形象，是因爲「鼓」是「節樂之主」，故以「鼓」形構成「樂」字，以表示「樂事不能缺少鼓」，而爲「五聲八音之總名」。

「樂」是「五聲八音之總名」，表示「音樂」之義，「音樂」使人「快樂」，故引伸爲「快樂」之義，音讀作〔lè ㄌㄜˋ〕。

03-04《論語‧八佾篇》第四章

【原文】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譯文】

林放向孔子請教禮的本質。孔子回答說：「你問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舉行禮儀與其提供奢侈的物質，寧可大家都可以提供自己最好的儉樸物質。舉行喪禮，與其行禮如儀，寧可感同身受喪失親人的心情，彼此眞情相見。」

【說明】

第二章講禮樂的精神在於仁心。有了仁心，才會關照他人，而不是只有自己的心情與態度。

這一章講心裡只有自己的人，對於禮儀的排場，如魯國三家那樣，只想用排場來證明自己的權勢，就會極盡奢侈，用鋪張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慾望，那還不如不要奢侈鋪張的排場形式，寧可將自己最好的貢獻出來，不論貧富貴賤。

關於喪事的禮儀，無心於禮的精神與原則，而只是做給他人看，根本沒有眞心去對待死者，只是過程行禮如儀而已，那還不如不要這樣的行禮如儀，寧可以眞敏之心去感同身受哀喪的心情。

禮，需要禮儀的形式來表達禮的精神與原則；禮儀的形式，需要𦎫眞之心作爲根本。

𦎫眞之心必然合乎禮的精神與原則，而不是合乎自己的慾望。

一個不以𦎫眞之心對待的禮儀，只不過是行禮如儀而已，沒有自然眞實的內涵。孔子的意思不是不要禮儀，而是不要沒有𦎫眞之心的禮儀。

禮的內涵：

禮的根本→𦎫眞之心；

禮的原則→權力與義務的平衡；

禮的目的→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禮的精神→整體和諧。

【注釋】

奢

《說文解字》：「奢shē張也。从大者聲。凡奢之屬皆从奢。」

「奢」音讀作〔shē ㄕㄜ〕。

「奢」从「大」、「者」聲，形聲字；

从「大」，表示「使之爲大」之義；

从「者」，「者」是「多」的假借，「多」表示「更多」之義；

會合「大」、「多」之義，爲「更多使之爲大」，得「極度擴張」之義。

寍

《說文解字》：「寍nínɡ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

「寍」音讀作〔níng ㄋ〡ㄥˊ〕。

「寍」从「宀」从「心」、「皿」，會意字；

从「宀」，指「有屋庇護」，表示「安全」之義；

从「心」，表示「心情」之義；

从「皿」，食器中有食物，不會發愁，表示「沒憂愁」之義；

會合「宀」、「心」、「皿」之義，爲「有屋庇護、衣食溫飽的心情」，得「心情安全沒憂愁」之義。

有屋庇護、有食物維生，是生存的根本，家裡有食物才能令人安心、不會發愁。

寧

《說文解字》：「寧nínɡ願詞也。从丂寍聲。」

「寧」音讀作〔níng ㄋ〡ㄥˊ〕。

「寧」从「丂」、「寍」聲，形聲字；（「丂」音讀作〔kǎo ㄎㄠˇ〕）

从「丂」，表示「意內言外的願詞」之義；

从「寍」，表示「心情安全沒憂愁」之義；

會合「丂」、「寍」之義，表示「但願心情安全沒憂愁的願詞」之義。

「但願心情安全沒憂愁的願詞」之義，引伸爲「但願心安」之義，再引伸爲「但願」之義。

現在也假借「寧」字來表示「寍」字的意思，例如「安寧」。

儉

《說文解字》：「儉jiǎn約也。从人僉聲。」

「儉」音讀作〔jiǎn ㄐ〡ㄢˇ〕。

「儉」从「人」、「僉」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的行爲」之義；

从「僉」，表示「合集讙鬧之衆人，詢謀出方向，得眾人之相从」之義；

會合「人」、「僉」之義，爲「能夠合集讙鬧之衆人，詢謀出方向，得眾人之相从的行爲」，得「使大家都有共同出路的行爲」之義。

一個人能夠約同讙鬧之衆人，而皆相从，表示他的思想境界高，能夠約同眾人之異，且能提出眾人服從的義行，而使眾人得到出路、獲得實惠。

「禮，與其奢也，寧儉。」的「儉」，是指每個人貢獻自己的最好，就是大家的共同出路。

講「易」字，先講「𣄻」字。

𣄻

《說文解字》：「𣄻zhuó奇字涿。从日乀。」

「𣄻」音讀作〔zhuó ㄓㄨㄛˊ〕。

「𣄻」从「日」、「乀」，會意字；（「乀」音讀作〔yí 〡ˊ〕）

从「日」，表示「計算時間」之義；

从「乀」，表示「流水下滴」之義；

會合「日」、「乀」之義，爲「流水下滴，計算時間」，得「漏刻」之義。

易

《說文解字》：「易yì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屬皆从易。」（誤釋字形字義）

「易」音讀作〔yì 〡ˋ〕。

「易」甲骨文作「易-卜辭-1」、「易-卜辭-2」，金文作「易-彝銘-1」、「易-彝銘-2」、「易-彝銘-3」、「易-彝銘-4」；

「易」从「𣄻」、「彡」，會意字；（「彡」音讀作〔shān ㄕㄢ〕）

从「𣄻」，表示「漏刻」之義；

从「彡」，表示「流水聯緜」之義；

會合「𣄻」、「彡」之義，爲「漏刻之流水聯緜」，得「隨著時間產生的變化」之義。

「漏刻之流水聯緜」，隨著時間，流水而過，引伸爲「走過程」之義。

「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易」，爲「走過程，行禮如儀」之義。

戚

《說文解字》：「戚qī戉也。从戉尗聲。」（誤釋字形字義）

「戚」音讀作〔qī ㄑ〡〕。

「戚」之本字爲「戌」。

「戌」甲骨文作「戌-卜辭-1」、「戌-卜辭-2」、「戌-卜辭-3」、「戌-卜辭-4」，金文作「戌-彝銘-1」、「戌-彝銘-2」；

皆像「大斧」之形，獨體象形文；

「戌」之本義爲「大斧」。

因爲「戌」借爲「紀日」之名，所以轉注孳乳爲「戚」。

「戚」假借爲「哀戚」之義。

「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戚」，爲「哀戚」之義。

𦎫

《說文解字》：「𦎫chún孰也。从亯羊。讀若純。一曰鬻也。」

「𦎫」音讀作〔chún ㄔㄨㄣˊ〕。

「𦎫」从「亯」、「羊」，會意字；

从「亯」，表示「大廟」之義；

从「羊」，表示「最好的犧牲」之義；

會合「亯」、「羊」之義，爲「最好的犧牲供奉大廟」之義。

由「最好的犧牲供奉大廟」之義，引伸爲「貢獻自己最好的價值」之義。

眞

《說文解字》：「眞zhēn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𠤎目𠃊。八，所乘載之。」

「眞」音讀作〔zhēn ㄓㄣ〕。

「眞」从「𠤎」、「目」、「𠃊」、「八」，會意字；

从「𠤎」，表示「過程之變化」之義；

从「目」，表示「彼此見證」之義；

从「𠃊」，表示「隱而不見之天理」之義； (「𠃊」音讀作〔yǐn 〡ㄣˇ〕)

从「八」，表示「同事」之義；

會合「𠤎」、「目」、「𠃊」、「八」之義，爲「同事過程中彼此見證於隱而不見之天理」之義。

由「同事過程中彼此見證於隱而不見之天理」之義，引伸爲「彼此同感，通透相知」之義。

【參考】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跡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之本，在於𦎫眞，不然，禮則流爲世俗之所爲。

𦎫者，所以出於己也，自在不可奢也；

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并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不奇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先進篇〉第二十章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孔子說：「一個人話講得好像很篤實，就以他爲是地贊同他，難道就不細究他是君子之人？還是氣色故作盛大之人？」

論篤，莊語也。

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非色莊者可爲。

03-05《論語‧八佾篇》第五章

【原文】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譯文】

孔子說：「夷狄民族即使有君主，也不如華夏民族沒有君主。」

【說明】

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即位，成王年幼，由周公輔政，及長，還政於成王。

這段歷史，可以看出我們華夏民族禮的根本、原則、目的與精神（此四項爲禮的內涵），周成王即位是禮制，但是成王年幼，還沒有能力施行政事，而由周公輔政，天下得以運行。這個時候，周公明白尊禮的重要性，天下要得以和諧發展，就必須恪守禮的內涵，絲毫沒有僭越之心，而且爲成王謀以忠，與天下交以信，傳先王之道而習於天下。七年之後，還政於成王，無愧於「輔」。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華夏民族對於權力與義務平衡的和諧進行，有著深厚的禮文化。我們在什麼位置，眞心誠意地發揮自己的才德，克盡在這個位置上的義務，而不是求取個人的權力擴張，因爲權力是克盡義務之後，由他人所賦予的，不是自己爭取的。

這種禮的文化，是夷狄所沒有的。夷狄的文化是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以力取大位，而非有德者居之。

爲政以德，德以恪守禮的內涵，違反了禮的內涵，何以爲政？

因爲華夏民族恪守禮的內涵，即使沒有君主可以施政，也有輔政的才德之士，以𦎫眞之心來運行國政，讓大家都有路可走；而夷狄民族沒有禮的文化，即使有君主，其下有能力者，僭越之心隨時可以顛覆原來的君主，那是以力服人的民族的宿命。

【注釋】

君

《說文解字》：「君jūn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

「君」音讀作〔jūn ㄐㄩㄣ〕。

「君」从「口」、「尹」聲，形聲字；（《說文正補‧君》P206）

从「口」，表示「發號施令者」之義；

从「尹」，表示「擁有權力」之義；

會合「口」、「尹」之義，爲「擁有權力發號施令者」之義。

亡

「兦」字今寫作「亡」。

《說文解字》：「兦wánɡ逃也。从入𠃊。凡兦之屬皆从兦。」

「兦」音讀作〔wáng ㄨㄤˊ〕。

「兦」从「入」、「𠃊」，會意字；（「𠃊」音讀作〔yǐn 〡ㄣˇ〕）

从「入」，表示「進入」之義；

从「𠃊」，表示「隱蔽」之義；

會合「入」、「𠃊」之義，得「進入到一個看不見的空間去了」之義。

「亡羊補牢」意思是：羊跑不見了，就趕快把牢欄補強，免得再有羊跑不見了。

「進入到一個看不見的空間去了」之義，引伸爲「沒有」之義。

「不如諸夏之亡也」的「亡」字，爲「沒有」之義。

「亡」作「沒有」之義時，音讀作〔wú ㄨˊ〕。

「亡」借爲「死亡」，故假借「無」字來用。

03-06《論語‧八佾篇》第六章

【原文】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譯文】

季氏要帶著軍隊去祭拜泰山。孔子告訴冉有：「你不能阻止此事、挽救天下嗎？」冉有回答說：「不能。」孔子感嘆：「唉！難道泰山之神還不如林放嗎？」

【說明】

這下子，季氏的排場更大了，在家裡八佾舞於庭還不夠，還要帶著軍隊去祭拜泰山之神。

只有天子才有權力去祭拜泰山，而這個魯國大夫竟然要去祭拜，僭越之心要昭告天下。天下之人會同意他這樣的行爲嗎？泰山之神會接受他的祭拜嗎？

〈八佾篇〉第四章講的林放問禮之本，禮的根本是要有𦎫眞之心來執行禮儀，禮儀的形式要合乎禮的精神與原則。季氏是眞心地祭拜泰山嗎？由他祭拜泰山的形式來看，合乎禮的精神、原則、目的與根本嗎？四者都不是。帶著軍隊去祭拜泰山，只是要彰顯他的權勢，想要以力服人，這跟夷狄的文化有什麼差別？

所以孔子用了「救」字，他希望冉有這個學生，能夠阻止季氏祭拜泰山的行爲，避免季氏這種以力服人的思想蔓延，危害天下。

就算是冉有阻止不了季氏，冉有也要去阻止，阻止不了也要阻止。

〈憲問篇〉第二十一章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陳成子弒簡公，是犯上作亂，根本破壞了禮制，所以孔子一定要請魯哀公去討伐陳成子，就算是魯哀公不去討伐陳成子，孔子也要勸諫魯哀公去討伐。

天下不去討伐陳成子，造成的後果就是之後的三家分晉，中國進入更爲紛亂的戰國時代，亂臣賊子不懼的時代，天下蒼生無路可走的時代。

【注釋】

旅

《說文解字》：「旅lǚ軍之五百人爲旅。从㫃从从。从，俱也。」

「旅」音讀作〔lǚ ㄌㄩˇ〕。

「旅」小篆作「旅-小篆-1.png」；

「旅」从「㫃」从「从」，會意字；

从「㫃」，表示「旗幟」之義；

从「从」，表示「聽從之眾」之義；

會合「㫃」、「从」之義，爲「旗幟之下的聽從之眾」，得「軍旅」之義。

弗

《說文解字》：「弗fú撟也。从丿从乀，从韋省。」（誤釋字形字義）

「弗」音讀作〔fú ㄈㄨˊ〕。

「弗」甲骨文作「弗-卜辭-1」、「弗-卜辭-2」，金文作「弗-彝銘-1」、「弗-彝銘-2」；

从「弓」，像「加榜檠」之形，合體象形文；（「檠」音讀作〔qíng ㄑ〡ㄥˊ〕）

「弗」的本義是「弓檠」，也就是「矯弓器」。

因爲「弗」借爲「非然」之義，故孳乳爲「𢏇」。

「女弗能救與？」之「弗能」，爲「不能」之義。

救

《說文解字》：「救jiù止也。从攴求聲。」

「救」音讀作〔jiù ㄐ〡ㄡˋ〕。

「救」从「攴」、「求」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盡力做到」之義；

从「求」，表示「要求」之義；

會合「攴」、「求」之義，爲「盡力做到要求」之義。

由「盡力做到要求」之義，引伸爲「挽救某事」之義，再引伸爲「阻止某事」之義。

03-07《論語‧八佾篇》第七章

【原文】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譯文】

孔子說：「君子對於事物無所爭，如果一定要爭，也就是從事射禮了。在射禮中，比賽雙方先相互拱手作揖，對方以手指引讓路，然後才登上射台，比射結束之後，也是互相拱手作揖才退下，再根據勝負行飲酒之禮，這才是君子之爭。」

【說明】

季氏想奪天子之位，而君子非但不奪人之權位與利益，更是無所爭，只有在射禮之中，比賽射箭，才有與人競爭的情況。

爲什麼要比賽射箭呢？

在冷兵器的時代，射箭是非常重要的保衛國家的技能，作爲保家衛國之士，不能不會射箭，所以射箭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一，六藝是作爲士以上的人，必需具備的才能。

爲什麼要根據射禮來比賽射箭呢？

因爲在培養、選拔射箭人才時，會有競爭，爲了避免因爲競爭而有鬥勝的私心、彰顯自己的能力、想要以力服人的心態，所以建立了射禮，在禮的精神與原則之下，和諧地進行比賽，最終有了勝負之分，也會用權力與義務的原則來平衡彼此的心態。

所以孔子說射禮中的競爭，是君子之爭啊！

「揖讓而升」，讓彼此的「𦎫」，貢獻出自己最好的表現，能夠發揮，這是「敦」的行爲。

「下而飲」，射箭比賽分出勝負，心理明白彼此優劣的「眞」，敬服勝者，這是「敏」的行爲。

【注釋】

爭

《說文解字》：「爭zhēnɡ引也。从𠬪、𠂆。」

「爭」音讀作〔zhēng ㄓㄥ〕。

「爭」甲骨文作「」、「爭-甲骨文編-珠1204-1.png」，小篆作「爭-小篆-1.png」；

「爭」从「𠬪」、「𠂆」，會意字；

从「𠬪」，表示「兩人以手著物」之義；（「𠬪」音讀作〔biào ㄅ〡ㄠˋ〕）

从「𠂆」，表示「相互拽抴」之義；

會合「𠬪」、「𠂆」之義，爲「兩人以手著物，相互拽抴，引爲己有」之義。

揖

《說文解字》：「揖yī攘也。从手咠聲。一曰手箸胷曰揖。」

「揖」音讀作〔yī 〡〕。

「揖」从「手」、「咠」聲，形聲字；

从「手」，表示「兩手的動作」之義；

从「咠」，「咠」乃「亼」之假借，表示「相合」之義；

會合「手」、「亼」之義，爲「兩手相合的動作」之義。

讓

《說文解字》：「讓rànɡ相責讓。从言襄聲。」

「讓」音讀作〔ràng ㄖㄤˋ〕。

「讓」从「言」、「襄」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襄」，本義爲「解衣而耕」，辭去職位，以使後人上位，引伸爲「攘賢」之義；

會合「言」、「襄」之義，爲「攘賢的言詞」之義。

攘

《說文解字》：「攘rǎng推也。从手襄聲。」

「攘」音讀作〔rǎng ㄖㄤˇ〕。

「攘」从「手」、「襄」聲，形聲字；

从「手」，表示「動作」之義；

从「襄」，表示「謙己而推舉他人」之義；

會合「手」、「襄」之義，爲「謙己而推舉他人的動作」之義。

升

《說文解字》：「升shēnɡ十合也。从斗，象形。」

「升」音讀作〔shēng ㄕㄥ〕。

「升」甲骨文作「」，金文作「升-金文-1.png」、「升-金文-2.png」，小篆作「」；

「升」从「斗」，一點或一橫是指由斗中取出的一定量，合體指事文；

从「斗」，「斗」金文作「」，小篆作「」，表示「容積之量器」之義；

「」、「」表示「斗」內有一點或一橫，這一點或一橫是指由斗中取出的一定量；

「升」爲小於「斗」的「容量單位」，十升爲一斗。

「升」假借爲「登升」之義。

「揖讓而升」的意思是：彼此雙手相合作揖，對方以手指引讓路，然後才登上射台。

03-08《論語‧八佾篇》第八章

【原文】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譯文】

子夏問：「《詩經》上說：『莊姜對人巧妙的笑，笑得與人心意相通；她美麗的眼睛，以至善的心意對待他人。這是因爲她有𦎫眞之心，才會有至善眞情的表達，使她更爲絢麗。』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孔子回答：「就像繪畫時，用細緻潔白的絲帛作爲畫布，然後再用五彩的顏料，在畫布上繪畫。」子夏再問：「所以說有了𦎫眞之心之後，禮才可以表達出至善眞情的絢麗，是嗎？」孔子說：「卜商啟發了我，可以開始和你討論《詩經》了。」

【說明】

上一章「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講𦎫眞之心，就算在有所爭的「射禮」上，也可以表達𦎫眞的本質。

這一章講「禮」是根據內在𦎫眞之心，而有至善眞情的表達，才會有絢麗的呈現。

如果禮不是根源於內在𦎫眞之心，而有至善眞情的表達，就會像繪畫時，將五顏六色的顏料，畫在不是素色的畫布上，表現不出各種顏料的眞實色彩，那麼將無法呈現心裡想畫的結果。

有了𦎫眞之心，才會有禮樂的絢麗呈現。

〈八佾篇〉第三章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不能以𦎫眞之心對待他人，如何能夠做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止於至善呢？

不能以𦎫眞之心對待他人，做不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禮樂的形式，又能表達什麼內涵呢？

以𦎫眞敦敏行仁，人人都有路可走，人人志於仁，人人行仁；天下以𦎫眞爲素，禮樂呈現的絢麗，高貴典雅，歷久彌新。

【注釋】

笑

「笑」的本字應是「𥬇」。

《說文解字》：「𥬇 xiào喜也。从竹。从犬。」

「𥬇」音讀作〔xiào ㄒ〡ㄠˋ〕。

「𥬇」从「竹」从「犬」，會意字；

从「竹」，表示「絲竹」之義，也就是「音樂」之義，引伸爲「音樂使人感到快樂」之義；

从「犬」，表示「狗的表情」之義；

會合「竹」、「犬」之義，爲「音樂使狗感到快樂的表情」之義。

哭

《說文解字》：「哭kū哀聲也。从吅，獄省聲。凡哭之屬皆从哭。」

「哭」音讀作〔kū ㄎㄨ〕。

「哭」从「吅」从「犬」，會意字；

从「吅」，表示「厲聲責罵」之義；

从「犬」，表示「狗的聲音」之義；

會合「吅」、「犬」之義，爲「厲聲責罵狗時，狗發出的聲音」，得「悲哀的聲音」之義。

「𥬇」、「哭」之所以都从「犬」，是因爲人類觀察最熟悉、親近的動物—狗，所得到的情緒概念。

試問：爲什麼不从「人」而从「犬」呢？

應該是人的感情表達比較複雜，不容易像動物直接表達感情，所以不从「人」而从「犬」。

倩

《說文解字》：「倩qiàn人美字。从人青聲。東齊壻謂之倩。」

「倩」音讀作〔qiàn ㄑ〡ㄢˋ〕。

「倩」从「人」、「青」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的表情」之義；（人之涵養、表達）

从「青」，「青」乃「恰」之借，表示「合於心意」之義；

會合「人」、「恰」之義，「人合於心意的表情」之義。

盼

《說文解字》：「盼pàn白黑分也。《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聲。」

「盼」音讀作〔pàn ㄆㄢˋ〕。

「盼」从「目」、「分」聲，形聲字；

从「目」，表示「眼睛」之義；

从「分」，表示「黑白分明」之義；

會合「目」、「分」之義，爲「黑白分明的眼睛」，表示「以至善的心意對待他人」之義。

素

《說文解字》：「素sù白緻繒也。从糸、𠂹，取其澤也。凡素之屬皆从素。」

「素」音讀作〔sù ㄙㄨˋ〕。

「素」小篆作「」；

「素」从「糸」、「𠂹」，會意字；（「𠂹」音讀作〔chuí ㄔㄨㄟˊ〕）

从「糸」，表示「絲帛」之義；

从「𠂹」，表示「潤澤所以下垂」之義；

會合「糸」、「𠂹」之義，潤澤所以下垂，爲細緻潔白的絲帛，得「細緻潔白的絲帛」之義。

絢

《說文解字》：「絢xuàn《詩》云：素以爲絢兮。从糸旬聲。」

「絢」音讀作〔xuàn ㄒㄩㄢˋ〕。

「絢」从「糸」、「旬」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素繒」之義；

从「旬」，本義爲「十日云回」，引伸爲「繪畫的過程表現」之義；

會合「糸」、「旬」之義，爲「表現在素繒上的繪畫」之義。

後

《說文解字》：「後hòu遲也。从彳、幺、夊者，後也。」

「後」音讀作〔hòu ㄏㄡˋ〕。

「後」小篆作「」；

「後」从「彳」、「幺」、「夊」，會意字；（「夊」音讀作〔suī ㄙㄨㄟ〕）

从「彳」，表示「行路之時」之義；

从「幺」，本義爲「剛剛出生的嬰兒」，引伸爲「晚輩」之義；

从「夊」，表示「行遲於長輩之後」之義；

會合「彳」、「幺」、「夊」之義，爲「行路之時晚輩行遲於長輩之後」，得「行遲於長輩之後」之義。

由「行遲於長輩之後」之義，引伸爲「在某事物之後」之義。

「繪事後素」的意思是：繪畫時，先以細緻潔白的絲帛作爲畫布，然後再用五彩的顏料，在畫布上繪畫。

素是細緻潔白的絲帛，以之作爲畫布，才能夠讓五顏六色的顏料表達出它們的色彩；不然，質地不好、色雜不純的畫布，顏料如何能夠表達得出它們的色彩呢？

這句話是比喻人有𦎫眞之心，才能表達得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以爲絢兮」。

起

《說文解字》：「起qǐ能立也。从走巳聲。」

「起」音讀作〔qǐ ㄑ〡ˇ〕。

「起」从「走」、「巳」聲；

从「走」，表示「行走」之義；

从「巳」，本義爲「胎兒」，引伸爲「開始」之義；

會合「走」、「巳」之義，爲「開始行走」之義。

「起予者商也」之「起」字，乃「啟」之假借，表示「啟發」之義。

【參考】

《詩經‧國風‧衛‧碩人》：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盻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03-09《論語‧八佾篇》第九章

【原文】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譯文】

孔子說：「夏朝的禮，我可以說出它的內涵，但是現在杞國的禮儀形式已經不足以表徵它了；商朝的禮，我可以說出它的內涵，但是現在宋國的禮儀形式已經不足以表徵它了；因爲杞國與宋國記錄有關於禮的文獻，已經記載不全了。如果有足夠的文獻記載，那麼我就可以論述說明杞國與宋國現在的禮儀形式如何表徵夏、商時期禮的內涵。」

【說明】

周朝將夏朝的後裔封爲杞國，將商朝的後裔封爲宋國。

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這是爲什麼呢？

禮的根本、原則、目的與精神是不會變的，變的是後人執行禮的儀式、態度。

〈爲政篇〉第二十三章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這是在講：禮的根本、原則、目的與精神是不會變的，會有所損益的是禮的儀式與態度。

只要我們將禮的內涵傳承下去，雖百世之後，中華民族的子孫還是可以知道這一以貫之的文化思想。

但是，破壞禮的內涵，所產生的儀式已經不足以表徵禮的內涵，就像在周朝的杞國，他們的行禮的儀式，已經不足以表徵夏朝禮的內涵；同樣的，在周朝的宋國，他們的行禮的儀式，也已經不足以表徵商朝禮的內涵了。

爲什麼會這樣呢？

因爲杞國與宋國，作爲夏朝和商朝的遺民，他們的禮儀形式，已經失去了、甚至違背了禮的內涵。

所以，孔子雖然了解禮的內涵，但是杞國與宋國的禮儀形式，已經不能表徵禮的內涵。

這章在告訴我們，明白、掌握禮的內涵，不要離開它、違背它，讓禮儀的形式能夠表徵禮的內涵，如此，我們的子孫代代都能夠實踐禮的內涵，傳承「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長存永續的一貫精神，這是我們民族一以貫之的思想。

要有符合時代潮流的生活形式，但是不要違背禮一以貫之的內涵。

孝弟忠信，能在現代的生活中消失嗎？

要重視歷史文化，不要數典忘祖、文獻缺失。

作爲中華民族的後代，如果不重視自己的歷史文化，數典忘祖，對於文獻的保護、記錄，不上心、不用心，那麼文獻的缺失，就等於是在毀滅自己的歷史記錄，子孫還有機會認識中華文化嗎？還會是中國人嗎？

【注釋】

徵

《說文解字》：「徵zhēnɡ召也。从微省，壬爲徵。行於微而文達者，即徵之。」

「徵」音讀作〔zhēng ㄓㄥ〕。

「徵」从「微」省、「𡈼」聲，形聲字；（「𡈼」音讀作〔tǐng ㄊ〡ㄥˇ〕）

从「微」，表示「隱幽難尋之事物」之義；

从「𡈼」，表示「呈現出來」之義；

會合「微」、「𡈼」之義，爲「使隱幽難尋之事物呈現出來」之義。

文

《說文解字》：「文wén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屬皆从文。」

「文」音讀作〔wén ㄨㄣˊ〕。

「文」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皆像「交紋」之形，獨體象形文；

「文」的本義是「紋畫交錯」。

由「紋畫交錯」之義，引伸爲「文采」、「文字」、「文章」之義。

獻

《說文解字》：「獻xiàn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从犬鬳聲。」

「獻」音讀作〔xiàn ㄒ〡ㄢˋ〕。

「獻」从「犬」、「鬳」聲，形聲字；（「鬳」音讀作〔yàn 〡ㄢˋ〕）

从「犬」，表示「犬肥」之義；

从「鬳」，表示「烹煮爲羹」之義；

會合「犬」、「鬳」之義，爲「犬肥烹煮爲羹」，得「良者爲獻」之義。

由「良者爲獻」之義，引伸爲「薦進」之義。

由「良者爲獻」之義，引伸爲「良者」、「賢者」之義。

「文獻」乃「文章之良者」之義。

03-10《論語‧八佾篇》第十章

【原文】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譯文】

孔子說：「對於禘祭之禮，在把祭祀之酒灑到地上之後，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說明】

「禘」祭是天子、諸侯在宗廟祭祀列祖的大型祭典。《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上一章講禮的內涵是不會變的，變的是後人執行禮的儀式、態度。

這一章講在執行禮的時候，參與祭祀的人，沒有眞心誠意的態度，在禘祭之禮開始以後，主祭者獻上香酒，就想草草了事，對於之後的祝禱儀式，根本不在意，這種態度，孔子實在看不下去，所以孔子說：「吾不欲觀之矣。」

禮儀的形式，隨著時代的不同，當然會改變，這種改變在合乎於禮的內涵之下，爲了順應時代的生活形態而改變；但是，如果是因爲參與者不重視的態度而改變禮儀的形式，這種形式將會失去禮的內涵。

當禮儀的形式不符合禮的內涵，將只是徒具形式之禮，不會產生教化的作用，體現不了𦎫眞之心的根本、權力與義務平衡的原則、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的目的與「和爲貴」的精神，能夠幫助人與人之間關係良好發展的教化功能，將不復見。

【注釋】

禘

《說文解字》：「禘dì諦祭也。从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

「禘」音讀作〔dì ㄉ〡ˋ〕。

「禘」从「示」、「帝」聲，形聲字；

从「示」，表示「祭祀」之義；

从「帝」，表示「王者由天地、其祖所出」之義；

會合「示」、「帝」之義，爲「由天地、其祖所出之王者的祭祀」之義。

旡

《說文解字》：「旡jì㱃食气屰不得息曰㒫。从反欠。凡旡之屬皆从旡。」

「旡」音讀作〔jì ㄐ〡ˋ〕。

「旡」甲骨文作「」，小篆作「」；

从反「欠」，變體象形文；

「旡」的本義是「㱃食气屰不得息」，也就是「吃飽了，氣逆，打嗝」之義。

既

《說文解字》：「旣jì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旣。」

「旣」音讀作〔jì ㄐ〡ˋ〕。

「旣」从「皀」、「旡」聲，形聲字；（「皀」音讀作〔guǐ ㄍㄨㄟˇ〕，爲「簋」的初文。）

从「皀」，表示「飲食」之義；

从「旡」，表示「吃飽了」之義；

會合「皀」、「旡」之義，爲「飲食吃飽了」之義。

由「飲食吃飽了」之義，引伸爲「已經完成」之義。

灌

《說文解字》：「灌ɡuàn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从水雚聲。」

「灌」音讀作〔guàn ㄍㄨㄢˋ〕。

「灌」从「水」、「雚」聲，形聲字；

从「水」，表示「水名」之義；

从「雚」，聲符不表義；

會合「水」、「雚」之義，爲發音爲「雚」的「水名」。

「灌」之另一義：

「灌」从「水」、「雚」聲，形聲字；

从「水」，表示「水流」之義；

从「雚」，表示「由高處而下」之義；

會合「水」、「雚」之義，爲「水流由高處而下」之義。

「禘自既灌而往者」之「灌」，表示「把祭祀之酒灑到地上」之義。

𡉚

《說文解字》：「𡉚huánɡ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

「𡉚」音讀作〔huáng ㄏㄨㄤˊ〕。

「𡉚」小篆作「」；

「𡉚」从「土」、「之（㞢）」，會意字；

从「土」，表示「有根據的土地」之義；

从「之」，甲骨文作「」，表示「草木生長」之義；

會合「之」、「土」之義，爲「草木生長在有根據的土地」，得「草木有根據地生長」之義。

由「草木有根據地生長」之義，引伸爲「一路向前」之義。

往

《說文解字》：「往wǎnɡ之也。从彳𡉚聲。」

「往」音讀作〔wǎng ㄨㄤˇ〕。

「往」小篆作「」；

「往」从「彳」、「𡉚」聲，形聲字；

从「彳」，表示「行進」之義；

从「𡉚」，表示「有所根據而向目標發展」之義；

會合「彳」、「𡉚」之義，得「有所根據而向目標行進」之義。

《孟子‧公孫丑上篇》：「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由「有所根據而向目標行進」之義，引伸爲「一路向前的行爲」之義。

觀

《說文解字》：「觀ɡuān諦視也。从見雚聲。」

「觀」音讀作〔guān ㄍㄨㄢ〕。

「觀」从「見」、「雚」聲，形聲字；

从「見」，表示「所見」之義；

从「雚」，「雚」乃「監」之借，「監」爲「臨下而視」之義；

會合「見」、「監」之義，爲「臨下而視之所見」之義，引伸爲「通明之見」之義。

03-11《論語‧八佾篇》第十一章

【原文】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譯文】

有人問孔子對於禘祭之禮的看法，孔子說：「我不知道呀！如果有人知道禘祭之禮的意義，來教化天下，那就像拿這個來昭示禘祭的意義啊！」說著，孔子指著自己的手掌。

【說明】

上一章教誨我們要眞心誠意地祭祀祖先，這一章講當我們眞心誠意地執行祭祀祖先的禘祭之禮，體會禮儀形式背後的內涵，這樣自然會明白建立禘祭的用心。

祭祀祖先的禘祭之禮在宗廟舉行，宗廟之上，有列祖列宗的牌位，牌位的排序是：始祖居中，其左爲奇數之後代，稱之爲昭；其右爲偶數之後代，稱之爲穆。

在上一章講主祭者獻灌香酒，灑於「尸」前(尸主人，小男生坐著不動，代表祖先接受祭拜)，由於沒有眞心誠意，就想草草了事，所以孔子看不下去，不想看了。

孔子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在宗廟之上的列祖列宗，按照昭穆排列在上，獻灌香酒之後，還應該有與祖先溝通的祝禱儀式，此時所有參祭者，看到列祖列宗的牌位，想想多麼不容易傳承到現在這一代人，每一代人都要「愼終追遠」，才能夠傳到現在。

孔子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是說當有人眞心誠意地參與禘祭，自然能夠體會陳列祖先牌位的意義，後代子孫會明白「愼終追遠」的重要，眞心誠意地祭祀祖先，以此來教化子孫，這樣人民敦厚，天下平安。

孔子指其掌，比喻手指的排列，如列祖昭穆的排列，中間最高代表始祖，左右次之。以宗廟之昭穆傳承，來昭示禘祭之意義。

【注釋】

或

《說文解字》：「或yù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

「或」音讀作〔yù ㄩˋ〕。

「或」甲骨文作「」，金文作「」；

「或」甲骨文「」从「囗」从「戈」，會意字；

从「囗」，表示「土地範圍」之義；

从「戈」，表示「武力」之義；

會合「囗」、「戈」之義，爲「擁有土地範圍、具備武力的邦國」之義。

金文「」在甲骨文「」的基礎上，再加「一」，還是表示「土地」之義。

「或」借爲語詞，表示「疑而未定」之義。（「或」借爲語詞時，音讀作〔huò ㄏㄨㄛˋ〕。）

尚掌

《說文解字》：「尚shàng曾也。庶幾也。从八向聲。」（誤釋本義）

「尚」音讀作〔shàng ㄕㄤˋ〕。

「尚」金文作「」、「」；

「尚」从「八」、「向」聲，形聲字；

从「八」，「八」是「臂」的初文，取「手臂」之義；

从「向」，「向」是「嚮」的假借，取「趨嚮」之義；（※「向」的本義是「北戶牖」）

會合「八」、「嚮」之義，爲「手臂趨嚮到最後就是掌」，得「手掌」之義。

古時候有「尚書」的官職，「尚書」之「尚」，表示「掌管其事」之義。

「尚方寶劍」之「尚方」是指天子以寶劍爲象徵，以此派遣官員去掌管、治理皇城以外之地。

03-12《論語‧八佾篇》第十二章

【原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譯文】

祭祀的時候，如有被祭祀者同時在場；祭祀神明的時候，如有神明在場。孔子說：「我如果不能全神地和被祭祀者共同在祭祀現場，就等於沒有參與祭祀一樣。」

【說明】

第十、十一章講要眞心誠意地祭祀祖先，這一章講參與祭祀者在祭祀的過程中，看到祖先、神明的牌位，再經過祝禱的告文，就好像祖先、神明就在眼前一般，接受祭祀者的奉獻；這種親臨感受的過程，祭祀者如不能全神參與，是感受不到的。

全神參與，以𦎫眞之心對待神明。

【注釋】

祭

《說文解字》：「祭jì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祭」音讀作〔jì ㄐ〡ˋ〕。

「祭」从「示」从「又」、「肉」，會意字；

从「示」，表示「天神、人鬼、地祇之禮」之義；

从「又」，表示「以手」之義；

从「肉」，表示「持肉」之義；

會合「示」、「又」、「肉」之義，爲「以手持肉行天神、人鬼、地祇之禮」，得「祭祀」之義。

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祭者，際也。人神相接，故曰際也。

神

《說文解字》：「神shén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从示、申。」

「神」音讀作〔shén ㄕㄣˊ〕。

「神」从「示」、「申」聲，形聲字；

从「示」，表示「天神」之義；

从「申」，表示「引出萬物」之義；

會合「示」、「申」之義，爲「引出萬物的天神」之義。

才

《說文解字》：「才cái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凡才之屬皆从才。」

「才」音讀作〔cái ㄘㄞˊ〕。

「才」甲骨文作「才-甲骨文編-燕583背-1.png」、「才-續甲骨文編-甲8821-1.png」，金文作「才-金文編-豐尊-1.png」、「才-金文編-善夫克鼎-1.png」，小篆作「」；

皆像「草木初出」之形，獨體象形文；

「才」的本義爲「草木初出」。

所謂「草木初出」是指「植物剛剛冒出地面」的意思。

「才」引伸爲凡「始」之稱，於是「才」加上形符「土」，轉注爲「在」字。

「在」字繼承了「才」的本義：草木初出。

「在」字由「草木初出」之義，引伸爲「出現於世」之義，再引伸爲「出現於某處」之義，也就是「在場」的意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意思是：祭祀的時候，如有被祭祀者同時在場；祭祀神明的時候，如有神明在場。

存

《說文解字》：「存cún恤問也。从子才聲。」

「存」音讀作〔cún ㄘㄨㄣˊ〕。

「存」从「子」、「才」聲，形聲字；

从「子」，「子」是「災」的假借，「災」表示「生命延續之困難」之義；

从「才」，「才」是「詞」的假借，「詞」表示「恤問之詞」之義；

會合「災」、「詞」之義，爲「對生命延續之困難的恤問之詞」，得「恤問」之義。

由「恤問」之義，引伸爲「生命延續於世」之義。

「在」與「存」字義之異同：

相同之處在於「生命於世」之義；

相異之處在於「延續之存」與「現有之在」；「存」是時間概念，「在」是空間概念。

在用字之時，我們可以發現：

「存亡」、「存活」、「留存」、「遺存」，其「存」字都有「延續」之義；

「好在」、「實在」、「在乎」、「自在」，其「在」字都有「現有」之義。

與

《說文解字》：「與yǔ黨與也。从舁从与。」

「與」音讀作〔yǔ ㄩˇ〕。

「與」从「舁」、「与」聲，形聲字；（「舁」音讀作〔yú ㄩˊ〕）

从「舁」，表示「共同升之」之義；（兩手及爪皆用而升之）

从「与」，表示「給予」之義；

會合「舁」、「与」之義，爲「共同升之而給予」之義。

「與」引伸爲「共同」之義，故「共同升之而給予」之義轉注爲「擧」。

「與」借爲語尾助詞之用。

「吾不與祭」的意思是：我不能全神地和被祭祀者共同在祭祀現場。

03-13《論語‧八佾篇》第十三章

【原文】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譯文】

王孫賈問孔子說：「有句話：『與其討好奧神，還不如直接去討好竈神。』這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不是這麼說的。若是得罪了天，祈禱什麼神都沒用。」

【說明】

這一章孔子借由王孫賈的問題，繼續講有關祭祀神明的事，表達不要考量祭祀哪種神明對自己有利，如果只祭祀對自己有利的神明，而行爲舉止觸犯天理，得罪包含所有的天神，那麼祈禱什麼神明都沒用。

奧的本義是準備食物的地方，也就是廚房的意思，在這章用的是它的引伸義，奧神的意思。

竈，簡體字寫作「灶」，是燒煮食物的設備，在這章用的也是它的引伸義，竈神的意思。

廚房是一個場所，竈只是其中的設備。所以奧涵蓋了竈，竈只是奧的一部份。

王孫賈是衛國的權臣，他對孔子說「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的意思是，不用跟衛國的國君交往了，直接跟他這種權臣交往，比較實際一點。

孔子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孔子不想跟王孫賈研究與誰交往比較有利，而是希望王孫賈明白，如果一個國家要有好的發展，身爲大夫的王孫賈，就不要弄權亂政，行爲舉止要合乎天理，要明白自己權力與義務的分際在哪裡，這樣朝政才會和諧精進，國家才會有良好的發展；如果不是這樣，必將獲罪於天，老天自然會懲罰這個國家，到時候，祈禱奧神、祈禱竈神，祈禱什麼神明也都沒用了。

人們經常是以自我的利益爲中心，來考量事情，這樣就會比較哪一方可以爲自己帶來比較多、比較好的利益。王孫賈想孔子也是爲自己謀利的人，才會有這種說法，但是他看錯孔子了。因爲這種比較，是將衛國國君和王孫賈雙方對立起來，對他們雙方都沒有好處，只有壞處。孔子溫良恭儉讓地希望他們彼此都好，是要幫助他們，不是求他們什麼，也不是希望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利益，純粹地希望幫助衛國往好的方向發展。所以從國家整體和諧發展的角度，來勸告王孫賈，不要弄權亂政，老天才不會懲罰衛國。

一個擁有權力的人，不要忘記權力是他人給的，權力不是屬於自己的，是用來克盡義務的，不是用來謀求自己的利益。更不要用權力爲特定人謀利，而目的只是增加自己的權力與利益，形成權利集團、金權政治，這種以權力謀求自我利益的國家，必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禮，不會違背天理。

天理是世世代代都走得通的道路，合乎天理的禮，是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注釋】

媚

《說文解字》：「媚mèi說也。从女眉聲。」

「媚」音讀作〔mèi ㄇㄟˋ〕。

「媚」从「女」、「眉」聲，形聲字；

从「女」，表示「女色」之義；

从「眉」，「眉」是「美」的假借，「美」表示「美好」之義；

會合「女」、「美」之義，爲「女色美好」之義。

由「女色美好」之義，引伸爲「取悅」、「討好」之義。

奧

《說文解字》：「奧ào宛也。室之西南隅。从宀𢍏聲。」

「奧」音讀作〔ào ㄠˋ〕。

「奧」从「宀」、「𢍏」聲，形聲字；（「𢍏」音讀作〔juǎn ㄐㄩㄢˇ〕）

从「宀」，表示「屋室」之義；

从「𢍏」，表示「做飯」之義；

會合「宀」、「𢍏」之義，爲「做飯的屋室」，得「廚房」之義。

竈

《說文解字》：「竈zào炊竈也。从穴，鼀省聲。」

「竈」音讀作〔zào ㄗㄠˋ〕。

「竈」从「穴」、「鼀」省聲，形聲字；（「鼀」音讀作〔cù ㄘㄨˋ〕）

从「穴」，表示「生火之穴」之義；

从「鼀」，表示「形如蟾蜍」之義；

會合「穴」、「鼀」之義，爲「形如蟾蜍的生火之穴」，得「炊竈」之義。

「竈」簡體字寫作「灶」。

罪

《說文解字》：「罪zuì捕魚网。从网非聲。秦以罪爲辠字。」

「罪」音讀作〔zuì ㄗㄨㄟˋ〕。

「罪」从「网」、「非」聲，形聲字；

从「网」，表示「網子」之義；

从「非」，「非」乃「飛」之假借，表示「飛撒」之義；

會合「网」、「非」之義，爲「飛撒的網子」，得「捕魚網」之義。

秦始皇以「罪」爲「辠」字。（「辠」音讀作〔zuì ㄗㄨㄟˋ〕，爲本字，「罪」爲假借字。）

禱

《說文解字》：「禱dǎo告事求福也。从示壽聲。」

「禱」音讀作〔dǎo ㄉㄠˇ〕。

「禱」从「示」、「壽」聲，形聲字；

从「示」，表示「祈求」之義；

从「壽」，表示「福壽」之義；

會合「示」、「壽」之義，爲「祈求福壽」之義。

03-14《論語‧八佾篇》第十四章

【原文】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譯文】

孔子說：「周代的禮制是以夏商兩代爲借鑑，加以修改，因此周代彣彰采色，文化興盛！我遵從周代的禮樂文化。」

【說明】

不只是孔子遵從周代文化，直到今天，中華民族的文化還是以周代文化爲主要內涵，這與周公制禮作樂有直接的關係。如果不是周公借鑒夏商兩代文化思想的得失，創造出「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禮樂制度，中華民族是不是還可以存活到今天？或者，留存下來的，還是不是中華民族？

周朝鑑於夏商，以民爲主的思想，建立禮樂制度，希望天下之人都有路可走。直到今天，「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仍然值得我們借鑒新成。

【注釋】

監

《說文解字》：「監jiān臨下也。从臥，䘓省聲。」（誤釋字形）

「監」音讀作〔jiān ㄐ〡ㄢ〕。

「監」甲骨文作「監-甲骨文-1.png」、「」，金文作「」、「」，小篆作「」；

「監」从「皿」、「見」聲，形聲字；

从「皿」，表示「食器中的食物」之義；

从「見」，表示「察看」之義；

會合「皿」、「見」之義，爲「察看食器中的食物」，得「臨下察看」之義。

「監」所从之「皿」，亦可盛水，資以見人之容貌，故「監」之引伸義爲「以資見容貌」之義，字音讀作〔jiàn ㄐ〡ㄢˋ〕。

由「以資見容貌」之義，孳乳爲「鑑」字，是爲名詞，表示「鏡子」之義。

由「鏡子」之義，引伸爲「借鑑」之義。

「周監於二代」之義爲「周代的禮制是以夏商兩代爲借鑑」。

郁

《說文解字》：「郁yù右扶風郁夷也。从邑有聲。」

「郁」音讀作〔yù ㄩˋ〕。

「郁」从「邑」、「有」聲，形聲字；

从「邑」，表示「地名」之義；

从「有」，聲符不表義；

會合「邑」、「有」之義，指發音爲「有」的「地名」。

「郁郁」爲「𢒰𢒰」之假借，表示「一直都有彣彰采色，文化興盛的樣子」之義。

𢒰

《說文解字》：「㦽yù有彣彰也。从有𡿿聲。」（㦽亦寫作𢒰，𡿿亦寫作彧。）

「𢒰」音讀作〔yù ㄩˋ〕。

「𢒰」从「有」、「彧」聲，形聲字；

从「有」，表示「保有」之義；

从「彧」，「彧」乃「色」之假借，表示「彣彰采色」之義；

會合「有」、「色」之義，爲「保有彣彰采色」之義。

從

《說文解字》：「從cónɡ隨行也。从辵、从，从亦聲。」

「從」音讀作〔cóng ㄘㄨㄥˊ〕。

「從」从「辵」、「从」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止」之義；

从「从」，表示「隨从」之義；

會合「辵」、「从」之義，爲「隨从之行止」之義。

【參考】

《假借遡源》：

彝銘經傳以「有」爲「保有」者，乃其假借之義，自「有」而孳乳爲「㦽」、「龓」，亦承假借之義，凡此皆無本字之假借也。

「㦽」所從之「𡿿」，乃「色」之借，以示「有彣彰采色」。

這章的字眼在「文」字，文章，文化。

由紀年之名：夏稱歲，商稱祀，周稱年，可以看出各朝文化的內涵，夏朝著重在天文，商朝著重在祭祀，周朝著重在民生。

夏→天文，包含所有，自然規律。

商→祭祀，繼往開來，敬畏未知。

周→禮樂，中和位育，和諧共創。

中華民族的道統，是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承，到孔子集其大成，故稱孔子爲大成至聖先師。

孔子是商朝的子孫，卻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可見他對周文化的眞心。

03-15《論語‧八佾篇》第十五章

【原文】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譯文】

孔子進入大廟，對於每件事情，都去問人。於是就有人說話了：「誰說那個來自鄹邑的人知禮啊？進了大廟，每件事還要去問人。」孔子聽到了，便說：「這就是禮。」

【說明】

每個人的邊界不同，所知道的事物也不同；自己所不知的，就應該去問知道的人。

千萬不要被自己的名氣所綁架，別以爲自己有了名氣，就不好意思去請教他人。

要知道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有名氣；有名氣的人，也不一定有學問。

學問只有知與不知，行與不行，和名氣沒有關係。

孔子之所以要把大廟裡的每一件事問個明白，是希望禮的過程與形式要符合禮的內涵。如果舉行國家祭典的大廟，有不合於禮的過程與形式出現，而眾人都沒有察覺，如此因循以往，禮就會逐漸丟失它的內涵，後代子孫只會看到不知所以的過程，以及徒具形式的儀式。

不被自己的邊界所限制，不知的事物向知者求教，這是讓自己有路可走的智慧。

【注釋】

入

《說文解字》：「入rù内也。象从上俱下也。凡入之屬皆从入。」

「入」音讀作〔rù ㄖㄨˋ〕。

「入」小篆作「」；

像「由外俱內」之形，獨體指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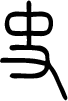
「入」之本義爲「由外俱內」。

講「事」字之前，先講「史」字。

史

《說文解字》：「史shǐ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屬皆从史。」

「史」音讀作〔shǐ ㄕˇ〕。

「史」小篆作「」；

「史」从「又」、「中」，會意字；

从「又」，表示「持筆記錄」之義；

从「中」，表示「國家的經歷」之義；

會合「又」、「中」之義，爲「持筆記錄國家的經歷」之義。

事

《說文解字》：「事shì職也。从史，之省聲。」

「事」音讀作〔shì ㄕˋ〕。

「事」小篆作「」；

「事」从「史」、「之」省聲，形聲字；

从「史」，表示「經歷」之義；

从「之」，表示「正在發生」之義；

會合「史」、「之」之義，爲「正在發生的經歷」之義。

「子入大廟，每事問。」問有關於「禮」之「史」也。

〈八佾篇〉第九章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03-16《論語‧八佾篇》第十六章

【原文】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譯文】

孔子說：「射藝的主旨在於射中箭靶，不在於射穿箭靶的皮革，因爲每個人天生的力氣不同，這是自古以來舉行射禮的道理。」

【說明】

射是六藝之一，國家人才必需具備的技能。

射藝的主要目的，是訓練國家人才的體育教育、軍事教育，以及培養個人修養的教育，是針對全體普遍的教育，而不是針對特殊專業的培訓。

射中目標主要在於掌握方向、拿捏精度，而射程、力度則看個人的天賦能力。

爲了要射中目標，方向掌握正確、角度拿捏精確，這是每個射手都可以靠訓練培養出的技能；但是不同距離的箭靶，需要不同力氣的射手，靠天生力氣的事，就不是靠訓練可以培養出來的。

「爲力不同科」是自然的規律，不是人爲可以改變的。

達到目的，適可而止。

在射禮中比賽射箭，目的是射中，不是射穿。因爲要彰顯自己的力氣，而以射穿箭靶爲訴求的人，容易養成處事過度的習慣；兵戎之事的過度，就會殺伐無度，這將引起大怨恨，死傷無數的大怨恨，是非常難以平復的；秦國軍隊的殺伐無度，就算統一了天下，而天下的大怨恨，讓秦朝的壽命只有十五年，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壽命最短的大一統朝代。

「愼終追遠」的「追遠」，就是目的達到了，即適可而止，將入侵的敵人趕出了國境，就不要再進一步地超過邊界，反而成了侵略者。殺伐，不可起心動念。

「禮」不能拿個人的邊界來說事，「禮」是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注釋】

解釋「主」字之前，先解釋「丶」。

丶

《說文解字》：「丶zhǔ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凡丶之屬皆从丶。」（誤釋本義）

「丶」音讀作〔zhǔ ㄓㄨˇ〕。

「丶」小篆作「丶-小篆-1.png」；

像「燈芯火」之形，獨體象形文；

「丶」本義是「燈芯火」。

主

《說文解字》：「主zhǔ鐙中火主也。从主-小篆-燈座.png，象形。从丶，丶亦聲。」

「主」音讀作〔zhǔ ㄓㄨˇ〕。

「主」小篆作「主-小篆-1.png」；

「主」从「丶」，「主-小篆-燈座.png」像「燈座」之形，「丶」亦聲，形聲字；

「主」的本義是「燈中火主」。

由「燈中火主」之義，引伸爲「主旨」、「主要的方向、目的」之義。

解釋「皮」字之前，先解釋「革」。

革

《說文解字》：「革ɡ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凡革之屬皆从革。革-古文-1（𠦶）、古文革。從𠦃。𠦃年爲一世而道更也。𦥑聲。」（誤釋字形）

「革」音讀作〔gé ㄍㄜˊ〕。

「革」金文作「革-金文編-1」、「革-金文編-2」，小篆作「革-小篆-1」；

皆像「獸皮去毛張開」之形，中像其支架，塊狀像皮革之形，獨體象形文；

「革」的本義爲「去毛的獸皮」。

皮

《說文解字》：「皮pí剥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爲省聲。凡皮之屬皆从皮。」（誤釋字形）

「皮」音讀作〔pí ㄆ〡ˊ〕。

「皮」金文作「皮-金文編-弔皮父簋-2.png」、「皮-金文編-弔皮父簋-1.png」，小篆作「皮-小篆-1.png」；

「皮」从「又」、「革」省，會意字；

从「又」，表示「剝取」之義；

从「革」，表示「爲了製革」之義；

會合「又」、「革」之義，爲了製革，而剝取動物的帶毛獸皮，得「帶毛之獸皮」之義。

力

《說文解字》：「力lì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圉大災。凡力之屬皆从力。」

「力」音讀作〔lì ㄌ〡ˋ〕。

「力」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皆像「筋脈」之形，獨體象形文；

「力」的本義爲「筋脈」。

科

《說文解字》：「科kē程也。从禾斗。斗者，量也。」

「科」音讀作〔kē ㄎㄜ〕。

「科」从「禾」、「斗」，會意字；

从「禾」，表示「各種穀類」之義；

从「斗」，表示「各種量具」之義；

會合「禾」、「斗」之義，各種量具度量不同類、不同量的穀類，得「穀之種類」之義。

由「穀之種類」之義，引伸爲「天生不同」之義。

「爲力不同科」的意思是：因爲每個人天生的力氣不同。

03-17《論語‧八佾篇》第十七章

【原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譯文】

子貢想要捨去告朔之餼羊的供應。孔子說：「賜啊！你捨不得那頭羊，而我捨不得那個禮呀！」

【說明】

天子在年終之時，將來年的曆書頒布給諸侯，諸侯將這曆法藏於各自的祖廟中，並且在每個月的朔日(初一)，舉行「告朔」祭祀之禮，將曆書請出，頒布給國人。

「餼羊」是在告朔祭祀之禮，作爲獻祭的犧牲，告朔結束之後，將之分送給參與祭祀的人。

爲什麼有「告朔」之禮？

曆法攸關人民的生活，重視曆法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所以有「告朔」之禮。

「告朔」的儀式不舉行了，有什麼影響？

「告朔」的儀式不舉行了，如何能夠彰顯曆法的重要？如何能夠提醒在上位者對百姓生活的重視呢？

「告朔」的儀式都不舉行了，「餼羊」還要繼續供應嗎？

諸侯連「告朔」的儀式都不舉行了，「餼羊」卻還在繼續供應，子貢心想「告朔」之禮都沒了，還要「餼羊」幹嘛？所以想捨去「餼羊」的供應。

但是，孔子告訴子貢：「告朔」之禮遠比「餼羊」重要得多！

別把心思放在物質上，而忘了創造物質文明的制度。

天子每年頒布曆法，諸侯每月朔日舉行告朔之禮，是根據天理而建立的禮制，是希望天下人都有路可走的禮制。

【注釋】

去

《說文解字》：「去qù人相違也。从大𠙴聲。凡去之屬皆从去。」（誤釋字形、本義）

「去」音讀作〔qù ㄑㄩˋ〕。

「去」甲骨文作「」；

「去」从「大」、「囗」，會意字；

从「大」，表示「人離開」之義；

从「囗」，表示「都邑」之義；

會合「大」、「囗」之義，得「人離開都邑」之義。

由「人離開都邑」之義，引伸爲「捨去」之義。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之「去」，乃「去」之引伸義，表示「捨去」之義。

告

《說文解字》：「告ɡào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凡告之屬皆从告。」（誤釋本義）

「告」音讀作〔gào ㄍㄠˋ〕。

「告」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告」从「口」、「牛」，會意字；

从「口」，表示「讀冊」之義；

从「牛」，表示「用牲祭祀」之義；

會合「口」、「牛」之義，爲「用牲祭祀之讀冊」，得「告祭」之義。

由「告祭」之義，引伸爲「告語」之義。

「告」承「告祭」之本義，而孳乳爲「祰」；（「祰」音讀作〔gào ㄍㄠˋ〕）

「告」承「告語」之引伸義，而孳乳爲「誥」。（「誥」音讀作〔gào ㄍㄠˋ〕）

屰

《說文解字》：「屰nì不順也。从干下屮。屰之也。」（誤釋字形、本義）

「屰」音讀作〔nì ㄋ〡ˋ〕。

「屰」甲骨文作「屰-甲骨文編-乙8508-1.png」，金文作「屰-金文編-目父癸爵-1.png」，小篆作「屰-小篆-1.png」；

「屰-甲骨文編-乙8508-1.png」、「屰-金文編-目父癸爵-1.png」爲「大」之倒寫，皆像「人迎面而來」之形，乃从「大」之變體象形文；

「屰」的本義是「來入」。

與从「辵」之「逆」同義。

因爲「屰」爲「大」（即人）倒過來走，所以引伸爲「反過來」、「不順」的意思。

朔

《說文解字》：「朔shuò月一日始蘇也。从月屰聲。」

「朔」音讀作〔shuò ㄕㄨㄛˋ〕。

「朔」小篆作「」；

「朔」从「月」、「屰」聲，形聲字；

从「月」，表示「滿月」之義；

从「屰」，表示「開始回來」之義；

會合「月」、「屰」之義，爲「滿月開始回來」，得「陰曆每月初一」之義。

氣餼

《說文解字》：「氣xì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矦。餼，氣或从食。」

「氣」音讀作〔xì ㄒ〡ˋ〕。

「氣」从「米」、「气」聲，形聲字；

从「米」，表示「芻米」之義；

从「气」，「气」假借爲「乞求」之義，引伸爲「讓客人帶走」之義；（「气」、「乞」爲一字之異體。「气」假借爲「乞求」之義，乃無本字之假借用字。）

會合「米」、「乞」之義，爲「讓客人帶走的芻米」之義。（承「气」之假借義造字，乃無本字之假借造字。）

「氣」借爲「雲气」，故自「氣」轉注孳乳爲「餼」。

尒

《說文解字》：「尒ěr詞之必然也。从丨、八。八象气之分散。入聲。」

「尒」音讀作〔ěr ㄦˇ〕。

「尒」从「丨」、「八」、「入」聲，形聲字；

从「丨」，表示「語詞之气」之義；

从「八」，表示「分散」之義；

从「入」，表示「使之歸一」之義；

會合「丨」、「八」、「入」之義，爲「使分散的語氣歸於一」之義。

爾

《說文解字》：「爾ěr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尒聲。此與爽同意。」

「爾」音讀作〔ěr ㄦˇ〕。

「爾」从「冂」从「㸚」、「尒」聲；

从「冂」，表示「在一個範圍內」之義；

从「㸚」，表示「太鮮明亮麗」之義；

从「尒」，表示「使人有一個明確的概念」之義；

會合「冂」、「㸚」、「尒」之義，爲「在一個範圍內太鮮明亮麗了，而使人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得「大家都看到這個鮮明亮麗的事物」之義。

「爾」假借爲第二人稱代名詞。

「爾愛其羊」之「爾」，爲人稱代名詞「你」的意思。

㤅

《說文解字》：「㤅ài惠也。从心旡聲。」

「㤅」音讀作〔ài ㄞˋ〕。

「㤅」小篆作「㤅-小篆-1.png」；

「㤅」从「心」、「旡」聲，形聲字；（「旡」乃「欠」之變形，音讀作〔qiàn ㄑ〡ㄢˋ〕）

从「心」，表示「心懷」之義；

从「旡」，「旡」即「欠」字，表示「欠意」之義；

會合「心」、「旡」之義，爲「心懷欠意，欲加施惠」之義。

現今假借「愛」爲「㤅」，「愛」字通行，而「㤅」字就不用了。

愛

《說文解字》：「愛ài行皃。从夊㤅聲。」

「愛」音讀作〔ài ㄞˋ〕。

「愛」小篆作「愛-小篆-1.png」；

「愛」从「夊」、「㤅」聲，形聲字；

从「夊」，表示「行遲步緩」之義；

从「㤅」，表示「心懷未竟之意」之義；

會合「夊」、「㤅」之義，爲「心懷未竟之意而行遲步緩」之義。

由「心懷未竟之意而行遲步緩」之義，引伸爲「捨不得」之義。

【參考】

告朔之禮，是爲了讓官員重視曆法、關心農時、督導農務、幫助農民，這是告朔之禮的正名。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事成則禮樂興，禮樂興則賞罰中，賞罰中則民有所措手足。魯國國君未盡正名之義務，非禮也。

告朔之禮之正名，提醒、要求主事者是否做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以及執行者是否做到「先之，勞之，無倦」。

以上是告朔之禮所應該具備的內涵，子貢覺得都不存在了，參與告朔之禮的人只在乎可以帶走分食的餼羊，而無重視曆法、關心農時、督導農務、幫助農民之心，索性乾脆也把餼羊給撤除了，內涵都沒有了，還要儀式做什麼呢？

孔子告誡子貢，如果把告朔之餼羊也撤除了，也就沒有告朔之禮了，後人將如何知道有告朔之禮呢？如何知道告朔之禮的意義呢？就算魯國國君與臣子沒有重視曆法、關心農時、督導農務、幫助農民之心，只要告朔之禮的儀式還存在，後人就會問爲什麼有告朔之禮呢？就有機會知道告朔之禮的意義。

〈子路篇〉第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篇〉第二章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篇〉第三章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03-18《論語‧八佾篇》第十八章

【原文】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譯文】

孔子說：「完全依照禮節來事奉君主，有人卻認爲我是諂媚。」

【說明】

上一章講執行禮的儀式，才可以讓人們知道禮的意義。

這章講，就算是孔子去執行禮的儀式，也會被人說三道四；因爲當時的國家、社會環境，人們已經不知道爲什麼要有禮了，當孔子做到應盡的禮數，去侍奉魯國的國君，還被他人說是諂媚，另有自己的目的。

該盡的禮數，不是諂媚；不該享有的禮數，那是僭越。

孔子時代，魯國權臣的八佾舞於庭、〈雍〉徹、旅於泰山，都是他們不該享有的禮數，那是僭越、作亂。

孔子作爲人臣，以禮對待魯國國君，這是該盡的禮數，不是諂媚；不應該享有的禮數，那是犯上。

當時魯國國君權力衰微，朝政把持在三桓手上，眾人親附三家，對於國君的態度因此輕慢，就如〈八佾篇〉第十三章，王孫賈要孔子好好想想「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這種建議，可見當時權臣的囂張跋扈、蔑視國君。然而孔子以禮爲依歸，以禮恭敬事君，卻反而被譏笑爲諂媚，這也顯示，就連魯國這個繼承周禮的國家，周禮竟也衰敗如此。

【注釋】

盡

《說文解字》：「盡jìn器中空也。从皿㶳聲。」（誤釋字形）

「盡」音讀作〔jìn ㄐ〡ㄣˋ〕。

「盡」甲骨文作「」，秦簡作「」，小篆作「」；

「盡」甲骨文「」，从「又」，「」像「毛刷」之形，从「皿」，會意附加圖形；

从「又」，表示「手持」之義；

从「」，表示「用毛刷清洗」之義；

从「皿」，表示「器皿」之義；

會合「又」、「」、「皿」之義，爲「手持毛刷清洗器皿」，得「穢物除空」之義。

由「手持毛刷清洗器皿」、「穢物除空」之義，引伸爲「竭盡」、「終了」、「全悉」之義。

禮

解釋「禮」字，先講「豊」字。

豊

《說文解字》：「豊l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誤釋字形字義）

「豊」音讀作〔lǐ ㄌ〡ˇ〕。「豊」古字寫作「𧯽」。

「𧯽」甲骨文作「」、「」；

「𧯽」从「壴」、「珏」，會意字；

从「壴」，表示「鐘鼓」之義；

从「珏」，表示「玉帛」之義；

會合「壴」、「珏」之義，凡是吉、凶、軍、賓、嘉之禮，皆需鐘鼓玉帛，故爲「禮制」之稱。

因爲「豊」借爲「醴」，所以轉注孳乳爲「禮」，這是爲了區別於假借義的轉注字。

「豊」是「禮」的本字。

諂

「諂」字音讀〔chǎn ㄔㄢˇ〕。

「諂」从「言」、「臽」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臽」，表示「令人落入陷阱」之義；

會合「言」、「臽」之義，爲「令人落入陷阱的言詞」之義。

03-19《論語‧八佾篇》第十九章

【原文】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譯文】

魯定公問：「國君令臣子爲自己做事，臣子把事情做好來侍奉國君，怎麼樣？」孔子回答：「國君讓臣子明白權力與義務和諧進行的道理，那麼臣子就知道怎麼做事了；臣子運用國君賦予他的權力，心中念茲在茲於國事，把國事做好，這才是忠心的臣子。」

【說明】

魯定公的腦子裡，君臣是一種對立關係：國君有權力要臣子做事，臣子有義務爲國君效忠。

君臣對立的關係，並不能爲國家、人民帶來長久的好處，因爲對立是消耗的過程，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孔子告訴魯定公，拋開對立，擁抱和諧的做法：根據禮的內涵，賦予權力給有能力的臣子，去發揮他們的才能，爲國家人民服務，讓他們爲國家人民克盡義務，當他們得到人民的信任，就可以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去做更重大的事，這樣權力與義務的和諧進行，國家富強，人民安樂，不是很好嗎？

「君使臣以禮」，臣能盡義務，君就該給他權力；

「臣事君以忠」，君能給權力，臣就該克盡義務。

這是君臣彼此走得通的路。

權力是被賦予的，不是屬於自己的。

權力是用來執行義務的，不是用來爲自己服務的。

權力只爲一己之私、或是少數人的利益，將會被拿回權力。

被賦予權力，運用權力，克盡義務，將會被賦予更大的權力。

「君子不重則不威」，能夠扛起重大的責任，解決重大的問題，得到人民信任，就可以被賦予重大的權力，這是權力與義務的和諧進行。

權力與義務的和諧進行，在於「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注釋】

使

《說文解字》：「使shǐ伶也。从人吏聲。」

「使」音讀作〔shǐ ㄕˇ〕。

「使」从「人」、「吏」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做事」之義；

从「吏」，表示「治人者令」之義；

會合「人」、「吏」之義，爲「治人者令人做事」之義。

事

《說文解字》：「事shì職也。从史，之省聲。」

「事」音讀作〔shì ㄕˋ〕。

「事」小篆作「事-小篆-1.png」；

「事」从「史」、「之」省聲，形聲字；

从「史」，表示「經歷」之義；

从「之」，表示「正在發生」之義；

會合「史」、「之」之義，爲「正在發生的經歷」之義。

由「正在發生的經歷」之義，引伸爲「從事」、「工作」之義。

由「從事」之義，引伸爲「服侍」、「侍奉」之義。

解釋「禮」字，先講「豊」字。

豊

《說文解字》：「豊l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誤釋字形字義）

「豊」音讀作〔lǐ ㄌ〡ˇ〕。「豊」古字寫作「𧯽」。

「𧯽」甲骨文作「」、「」；

「𧯽」从「壴」、「珏」，會意字；

从「壴」，表示「鐘鼓」之義；

从「珏」，表示「玉帛」之義；

會合「壴」、「珏」之義，凡是吉、凶、軍、賓、嘉之禮，皆需鐘鼓玉帛，故爲「禮制」之稱。

因爲「豊」借爲「醴」，所以轉注孳乳爲「禮」，這是爲了區別於假借義的轉注字。

「豊」是「禮」的本字。

中

《說文解字》：「中、内也。从囗丨，上下通。」（誤釋字形本義）

「中」音讀作〔zhōng ㄓㄨㄥ〕。

「中」甲骨文作「」、「」，金文作「」、「」；

皆像「旗」之形，獨體象形文。

「中」的本義是「中旗」。

「中旗」是天子之旗，代表「國家」，「國家」是「中」的引伸義。

「中旗」居中，故又引伸爲「中間」、「中和」之義。

忠

《說文解字》：「忠zhōnɡ敬也。从心中聲。」

「忠」音讀作〔zhōnɡ ㄓㄨㄥ〕。

「忠」从「心」、「中」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著想」之義；

从「中」，表示「國家」之義；

會合「心」、「中」之義，爲「內心一直爲國家著想」之義。

【參考】

忡

《說文解字》：「忡chōng憂也。从心中聲。《詩》曰：憂心忡忡。」

「忡」讀音作〔chōng ㄔㄨㄥ〕。

「忡」从「心」、「中」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憂慮」之義；

从「中」，表示「國家」之義；

會合「心」、「中」之義，爲「內心正在爲國家憂慮」，得「正在憂慮」之義。

「忠」、「忡」，是「心」、「中」重列、並列的分別；

「忠」是重列，是因果（時間）關係，「一直爲國家大事著想」；

「忡」是並列，是體用（空間）關係，「正在爲國家大事憂慮」。

03-20《論語‧八佾篇》第二十章

【原文】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譯文】

孔子說：「《詩經》開篇的〈關雎〉，講述男女愛情的故事，其中有快樂，但是不會淫逸；其中有哀思，但是不會傷心。」

【說明】

男女愛情，乃人之大欲。如果沒有男女愛情之事，家族無法延續，人類無法繁衍，故男女之禮，至關重要。

《詩經》的內容，主要是發乎情，止乎禮的愛情故事。〈關雎〉是《詩經》的開篇，其內容如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自然規律使然的自然現象；

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是發乎情；

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是止乎禮。

男女之所以有愛情，這是自然的規律；順應這個規律，追求愛情的男女，情要彼此眞心，故樂而不淫；禮要中乎節度，故哀而不傷。

【注釋】

㸒

《說文解字》：「㸒yín近求也。从爪、𡈼。𡈼，徼幸也。」

「㸒」音讀作〔yín 〡ㄣˊ〕。

「㸒」从「爪」、「𡈼」，會意字；

从「爪」，表示「以手擷取」之義；

从「𡈼」，表示「挺出而明顯之事物」之義；

會合「爪」、「𡈼」之義，爲「以手擷取挺出而明顯之事物」，眼前所看到的，就要拿，得「看到就想要」之義。

現在「㸒」字已經很少使用，都假借「淫」字來使用。

淫

《說文解字》：「淫yín侵淫隨理也。从水㸒聲。一曰久雨爲淫。」

「淫」音讀作〔yín 〡ㄣˊ〕。

「淫」从「水」、「㸒」聲，形聲字；

从「水」，表示「水中」之義；

从「㸒」，「㸒」是看到什麼，就要拿什麼，是一種「慣性」，所以「㸒」引伸爲「慣性」之義，由「慣性」之義，引伸爲「一直在」之義；

會合「水」、「㸒」之義，爲「一直在水中」之義。

由「一直在水中」之義，引伸爲「久雨」之義，例如：「天作淫雨」。

哀

《說文解字》：「哀āi閔也。从口衣聲。」

「哀」音讀作〔āi ㄞ〕。

「哀」从「口」、「衣」聲，形聲字；

从「口」，表示「言語」之義；

从「衣」，「衣」乃「弔」之借，表示「弔者」之義；

會合「口」、「弔」之義，爲「弔者的言語」，得「悲憫」之義。

解釋「傷」字之前，先解釋「𥏫」字。

𥏫

《說文解字》：「𥏫shānɡ傷也。从矢昜聲。」

「𥏫」音讀作〔shāng ㄕㄤ〕。

「𥏫」从「矢」、「昜」聲，形聲字；

从「矢」，表示「箭矢」之義；

从「昜」，「昜」乃「刅」之借，「刅」爲「受刀刃出血」，表示「受創」之義；

會合「矢」、「刅」之義，爲「受箭矢之創」之義。

傷

《說文解字》：「傷shānɡ創也。从人，𥏫省聲。」

「傷」音讀作〔shāng ㄕㄤ〕。

「傷」从「人」、「𥏫」省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的狀態」之義；

从「𥏫」，表示「受箭矢之創」之義；

會合「人」、「𥏫」之義，爲「受箭矢之創的人」之義。

由「受箭矢之創的人」之義，引伸爲「受到傷害」之義；

由「受到傷害」之義，引伸爲「傷害他人」之義；

由「受到傷害」之義，引伸爲「毀損」之義。

【參考】

殤

《說文解字》：「殤shānɡ不成人也。人年十九至十六死，爲長殤；十五至十二死，爲中殤；十一至八歲死，爲下殤。从歺，傷省聲。」

「殤」音讀作〔shāng ㄕㄤ〕。

「殤」从「歺」、「傷」省聲，形聲字；

从「歺」，表示「死亡」之義；

从「傷」，表示「人受到傷害」之義；

會合「歺」、「傷」之義，爲「人受到傷害而死亡」之義。

03-21《論語‧八佾篇》第二十一章

【原文】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譯文】

魯哀公問宰我土地神的牌位是用什麼木材製作的，宰我回答：「夏朝用松木，商朝用柏木，周朝用栗木，據說：『周朝用栗木製作土地神的牌位，是爲了使人民感到戰慄。』」孔子聽說這件事後，就說：「事情已經發生，就不需要再解釋了；事情已經進行，就不需要再進諫言了；已經存在的瑕疵，就不要再追究了。」

【說明】

夏后氏的首都是安邑，那裡適宜松樹的生長；殷商的首都是亳，那裡適宜柏樹的生長；周朝的首都在鎬京，那裡適宜栗樹的生長。各個朝代都是根據首都附近適宜生長的樹木，取材製作土地神的牌位。

原本宰我回答魯哀公，說各朝代就地取材製作牌位就好了；結果宰我好事，加了一句「使民戰栗」，從原來自然地就地取材，變成了有人爲目的的「使民戰栗」。本來沒事，庸人自擾。

孔子聽到之後，教誨宰我：已經發生的事，就不要再添油加醋了，說什麼「使民戰栗」，就算當初有這個意思，你也不應該再提了，何況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再進一步說，一件事還正在進行，就算有些瑕疵，你也不應該再提什麼諫言了。因爲計較這些瑕疵，而破壞做這件事情的眞正意義，是划不來的，所以已經存在的瑕疵，就不要再去追究了。

物無完美，事有意義。

不要計較物的完美，而要在意事的意義。

不要計較土地神的牌位是用什麼材料做的，而是要在意祭祀土地神的意義。

當初之所以用栗木來製作土地神的牌位，有當時人的考量；重點不是在土地神牌位的材質，而是爲什麼要有土地神？人們爲什麼要祭拜土地神？人民安居樂業，沒有土地不行，所以人民感受到土地神奇的力量，以土地神代表這個神奇的力量；人們感恩土地神的賜予，所以製作了土地神的牌位，以供人們祭拜，於是建立了祭拜土地神之禮。

祭拜土地神之禮，是中華民族對於自然的敬畏、感恩而建立祭拜自然之神的禮制之一。

至今我們還有供奉土地神牌位的地方，稱之爲「土地公廟」。在古時候，井田制度之下的每一個井，有八戶人家，就有一座「土地公廟」，當農事有問題的時候，這八戶人家就會聚集在「土地公廟」來討論事情，這就是「會」。「會」字是這樣造出來的，人們聚集在「土地公廟」，就稱之爲「社會」。可見土地神與先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也可以看出先民的智慧，敬畏自然、順應自然、感恩自然，是先民留給後代子孫的智慧財富。

我們享受了土地帶給我們安居樂業的權力，就應該敬畏土地、順應土地、感恩土地，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

本章宰我對於周人以栗製作社主「使民戰栗」之說，孔子給了「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的教誨，希望大家不要讓枝節之事，壞了根本大事。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鼓勵我們要做創造者，不要做批評者；創造者造福眾人，批評者只爲自己。

【注釋】

土、社

《說文解字》：「社shè地主也。从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

「土」音讀作〔tǔ ㄊㄨˇ〕。

「土」甲骨文作「」、「土-甲骨文-2902-1.png」、「土-甲骨文-907-1.png」，金文作「土-土盂鼎-1.png」、「土-胊簋-1.png」，小篆作「土-小篆-1.png」；

皆像「社主」之形，「社主」就是「土地神的牌位」，獨體象形文；

「土」的本義是「土地神的牌位」。

由「土地神的牌位」引伸爲「土地」之義，故「土」轉注孳乳爲「社」字。

「土」字因應語言之音變，而孳乳出「地」字，因爲「土」與「也」在古音有聲韻上的關係（雙聲）。

「土」的本義是「土地神的牌位」，引伸爲「土地」的意思，再由「土地」引伸爲「泥土」之義。

成

《說文解字》：「成chénɡ就也。从戊丁聲。」（誤釋字形字義）

「成」音讀作〔chéng ㄔㄥˊ〕。

「成」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成」从「十」、「戊」，會意字；

从「十」，表示「十井爲通，通十爲成」之義，井田制度之下的兵農編制；

从「戊」，「戊」爲「斧」之初文，引伸爲「軍賦」之義；

會合「十」、「戊」之義，爲「十個十井，百井始成軍賦」，得「十通始成軍賦」之義。

㒸

《說文解字》：「㒸suì从意也。从八豕聲。」（誤釋字形本義）

「㒸」音讀作〔suì ㄙㄨㄟˋ〕。

「㒸」於毛公鼎作「-毛公鼎-1」，彔白簋作「-彔白簋-1」；

「㒸」从「𠂆」、「豕」，會意字；

从「𠂆」，表示「抴引」之義；

从「豕」，表示「豕足」之義；

會合「𠂆」、「豕」之義，而以「系蹏捕獸」爲本義。（※「蹏」乃「蹄」之本字）

隊

《說文解字》：「隊zhuì從高隊也。从𨸏㒸聲。」

「隊」音讀作〔zhuì ㄓㄨㄟˋ〕。

「隊」小篆作「隊-小篆-1.png」；

「隊」从「𨸏」、「㒸」聲，形聲字；

从「𨸏」，表示「自高處掉落陷阱」之義；

从「㒸」，表示「系蹏捕獸」之義；

會合「𨸏」、「㒸」之義，爲「使獸從高處掉落陷阱而系蹏捕之」，得「從高處掉落」之義。

遂

《說文解字》：「遂suì亾也。从辵㒸聲。」（誤釋本義）

「遂」音讀作〔suì ㄙㄨㄟˋ〕。

「遂」小篆作「」；

「遂」从「辵」、「㒸」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動」之義；

从「㒸」，表示「抓到野豬」之義；

會合「辵」、「㒸」之義，爲「抓到野豬的行動」，得「達到目的」之義。

柬

《說文解字》：「柬jiǎn分別𥳑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別也。」

「柬」音讀作〔jiǎn ㄐ〡ㄢˇ〕。

「柬」从「束」从「八」，會意字；

从「束」，表示「捆成束」之義；

从「八」，表示「分別種類大小」之義；

會合「束」、「八」之義，爲「分別種類大小而捆成束」之義。

諫

《說文解字》：「諫jiàn証也。从言柬聲。」

「諫」音讀作〔jiàn ㄐ〡ㄢˋ〕。

「諫」从「言」、「柬」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柬」，表示「分辨整理」之義；

會合「言」、「柬」之義，爲「分辨整理的言詞」之義。

咎

《說文解字》：「咎jiù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

「咎」音讀作〔jiù ㄐ〡ㄡˋ〕。

「咎」从「人」、「各」，會意字；

从「人」，表示「人的意願」之義；

从「各」，本義爲「返還」之義，引伸爲「不能完成而必須返回，與目的相違之事」之義；

會合「人」、「各」之義，爲「與人的意願相違，而必須返回原地」，得「過錯之事」之義。

03-22《論語‧八佾篇》第二十二章

【原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譯文】

孔子說：「管仲的器量眞小呀！」有人問：「管仲節約嗎？」孔子回答：「管仲有三座府邸，這三處官府裡的事務都有專職人員負責，一人管一事，不兼職，這樣怎麼算是節約呢？」又有人問道：「那麼管仲知禮嗎?」孔子回答：「只有國君才可以在大門外建立屏風，而管仲也在他的大門外設立屏風；國君宴請他國國君，在正堂兩邊設有放置酒杯的坫，管仲宴客也設有那種坫。如果說管仲知禮的話，那還有誰不知禮呢？」

【說明】

計較物質，忘了意義。

管仲計較物質，而忘了禮的意義。

計較物質之人，焉得儉？

忘了禮的意義，焉知禮？

在民族大義上，孔子是稱讚管仲的。管仲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爲民族做出了貢獻，所以孔子稱讚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但是對於生活的物質要求，管仲是計較的，甚至還有僭越之舉，這是違背禮制的，雖有才能，但是爲德不足，所以孔子說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計較物質，而忘了禮的意義，這限制了他的終身成就，也就只是幫助了齊桓公成就霸業，而對於匡復王室，周濟天下，他是沒有意念的。孔子可惜管仲之才，只是幫助了齊桓公成就霸業，而沒有再進一步兼善天下，說管仲之器小哉，是爲管仲可惜了。

【注釋】

器

《說文解字》：「器qì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

「器」音讀作〔qì ㄑ〡ˋ〕。

「器」小篆作「」；

「器」从「犬」，「」像「眾多有口盛物之器皿」之形，合體象形文；

表示「盛物之器」之義。

「盛物之器」，犬之所以守之，表示爲有用的盛物器皿，盛物之用要看容量，故有「器量」之義。

「管仲之器小哉！」的意思是：管仲的器量眞小呀！

儉

《說文解字》：「儉jiǎn約也。从人僉聲。」

「儉」音讀作〔jiǎn ㄐ〡ㄢˇ〕。

「儉」从「人」、「僉」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的行爲」之義；

从「僉」，表示「合集讙鬧之衆人，詢謀出方向，得眾人之相从」之義；

會合「人」、「僉」之義，爲「能夠合集讙鬧之衆人，詢謀出方向，得眾人之相从的行爲」，得「使大家都有共同出路的行爲」之義。

由「使大家都有共同出路的行爲」之義，引伸爲「節約的可行條件」之義，再引伸爲「節約」之義。

官

《說文解字》：「官ɡuān史，事君也。从宀从𠂤。𠂤猶眾也。此與師同意。」

「官」音讀作〔guān ㄍㄨㄢ〕。

「官」从「宀」、「𠂤」聲，形聲字；

从「宀」，表示「處所」之義；

从「𠂤」，表示「軍隊保護」之義；

會合「宀」、「𠂤」之義，爲「軍隊保護的處所」，得「官府」之義。

攝

《說文解字》：「攝shè引持也。从手聶聲。」

「攝」音讀作〔shè ㄕㄜˋ〕。

「攝」从「手」、「聶」聲，形聲字；（「聶」音讀作〔shè ㄕㄜˋ〕）

从「手」，表示「手的動作」之義；

从「聶」，表示「收之而附於己」之義；

會合「手」、「聶」之義，爲「手收之而附於己的動作」，得「引持」之義。

由「引持」之義，引伸爲「兼而持之」之義。

「官事不攝」的意思是：官府之事是沒有兼職的。也就是，官府裡的每件事都有專職人員負責。

塞

《說文解字》：「塞sài隔也。从土𡫳聲。」（「𡫳」楷化作「𡨄」）

「塞」音讀作〔sài ㄙㄞˋ〕。

「塞」从「土」、「𡫳」聲，形聲字；（「𡫳」音讀作〔sè ㄙㄜˋ〕）

从「土」，表示「土地邊界」之義；

从「𡫳」，表示「工事建築」之義；

會合「土」、「𡫳」之義，爲「有工事建築的土地邊界」之義。

由「有工事建築的土地邊界」之義所造之詞彙，如「邊塞」、「塞外」。（「塞」音讀作〔sài ㄙㄞˋ〕

由「有工事建築的土地邊界」之義，引伸爲「與外相隔」之義。

由「與外相隔」之義所造之詞彙，如「堵塞」、「閉塞」、「塞門」。（「塞」音讀作〔sè ㄙㄜˋ〕）

坫

《說文解字》：「坫diàn屏也。从土占聲。」

「坫」音讀作〔diàn ㄉ〡ㄢˋ〕。

「坫」从「土」、「占」聲，形聲字；

从「土」，表示「土臺」之義；

从「占」，「占」乃「置」之借，表示「放置物品」之義；

會合「土」、「置」之義，爲「放置物品的土臺」之義。

坫，古代建築在廊廟內兩柱中間的土臺。

反坫，反爵之坫。諸侯相會，宴飲禮畢，將空酒杯放回坫上。

〈八佾篇〉：「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

獻酬畢，反爵於其上，惟兩君好會有坫，管氏亦反坫，故孔子譏之。

03-23《論語‧八佾篇》第二十三章

【原文】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譯文】

孔子把演奏音樂的道理告訴魯國的樂官：「音樂演奏全部的過程是可以知道的。開始的時候，各種樂器的聲音相合爲一體；接著聲音發散開來，各種樂器發出天賦本質的聲音，各種聲音和諧在音律之中，彼此盡顯本色，聲韵絡繹不絕。如此演繹到整體的境界，整首曲子就這樣完成了。」

【說明】

和諧，是所有個體在全體之中，眞情流露、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的過程。

突出任何個體，即便這個個體非常有貢獻，還是容易失去全體的意義。（管仲之於齊國、周朝）

我們常常談聚焦，一旦聚焦在某個個體，就容易失焦全體。

中華文化思想的根本在於「道」，「道」是唯一的，包含所有的，恆動的。

唯一，是講究全體的；

包含所有，是關照個體的；

恆動，是絡繹不絕的。

「始作，翕如也。」表示以全體相合的狀態爲始；

「從之，純如也，皦如也。」表示全體在和諧之中，個體天賦本質的表現；

「繹如也」表示個體、全體在趨勢之中，演繹不斷；

「以成」表示周而復始的周期終章，以待來始。

如此演繹到整體的境界，整首曲子就這樣完成了。這個完成是這次整體境界的完美表達，下一次，再如此，還會有止於至善的表現。

【注釋】

始

《說文解字》：「始shǐ女之初也。从女台聲。」

「始」音讀作〔shǐ ㄕˇ〕。

「始」金文作「始-金文編-弔向父簋-1.png」、「始-金文編-弔簋-1.png」、「始-金文編-會始鬲-1.png」、「始-金文編-衛始簋-1.png」，小篆作「始-小篆-1.png」；

「始-金文編-弔向父簋-1.png」、「始-金文編-弔簋-1.png」是本字，「始-金文編-會始鬲-1.png」、「始-金文編-衛始簋-1.png」是方國緐名（國族之名或地名）。

「始」从「女」、「㠯」聲，形聲字；

从「女」，表示「母親」之義；

从「㠯」，表示「胎兒」之義；

會合「女」、「㠯」之義，爲「母親生出胎兒」，得「新生命的開始」之義。

乍作

《說文解字》：「乍zhà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誤釋字形本義）

「乍」音讀作〔zhà ㄓㄚˋ〕。

「乍」甲骨文作「乍-卜辭-1」、「乍-卜辭-2」，金文作「乍-彝銘-1」、「乍-彝銘-2」；

「乍」从「枱-象形-1」、「入」，會意字；

从「枱-象形-1」，「枱-象形-1」爲「枱」之古文，表示「插枱」之義；

从「入」，表示「入土」之義；

會合「枱-象形-1」、「入」之義，表示「插枱入土」，而以「耕穜」爲本義。

由「插枱入土」之「耕穜」之義，引伸爲「造作」、「興起」之義。

「作」爲从「乍」之方國緐名。

翕

《說文解字》：「翕xī起也。从羽合聲。」

「翕」音讀作〔xī ㄒ〡〕。

「翕」从「羽」、「合」聲，形聲字；

从「羽」，表示「鳥的翅膀」之義；

从「合」，表示「向下合攏」之義；

會合「羽」、「合」之義，鳥的翅膀向下合攏，是爲了翅膀張開向上，想要飛起來，得「欲起而飛」之義。

從

《說文解字》：「從cónɡ隨行也。从辵、从，从亦聲。」

「從」音讀作〔cóng ㄘㄨㄥˊ〕。

「從」从「辵」、「从」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止」之義；

从「从」，表示「隨从」之義；

會合「辵」、「从」之義，爲「隨从之行止」之義。

純

《說文解字》：「純chún絲也。从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

「純」音讀作〔chún ㄔㄨㄣˊ〕。

「純」从「糸」、「屯」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絲」之義；

从「屯」，「屯」是「同」的假借，「同」表示「不雜」之義；

會合「糸」、「同」之義，爲「不雜之絲」之義。

皦

《說文解字》：「皦jiǎo玉石之白也。从白敫聲。」

「皦」音讀作〔jiǎo ㄐ〡ㄠˇ〕。

「皦」从「白」、「敫」聲，形聲字；

从「白」，表示「被照物反射出潔白之光」之義；

从「敫」，表示「光線照射」之義；

會合「白」、「敫」之義，爲「光線照射，使得被照物反射出潔白之光」，得「光線照射使被照物看得清楚」之義。

由「光線照射使被照物看得清楚」之義，引伸爲「盡顯本色」之義。

睪

《說文解字》：「睪yì司視也。从橫目，从幸。令吏將目捕罪人也。」

「睪」音讀作〔yì 〡ˋ〕。

「睪」小篆作「睪-小篆-1.png」；

「睪」从「目」从「幸」，會意字；（「㚔」隸變爲「幸」，音讀作〔niè ㄋ〡ㄝˋ〕。）

从「目」，表示「司視」之義；

从「幸」，表示「辠人」之義；

會合「目」、「幸」之義，爲「司視辠人」之義。

由「司視辠人」之義，引伸爲「解置辠人」之義，再引伸爲「解置」之義。

繹

《說文解字》：「繹yì抽絲也。从糸睪聲。」

「繹」音讀作〔yì 〡ˋ〕。

「繹」从「糸」、「睪」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絲線」之義；

从「睪」，表示「解置」之義；

會合「糸」、「睪」之義，爲「解置絲線」，得「抽絲」之義。

成

《說文解字》：「成chénɡ就也。从戊丁聲。」（誤釋字形字義）

「成」音讀作〔chéng ㄔㄥˊ〕。

「成」甲骨文作「成-甲骨文編-續6.13.7-1.png」、「成-甲骨文編-前5.10.5-1.png」，金文作「成-金文編-成王鼎-1.png」、「」，小篆作「成-小篆-1.png」；

「成」从「十」、「戊」，會意字；

从「十」，表示「十井爲通，通十爲成」之義，井田制度之下的兵農編制；

从「戊」，「戊」爲「斧」之初文，引伸爲「軍賦」之義；

會合「十」、「戊」之義，爲「十個十井，百井始成軍賦」，得「十通始成軍賦」之義。

農民繳交稅賦，而有軍隊之保護收成。成軍賦，保收成。相輔相成，和諧與共。

03-24《論語‧八佾篇》第二十四章

【原文】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譯文】

衛國儀邑的封疆官請見孔子，他說：「只要有君子來到我這裡，我從來沒有不和他見面的。」孔子隨行的弟子領著他去見了老師。他出來後，對孔子的弟子們說：「你們何必擔心你們的老師失位去國呢？天下混亂已經很久了，上天把你們的老師作爲木鐸，讓世世代代的人們循著他的智慧前進。」

【說明】

孔子爲什麼要離開魯國？

魯國的國君雖在上位，但是沒辦法證明他有能力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不能使人民相信他；不能使人民相信他，人民就不會遵從他。

而孔子在下位，就算他有能力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但是他沒有尊位；不在尊位，人民就不會相信他；人民不信他，也就不會遵從他。

「人無信，不立。」不只是你自己對他人要有誠信，他人也要相信你，才可以成事。所以孔子離開了魯國。

離開了魯國，孔子以自身的德行，傳承先王之道，讓世世代代的人們，去驗證他的才德智慧，經過實踐驗證，而不悖於天地，無疑於鬼神，經過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實踐與傳承，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這個一以貫之的先王之道，那麼百世之後再出現的聖人，人民就不會疑惑，而會相信這位聖人，到時候一以貫之的先王之道就可以大行於天下了。

儀封人與孔子談過話之後，出來對孔子的弟子們說「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讓世世代代的人們循著他的智慧前進。經過歷史的驗證，孔子是至聖先師、萬世師表。

【注釋】

請

《說文解字》：「請qǐnɡ謁也。从言青聲。」

「請」音讀作〔qǐng ㄑ〡ㄥˇ〕。

「請」从「言」、「青」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青」，「青」是「覲」的假借，「覲」表示「覲見」之義；

會合「言」、「覲」之義，得「覲見之言詞」之義。

鐸

《說文解字》：「鐸duó大鈴也。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司馬執鐸。从金睪聲。」

「鐸」音讀作〔duó ㄉㄨㄛˊ〕。

「鐸」从「金」、「睪」聲，形聲字；

从「金」，表示「金屬器具」之義；

从「睪」，表示「解置人群」之義；

會合「金」、「睪」之義，爲「解置人群的金屬器具」，得「大鈴」之義。

「鐸」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時，或有戰事時，所用的大鈴。搖鈴使人們循著聲音的方向走去。

03-25《論語‧八佾篇》第二十五章

【原文】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譯文】

孔子評論舜的〈韶〉樂：「舜自己具備的才德十分美好，而且天下人皆說他的行爲美好。」評論武王的〈武〉樂：「周武王自己具備的才德十分美好，但並不是天下人都說他的行爲美好。」

【說明】

「美」在這裡的意思是：人具備有利他人的美好才德。

「善」在這裡的意思是：眾人皆認爲某人的行爲美好。

從「美」和「善」的意思，可以知道它們的差別如下：

「美」是當事人自己具備的價值；

「善」是眾人都說這個人的行爲美好。

「美」是自己具備的才德；

「善」是眾人得利的行爲。

舜自己具備的才德盡「美」，而且他人也說他的行爲美好，是盡「善」；

武王自己具備的才德盡「美」，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說他的行爲美好，故未盡「善」。

爲什麼要比較舜和周武王呢？

舜是因堯的禪讓，而爲天下共主，天下人皆稱頌舜的行爲；而武王是推翻商朝而得天下，天下之人並非皆心悅誠服於武王。

爲什麼以舜的〈韶〉樂、武王的〈武〉樂來做比較說明呢？

音樂是表達一個人、一個時期的內涵與氣象，舜和武王在內涵上，都是「美」的；但是在氣象上，舜是盡善的，而武王就無法盡善了。這告訴我們，如果天下是用武力打下來的，必有餘怨，是無法盡善的。

【注釋】

美

《說文解字》：「美měi甘也。从羊大。」

「美」音讀作〔měi ㄇㄟˇ〕。

「美」从「羊」、「大」，會意字；

从「羊」，表示「羊肉味甘、味美」之義，引伸爲「有價值」之義。

从「大」，表示「人的行爲」之義；

會合「羊」、「大」之義，爲「人的行爲有價值」之義。

古時候羊在六畜中主要是作爲食物之用，而且味道甘美，有利於人，有價值。

「美」本義是「人的行爲有價值」，引伸爲「有價值的事物」，皆稱之爲「美」。

後來，人的長相有利於觀看之人的視覺，也稱之爲「美」。

善

「善」字古文寫作「譱」，小篆寫作「𦎍」。

譱

《說文解字》：「譱shàn吉也。从誩羊。」

「譱」音讀作〔shàn ㄕㄢˋ〕。

「譱」从「誩」、「羊」，會意字；（「誩」音讀作〔jìng ㄐ〡ㄥˋ〕）

从「誩」，表示「競相發言說是」之義；

从「羊」，表示「有利的事物」之義；

會合「誩」、「羊」之義，競相發言說是有利的事物，得「眾人皆認爲有利的事物」之義。

盡

《說文解字》：「盡jìn器中空也。从皿㶳聲。」（誤釋字形）

「盡」音讀作〔jìn ㄐ〡ㄣˋ〕。

「盡」甲骨文作「盡-甲骨文-1.png」，秦簡作「盡-秦簡-1.png」，小篆作「」；

「盡」甲骨文「盡-甲骨文-1.png」，从「又」，「盡-甲骨文-象毛刷之形.png」像「毛刷」之形，从「皿」，會意附加圖形；

从「又」，表示「手持」之義；

从「盡-甲骨文-象毛刷之形.png」，表示「用毛刷清洗」之義，

从「皿」，表示「器皿」之義；

會合「又」、「盡-甲骨文-象毛刷之形.png」、「皿」之義，爲「手持毛刷清洗器皿」，得「穢物除空」之義。

由「手持毛刷清洗器皿」、「穢物除空」之義，引伸爲「竭盡」、「終了」、「全悉」之義。

03-26《論語‧八佾篇》第二十六章

【原文】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譯文】

孔子說：「當一個人居上位的時候，沒有寬大容人的度量；行禮之時，沒有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盡心盡力做到的𦎫心；弔喪之時，沒有哀悼死者的眞情；這種人，還有什麼值得我觀察的呢？」

【說明】

「居上寬」，在上位者，能夠讓大家有路好走；

「爲禮敬」，行禮時，願意貢獻自己最好的價值，是「𦎫」；

「臨喪哀」，參加喪禮，與喪家心境相通，這是「眞」。

在上位者，不只是地位、權力高的人，還應該是能力、智慧、境界高的人。

「居上不寬」所謂的「居上」，孔子的意思是：地位、權力高的人，應該具備能力、智慧、境界的高超，但不是自擁高超的能力、智慧與境界以自重，而是運用這些能力、智慧與境界，去幫助在下的人，讓大家都有路好走。

「爲禮不敬」，爲禮之時，自己的心態是不敬的，不願意提供自己最好的價值，不能盡心盡力做到對他人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這種人是不𦎫而不敬。

「臨喪不哀」，參加喪禮時，自己不願意將心比心，與喪家心境相通，彼此都在哀戚的心境，這種人是不眞而不哀。

居上寬，讓在下者都有路好走；爲禮敬、臨喪哀，讓當事者都有路可走。

【注釋】

寬

《說文解字》：「寬kuān屋寬大也。从宀萈聲。」

「寬」音讀作〔kuān ㄎㄨㄢ〕。

「寬」从「宀」、「萈」聲，形聲字；（「萈」音讀作〔huán ㄏㄨㄢˊ〕）

从「宀」，表示「房屋」之義；

从「萈」，「萈」是「緩」的假借，「緩」表示「如絲滑之順行」之義；

會合「宀」、「緩」之義，爲「如絲滑之順行的房屋」，得「空間行走順暢的房屋」之義。

「緩」的本字是「𦅻」，「緩」爲省寫字。「𦅻」爲手引素繒，得「絲滑順行」之義。

「居上不寬」的意思是：在上位者，不能夠讓大家有路好走。

講「敬」字之前，先講「茍」字。

茍

《說文解字》：「茍jì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凡茍之屬皆从茍。」

「茍」音讀作〔jì ㄐ〡ˋ〕。

「茍」从「羊」省、从「包」省、从「口」，會意字；

从「羊」，表示「善美之意」之義；

从「包」，表示「心懷」之義；

从「口」，表示「愼言」之義；

會合「羊」、「包」、「口」之義，爲「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註：「茍」與「苟」是不同的兩個字。

敬

《說文解字》：「敬jìnɡ肅也。从攴茍聲。」

「敬」音讀作〔jìng ㄐ〡ㄥˋ〕。

「敬」从「攴」、「茍」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盡心盡力做到」之義；

从「茍」，表示「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會合「攴」、「茍」之義，爲「盡心盡力做到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哀

《說文解字》：「哀āi閔也。从口衣聲。」

「哀」音讀作〔āi ㄞ〕。

「哀」从「口」、「衣」聲，形聲字；

从「口」，表示「言語」之義；

从「衣」，「衣」乃「弔」之借，表示「弔者」之義；

會合「口」、「弔」之義，爲「弔者的言語」，得「悲憫」之義。

【參考】

〈子路篇〉第六章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正，行爲舉止合乎天道。

從天道的角度來看「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天道包容萬物，而居上位者不能包容百姓，怎麼能夠算是合乎天道呢？

天道和諧萬物，而居上位者不能和諧百姓，怎麼能夠算是合乎天道呢？

天道眞情萬物，而居上位者不能眞情百姓，怎麼能夠算是合乎天道呢？

〈子路篇〉講「施政之道」，主述在「施政」，故曰：「身正」，身正道行。

〈八佾篇〉講「和諧之禮」，主述在「和諧」，故曰：「寬、敬、哀」，和諧禮行。

里仁篇第四

04-01《論語‧里仁篇》第一章

【原文】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譯文】

孔子說：「成爲整體的一份子，安居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成爲有自己價值的人。每個人都要爲自己人生的價值，擇路而行，如果不擇通往整體和諧之路，如何能夠算得上是有智慧的人呢？」

【說明】

仁：整體和諧；里仁：成爲整體的一份子，安居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

接續〈八佾篇〉第二十五章，舜的一生「盡善盡美」，〈里仁篇〉的開篇第一章，講爲自己的人生，抉擇一條路，讓自己生活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稱之爲里仁。

我們現在無法像舜一樣的盡善盡美，何況舜也不是一開始就是盡善盡美的，他抉擇了一條通往整體的和諧，做到盡善盡美的人生道路，經歷了各種的磨練，終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所以，我們抉擇通往什麼樣的境界，這是我們爲自己人生所做的抉擇，決定權在自己，不在別人。

如何讓自己的人生，能夠充滿著智慧，生活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創造自己的人生價值呢？

〈里仁篇〉接下來將討論這個問題。

【注釋】

里

《說文解字》：「里lǐ居也。从田从土。凡里之屬皆从里。」

「里」音讀作〔lǐ ㄌ〡ˇ〕。

「里」从「田」从「土」，會意字；

从「田」，表示「井田制度」之義，引伸爲「安居之地」之義；

从「土」，「土」本義爲「土地神的牌位」之義，爲「社」之本字，引伸爲「神明護佑」之義；

會合「田」、「土」之義，爲「神明護佑的安居之地」之義。

仁

《說文解字》：「仁rén親也。从人二。」

「仁」音讀作〔rén ㄖㄣˊ〕。

「仁」从「人」、「二」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之情誼」之義；

从「二」，表示「彼此之間」之義；

會合「人」、「二」之義，爲「人彼此之間的情誼」之義，得「凡有利於人彼此情誼的行爲」皆謂之「仁」。

由「凡有利於人彼此情誼的行爲」之義，引伸爲「整體和諧」之義。

美

《說文解字》：「美měi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美」音讀作〔měi ㄇㄟˇ〕。

「美」从「羊」、「大」，會意字；

从「羊」，表示「羊味甘美，有其價值」，引伸爲「自有價值」之義；

从「大」，表示「成長發展壯大」之義；

會合「羊」、「大」之義，爲「成長發展壯大而自有價值」之義。

「里仁爲美」的意思是：安居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成爲有自己價值的人。

擇

《說文解字》：「擇zé柬選也。从手睪聲。」

「擇」音讀作〔zé ㄗㄜˊ〕。

「擇」从「手」、「睪」聲，形聲字；（「睪」音讀作〔yì 〡ˋ〕）

从「手」，表示「手的動作」之義；

从「睪」，表示「審視罪人」之義；

會合「手」、「睪」之義，爲「審視罪人，揀所要之人，以爲己用」，得「揀以爲己用」之義。

「選」、「擇」的異同：

同：皆爲「挑揀」之義。

異：「選」的目的是爲了給他人用，「擇」的目的是爲了給自己用。

「處」的本字爲「処」。

処

《說文解字》：「処chǔ止也。得几而止。从夂几。」

「処」音讀作〔chǔ ㄔㄨˇ〕。

「処」小篆作「」；

「処」从「夂」、「几」，會意字；（「夂」音讀作〔zhǐ ㄓˇ〕）

从「夂」，表示「至於而止」之義；

从「几」，表示「几案」之義；

會合「夂」、「几」之義，爲「至於几案而止」之義。

「處」从「処」、「虍」聲，「虍」聲乃識音符。

「擇不處仁」的意思是：不抉擇通往整體和諧的境界之路，作爲自己的人生道路。

04-02《論語‧里仁篇》第二章

【原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譯文】

孔子說：「不仁之人，是不可能久處於整體和諧的一份子，也不會長處於與人和諧共樂的境界。仁者讓大家在整體和諧的境界中安心，智者讓自己的行爲有利於整體的和諧。」

【說明】

「約」是主動成爲整體的一部份；

「樂」是主動與整體和諧共創、共樂。

不仁者，以自己爲中心，是不能久處於整體和諧的一份子；

不仁者，不以他人爲念，也不會長處於與人和諧共樂的境界。

仁者，心與天理相通，自然與整體和諧，與時俱進，讓大家安心在和諧共榮的環境中成長。

智者，明白整體和諧的長久價值，願意成爲整體的一份子，讓自己的行爲有利於整體的和諧。

【注釋】

解釋「約」字之前，先解釋「廛」字。

廛

《說文解字》：「廛chán一畝半，一家之居。从广、里、八、土。」

「廛」音讀作〔chán ㄔㄢˊ〕。

「廛」从「广」、「里」、「八」、「土」，會意字；

从「广」，表示「安居」之義；

从「里」，表示「井田與社主」，爲「同井田組成社會」之義；

从「八」，表示「分有」之義；

从「土」，表示「土地」之義；

會合「广」、「里」、「八」、「土」之義，得「同井田分有土地者，組成社會，安居於此」之義。

一井八戶人家，耕有私田，共耕公田，有事會於社，共同解決問題，大家安居於此。

所以「廛」的意思是：每戶人家附著於井田制度，踐行整體的價值，而有個體的利益。

約

《說文解字》：「約yuē纏束也。从糸勺聲。」

「約」音讀作〔yuē ㄩㄝ〕；

「約」从「糸」、「勺」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絲線」之義；

从「勺」，「勺」乃「廛」之假借，「廛」表示「附著於主體」之義；

會合「糸」、「廛」之義，得「絲線附著於主體」之義。

「不可以久處約」的「約」，附著的主體是什麼？在本章所言之主體是「仁」。

「處約」是處於整體和諧的一份子。

04-03《論語‧里仁篇》第三章

【原文】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譯文】

孔子說：「唯有仁者，能夠對待好人，也能夠對待惡人。」

【說明】

仁者安仁，仁者在整體和諧的境界中，對待所有的人，無論是好人，還是惡人，他都能夠對待。

〈爲政篇〉第十章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於「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辨，好人與惡人自然呈現。

從「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也可以辨識出不仁者。

盡心之𦎫，知人之眞。

以自己最好的用心，對待好人，讓好人能夠利仁、安仁；

也以自己最好的用心，對待惡人，讓惡人志於仁，而能爲仁。

【注釋】

好

《說文解字》：「好hǎo美也。从女、子。」

「好」音讀作〔hǎo ㄏㄠˇ〕。

「好」从「女」、「子」，會意字；

从「女」，表示「女人」之義；

从「子」，「子」本義爲「小孩」，引伸「年輕的狀態」之義；

會合「女」、「子」之義，爲「在年輕狀態的女人」，得「容顏氣色美」之義。

由「容顏氣色美」之義，引伸爲「喜愛」、「喜歡」之義，變音讀作〔hào ㄏㄠˋ〕。

由「喜愛」、「喜歡」之義，引伸爲「能夠對待自己喜愛、喜歡的事物」之義。

講解「惡」字之前，先解釋「亞」字。

亞

「亞」音讀作〔yà 〡ㄚˋ〕。

「亞」甲骨文作「亞-卜辭-1」、「」，金文作「」、「」，小篆作「」；

皆像「墓室」之形，獨體象形文；

「亞」的本義是「墓室」。

惡

《說文解字》：「惡è過也。从心亞聲。」

「惡」音讀作〔wù ㄨˋ〕。

「惡」从「心」、「亞」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人心」之義；

从「亞」，本義爲「墓室」，引伸爲「人死之事」之義；

會合「心」、「亞」之義，爲「人死之事爲人心所憎忌」，得「憎忌」之義。

「憎忌」是指「使人沉重、希望避免的心情」，引伸爲「討厭」、「不喜歡」之義。

由「討厭」、「不喜歡」之義，引伸爲「能夠對待自己討厭、不喜歡的事物」之義。

「惡」字的另一個意思是「心裡想要他人去死」，有這種想法是「罪過」，這時候「惡」音讀作〔è ㄜˋ〕。

04-04《論語‧里仁篇》第四章

【原文】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譯文】

孔子說：「如果眞的有志於行仁道，那麼就不會想讓惡事發生。」

【說明】

接續上一章講讓惡人志於仁，而能爲仁。

一旦惡人能夠志於仁、爲仁，就不會爲惡了。

仁者安仁，仁者以整體和諧的境界，對待整體中的每個份子；其中惡人體會到在整體和諧的境界中，每個份子得以長久地成長發展自己的價值，而心悅誠服地爲整體的和諧而努力，這是惡人志於仁，那麼這個惡人，就再也不會想讓惡事發生了。

志於仁，心嚮往「里仁」，安居於整體和諧的境界裡，而能人人「爲美」，每個人成長發展而有自己的價值。往「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的道路、境界精進，除了自己不會去做惡事，更可以與人爲善。故「無惡也」。

志於仁者，以自己最好的價值，做自己可以做的事，讓好人安於仁，讓惡人利於仁。讓好人安於仁，自然無惡；當惡人做利於仁的事，就是去惡從善的開始，經過時間的推移，惡人之惡，也就不見了。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像帝舜一樣盡善盡美，而是要在往盡善盡美的道路上前進，終身學習，像孔子這麼有智慧的人，到了七十歲，才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在能夠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之前，沒有人不犯過錯，問題在於過錯的大小、可不可以彌補而已；有了過錯，能夠學習顏回的「不遷怒，不貳過。」那就是非常精進的人了。

唯有眞正的仁者，會考慮這些凡是人都可能犯的過錯，尤其是不可承受的過錯，避免這些過錯發生，他會告訴世人，惡人惡在哪裡，惡事發生的後果會是如何，讓世人能夠警覺，避免這些禍害。如果當世的人們不相信他，他還是要告訴世人，只有指出惡人破壞整體和諧的思想、行爲，惡在哪裡，惡的結果會是如何，人類才會自覺地走向整體和諧、盡善盡美的道路。

眞正的仁者，不是爲了討厭惡人而存在的，而是使惡人無法傷害人，讓全體人類自覺地走向盡善盡美的境界而存在的。

【注釋】

志

《說文解字》：「志zhì意也。从心㞢。㞢亦聲。」

「志」音讀作〔zhì ㄓˋ〕。

「志」从「心」、「㞢」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裡」之義；

从「㞢」，「㞢」是草木萌芽，有了土地的根據，可以往成長之路了，表示「有根據而成長」之義；

會合「心」、「㞢」之義，爲「心裡有根據而成長」之義。

「志於仁」的意思是：心裡有「里仁」的根據，成長爲有自己價值的人。

04-05《論語‧里仁篇》第五章

【原文】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譯文】

孔子說：「富與貴，都是人們想要的，但是不行道義而得到富貴，是不能處於這種富貴的；貧與賤，都是人們嫌棄的，但是不行道義而得到貧賤，是去除不了這種貧賤的。君子如果離開了仁道，還能稱爲君子嗎？就算吃頓飯這麼短的時間，君子都不會背離了仁道；在他意想不到而須應急的時候，他一定還在仁道裡；在他無可奈何而須面對的時候，他也一定還在仁道裡。」

【說明】

不行道義，不在道中提供自己的價值，而得到的富貴，是長久不了的；不行道義，不在道中提供自己的價值，而得到的貧賤，是去除不了的。

富貴與貧賤，都是因爲是否在道中提供自己的價值，而得到的。

道包含了整體，整體在道中和諧地運行；我們效法道的和諧運行，所以將所有人看作一個整體，整體能夠和諧，是道行天下的根本。

不能爲整體和諧提供個人的價值，就算得到了富貴，也是不能長久的；

不能爲整體和諧提供個人的價值，不幸得到了貧賤，也是不能去除的。

所以在整體和諧的道中，君子是不會須臾背離仁道的，無論是在突發的狀況，還是艱困的狀況，君子一定在整體和諧的道中。

每個人都有邊界，我們會碰到超出想像的事，會出乎我們的意料，而須應急的時候；也會碰到無可奈何，又須面對的時候；無論如何都不要離開仁道，只有在整體和諧的道中，才會有長久的出路。

【注釋】

造次：意想不到而須應急的時候。

顛沛：無可奈何而須面對的時候。

04-06《論語‧里仁篇》第六章

【原文】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譯文】

孔子說：「我未曾見過眞正喜好行仁道的人，會去厭惡不行仁道的人。眞正喜好行仁道的人，他知道再也沒有比行仁道更重要的事了；眞正厭惡不行仁道的人，他是已經在行仁的道路上了，他知道好人好在哪裡，惡人惡在哪裡，不會讓不仁的行爲加害在自己的身上。有人能夠在一天之中，堅定地全心全意、竭盡心力在行仁道嗎?如果這樣做，我未曾見過能力不足以行仁道的人，大概有吧，我未曾見過。」

【說明】

眞正喜好行仁道的人，他知道再也沒有比行仁道更重要的事了，這是安於仁。

眞正厭惡不行仁道的人，他是已經在行仁的道路上了，他知道好人好在哪裡，惡人惡在哪裡，不會讓不仁的行爲加害在自己的身上，這是利於仁。

一旦有志於行仁道，必然在行仁的道路上，全心全意、竭盡心力地去做，從利於仁到安於仁，安於仁又利於仁，如此周而復始，止於至善。

參考〈里仁篇〉第二章：「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不仁之人，是不可能久處於整體和諧的一份子，也不會長處於與人和諧共樂的境界。仁者讓大家在整體和諧的境界中安心，智者讓自己的行爲有利於整體的和諧。

一旦用力於仁，安於仁，利於仁，沒有能力不足的人。

【注釋】

尚

《說文解字》：「尚shàng曾也。庶幾也。从八向聲。」（誤釋本義）

「尚」音讀作〔shàng ㄕㄤˋ〕。

「尚」金文作「」、「」；

「尚」从「八」、「向」聲，形聲字；

从「八」，「八」是「臂」的初文，表示「手臂」之義；

从「向」，「向」是「嚮」的假借，表示「趨嚮」之義；

會合「八」、「嚮」之義，爲「手臂趨嚮到最後就是手掌」，得「手掌」之義。

由「手掌」之義，引伸爲「掌管」之義；所掌管之事乃重要之事，故再引伸爲「重要之事」之義。

「好仁者，無以尚之。」的意思是：眞正喜好行仁道的人，他知道再也沒有比行仁道更重要的事了。

加

《說文解字》：「加jiā語相增加也。从力口。」（誤釋本義）

「加」音讀作〔jiā ㄐ〡ㄚ〕。

「加」从「力」、「口」，會意字；

从「力」，表示「功勳勤勞」之義；

从「口」，表示「詞命」之義；

會合「力」、「口」之義，爲「詞命以嘉功勳勤勞」，得「詞命加功」之義。

因爲「加」假借爲「加減」之「加」，故轉注孳乳爲「嘉」。

由「加減」之「加」，引伸爲「增加」之義，再引伸爲「超過」之義；

再由「超過」之義，引伸爲「加害」、「侵凌」之義。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的意思是：不會讓不仁的行爲加害在自己的身上。

04-07《論語‧里仁篇》第七章

【原文】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譯文】

孔子說：「從人處理過錯的根據、過程與價值，可以看出他是哪一類的人。所以通明一個人的過錯，就可以知道這個人是否是位行仁之人。」

【說明】

上一章提到，必然在行仁的道路上的人，從利於仁到安於仁，安於仁又利於仁，如此周而復始，止於至善。他知道好人好在哪裡，惡人惡在哪裡，不會讓不仁的行爲加害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有過錯發生了，在仁道之中的人，自己犯了過錯，不會害怕改正過錯；別人犯了過錯，自己會警惕，不致犯同樣的過錯，還會幫助犯過錯的人，也會竭盡心力地讓這種過錯不要造成傷害；這樣的人，他是在行仁道路上的人。

反之，有過錯發生了，不行仁道之人，爲了自己的利益，他是會不認錯的，認錯，他就會失去他想要的利益；甚至犯過是他獲取利益的手段，意圖如此，他會改過嗎？至於傷害他人與否，是不可能和他的利益相提並論的，他會在乎傷害他人嗎？

行仁之人，會幫助所有人；不仁之人，會傷害所有人。

行仁道與不行仁道，這是兩條路，道路不同，做出來的事，根據不同、路數不同、價值不同，不同的人，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注釋】

過

「過」音讀作〔guò ㄍㄨㄛˋ〕。

「過」从「辵」、「咼」聲，形聲字；（「咼」見〈學而篇〉第八章之【注釋】）

从「辵」，表示「行止」之義；

从「咼」，表示「歪斜」之義；

會合「辵」、「咼」之義，爲「行止歪斜」，得「行爲失當」之義。

黨

《說文解字》：「黨dǎng不鮮也。从黑尚聲。」

「黨」音讀作〔dǎng ㄉㄤˇ〕。

「黨」从「黑」、「尚」聲，形聲字；

从「黑」，表示「黯色」之義；

从「尚」，「尚」乃「嚮」之假借，表示「趨嚮」之義；

會合「黑」、「嚮」之義，爲「往黯昧發展」，得「不新鮮」之義。

「黨」假借爲「以五百家爲一黨」之義；

由「五百家爲一黨」之義，引伸爲「朋黨」之義，再引伸爲「作風、路線相同之人」之義。

觀

《說文解字》：「觀ɡuān諦視也。从見雚聲。」

「觀」音讀作〔guān ㄍㄨㄢ〕。

「觀」从「見」、「雚」聲，形聲字；

从「見」，表示「所見」之義；

从「雚」，「雚」乃「監」之借，「監」爲「臨下而視」之義；

會合「見」、「監」之義，爲「臨下而視之所見」之義，引伸爲「通明之見」之義。

04-08《論語‧里仁篇》第八章

【原文】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譯文】

孔子說：「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發揮自己的天賦，有一天早上達成了天命，見證了自己的人生價值，那麼就算是當天晚上要死掉，也是可以的。」

【說明】

「里仁爲美」，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發揮自己的天賦，達成天命，而有自己的人生價值。

「聞道」，就是在整體和諧的境界中，發揮天賦，達成了天命。

一個人達成了天命，見證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夕死可矣」！

在孔子的時代，並不是一個整體和諧的天下。

〈述而篇〉第二十九章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然而，孔子志於天下的整體和諧，而且他有能力、有智慧向這個目標前進，逐漸影響身邊的人，也向這個整體和諧的目標前進。

〈里仁篇〉第四章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當孔子影響了身邊的人，這些人也志於整體和諧的時候，這些人就再也不會做什麼惡事了。雖然在空間上，孔子當時並不能做到天下的整體和諧，但是在時間上，他感動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願意傳承天下和諧的思想。

〈八佾篇〉第二十四章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孔子爲木鐸，指引著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前進爲天下太平。

當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時候，也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時候，志於天下整體的和諧，是他的天命。從此，以道率性，用天賦來達成天命，這是順天，所以「耳順」；自然和諧地行於天道之中，所以「從心所欲，不踰矩」。這是眞正的自由。

在人世間已經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綁架他、限制他的行爲，他沒有任何想法、念頭會背離天道；人到了這種境界，現實的肉體生命，已經無法限制他的存在，他的思想成爲千秋萬世的木鐸。

【注釋】

聞

《說文解字》：「聞wén知聞也。从耳門聲。」

「聞」音讀作〔wén ㄨㄣˊ〕。

「聞」从「耳」、「門」聲，形聲字；

从「耳」，表示「耳聽」之義；

从「門」，表示「門外之經驗見識」之義；

會合「耳」、「門」之義，爲「耳聽門外之經驗見識」，得「聽得所不知的經驗見識」之義。

「聞道」的意思是：由於行仁道的體悟，而證悟了之前所不知之天道。

04-09《論語‧里仁篇》第九章

【原文】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譯文】

孔子說：「做學問的人，有志於道，但是卻以穿不好、吃不好爲恥，這種人沒有什麼值得與之論道的資格！」

【說明】

上一章講「朝聞道，夕死可矣！」舉了孔子爲例，提到：在人世間已經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綁架他、限制他的行爲。

當一個人，還會在意吃得好、穿得好，如果吃不好、穿不好，還以爲恥，他是被吃穿給綁架了、限制了，這種人是沒法和他來談論道的。

凡是被物質給綁架的人、限制的人，是無法行仁道的；他會在意這些物質上的需求，而不在意、或是沒那麼在意人與人的關係是否良好；這種人不在行仁的道路上，又怎能和他論道呢？

「未足與議也！」是說：這種人沒有值得討論的價值。

【注釋】

士

《說文解字》：「士shì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凡士之屬皆从士。」（誤釋字形字義）

「士」音讀作〔shì ㄕˋ〕。

「士」甲骨文作「士-卜辭-1」，金文作「士-彝銘-1」、「士-彝銘-2」，

「士」从「甲」以守「一」，合體指事文；

从「甲」，「甲」是「鎧甲」，表示「保衛之人」之義；

从「一」，指事符號，表示「守護家國完整」之義；

會合「甲」、「一」之義，爲「守護家國完整的保衛之人」之義。

義

《說文解字》：「義yì己之威儀也。从我、羊。」

「義」音讀作〔yì 〡ˋ〕。

「義」从「我」、「羊」，會意字；

从「我」，表示「我能提供的」之義；

从「羊」，表示「對他人有利的價值」之義；

會合「我」、「羊」之義，爲「我能提供的對他人有利的價值」之義。

議

《說文解字》：「議yì語也。从言義聲。」

「議」音讀作〔yì 〡ˋ〕。

「議」从「言」、「義」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論」之義；

从「義」，表示「我能提供的對事物有利的價值」之義；

會合「言」、「義」之義，爲「提供對事物有價值的言論」之義。

「未足與議」的意思是：沒有什麼值得與之論道的資格。

【參考】

《文字析義‧士》P0581：

士-篆文-1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案「士」於卜辭作「士-卜辭-1」，（甲編3913片）於彝銘作「士-彝銘-1」、「士-彝銘-2」，

并與篆文同體，從「甲」以守「一」。

猶「或」之從「戈」以守「一」，於文爲「合體指事」，

而以「甲士」爲本義。

04-10《論語‧里仁篇》第十章

【原文】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譯文】

孔子說：「君子對待天下，沒有一定要做什麼事，也沒有一定不要做什麼事，只是提出天下人都可以提供的價值，天下人都願意比附這個價值。」

【說明】

提出天下人都可以提供的價值，每個人都願意爲這個價值做出貢獻，在這個價值觀之下，人人都有路可走。

每個人都願意成爲這個天下之義的一部份，安心發展個體之美與整體之義。

人之所以不能里仁爲美，是認知邊界的問題，是自以爲是的問題。

自以爲是的人，不會里仁爲美；認知有限的人，不能里仁爲美。

如何使自以爲是的人、認知有限的人，進入里仁爲美的境界裡呢？

提出天下人都可以提供的價值，天下人都願意比附這個價值。讓天下人都可以進入這個整體和諧的境界，使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價值。

【注釋】

啻

《說文解字》：「啻chì語時不啻也。从口帝聲。一曰啻，諟也。讀若鞮。」（作「諟」義，讀作〔dī ㄉ〡〕。）

「啻」音讀作〔dī ㄉ〡〕。

「啻」从「口」、「帝」聲，形聲字；

从「口」，表示「言語」之義；

从「帝」，本義爲「花蒂」，花蒂提絜整個花朵，引伸爲「提絜」之義；

會合「口」、「帝」之義，爲「提絜之言」之義。

由「提絜之言」之義，引伸爲「有結果」、「有目標」、「有目的」之義。

適

《說文解字》：「適shì之也。从辵啻聲。適，宋魯語。」

「適」音讀作〔shì ㄕˋ〕。

「適」从「辵」、「啻」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走」之義；

从「啻」，表示「有目標」之義；

會合「辵」、「啻」之義，爲「有目標之行走」，得「往目標前進」之義。

「適」之另一義：

「適」音讀作〔dí ㄉ〡ˊ〕。

「適」从「辵」、「啻」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爲」之義；

从「啻」，表示「有目的」之義；

會合「辵」、「啻」之義，爲「有目的之行爲」，得「專主之行爲」之義。

由「專主之行爲」之義，引伸爲「一定要做什麼事」之義。

「無適也」的意思是：沒有一定要做什麼事。

莫

《說文解字》：「莫mù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茻亦聲。」

「莫」音讀作〔mù ㄇㄨˋ〕。

「莫」从「日」、「茻」聲，形聲字；

从「日」，表示「太陽」之義；

从「茻」，表示「落在草茻之中」之義；

會合「日」、「茻」之義，爲「太陽落在草茻之中」，得「日落傍晚」之義。

「莫」假借爲語詞，表示否定，「不」、「不能」之義，音讀作〔mò ㄇㄛˋ〕。

由「不」、「不能」之義，引伸爲「不要」、「一定不要」之義。

「無莫也」的意思是：沒有一定不要做什麼事。

義

《說文解字》：「義yì己之威儀也。从我、羊。」

「義」音讀作〔yì 〡ˋ〕。

「義」从「我」、「羊」，會意字；

从「我」，表示「我能提供的」之義；

从「羊」，表示「對他人有利的價值」之義；

會合「我」、「羊」之義，爲「我能提供的對他人有利的價值」之義。

比

《說文解字》：「比bǐ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凡比之屬皆从比。」（誤釋本義）

「比」音讀作〔bǐ ㄅ〡ˇ〕。

「比」甲骨文作「比-續甲骨文編-摭續269-1.png」、「比-續甲骨文編-粹987-1.png」，金文作「比-金文編-鬲攸比盨-1.png」，小篆作「比-小篆-1.png」；

「比」从二「人」，同文會意；

「比」从「二人屈體相暱」，表示「夫妻耦合」之義。

「比」假借爲「庀」，故孳乳爲「匹」。（「庀」音讀作〔pǐ ㄆ〡ˇ〕，爲「具備」之義。）

由「夫妻耦合」之義，引伸爲「親密相合」之義，再引伸爲「比附」之義。

「義之與比」的意思是：提出天下整體的價值，天下人都願意比附這個價值。

04-11《論語‧里仁篇》第十一章

【原文】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譯文】

孔子說：「平常時期，君子心懷天下人人是否都有路可走，小人心懷自己是否能夠安居樂業；非常時期，君子心懷人民是否因爲無路可走而犯法受刑，小人心懷自己在沒路可走的時候，是否有人幫自己一把。」

【說明】

接續第十章所講的「義之與比」，天下人皆願意比附的價值觀。

君子能夠做到天下人都有路可走，百姓能夠安居樂業；遇到災難，君子能夠幫無路可走的百姓，有口飯吃，能夠生存下去，不會讓他們因爲無路可走而作姦犯科，遭受刑罰。

這是天下之義，天下人皆願意比附的價值觀。

【注釋】

褱

《說文解字》：「褱huái俠也。从衣眔聲。一曰橐。」

「褱」音讀作〔huái ㄏㄨㄞˊ〕。

「褱」从「衣」、「眔」聲，形聲字；（「眔」音讀作〔dà ㄉㄚˋ〕）

从「衣」，表示「衣裡有」之義；

从「眔」，表示「目之所及之物」之義；

會合「衣」、「眔」之義，爲「衣裡有目之所及之物」之義。

懷

《說文解字》：「懷huái念思也。从心褱聲。」

「懷」音讀作〔huái ㄏㄨㄞˊ〕。

「懷」从「心」、「褱」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裡有」之義；

从「褱」，表示「目之所及之物」之義；

會合「心」、「褱」之義，爲「心裡有目之所及之物」，得「心念於某事物」之義。

悳

《說文解字》：「悳dé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从直从心。」

「悳」音讀作〔dé ㄉㄜˊ〕。

「悳」从「直」、「心」，會意字；

从「直」，表示「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之義；

从「心」，表示「有心效法實踐而有心得」之義；

會合「直」、「心」之義，爲「有心效法實踐古今中外經過見證的智慧，而有心得」之義。

德

《說文解字》：「德dé升也。从彳㥁聲。」

「德」音讀作〔dé ㄉㄜˊ〕。

「德」从「彳」、「悳」聲，形聲字；

从「彳」，「彳」爲方名緐文；

从「悳」，「悳」爲「聲符」，不表義；

「德」爲从「悳」之方國之名。

「悳」字已經不用了，而「悳」的字義，假借「德」字爲之。

前人留下的智慧，是讓後人有路可走。

「君子懷德」的意思是：君子念茲在茲的是天下人人是否有路可走。

土

《說文解字》：「土tǔ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凡土之屬皆从土。」（誤釋字形字義）

「土」音讀作〔tǔ ㄊㄨˇ〕。

「土」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土-小篆-1.png」；

皆像「社主」之形，「社主」就是「土地神的牌位」，獨體象形文；

「土」的本義是「土地神的牌位」。

由「土地神的牌位」引伸爲「土地」之義，故「土」轉注孳乳爲「社」字。

《說文解字》：「社shè地主也。从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

「土」字因應語言之音變，而孳乳出「地」字，因爲「土」與「也」在古音有聲韻上的關係（雙聲）。

「土」的本義是「土地神的牌位」，引伸爲「土地」的意思，再由「土地」引伸爲「泥土」之義。

在農業社會，土地是安居樂業的根本。

「小人懷土」的意思是：小人念茲在茲的是自己是否能夠安居樂業。

「㓝」是本字，「刑」乃假借字。（刑者，剄也。）

㓝

《說文解字》：「㓝xínɡ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

「㓝」音讀作〔xíng ㄒ〡ㄥˊ〕。

「㓝」从「刀」、「井」聲，形聲字；

从「刀」，表示「以刀」之義；

从「井」，表示「守井」之義；

會合「刀」、「井」之義，爲「以刀守井」，使人不得入井爭水，而遺害全體，如有違者，是爲辠，以刀處之，得「立法從善罰惡」之義。

「君子懷刑」的意思是：君子念茲在茲的是人民沒路可走，而觸犯法律，招致刑罰。

惠

《說文解字》：「惠huì仁也。从心从叀。」

「惠」音讀作〔huì ㄏㄨㄟˋ〕。

「惠」从「心」、「叀」，會意字；

从「心」，表示「心想」之義；

从「叀」，「叀」的本義爲「紡專」，紡專爲給線之用，故引伸爲「給予」之義；

會合「心」、「叀」之義，爲「心想給予」之義。

由「心想給予」之義，引伸爲「心想被給予」之義。

「小人懷惠」的意思是：小人念茲在茲的是沒路可走的時候，有人幫自己一把。

04-12《論語‧里仁篇》第十二章

【原文】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譯文】

孔子說：「遠離里仁爲美的境界，在公義己利之外求利，必然會招致許多的怨懟。」

【說明】

〈學而篇〉第九章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約在里仁爲美、公義己利的境界裡，愼終。

在里仁爲美、公義己利之外求利，不是追遠，而是入侵他人的利益。

不顧我們的整體價值，而去侵犯他人的利益，在內多怨，在外也多怨。

【注釋】

解釋「放」之前，先解釋「方」。

方

《說文解字》：「方fāng併船也。象兩舟省、緫頭形。凡方之屬皆从方。」（誤釋字形字義）

「方」音讀作〔fāng ㄈㄤ〕。

「方」甲骨文作「」，金文作「」；

「方」从「冂」、「人」，會意字；

从「冂」，表示「遠邑」之義；

从「人」，表示「人居」之義；

會合「冂」、「人」之義，爲「人居遠邑」之義。

由「人居遠邑」之義，引伸爲「遠離核心地帶至邊遠地區」之義，再引伸爲「遠離核心」之義。

放

《說文解字》：「放fànɡ逐也。从攴方聲。凡放之屬皆从放。」

「放」音讀作〔fàng ㄈㄤˋ〕。

「放」从「攴」、「方」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施以教刑」之義；

从「方」，表示「遠離核心至邊遠地區」之義；

會合「攴」、「方」之義，爲「施以教刑，令之遠離核心至邊遠地區」之義。

由「施以教刑，令之遠離核心至邊遠地區」之義，引伸爲「使之遠離核心」之義；

再由「使之遠離核心」之義，引伸爲「主動遠離核心，去追求核心以外的事物」之義，字音讀作〔fǎng ㄈㄤˇ〕。

「放於利而行」的意思是：遠離仁道，在仁道之外追求私利的行爲。

怨

《說文解字》：「怨yuàn恚也。从心夗聲。」

「怨」音讀作〔yuàn ㄩㄢˋ〕。

「怨」从「心」、「夗」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懷」之義；

从「夗」，「夗」乃「冤」之假借，表示「屈囿不平」之義；（見《假借遡源‧原冤》）

會合「心」、「冤」之義，爲「心懷屈囿不平」之義。

04-13《論語‧里仁篇》第十三章

【原文】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譯文】

孔子說：「如果能夠以禮讓的行爲來爲國家做事，那還會有什麼困難呢？還有什麼不能長久呢？如果不能以禮讓的行爲來爲國家做事，那又如何能夠實踐禮，讓大家都有路可走呢?」

【說明】

能夠讓後來者有路可走，那麼國家民族還會有什麼困難呢？

不能讓後來者有路可走，那麼國家民族還會需要禮嗎？

讓後來者有路可走，國家民族才得以承續，國家民族可以承續，才是「愼終」之眞義。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喻於義」，「以禮讓爲國」是君子之義，存續是國家民族之大義，「禮讓」乃此大義之精髓。

【注釋】

解釋「禮」字之前，先解釋「豊」字。

豊

《說文解字》：「豊l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誤釋字形本義）

「豊」音讀作〔lǐ ㄌ〡ˇ〕。「豊」古字寫作「𧯽」。

「𧯽」甲骨文作「」、「」；

「𧯽」从「壴」、「珏」，會意字；

从「壴」，表示「鐘鼓」之義；

从「珏」，表示「玉帛」之義；

會合「壴」、「珏」之義，凡是吉、凶、軍、賓、嘉之禮，皆需鐘鼓玉帛，故爲「禮制」之稱。

因爲「豊」借爲「醴」，所以轉注孳乳爲「禮」，這是爲了區別於假借義的轉注字。

「豊」是「禮」的本字。

在禮制中，分封爵位的典禮至爲重要，因爲朝廷與諸侯國是經營天下的主要結構，經營由先王傳承下來的整體發展道路；在發展過程中，要能夠使整體和諧進步地發展、必須做到權力與義務的動態平衡，這是禮的精神與原則。

讓

《說文解字》：「讓rànɡ相責讓。从言襄聲。」

「讓」音讀作〔ràng ㄖㄤˋ〕。

「讓」从「言」、「襄」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襄」，本義爲「解衣而耕」，辭去職位，以使後人上位，引伸爲「攘賢」之義；

會合「言」、「襄」之義，爲「攘賢的言詞」之義。

由「攘賢的言詞」之義，引伸爲「提攜後進」、「助成」之義。

04-14《論語‧里仁篇》第十四章

【原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譯文】

孔子說：「不要擔心沒有地位，而是要擔心根據什麼符合那個地位。不要擔心他人不知道自己，而是應該要求自己有什麼值得他人知道的。」

【說明】

〈里仁篇〉第十三章講前人要讓後人有路可走；

〈里仁篇〉第十四章講後人要有本事走出自己的路。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希望能夠培養出像〈學而篇〉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人才。

〈學而篇〉第八章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學而篇〉第九章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學而篇〉第十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如此世世代代以禮讓爲國，一以貫之，民族綿延永世。

【注釋】

立

《說文解字》：「立lì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凡立之屬皆从立。」

「立」音讀作〔lì ㄌ〡ˋ〕。

「立」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立-小篆-1.png」；

皆像「人站在土地之上」之形，乃从「大」，「一」像「土地」之形，合體象形文；

「立」以「人站在土地之上」爲本義。

了解「立」字，除了「大」，正面站立的人，還要體會「大」所站立的「土地」所表達的意義。

接著我們解釋「位」字。

位

《說文解字》：「位wèi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

「位」音讀作〔wèi ㄨㄟˋ〕。

「位」从「人」、「立」聲，會意字；

从「人」，表示「人之才德智慧」之義；

从「立」，表示「所應站之處」之義；

會合「人」、「立」之義，爲「人之才德智慧所應站之處」，得「人之地位」之義。

《說文解字》解釋「位」爲「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以列中庭之左右者，乃國之重才。

04-15《論語‧里仁篇》第十五章

【原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譯文】

孔子說：「參呀！我是以仁來貫穿人生的道路。」曾子回答：「是的。」孔子出去後，其他同學問曾子：「夫子所說的是什麼意思啊?」曾子回答說：「夫子之道，就是以盡心盡力爲人謀事、爲人著想來待人而已。」

【說明】

忠，心從自己的德行出發；恕，心從他人的立場出發。

無論心從自己的德行出發，還是心從他人的立場出發，都是爲了做到良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良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做到極致，就是整體的和諧。

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的「一」，指的就是整體的和諧，就是「仁」。

「仁」，整體的和諧，包含了空間的整體和諧，也包括了時間的整體和諧。

空間的整體和諧：

〈里仁篇〉第十一章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忠於「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恕乎「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忠於讓大家都有路可走，恕乎關懷無路可走之人。

時間的整體和諧：

前人走出自己的路，並且留給後人有路可走，後人借鑒前人的智慧，走出自己的路，也留給之後的子孫有路可走，如此不斷地傳承下去。

每一代人都能夠：愼終，走好自己的路；追遠，留給後人有路可走。

要能夠做到一代又一代的「一以貫之」，必須做到忠於整體，恕乎個體；忠於愼終，恕乎追遠。

【注釋】

解釋「貫」字之前，先解釋「串」字。

串

「串」音讀作〔chuàn ㄔㄨㄢˋ〕。

「串」甲骨文作「串-卜辭-1」、「串-卜辭-2」，金文作「串-彝銘-1-斝」；

皆像「絲縷貫寶貨」之形，獨體象形文；

「串」之本義爲「絲縷貫寶貨」。

「毌」小篆作「」，乃爲「串」之省體，而又改直書爲橫書，「毌」義與「串」義相同。

「毌」之字形易與「毋」之字形相混，故「毌」孳乳爲「貫」，本義仍爲「絲縷貫寶貨」。

由「絲縷貫寶貨」之義，引伸爲「貫穿」之義。

「吾道一以貫之」的意思是：我是以仁來貫穿人生的道路。

忠

《說文解字》：「忠zhōnɡ敬也。从心中聲。」

「忠」音讀作〔zhōnɡ ㄓㄨㄥ〕。

「忠」从「心」、「中」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著想」之義；

从「中」，表示「國家大事」之義；

會合「心」、「中」之義，爲「內心一直爲國家大事著想」，得「持事不惰，盡心盡力」之義。

恕

《說文解字》：「恕shù仁也。从心如聲。」

「恕」音讀作〔shù ㄕㄨˋ〕。

「恕」从「心」、「如」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之所想」之義；

从「如」，表示「譬如他人所想」之義；

會合「心」、「如」之義，爲「心之所想譬如他人所想」，得「能爲他人著想」之義。

04-16《論語‧里仁篇》第十六章

【原文】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譯文】

孔子說：「君子在實踐整體價值中，明白自己的價值；小人在實踐安居樂業中，明白整體價值所帶來的利益。」

【說明】

在〈爲政篇〉第十四章中，提到過：

君子之所以周而不比，是因爲「君子喻於義」，君子是爲了整體的發展，而不比附任何人；

小人之所以比而不周，是因爲「小人喻於利」，小人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比附一個群體。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講的是行爲表現；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講的是價值觀。

君子所明白的價值觀在於義，是我能夠做到對整體有價值的行爲；

小人所明白的價值觀在於利，是我能夠從事什麼事而得到的利益。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君子與小人，不是對立的雙方，而是大家都有路可走。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關鍵所在：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彼此相信。

〈爲政篇〉第二十二章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注釋】

余

《說文解字》：「余yú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誤釋字形字義）

「余」音讀作〔yú ㄩˊ〕。

「余」甲骨文作「亼-卜辭-8」；

「余」从「亼」、「丶」聲，形聲字；（「丶」音讀作〔zhǔ ㄓㄨˇ〕，甲骨文、金文作「亼-篆文-2」）

从「亼」，「亼」之本義爲「屋脊」，引伸爲「家庭」之義；

从「丶」，表示「主人」之義；

會合「亼」、「丶」之義，爲「一家之主」之義。

由「一家之主」之義，引伸爲「自偁」之名。

俞

《說文解字》：「俞yú空中木爲舟也。从亼从舟从巜。巜，水也。」（誤釋字形）

「俞」音讀作〔yú ㄩˊ〕。

「俞」从「舟」、「余」聲，形聲字；

从「舟」，表示「舟船」之義；

从「余」，應語言音變之聲符，不表義；

「俞」之本義爲「舟船」。

喻

「喻」音讀作〔yù ㄩˋ〕。

「喻」从「口」、「俞」聲，形聲字；

从「口」，表示「指示」之義；

从「俞」，「俞」乃「余」之假借，表示「引導光明」之義；

會合「口」、「余」之義，爲「引導光明之指示」之義。

由「引導光明之指示」之義，引伸爲「使明白、通曉」之義，再引伸爲「明白、通曉」之義。

04-17《論語‧里仁篇》第十七章

【原文】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譯文】

孔子說：「看見賢能之人的行爲，就思考他們是如何做到善事的，要向他們看齊。看見不賢之人的行爲，則是要自我反省，自問有沒有與他們同樣的過錯。」

【說明】

上一章講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賢者是可以提供出他的價值，使人民得到實惠，當我們見到賢者的行爲，應該效法、看齊，體會「義」之所在，明確如何貢獻出自己的價值。

「賢賢易色」，與賢能的人相處，效法他們，可以逐漸地改變我們的德性、氣質、內涵與能力。

〈衛靈公篇〉第十章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問孔子如何「爲仁」？孔子回答說：「工匠想要做好工作，就要先使他的工具銳利。居住在一個國家，就要事奉賢能的大夫，與仁德之士結交、共事。」

「事其大夫之賢者」，賢者是已經做到了有利於人民的善事，實際地觀察、效法他們的德性、才能與智慧，讓我們在仁道之中，學習如何「義之與比」，培養自己的才德智慧，做到對人民有利的善事。

賢者可以幫助我們培養德性、氣質、內涵與能力；不賢者可以讓我們看到什麼是損害德性、氣質、內涵與能力的行爲。

當我們看到不賢者不好的行爲，應該反躬自省，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這些不好的行爲，這些不好的行爲是不是正在妨礙、損害自己在仁德上的德性、氣質、內涵與能力呢？

【注釋】

講「賢」字前，先講「臤」字。

臤

《說文解字》：「臤qiān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堅是臤的假借義，非本義。）

「臤」音讀作〔xián ㄒ〡ㄢˊ〕。

「臤」从「又」、「臣」聲，形聲字；

从「又」，表示「持事」之義；

从「臣」，表示「臣僕」之義；

會合「又」、「臣」之義，爲「臣僕能夠持事」，得「能夠主持事物」之義。

「臤」借爲「剛硬」之義，轉注爲「賢」。

因爲字義的改變，而孳乳的轉注字，保留了本義與本音，「賢」音讀作〔xián ㄒ〡ㄢˊ〕，所以「臤」原本應該讀作〔xián ㄒ〡ㄢˊ〕；假借爲「剛硬」之義的時候，「臤」變音讀作〔qiān ㄑ〡ㄢ〕。

賢

《說文解字》：「賢xián多才也。从貝臤聲。」

「賢」音讀作〔xián ㄒ〡ㄢˊ〕。

「賢」从「貝」、「臤」聲，形聲字；

从「貝」，形符，表示「臤」之類別；（古時候，臣之賢，以取財貨爲要。）

从「臤」，表示「多才」之義；

「臤」轉注爲「賢」，「賢」繼承了「臤」之本義，爲「能夠主持事物」之義。

「賢」者，能夠主持事物，是已經證明可以承擔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的人，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是有眞才實學而主導事物之人。

思

《說文解字》：「思sī䜭也。从心囟聲。凡思之屬皆从思。」

「思」音讀作〔sī ㄙ〕。

「思」小篆作「」；

「思」从「心」、「囟」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邏輯推理」之義；

从「囟」，表示「用腦得通」之義；

會合「心」、「囟」之義，爲「邏輯推理，用腦得通」之義。

齊

《說文解字》：「齊qí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凡亝之屬皆从亝。」

「齊」音讀作〔qí ㄑ〡ˊ〕。

「齊」甲骨文作「齊-甲骨文編-前2.15.3-1.png」，金文作「齊-金文編-齊侯匜-1.png」；

皆像「禾麥吐穗上平」之形，獨體象形文；

「齊」的本義是「禾麥吐穗上平」。

「齊」小篆作「齊-小篆-1.png」，从「二」者，像「地有高下」之形，表示禾麥隨地之高下爲高下，似不齊而實齊之義。

地有高下，如人之地位有高低，然見賢思齊，如禾麥隨地之高下爲高下，似不齊而實齊，皆有實惠於人矣。

省

《說文解字》：「省xǐnɡ視也。从眉省，从屮。」

「省」音讀作〔xǐng ㄒ〡ㄥˇ〕。

「省」小篆作「」；

「省」从「眉」省、从「屮」，會意字；

从「眉」，表示「眉毛」之義；

从「屮」，表示「抬起」之義；

會合「眉」、「屮」之義，爲「眉毛抬起」，表示由心中發現問題了，想要審視情理，得「發現問題，審視情理」之義。

「審」爲「分析辨別」之義。

「審視」爲「分析辨別事物之情理」之義。

04-18《論語‧里仁篇》第十八章

【原文】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譯文】

孔子說：「事奉父母時，若是父母有過失，要用隱晦的方式，來勸諫父母；如果父母沒有聽從勸諫，還是要以恭敬之心對待他們，不要與他們對立，違背對他們的恭敬之心；還是要繼續找機會，用隱晦的方法來勸諫他們，即使勸諫的次數多了，勞心勞力，也不會心生怨懟。」

【說明】

什麼是「幾諫」？

舉〈爲政篇〉第十九章爲例：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魯哀公無法令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大夫，服從於他，故有此問。孔子當然知道爲什麼哀公會有這個問題，其實哀公眞正想問的是：「何爲則三家服？」但是孔子順著哀公的問題「何爲則民服？」回答他：「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其實孔子的意思是：哀公自己行爲正直，才能使三家服從；哀公自己行爲邪枉，如何能令三家服從呢？希望哀公能夠以此來反省自己的行爲。

對立不會帶來整體的和諧。對待在上者不正的行爲，在下者不應該直接數落在上者的不是，這是態度上的不敬，是不讓在上者有路可走的行爲，不合乎禮。

孔子如何能夠當面指責哀公的行爲不正直、或是邪枉呢？這是犯上、無禮；但是孔子非常有智慧，既然遇到了哀公向他提問的機會，就順著哀公的問題，提出了「幾諫」。

「幾諫」是避免衝突、對立，而不失立場的智慧。

衝突、對立只會損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非仁者之所爲；但是，問題還在那裡，怎麼辦？

在仁道的立場，以「幾諫」的辦法，與人爲善，是智慧的選擇。

【注釋】

幾

《說文解字》：「幾jī微也。殆也。从𢆶从戍。戍，兵守也。𢆶而兵守者，危也。」

「幾」音讀作〔jī ㄐ〡〕。

「幾」金文作「幾-金文編-乖伯簋-1.png」、「幾-金文編-幾父壺-2.png」，小篆作「幾-小篆-1.png」；

「幾」从「𢆶」从「戍」，會意字；

从「𢆶」，表示「細微的變化」之義；（「𢆶」音讀作〔yōu 〡ㄡ〕）

从「戍」，表示「人持戈觀察」之義；

會合「𢆶」、「戍」之義，爲「人持戈觀察細微的變化」之義，得「有危險的細微變化」之義。

由「人持戈觀察細微的變化」之義，引伸爲「細微不易察覺的事物」之義。

諫

《說文解字》：「諫jiàn証也。从言柬聲。」

「諫」音讀作〔jiàn ㄐ〡ㄢˋ〕。

「諫」从「言」、「柬」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柬」，表示「分辨、挑選、整理」之義；

會合「言」、「柬」之義，爲「分辨、挑選、整理的言詞」之義。

「諫」是將事情分辨優劣善惡，挑選分類，整理出來如何處理各類事物的言詞。

「幾諫」的意思是：用不易察覺的方法，提出處理優劣善惡的言詞。

04-19《論語‧里仁篇》第十九章

【原文】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譯文】

孔子說：「父母在世的時候，不要輕易地去遠遊，若不得已遠遊，也要告知前往的地方。」

【說明】

〈爲政篇〉第六章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父母總是擔心自己的兒女生病，這種心情，作爲兒女是應該關照的，也是要以「敬」的態度來對待父母的心情，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盡心盡力去做到。

當父母在世的時候，如果我們要遠遊，他們總是擔心：會不會生病呀？會不會有什麼意外呀？住得好不好呀？吃得好不好呀？與人相處得好不好呀？……總之，無時無刻不在擔心。

所以，爲了父母不要有這種無限的擔心，我們盡量不要遠遊，實在有必要的話，也要告訴他們去什麼地方，讓他們放心，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找到我們。

關照父母的心情，盡心盡力去做到，不使他們看到不願意發生的事。

從這裡我們學到：

關照對方的好意，實踐這個好意，成爲一件對大家都好的善事。這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精進的法門。我們可以從愛我們的人做起，他們不願意發生的事，讓這些不好的事不要發生。

04-20《論語‧里仁篇》第二十章

【原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譯文】

孔子說：「父親去世之後，不要斷然地改變父親原有的經營之道，應該關照大家，讓大家有適應的過程，三年不去改變父親原有的經營之道，這樣的繼承人，可以說是一位孝子了。」

【說明】

這一章的內容，在〈學而篇〉第十一章出現過，爲什麼這裡再出現呢？

上一章講到關照父母的心情，這一章擴而大之，講關照與家族有關的人。

上一章講爲人子女出門遠遊，這是改變平常生活的狀態，父母會不適應，而帶來諸多的擔心。

這一章講父親去世之後，如果繼承人一下子就改變原來的家族經營目標、路線、方式，也就是改變了原來大家生活的內容與狀態，一下子大家會不適應，不適應就會帶來各種擔心。如果繼承人不去關照大家的不適應與擔心，這樣會得到大家都擁戴與配合的結果嗎？

如果要改變父之道，也要讓大家了解爲什麼要改變、如何改變、改變的結果會是怎樣，這些都需要時間去溝通，需要小範圍地去實踐，逐漸、逐步地大家有了共識，才好做全面地改變父之道。

關照大家的擔心，呈現彼此的美意，貢獻自我的價值，成就大家的善事。

04-21《論語‧里仁篇》第二十一章

【原文】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譯文】

孔子說：「父母的年紀，不可以不記得。一方面爲父母的長壽而欣喜，一方面爲父母的衰老而懼怕。」

【說明】

本章講關照父母的年紀。

人的生命是有邊界的，壽命到了時候，自然會離開人世。人自然會隨著時間而衰老，當父母的年紀越來越大，我們一方面爲他們還健在而欣喜，另一方面也會懼怕他們距離離開我們的日子也越來越近了。

爲什麼會懼怕父母將去世呢？

父母是生我們的人，是世上的至親，他們去世，就再也見不到了，想說句話、吃頓飯、聊聊天的機會都沒了，家庭的天倫之樂是不可得了，要孝順也做不到了。

前一章，第二十章所講的「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如何做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需要父親在世的時候，就了解父親的經營之道，關係到哪些人、哪些事？經營的根據是什麼？路數是什麼？價值是什麼？這些都是在父親去世之前，要清楚的，不然如何做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呢？

所以懼怕的是我們還不清楚這些，因爲還不清楚而做不好、或是做不到，那不是不孝嗎？

04-22《論語‧里仁篇》第二十二章

【原文】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譯文】

孔子說：「古時候的人，之所以不說出某些話，是因爲會以無法做到這些話而感到羞恥。」

【說明】

〈爲政篇〉第十三章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不會口說無憑地要人跟隨他，而是自己身體力行地做到了他所說的話，自然會有人去跟隨他。

人與人的關係要往止於至善的方向發展，建立信任是首要的事。

如何建立信任呢？一定要說到做到。如果說出來的話，做不到，他人還會有信任嗎？所以對於自己沒有把握的事，不要說出來；對於自己辦不到的事，不要做出承諾；這樣才會遠離恥辱，他人才會相信自己。

【注釋】

出

《說文解字》：「出chū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凡出之屬皆从出。」（誤釋字形字義）

「出」音讀作〔chū ㄔㄨ〕。

「出」甲骨文作「出-甲骨文編-後1.29-1.png」、「出-續甲骨文編-錄25-1.png」，金文作「出-金文編-頌壺-1.png」、「出-金文編-兮甲鼎-1.png」；

「出」从「止」、「囗」，會意字；

从「止」，表示「人離開」之義；

从「囗」，表示「都邑」之義；

會合「止」、「囗」之義，得「人離開都邑」之義。

由「人離開都邑」之義，引伸爲「由內而外」之義，再引伸爲「發出」、「說出」之義。

「古者言之不出」的意思是：古時候的人，之所以不說出某些話。

解釋「躬」之前，先解釋「躳」字。

躳

《說文解字》：「躳ɡōnɡ身也。从身从呂。」

「躳」音讀作〔gōng ㄍㄨㄥ〕。

「躳」从「身」从「呂」，會意字；

从「身」，表示「人之身體」之義；

从「呂」，本義爲「脊椎」，脊椎能曲能伸，可以使身體任重負遠，表示「可以任重負遠」之義；

會合「身」、「呂」之義，爲「人之身體可以任重負遠」之義。

「躳」字是個會意字，音讀作〔gōng ㄍㄨㄥ〕，由「躳」字而孳乳爲形聲字「躬」，「躬」所从之「弓」聲，只是發音爲〔gōng ㄍㄨㄥ〕的聲符。

「躬」與「躳」的字義相同。

解釋「逮」字之前，先解釋「隶」字。

隶

《說文解字》：「隶dài及也。从又，从㞑省。又，持㞑者，从後及之也。凡隶之屬皆从隶。」

「隶」音讀作〔dài ㄉㄞˋ〕。

「隶」从「又」、「尾（省）」，會意字；

从「又」，表示「手抓住」之義；

从「尾」，表示「尾巴」之義；

會合「又」、「尾」之義，爲「手抓住尾巴」，得「從後及之」之義。

逮

《說文解字》：「逮dài唐逮，及也。从辵隶聲。」

「逮」音讀作〔dài ㄉㄞˋ〕。

「逮」从「辵」、「隶」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動」之義；

从「隶」，表示「從後及之」之義；

會合「辵」、「隶」之義，爲「從後及之的行動」之義。

由「從後及之的行動」之義，引伸爲「做到」之義。

「恥躬之不逮也」的意思是：自己任重負遠的能力做不到自己所說的話，而引以爲恥。

04-23《論語‧里仁篇》第二十三章

【原文】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譯文】

孔子說：「根據自己是整體價值的一份子，而會做出有失整體價值的行爲，這一定少見。」

【說明】

「里仁爲美」，個體約在整體價值（義）的環境中，實踐這個整體價值，而個體有長久的利益。在實踐整體價值的過程中，以禮行義，在權力與義務的動態平衡中，整體的價值能長久，而有長久的個體之利。這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精義所在。

君子義之，小人與比，無論是君子、小人，個體皆約於整體的價值，而有個體之利，大家都安於整體的和諧之中，「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故「以約失之者，鮮矣」。

【注釋】

約

《說文解字》：「約yuē纏束也。从糸勺聲。」

「約」音讀作〔yuē ㄩㄝ〕；

「約」从「糸」、「勺」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絲線」之義；

从「勺」，「勺」乃「廛」之假借，「廛」表示「附著於主體」之義；

會合「糸」、「廛」之義，得「絲線附著於主體」之義。

由「絲線附著於主體」之義，引伸爲「附著於主體」之義。

廛

《說文解字》：「廛chán一畝半，一家之居。从广、里、八、土。」

「廛」音讀作〔chán ㄔㄢˊ〕。

「廛」从「广」、「里」、「八」、「土」，會意字；

从「广」，表示「安居」之義；

从「里」，表示「井田與社主」，爲「同井田組成社會」之義；

从「八」，表示「分有」之義；

从「土」，表示「土地」之義；

會合「广」、「里」、「八」、「土」之義，得「同井田分有土地者，組成社會，安居於此」之義。

一井八戶人家，耕有私田，共耕公田，有事會於社，共同解決問題，大家安居於此。

所以「廛」的意思是：每戶人家附著於井田制度，踐行整體的價值，而有個體的利益。

04-24《論語‧里仁篇》第二十四章

【原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譯文】

孔子說：「君子對於所要說的話會經過深思熟慮，忍而少出話語。一旦話說出了口，其實已經把事情領悟清楚了，而能夠直接有效地去實行。」

【說明】

這章接續〈里仁篇〉第二十二章，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講述君子對於所說的話，不輕易出口，不讓自己因爲做不好、做不到而感到羞恥。

因爲在話說出去之前，就已經深思熟慮過了，把事情領悟清楚了，研究好了根據什麼來做、路數會有哪些過程、結果會是如何，所以實踐起來，清楚明白，直接有效。

【注釋】

訥

《說文解字》：「訥nè言難也。从言内，內亦聲。」

「訥」音讀作〔nè ㄋㄜˋ〕。

「訥」从「言」、「內」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內」，表示「忍而少出」之義；

會合「言」、「內」之義，爲「言詞忍而少出」之義

敏

《說文解字》：「敏mǐn疾也。从攴每聲。」

「敏」音讀作〔mǐn ㄇ〡ㄣˇ〕。

「敏」从「攴」、「每」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竹攴」之義；

从「每」，「每」是「母」的假借，表示「母親拿起」之義；

會合「攴」、「母」之義，爲「母親拿起竹攴，兒女很快明白是怎麼回事、該怎麼辦」，得「拎得清楚」之義。

「敏於行」的意思是：拎得清楚事情，知道如何有效地實行。

04-25《論語‧里仁篇》第二十五章

【原文】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譯文】

孔子說：「在仁道之中的人，其德行與人爲善，是不會孤獨無助的，在行仁的道路上，必然有人與他爲鄰，相互照應。」

【說明】

我們在〈里仁篇〉所學到的這些：

在仁道之中，以忠恕待人；做到了對他人有價值的行爲，與人爲善；看見賢能的人，向他們看齊；關照家人，也關照他人；一直行於仁道，而不失德；對有把握的事，敏於行；那麼，這位具備仁德之人，會有人不喜歡他嗎？

我們回到〈學而篇〉第一章，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個人如果能夠學好〈里仁篇〉所說的仁道，堅定地去實踐，體會里仁的境界，發現其中美好的喜悅，並且願意與人分享，與人爲善，自然「德不孤，必有鄰。」

即使在遠方的人，知道了里仁境界的美好，也都會來到里仁的道路上，與之爲鄰，相互照應，這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眞諦。不在行仁道路上的人，是不會知道里仁的美好。

人爲什麼要生悶氣呢？一旦心中生了悶氣，就該問問自己：「我是在里仁的美好境界裡嗎？」如果是在美好的境界裡，爲什麼還會因爲別人不知道自己而生悶氣呢？「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君子在里仁的境界裡，是與人爲善，而不會與人對立。

【注釋】

孤

《說文解字》：「孤ɡū無父也。从子瓜聲。」

「孤」音讀作〔gū ㄍㄨ〕。

「孤」从「子」、「瓜」聲，形聲字；

从「子」，表示「幼兒」之義；

从「瓜」，「瓜」乃「寡」之借，表示「無父寡居，失其所恃」之義；

會合「子」、「寡」之義，爲「無父寡居，失其所恃的幼兒」之義。

由「無父寡居，失其所恃的幼兒」之義，引伸爲「孤獨無助」之義。

04-26《論語‧里仁篇》第二十六章

【原文】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譯文】

子游說：「事奉君主，若是有自己的目的而計算，是會招來恥辱的。與朋友相交，若是有自己的目的而計算，彼此的關係是會疏遠的。」

【說明】

講解這一章之前，先解釋「數」這個字的意思。

「數」是用手移動籌策的過程，也就是計算的過程，所以「數」的本義是「計算」。

「事君數」、「朋友數」的意思是，因爲自己的目的而計算如何事奉君主、與朋友相交。

〈里仁篇〉最後一章爲什麼要談這個問題作爲結尾呢？

〈里仁篇〉開篇就說「里仁爲美」，生活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每個人都有路可走，發揮自己的價值。發揮自己的價值是以自己的目的爲依歸嗎？如果只想要自己的目的，那麼與之相處的人，難道就沒有他們自己想要的目的嗎？問題不在於個人自己的目的，而是要在大家共同的價值之下生活，才可能會有每個人都有自己價值的生活。

大家共同的價值是什麼呢？

〈里仁篇〉第十章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天下大義，是天下人共同追求的價值；「里仁爲美」是天下大義，是我們追求的共同價值。

禮的內涵：

禮的根本→𦎫眞之心；

禮的原則→權力與義務的平衡；

禮的目的→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禮的精神→整體和諧。

以𦎫眞之心，致力於整體和諧，讓大家都有路可走，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價值，在整體和諧的境界中，盡自己的義務，而整體給予自己權力，義務的層次越高，權力的層次也就越高，能夠提升整體和諧的境界，自己也就越有境界。

一個人只考慮自己的慾望，是不會致力於整體和諧的，不會想到讓大家都有路可走，不會在乎別人是否有價值。這樣的人，去處理國家大事，一定招來恥辱；與朋友相交，朋友一定疏遠他。

「事君數，朋友數」的人，根本原因在於沒有「𦎫眞之心」、沒有「里仁」的精神。

【注釋】

解釋「數」字之前，先解釋「婁」字。

婁

《說文解字》：「婁lóu空也。从母、中、女，空之意也。一曰婁，務也。」

「婁」音讀作〔lóu ㄌㄡˊ〕。

「婁」从「母」从「中」、「女」，會意字；

从「母」，「母」乃「無」之假借，表示「空無」之義；

从「中」、「女」，人倫之中女在易經爲離，離卦☲，表示「中虛」之義；

會合「無」、「中」、「女」之義，得「中虛之，使之空無」之義。

數

《說文解字》：「數shǔ計也。从攴婁聲。」

「數」音讀作〔shù ㄕㄨˋ〕。

「數」从「攴」、「婁」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以手使之」之義；

从「婁」，移動筭籌，原來之處即空無，表示「移動筭籌」之義；

會合「攴」、「婁」之義，爲「以手使筭籌移動」，得「計筭」之義。

公冶長篇第五

05-01《論語‧公冶長篇》第一章

【原文】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譯文】

孔子評論公冶長：「可以把女兒嫁給他。雖然他坐過牢，但他不是罪有應得。」因此把女兒嫁給他。

【說明】

這一章講人不要被無路可走的觀念給綁架了。

孔子評論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就算公冶長坐過牢，但他不是一位有罪的人。

一般人只要看到坐過牢的人，就好像這個人一輩子都有罪似的，這是一種讓人無路可走的觀念；更何況公冶長並沒有罪，難道要讓他一輩子沒路可走嗎？

當然不是，孔子看得很清楚，公冶長不是壞人，甚至是個好人，才會把女兒嫁給他。

人的格局與境界，不是以法律與世俗的標準來認定的。

公冶長雖然坐過牢，那不是他罪有應得。一般人看到坐過牢的人，就慣性地認爲他是一個壞人，不會去仔細了解他爲什麼會坐牢。對於一個人的品德，不能只憑他坐過牢，就認定他是個壞人，應該去了解他爲什麼坐牢。

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被冤枉的人，卻被判刑了，我們不能因爲他被判刑了，就認定他不是一個好人，而以壞人來對待他，這樣容易把好人逼迫成壞人，對這個人公平嗎？善意嗎？反過來，你是這個人，你該怎麼辦？

〈里仁篇〉第四章，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子連惡人都希望他們向善，何況是被冤枉的公冶長呢？與人爲善，先不要把好人逼成壞人。

【注釋】

縲絏：捆綁犯人的繩索，表示坐牢的意思。

【參考】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瞀）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鑒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窹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申徒嘉是個斷一條腿的人，而他與鄭國的宰相子產一同拜師於伯昏無瞀人的門下。

子產向申徒嘉說：「我先出去，你就等一下再出去，你先出去，我就等一下再出去。」

隔天，他們兩人又一起上課。子產又與申徒嘉說：「我先出去，你就等一下再出去，你先出去，我就等一下再出去。現在我將出去，你可以等一下再出去嗎？你不認爲應該等一下再出去嗎？難道你見到執政的大臣而不迴避，你想和執政大臣齊等嗎？」

申徒嘉說：「我們老師的門下，原來就有執政大臣如此看人不起嗎？你幹嘛要說你是執政大臣呢？只不過想把別人比下去，你出去後，別人才能夠出去。我聽說：『鏡子明亮，塵垢就停止不了，如果塵垢能夠停止在上面，鏡子就無法明亮了。長久與賢人相處學習，才不會有過錯。』今天你在老師這裡學習偉大的道理，卻還講出這種話，難道還不過份嗎？」

子產說：「像你這樣犯了錯，被砍了一條腿的人，還在這裡與像堯一樣尊崇的人比較好壞，想來你的德行還是不足以讓你自己反省的。」

申徒嘉說：「說明他的過錯是不應該少掉一條腿的人，很多呀！不說明他的過錯，認爲那條腿是不應該存在的人，很少呀！能夠知道事情無可奈何，而又可以安然處之，接受命運的安排，這樣，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夠辦到。遊走於后羿的射程之中，還在箭靶的中央，那是箭要射中的地方，然而沒有射中，這是命要他不被射中啊！人們用他們都沒有少一條腿來笑我少了一條腿，這種人多得是，我本來也是心裡拂逆難耐而憤怒；但是我來到先生這裡學習之後，那種拂逆難耐的憤怒就頓然消失，而能夠自己反省自己了。不知道是受先生用善來洗滌我怨怒之心，還是我自己翻然悔悟的。我從先生學習已經十九年了，他從來不認爲我是一個犯罪而少一條腿的人。你呢？現在你和我在先生門下遊學於形骸之內的修養，但是你索求我的只是形骸之外的罪過，這不是太過份了嗎？」

子產手足無措，無地自容，於是和善地說：「你不要再說了！」

05-02《論語‧公冶長篇》第二章

【原文】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譯文】

孔子評論南容：「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他不會是無用、沒事價值的人；國家政治昏亂的時候，他是能夠免於刑罰殺戮的人。」因此孔子將哥哥的女兒嫁給他。

【說明】

本章還是講人不要被邦有道、邦無道給綁架了。

邦有道、邦無道，是外在環境，人不要被外在環境給綁架了。

〈泰伯篇〉第十三章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反過來說，就是「邦有道不廢」；邦有道的時候，乃「里仁」的境界，此時，個人不能「爲美」，不能創造自己的價值，而處於「貧且賤」的地步，這是個人的恥辱；邦無道的時候，天下不能和諧，小人當道，此時，還能夠「富且貴」，一定做了不少助紂爲虐的事，這根本是恥辱。

孔子誇獎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南容是有智慧的人，邦有道的時候，一定能夠發揮自己的價值；邦無道的時候，一定能夠免於受到刑罰。在邦無道的時候，正人君子能夠免於被刑罰、被殺戮，其修養自然有一定的境界。

無論是邦有道，還是邦無道，南容都不會被綁架，都有路可走！

【注釋】

廢

《說文解字》：「廢fèi屋頓也。从广發聲。」

「廢」音讀作〔fèi ㄈㄟˋ〕。

「廢」从「广」、「發」聲，形聲字；

从「广」，表示「房屋」之義；

从「發」，「發」乃「灋」之假借，「灋」表示「去除」之義；

會合「广」、「灋」之義，爲「要去除的無用房屋」之義。

由「要去除的無用房屋」之義，引伸爲「無用」之義。

「邦有道不廢」之「廢」，表示「無用」、「沒有價值」之義；

「邦有道不廢」的意思是：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他不會是無用、沒價值的人。

05-03《論語‧公冶長篇》第三章

【原文】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譯文】

孔子評論子賤：「子賤這個人是位君子呀！如果說魯國沒有君子這種話，那麼魯國是從何處得到子賤這種君子呢？」

【說明】

宓〔mì ㄇ〡ˋ〕不齊，字子賤。其事蹟中，最爲知名的是擔任單父(魯國的城邑，今山東省單縣)的邑宰。《呂氏春秋‧具備》有一篇關於子賤的故事。子賤擔心魯君不信任他，恐怕會妨礙單父的施政。因此在出發之前，向魯君請求兩位文書官一同前往。到了單父，當兩位文書官要提筆記錄的時候，子賤就在旁邊搖他們的手肘，如此一來，文書官就沒辦法把字寫好。這個時候子賤就會發脾氣，最後兩名文書官再也受不了，打算請辭，沒想到子賤還很不客氣地說：「你們的字寫得很難看，還是趕快回去吧！」兩名文書官一回到都城，就向魯君告狀。魯君聽完後，便感歎地說：「這是宓不齊在勸諫我不要像以前那樣干涉他施政。」於是就將單父交給子賤全權管理，不再插手。

過了三年，同學巫馬期打扮成平民，想要暗中觀察子賤如何治理單父。有一天晚上，看到一個漁夫把捕到的魚丟回水裡，巫馬期覺得很奇怪，於是問漁夫爲什麼這樣做。漁夫回答：「宓先生不要我們捕小魚，所以我把小魚放回去。」巫馬期回去以後，疑惑地問孔子：「明明是沒有人會看到的黑夜裡，人民卻還是會遵守規定，好像執法人就在旁邊看一樣，子賤是如何辦到的呢？」孔子說：「因爲子賤是眞誠地治理人民、爲百姓著想，同樣地人民也會感受他的眞誠，與之相應。」

子賤運用智慧，不被魯君綁架，走他對待人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路，這是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的智慧，所以孔子稱讚他是君子。

魯國爲什麼有子賤這種君子？一定是魯國有君子教導子賤。

人之所以不被綁架，而有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的智慧，一定是被教出來的。

【注釋】

「斯焉取斯」，第一個「斯」字與最後一個「斯」字的意思不一樣。

第一個「斯」字，「然則」也，也就是「那麼」的意思。

「焉」是「於何處」、「從何處」的意思。

「取」是「取得」的意思。

最後一個「斯」字，猶「是」、「此」，指子賤的君子才德。

05-04《論語‧公冶長篇》第四章

【原文】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譯文】

子貢問孔子：「您看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孔子說：「你是有用的器皿。」子貢再問：「是什麼樣的器皿呢？」孔子回答：「你像是宗廟祭祀時盛供品的瑚璉呀！」

【說明】

子貢是被自己才華綁架的人，孔子教誨他貢獻自己的才華，成爲對天下有價值的人。讓子貢有路可走。

「瑚璉」不是一件器皿，而是兩件器皿。

「瑚」乃「簠〔fǔ ㄈㄨˇ〕」之假借、「璉」乃「鬲〔lì ㄌ〡ˋ〕」之假借，祭祀時所用的「簠」、「鬲」，是兩件器皿，都是用來盛供品的器具。

「瑚」、「璉」都是「玉」字旁，是以玉來製作的「簠」、「鬲」，表達對被祭祀者的崇高敬意。

〈八佾篇〉第十七章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沒有了告朔之禮的儀式過程，只剩下告朔的餼羊分贈給有關的人食用；子貢覺得告朔之禮的儀式都沒有了，爲什麼還要浪費這麼好的餼羊呢？

孔子讓子貢明白只要告朔之餼羊還存在，就會有人問：爲什麼有告朔之餼羊？爲什麼有告朔之禮？這樣告朔之禮就有恢復的可能。如果將告朔之餼羊也去掉了，告朔之禮就徹底去掉了，想再恢復告朔之禮，機會就太渺茫了。

古時候，爲什麼要舉行告朔之禮？

周朝時代，天子每年都要頒佈當年的曆法行事給各個諸侯，而各個諸侯國要在每個月的月初，也就是朔日，舉行告朔之禮，頒佈當月的曆法行事，以合農時。

在周朝之時，屬於農業社會，農業活動合乎自然規律，是最有效率的務農規律，所以每個月以告朔之禮，來提醒官員與民眾，對自然的敬畏，順應自然規律，故以頒佈當月之曆法，使官員之施政，民眾之務農，以合其時。

告朔之餼羊在告朔之禮結束後，分贈給助祭的人，因爲作爲犧牲，是最好的羊，大家都願意受贈此等羊肉，所以，雖然告朔之禮的儀式過程沒有了，告朔之餼羊還是保留了下來。

這是爲什麼祭祀用的犧牲，要用最好的牛、羊、豬的原因之一，這些甘美的犧牲，是保留祭祀之禮形而下的動力之一。

同理，在祭祀的過程中，祭祀所用的器皿用具，也是祭祀者可以提供出來最好的器皿與用具，表達對被祭祀者崇高的敬意，也是將祭祀之禮保留下來的動力來源。

這是我們中華文化的表達，其背後的思想是道法自然、敬畏鬼神，以𦎫眞之心作爲形而上的綿延傳承。

孔子誇獎子貢是祭祀用最高等級的「瑚」、「璉」，也就是玉製的「簠」、「鬲」，鼓勵他作爲民族文化的傳承動力。

05-05《論語‧公冶長篇》第五章

【原文】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譯文】

有人說：「冉雍是位仁者，但是他的口才不好。」孔子說：「何必爲了私心而講好聽的話呢？用口才好來防禦自己隱藏的目的，雖然口才好，但是和他相處的人，終究會知道他的口才只是爲了自己的目的，這些人都會憎惡他的。我不知道冉雍是否是位仁者，但是仁者何必要口才便給呢？」

【說明】

這一章講不要被看不見的私心給綁架了。

冉雍對待整體和諧的格局與境界，不是靠有私心的口才得來的。

先來看這個「佞」字。

「佞」字的本義是：表面上把人的關係處理得很好，而實際上有其看不見的、隱藏起來的目的。

由本義引伸爲「爲了私心而講好聽的話」之義，再引伸爲「口才便給」之義。

在這一章所用到「佞」字的意思：

一開始，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有人給了冉雍一個評論，說：冉雍這個人不能口才便給，不是口才好的人。這裡的「佞」字，爲「佞」的引伸義，「口才便給」之義。

接著孔子回答：「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這裡的「焉用佞？」的意思是：何必爲了私心而講好聽的話呢？

這種把事情講得很好聽，口才很好的人，當他隱藏起來的目的，被相處的人知道了，原來好聽的話，不是爲了對方好，而是爲了自己的目的，這時候，對方只會反感而憎惡這種人。

最後一段，孔子說：「不知其仁，焉用佞？」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不是靠口才好，講好聽的話，就可以成爲仁者的。

我們在〈學而篇〉第三章學過，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佞」人所說的話，盡是「巧言」，「巧言」的背後是「佞」，有自己的目的，不會爲了對方著想，「佞」人不可能是仁者。

一個人是不是仁者，要看他的行爲，看他到底做了什麼有利於人與人之間關係良好的事，要視察他根據什麼來做，要觀察他做事情的路數，要審察他的目的，這些觀察人的辦法，在〈爲政篇〉第十章，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我們已經學過了，大家應該謹記這個辦法，來觀察人的行爲，那麼被觀察的人，是逃不過這種法眼的。

不要一聽好聽的話，認爲這個「佞人」眞了解你、都是爲你著想，於是飄飄欲仙、糊里糊塗，而忘了這個法眼。

在〈季氏篇〉第四章，我們還會再學習這個「佞」字。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注釋】

佞

《說文解字》：「佞nìnɡ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

「佞」音讀作〔nìng ㄋ〡ㄥˋ〕。

「佞」从「女」、「仁」聲，形聲字；

从「女」，表示「陰暗面」、「看不到」、「隱藏」之義；

从「仁」，表示「以仁爲訴求」之義；

會合「女」、「仁」之義，爲「表面上希望人與人的關係良好，而暗地裡有隱藏的目的」之義。

由「表面上希望人與人的關係良好，而暗地裡有隱藏的目的」之義，引伸爲「把事情講得很好聽」之義，再引伸爲「口才便給」之義。

05-06《論語‧公冶長篇》第六章

【原文】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譯文】

孔子想讓漆雕開去當官，但是漆雕開說：「我還沒有辦法讓人民信任我。」孔子聽了很喜悅。

【說明】

不要被名、利、慾望的私心給綁架了。

要讓大家都有路可走，必須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

〈爲政篇〉第二十二章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人與人之間的行爲要合乎天道，必須建立彼此的信任，否則就不是一個整體，當然沒有整體和諧的機會。這是孔子聽了漆雕開說他還沒能夠讓人民信任他，孔子還覺得喜悅的原因。

爲什麼得到人民的信任這麼重要呢？

〈顏淵篇〉第七章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貢問孔子如何使大家的行爲合乎正道。孔子說：「讓大家有足夠的食物，可以溫飽；國家有足夠的武力，可以保護人民；這樣，人民一定會信任領導人。」子貢又問：「食物、武力和信任，這三件事必不得已要去掉一件，哪件先去掉？」孔子回答：「先去掉武力。」子貢再問：「剩下食物和信任這兩件事，必不得已要去掉一件，哪件先去掉？」孔子回答：「去掉食物。沒有了食物，人會死，不過人類自古以來都會死去，但是如果領導人與人民沒有了彼此的信任，什麼事情也建立不起來，更不要說大家的行爲合乎正道了。」

可見「信」比「食」重要，更比「兵」重要得多，因爲沒有了「信」，什麼事都會不好做、做不好，也做不成。

所以當孔子聽到漆雕開說：「我還沒有辦法讓人民信任我。」的時候，知道漆雕開明白當官首先要得到人民的信任，才可以爲人民做事；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是做不了什麼事的，即使做了，也成不了事。

漆雕開不會被爲了當官而當官的私心給綁架了。

【參考】

〈爲政篇〉第十八章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的抉擇，是被動的；漆雕開的抉擇，是主動的。

05-07《論語‧公冶長篇》第七章

【原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譯文】

孔子說：「如今天下正道不行，逼得大家無路可走，只好乘著木筏漂浮到海外去算了。會跟我一起去的，大概只有仲由了吧？」子路聽到了，很歡喜。可是孔子說：「仲由的勇氣是超過我的，但是事情要怎麼做，他根本沒想清楚。」

【說明】

不要被自己的才能給綁架了，而無路可走。

只有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每個人的天賦才能才得以發揮，這是「里仁爲美」的眞義。

在道中，才會有整體的和諧；天下正道不行，怎麼會有整體的和諧呢？怎麼會有個人天賦才能的發揮呢？子路沒有明白孔子的意思，好像就要一走了之了，需要他才能來保護孔子。其實孔子是希望天下行正道，這樣子路的天賦才能得以發揮。不要被自己的天賦才能給綁架了，而是要讓天下行正道，每個人的天賦才能才得以發揮。

「無所取材」就是「無所取裁」，意思是：布料要裁哪裡？如何裁？裁成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做衣服，先要有設計稿，知道要做成什麼樣子的衣服，這樣拿到布料，才知道要裁哪裡、如何裁、裁成什麼樣子。

孔子說「無所取材」的意思是，子路根本沒想清楚孔子爲什麼會說「乘桴浮于海」。

孔子希望天下要走在正道之上，而當時是禮壞樂崩，整體的和諧沒有了，不在正道之中了，大家都沒路可走了，孔子面對這種世道，也是無能爲力，失望極了，才有「乘桴浮于海」的念頭。

但是「乘桴浮于海」能夠解決天下無道的問題嗎？是不能解決的，子路沒想清楚孔子所指爲何，所以「無所取材」，不知問題所在，要如何能夠解決問題呢？

孔子知道問題之所在，但是當時他解決不了，所以感嘆地說「乘桴浮于海」算了，其實他知道該怎麼辦。他和他的學生，討論當時的各種問題，說出他們的看法、想法和做法，這些都記錄下來了，留給後人去思考這些問題，而能夠從他們的言行中，找到面對未來的智慧。

【注釋】

無所取材：無所取裁之義。

【參考】

不要只看現象，還是要清楚爲什麼有這個現象。

有人跟你說：這件事特別適合你發揮。不是先想這件事適不適合自己發揮，而是先想這個人爲什麼要說這件事。

以理講天，以情講人。

天垂象，示理；人做事，合情。

05-08《論語‧公冶長篇》第八章

【原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譯文】

孟武伯問：「子路是仁者嗎?」孔子說：「我不知道。」孟武伯再問了一次。孔子只好回答：「仲由的能力，在一個具備千乘兵車的大國，可以把給軍隊的稅收交給他，讓他來治理軍隊、保衛國家。若問他是否達到仁的境界，我就不知道了。」孟武伯又問：「那麼冉求如何？」孔子回答：「冉求的才能，在擁有一個千戶大邑、百乘兵車的卿大夫之家，他可以當總管。若問他是否達到仁的境界，我也不知道。」孟武伯再問：「公西華如何？」孔子回答：「公西華呀！若國家有賓客，他可以穿起禮服、束好衣帶，立於朝上與賓客應對。至於他是否達到仁的境界，我就不知道了。」

【說明】

自己做不到的事，卻要求他人做到，這是綁架人，而不是任用人。

不要用自己做不到的事，要求他人做到，而是要用他的天賦才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才能，就像「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但是要到仁的境界，不是只要有天賦才能就可以達到的。

孟武伯是魯國三家的孟孫氏，繼承其父親孟懿子而爲家族宗主。

魯國三家擅權、僭越的行爲，影響了魯國的文化，走向敗壞之路，上行下效，人與人的關係多是衝突與對立，社會難以和諧。

孟武伯破壞國家、社會的和諧，竟然問起「仁」的問題。孟武伯先問子路仁乎？孔子實在不願意和「仁」的破壞者，來談「仁」的問題，所以回答說「不知道」。但是孟武伯還是想從孔子的學生裡面，找出爲他所用的人才，而且他希望找來的人是仁者；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不仁，卻要找仁者作爲手下來替他辦事。自己做不到的事，卻要求他人做到，這是綁架人，而不是任用人。

孔子知道他的問題，所以回答孟武伯這些學生的天賦才能，因爲用人要用這些人的天賦才能，而不是要求他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至於學生們是不是仁者，孔子一概回答「不知道」。

這章告訴我們，不仁者總習慣以仁來要求他人，可是眞正的仁者是不會畏懼權勢，而放棄仁道，來配合不仁者的要求。到頭來，不仁者與仁者是道不同，不相爲謀的，這是與不仁者相處的立場與原則。

當孟武伯「又問」的時候，已經很沒有禮貌了，孔子回答他，是不願意在情緒上與之對立、衝突，「邦無道免於刑戮」，與孟武伯對立衝突，是容易招來刑戮的，所以孔子還是回答了他，只是講學生們的天賦才能，不談學生們是否是仁者，這樣既把握了立場與原則，也不得罪孟武伯。

〈里仁篇〉第三章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只有仁者，可以與好人相處，也可以和惡人相處。

孟武伯也是孔子的學生，孔子希望他不要被權位給綁架了，只要求屬下是仁者，卻不要求自己是仁者。

〈公冶長篇〉第五章，對於冉雍，孔子說「不知其仁」；在本章，對於子路、冉求、公西華，孔子也說「不知其仁」。

〈里仁篇〉第六章，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因爲爲仁是發自內心的，自然會厭惡不仁之事，更不喜歡不仁之事，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在孟武伯的手下工作，當孟武伯要手下做不仁之事，作爲手下的人，違逆了長官，是違禮，順應了長官，是不仁；所以，孔子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弟子去爲孟武伯做事，而陷入兩難的境地。

〈衛靈公篇〉第六章所說的「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孔子應該是希望他的學生能夠做位「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的君子。

【注釋】

賦

《說文解字》：「賦fù斂也。从貝武聲。」

「賦」音讀作〔fù ㄈㄨˋ〕。

「賦」从「貝」、「武」聲，形聲字；

从「貝」，表示「稅收」之義；

从「武」，表示「用於國防」之義；

會合「貝」、「武」之義，爲「用於國防的稅收」之義。

由「用於國防的稅收」之義，引伸爲「治理軍隊、保衛國家」之義。

05-09《論語‧公冶長篇》第九章

【原文】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譯文】

孔子問子貢：「你與顏回相比，誰比較好？」子貢回答：「我哪裡敢仰望顏回啊？顏回聽聞一件事，可以明白十件事；而我聽聞一件事，也只能明白兩件事。」孔子說：「不如他呀！我和你都不如他呀！」

【說明】

孔子教誨子貢不要被聰明智慧的比較心給綁架了。

〈子張篇〉第二十三章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從以上這章來看，子貢是非常景仰孔子的。

孔子知道子貢景仰自己，所以就拿自己和子貢都不如顏回，來讓子貢斷絕比較之心。

將人與人作比較，在現實的直觀、自覺上，是一種對立、爭勝的行爲，對於禮的精神「和爲貴」，容易產生負面的效果；那麼，孔子爲什麼還要子貢和顏回比較呢？

首先，子貢必須相信孔子，孔子也了解子貢的個性，才可以問子貢這個問題；不然，這個問題是不讓人有路可走的問題，而且是會造成更多問題的問題，例如造成孔子學生們的比較爭勝，甚至彼此攻擊，等等問題。

所以我們要學會看對象，如何來問問題、如何不問問題；角色反過來，也要學會看對象，如何來回答問題，如何不回答問題，就如同上一章，第八章，孔子如何不回答孟武伯的問題，以及如何回答他的問題。

當然，子貢必須回答孔子的問題，這是師生之禮。

首先，子貢以「賜也，何敢望回？」我哪裡敢仰望顏回啊？先以對顏回才德智慧的整體人格的推崇，來回答老師的問題，是非常適切的回答，因爲顏回確實在整體的人格素質上，是沒得比的。這是得體的回答！

其次，以聰明才智的學習能力來與顏回比較，正面回答老師要他比較的問題。這是有理的回答！

其實，子貢在政治、外交、經濟方面是有長才的，這是顏回比不過子貢的，可是子貢沒有拿這些來和顏回比較，爲什麼呢？

因爲政治、外交、經濟是各偏一方的知識、才能，是才器的層次（孔子說過子貢是瑚璉也）；做學問的悟性，是智慧的層次；整體的人格素質，是境界的層次。子貢不以才器這個層次的優勢，來回答老師的問題，也算是非常有智慧、有境界的人了。這是合情的不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邊界，不要只看到自己邊界之內，自己有多好、多優秀，還要看看自己的邊界之外，人外有人；境界之上，人上有人。

孔子最後給了子貢一個讚賞的結論：「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讚賞子貢這麼有層次的回答，合情、有理、得體的回答。既是讚賞他，也是希望斷絕他的比較之心。

【注釋】

女：音讀作〔rǔ ㄖㄨˇ〕，你的意思。

愈：比較好的意思。

【參考】

《道德經‧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公冶長篇〉第四章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孔子希望子貢的天賦才能，能夠像在大廟的瑚璉，發揮爲天下服務的精神，「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才是君子不器之道。

〈爲政篇〉第十二章

子曰：「君子不器。」

不要被聰明智慧的比較心給綁架了，以道率性，才是天賦達成天命之道。

05-10《論語‧公冶長篇》第十章

【原文】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譯文】

宰予在大白天睡覺。孔子說：「腐爛的木頭，不可以再加以雕刻了。骯髒的土牆，不可以再粉刷了。對於宰予，我還要去責備嗎？」孔子又說：「以前我對人，聽了他的話，就會相信他的行爲；現在我對人，聽完他的話，還要再觀察他的行爲。因爲宰予，而讓我有此改變。」

【說明】

人不要被自己的慣性、放縱給綁架。

〈八佾篇〉第二十一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還記得這一章嗎？本來宰我回答魯哀公「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就好了，卻還要加一句話「使民戰栗」。宰我這種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想用言語來彰顯自己的小聰明，這與上一章，子貢回答孔子要他比較顏回，誰比較好的問題，子貢的語言表達能力與智慧，要比宰我高明得太多了。

宰我與子貢雖然都是列爲孔門語言科的學生，但是語言表達的格局與境界，宰我與子貢實在不在一個層次。

宰我的問題，根源於他沒法控制他的表現慾望，「以約失之者，鮮矣。」宰我沒有辦法約制自己說的話，所以爲了表現自己，平常就喜歡說大話。

一個無法約制自己行爲的人，就容易放縱，才會發生「宰予晝寢」的問題；這是從無法約制自己，發展到放縱自己的結果。

古人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生病，白天睡大覺，是非常不得體的放縱行爲，是一種沒有出息的生活習慣。因爲太陽出來了，白天工作；太陽下山了，晚上休息；這是順應自然的生活習慣，是自然不費力的作息。如果倒過來，白天睡覺，而晚上工作，這是費力不自然的作息。

平常宰我好大言，講得頭頭是道，而在生活實踐上，根本不合乎自然的道理。所以孔子說宰我給自己上了一課，以後對待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

格局與境界不是靠說出來的。要看一個人的境界，聽其言而觀其行。

格局與境界是靠實踐出來的。

【注釋】

宰予：即宰我；予，爲宰我之名。

杇：音讀作〔wū ㄨ〕，泥抹子，塗墻的工具。這裡作動詞用，粉刷的意思。

05-11《論語‧公冶長篇》第十一章

【原文】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譯文】

孔子說：「我從未見過眞正剛強之人。」有人說：「有啊！申棖就是。」孔子說：「申棖是慾望之人，如何能夠剛強？」

【說明】

被慾望綁架的人，談何境界？

上一章，第十章，講因爲宰我的表現慾望，自己又無法約制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這種習慣久了，連其他的行爲也都放縱了，於是產生「宰予晝寢」的問題。

這一章講申棖也是個有慾望的人，而他對於慾望的追求與防衛，是極盡其力的，凡是妨礙他追求慾望的人或事，他都會以強硬的手段來破除；表面上看起來，他是一個強硬的人，這只是面對妨礙他慾望的人或事，所採取的辦法而已；從內心來看，如果有人能夠滿足他的慾望，他還會強硬嗎？對於申棖這種人，強硬只是所使用的辦法，不是他的人格素質。

一個人具有「剛」的素質，他必然不會被自己的慾望所綁架，而且當邪惡之人想用邪惡之網來綁架善良之人的時候，他一定有勇氣去面對這些邪惡之人，而且還能夠用智慧之劍，劃破邪惡之網，使邪惡的行爲無法實現。

「剛」的素質，表現出來的態度、行爲，不一定就是強硬、暴烈。

有一種人的「剛」，他面對邪惡的勇氣，安然自若，他人看來無聲無息，然而其中蘊含了智慧之劍，無形之中就劃破了邪惡之網。

【注釋】

剛

《說文解字》：「剛ɡānɡ彊斷也。从刀岡聲。」

「剛」音讀作〔gāng ㄍㄤ〕。

「𠝾」从「岡」聲，無所取義。

「剛」之初文於甲骨文作「」、「」，隸定爲「」；

「」从「刀」、「网」聲，形聲字；

从「刀」，表示「勇破」之義；

从「网」，表示「罪網」之義；

會合「刀」、「网」之義，爲「勇破罪網，不屈於刑罪」之義。

由「勇破罪網，不屈於刑罪」之義，引伸爲「勇彊不屈」之義。

「剛」者，勇破罪網，不爲事物所屈辱、限制、綁架。

申棖：人名。「棖」音讀作〔chéng ㄔㄥˊ〕。

05-12《論語‧公冶長篇》第十二章

【原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譯文】

子貢說：「我不想讓別人施加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也不要將這些事情施加在他人身上。」孔子說：「賜呀！他人的好惡，不是你能夠管得到的。」

【說明】

不要被「我以爲」所綁架。

眞心知人，才能夠盡己之𦎫。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就以爲「吾亦欲無加諸人」是對的，這是受了「我以爲」的邊界限制，犯了不知人的問題。

我不喜歡他人要我吃辣，我也不會要他人吃辣，這樣對嗎？也許他人喜歡吃辣呢！

我們再來舉例：

例如，我不喜歡父母管我，所以我也不要管父母；這樣對嗎？

再例如，我不喜歡別人傷害我，所以我也不會去傷害別人；好像這又對了。

爲什麼「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這句話，有時候用起來，是對的，有時候又不對了呢？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我以爲」，而不是出於眞心知人。

我們在〈里仁篇〉學到過，如何關照父母，如何關照與我們家族有關係的人。

〈里仁篇〉第十八章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里仁篇〉第十九章

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這兩章都在講述自己想要做什麼事情之前，先要知父母的感受，關照他們的心情。

〈里仁篇〉第二十章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這章講述我們想改變家族的經營路線之前，至少要有三年的緩衝期，使得與家族事業有關係的人，他們先得有適應的時間，而不至於惶恐不安。這也是自己要做什麼事情，一定要先和相關的人溝通、討論，使得彼此都了解將有的變化。

這些都是在做事情之前，要知人，對人要關照。

孔子對子貢這段話的評論是「賜也，非爾所及也。」意思是說：別人的好惡，不是你能夠決定的。

別人喜歡什麼，應該由他們自己決定，而不是由我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是知人、關照人。

【注釋】

加

《說文解字》：「加jiā語相增加也。从力口。」（誤釋本義）

「加」音讀作〔jiā ㄐ〡ㄚ〕。

「加」从「力」、「口」，會意字；

从「力」，表示「功勳勤勞」之義；

从「口」，表示「詞命」之義；

會合「力」、「口」之義，爲「詞命以嘉功勳勤勞」，得「詞命加功」之義。

因爲「加」假借爲「加減」之「加」，故轉注孳乳爲「嘉」。

由「加減」之「加」，引伸爲「增加」之義，再引伸爲「施加」之義。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的意思是：我不想讓別人施加在我身上的事情。

【參考】

〈衛靈公篇〉第二十三章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差別在哪裡？

我不願意他人對我的事vs我不願意做的事

主動權在於他人vs主動權在於我

主動權在於他人→非我所及也。

主動權在於我→恕也。

恕，知人，關照人。

05-13《論語‧公冶長篇》第十三章

【原文】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譯文】

子貢說：「夫子講述的《詩》、《書》、《禮》、《樂》，是可以聽得懂其中的道理的；而夫子所講的人生心的變化與天道的作用，那就很難聽得懂其中的眞諦了。」

【說明】

不要被自己的邊界給綁架了。

求教天道，以道率性，性達天命，由此不被自己的邊界給綁架，從而實踐人生的價值。

孔子講述的《詩》、《書》、《禮》、《樂》，是前人留下來的智慧，這是「可得而聞也」；而孔子之言性與天道，是他根據前人的智慧，掌握現況、趨勢，面對未來的抉擇與實踐，仍然處於進行過程之中，一般人很難聽得懂孔子講述這些事情。

孔子如何不被綁架。

我們在〈公冶長篇〉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其中所講各種綁架人的情事，其實都在歷史上可以找到相對應的例子；歷史上有正面的典範，也有負面的反省，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情，都已經有了定論，所以聽聞有關這些的講述，是可以聽得懂其中的道理；雖然有這些正面的典範、負面的反省，能夠讓我們明白做人處事的道理，但是，遇到事情，要如何運用這些過去的智慧，還是要靠自己的抉擇，這種抉擇的智慧，是不容易學得到的，尤其是孔子，這樣有大智慧的人，他如何求教天道而有根據，以道率性而有路數，性達天命而有價值，這樣才不會被自己的邊界所綁架，而能不斷精進，創造自己的境界，這種境界是自己所獨有，所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文章」是知識層面的，所以「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是經驗智慧的境界層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

【注釋】

生

《說文解字》：「生shēnɡ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从生。」

「生」音讀作〔shēng ㄕㄥ〕。

「生」甲骨文作「生-卜辭-1」、「生-卜辭-2」，金文作「生-單白鐘-1」、「生-武生鼎-1」；

「生」从「屮」、「土」，會意字；

从「屮」，表示「小草」之義；

从「土」，表示「土地滋養」之義；

會合「屮」、「土」之義，爲「小草因土地滋養而成長」之義。

由「小草因土地滋養而成長」之義，引伸爲凡「長育」與「生熟」之義。

性

《說文解字》：「性xìnɡ人之陽气性善者也。从心生聲。」

「性」音讀作〔xìng ㄒ〡ㄥˋ〕。

「性」从「心」、「生」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的變化與趨勢」之義；

从「生」，表示「因環境滋養而成長」之義；

會合「心」、「生」之義，爲「因環境滋養而成長，所形成的心的變化與趨勢」之義。

05-14《論語‧公冶長篇》第十四章

【原文】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譯文】

子路聽到了某個道理，若是還沒有實踐這個道理，就會擔心又聽到了另外一個道理。

【說明】

上一章講不要被自己的邊界給綁架了，這一章講不要被「聽來的道理」給綁架了。

上一章講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子路聽懂了夫子的知識、經驗與心得，就積極去實踐夫子的知識、經驗與心得，如果還沒能夠實踐，就深怕又從夫子那裡聽得了另外的知識、經驗與心得。

當然人生不要被「聽來的道理」給綁架了，他人的知識、經驗與心得，可以學習、實踐，但不是自己的人生價值。

爲學的核心價值在於學天道，以天道來牽引自己的性，以天道牽引的性來達成天命，這才是人生的價值。

05-15《論語‧公冶長篇》第十五章

【原文】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譯文】

子貢問：「爲什麼孔文子死後的諡號，稱之爲『文』呢？」孔子說：「因爲他聰敏又好學，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請教，而感到羞恥，因此他的諡號稱之爲『文』。」

【說明】

不要被地位高低給綁架了，而是要能夠不恥下問。

衛國大夫孔文子，名圉〔yǔ ㄩˇ〕，又稱仲叔圉，文是他的諡號。他擅長外交事務。

上一章講到爲學是以天道牽引的性來達成天命，這才是人生的價值。

如果遇到「不能行」的情況，應該向已經實踐過、有經驗、有心得的人請教，這是「賢賢易色」的辦法。比自己能力好的人、比自己賢能的人，不一定比自己的地位高；如果他們的地位比自己低，而不去向他們請教，這是被「地位」給綁架了，而不能行於道，這是愛道理嗎？還是愛地位呢？愛地位的人，能夠實踐道理嗎？

當孔文子遇到自己沒能明白的道理，就去請教明白的人，無論此人身份地位的高低，他有不被地位綁架而愛道理的智慧，是能行於道的人，足以爲後人所效法，故其諡號爲「文」，是可以的。

05-16《論語‧公冶長篇》第十六章

【原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譯文】

孔子評論子產：「有君子爲政之道的四項重要的貢獻：當自己的行爲及於他人之時，保持恭肅愼重的態度；爲上位者執行事務之時，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而且竭盡心力去做到；照顧人民的生活，念茲在茲，專一而實惠；讓人民做事，能夠發揮他們的價值，而有利於全體的發展。」

【說明】

被權力、資源給綁架的人，成不了君子，做不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姬姓，名僑，字子產；爲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故子產又被稱爲公孫僑；春秋鄭國大夫。

子產做到了「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這四項爲政之道的重要貢獻，讓有境界的君子，能以子產爲效法的典範，將自己的境界發揮嘉惠世人的價值。

子產的年紀要比孔子大三十多歲，孔子對他讚美有加；當子產去世的時候，孔子爲他哭泣，並說他是「古之遺愛」。

古時候的君臣死後，都有諡號，像上一章的孔文子，因爲他「不恥下問」，所以諡號爲「文」；而子產去世之後，因爲他一生的功業能夠「安民立政」，所以他的諡號爲「成」。

【注釋】

恭

《說文解字》：「恭ɡōnɡ肅也。从心共聲。」

「恭」音讀作〔gōng ㄍㄨㄥ〕。

「恭」从「心」、「共」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態」之義；

从「共」，「拱手肅立」，表示「肅愼」之義；

會合「心」、「共」之義，爲「肅愼的心態」之義。

惠

《說文解字》：「惠huì仁也。从心从叀。」

「惠」音讀作〔huì ㄏㄨㄟˋ〕。

「惠」从「心」、「叀」，會意字；

从「心」，表示「心懷」之義；

从「叀」，「環顧專一」，表示「助成」之義；

會合「心」、「叀」之義，爲「心懷助成」之義。

05-17《論語‧公冶長篇》第十七章

【原文】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譯文】

孔子說：「晏平仲擅長與人交往，與他相處很久了，自然會敬重他。」

【說明】

不要被表面的現象給綁架了。

晏嬰，字仲，諡號平，尊稱爲晏子。春秋時期齊國大夫，輔佐齊靈公、莊公、景公，輔政長達五十餘年。

孔子在齊國的時候，晏子擔心孔子在齊國會有生命的危險，所以在表面上不希望孔子留在齊國，要孔子離開齊國。

而實際上是對孔子心懷善美之意，是對孔子的「敬」；當時孔子可能不明白晏子的心意，但是時間久了，眞相逐漸呈現出來，孔子明白了晏子善美的用心，所以孔子說：「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里仁篇〉第三章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唯有仁者，能夠與好人相處，也能夠與惡人相處。

爲什麼呢？

無論對待好人，還是惡人，如果能夠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而且竭盡心力去做到，眞心以「敬」對待他人；這種對待他人的態度，不會隨著好人的行爲而特別「敬」他，也不會隨著惡人的行爲而「不敬」他。以「敬」待人的態度，是發自內心的，是不會因爲他人的行爲而隨之改變的。

晏子讓孔子有路可走，也讓齊國想害孔子的人有路可走。

晏子不能因爲要保護孔子，而告訴孔子齊國有人要不利於他，這樣做是對自己的國家失禮，只有以不希望孔子留在齊國的理由，希望孔子離開齊國。這有點像孔子爲魯昭公背黑鍋的意思，孔子不能說魯昭公不知禮，所以只好對陳司敗說昭公知禮；晏子當初也背了黑鍋，讓孔子與學生覺得晏子不歡迎他們。

孔子稱讚晏子的「善與人交」，是因爲晏子始終都是讓大家有路可走的態度。

05-18《論語‧公冶長篇》第十八章

【原文】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譯文】

孔子說：「臧文仲藏了一隻大龜，在那藏龜之所，有刻成山形的斗拱，樑上的短柱畫有藻文，裝飾得像天子供奉祖宗的祖廟一樣。這樣的行爲，怎麼像是他這種智慧之人做出來的事呢？」

【說明】

不要被物質的庇佑給綁架了。

人的格局與境界，不是靠物質可以表達的。

臧文仲，姬姓，臧氏，名辰，諡號文。在孔子出生前的魯國知名大夫，於魯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四代爲臣。爲國爲民，克盡職責，爲魯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死後他的事蹟、言行仍舊流傳。

雖然臧文仲在魯國是一位很有名的大夫，但是孔子從他希望大龜可以降福，而寵愛這隻大龜來看，他是被大龜綁架的人，爲了一隻大龜做出了僭越的行爲，眞是一位有智慧的人嗎？

臧文仲的諡號爲文，但是從他的行爲來看，是不足以爲「文」的，諡號爲文的人，他的行爲應該是可以爲後世效法的。

【注釋】

梲：音讀作〔zhuó ㄓㄨㄛˊ〕，梁上短柱。

山節藻梲：有刻成山形的斗拱，樑上的短柱畫有藻文，這種裝飾，只有天子供奉祖宗的祖廟才配。

05-19《論語‧公冶長篇》第十九章

【原文】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譯文】

子張問：「楚國令尹子文，三次就任爲令尹，不見他有喜色；三次被罷免，也都沒有生悶氣的臉色。當他退位之時，會將他執政的詳情，告訴新的令尹，這樣看來，他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他對事盡忠。」子張問：「他算是仁者嗎？」孔子說：「他還未知仁的境界，怎麼能夠算是仁者呢？」子張繼續問：「崔杼殺了齊國國君，陳文子當時有十乘馬車，都拋棄了，離開齊國，到了別的國家，他說：『這裡的大臣，也像我們的大夫崔杼。』於是離開這個國家；又到了另一個國家，他又說：『這裡的大臣，還是像我們的大夫崔杼。』於是又離開了。這麼看來，陳文子這人怎麼樣？」孔子說：「他爲人清白。」子張問：「他可以算是仁者嗎？」孔子說：「他也是還未知仁的境界，怎麼能夠算是仁者呢？」

【說明】

被名聲給綁架的人，達不到整體和諧的境界。

對事盡忠、爲人清白，都是作爲君子應該有的行爲，不至於犯錯的個人修養，還不到仁的境界。

怎樣才算到了仁的境界呢？

不只是做到自己應該做的事，還要能夠讓他人有路可走。

不是獨善其身，而是要能夠兼善天下。

【參考】

〈公冶長篇〉第六章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要有能力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得到人民的信任，才是爲官的根本，而不是名聲。

05-20《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章

【原文】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譯文】

季文子在遇到問題的時候，要思考很多次，才會去做。孔子聽聞後，說：「再一次，就可以了。」

【說明】

不要被「怕被人罵」給綁架了。

季文子，魯國大夫季孫氏，名行父，諡號文。爲人節儉，在《國語》有一個故事，說季文子的妻妾不穿高貴的衣料，飼養馬也不用最好的飼料。有人問他身爲國相，這樣做會讓國家失去光彩。季文子回答他：「我也希望這麼做，可是大部份的國人吃得不好，穿的也很粗糙，我怎麼敢這麼做。若是別人環境這麼不好，我卻過得奢華，這算是能爲國家增添光彩嗎？」

他老想不爲惡，還不如直指核心地爲善。

讓老百姓過好日子才是重點，不是讓百姓過不好的日子，然後怕百姓說自己過得太奢侈了。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根本沒人會計較季文子吃好一點、穿好一點。

05-21《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一章

【原文】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譯文】

孔子說：「甯武子這個人，當國家有道時，則顯露出處理問題的智慧；若是國家無道時，則表現出堅持智慧的愚勇。他的智慧，是我們可以企及的，但是他的愚勇，卻是我們學不來的。」

【說明】

不要被「聰明」給綁架了。

「邦無道，則愚」的「愚」字，不是愚笨的意思，而是愚忠、愚勇的意思。

甯武子剛彊直理、克定禍亂，所以諡號爲武。

他在國家戰敗危亡之際，國內對立紛亂之時，能夠堅持學問的智慧，勇於克定禍亂，這種剛彊直理的精神，不愧爲「武」。

〈憲問篇〉第四章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一定會留下言行；仁者，一定會有勇氣。

人之所以無法實踐學問的眞理，根本的原因在於被利己的想法給綁架了，當被利己給綁架了，遇到問題，思考再多次，也無濟於事，這是「小人喻於利」的結果；「君子喻於義」，是明白整體的價值，能夠貢獻自己最有價值的行爲，而有利於整體，這是君子的思路，這樣，遇到問題，還會很糾結、思考很多很多次嗎？

君子不會用聰明來避開應該做的難事。

【參考】

〈公冶長篇〉第二章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vs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不被聰明給綁架vs 不被邦有道、邦無道給綁架。

不被自己給綁架vs 不被環境給綁架。

甯武子與南容，在思想上，還是有本質上的差別。

05-22《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二章

【原文】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譯文】

孔子在陳國的時候，感嘆地說：「回去吧！回去吧！我家鄉的年輕人，積極而有大志，思想還不夠細緻而有簡略之處；但是他們才華已經像是富有文采的布匹，只是還不知道要如何剪裁而已。」

【說明】

不要被「自己的狂簡」給綁架了，要能夠規劃未來。

〈公冶長篇〉第三章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的格局與境界，在魯國是有人教的，他自己也好學，他是在魯國文化傳承熏陶出來的君子。

孔子周遊列國，年紀大了，而魯國是有文化傳承的國家，家鄉的年輕人，積極而有熱情，只是思想還不夠細緻，想得簡單了；但是由於所受的文化熏陶，已然具有文采，孔子想回魯國培養這些年輕人，讓他們已經具有的文采，能夠適才適所地發揮，而有自己人生的價值。

前面幾章講已經去世的人的諡號，代表一個人一生的事蹟，是對一個人的過去，做一個總結式的評價；這一章，講孔子希望幫助家鄉的子弟，能夠在他們的人生中，根據自己的才華，對自己的未來，有適才適所的規劃，而有自己的價值。

對自己的過去，做一個評價，操之於他人；

對自己的未來，做一個規劃，操之於自己。

孔子家鄉的年輕人，狂簡而有文采，是未來有價值、有成就的必要條件；而孔子秉持「溫良恭儉讓」成就他人的精神，爲家鄉的年輕人提供充分條件；使得這些年輕人在已有的必要條件基礎上，具備充分必要條件，而在未來必然成就他們自己的價值。

孔子回到魯國後，他的作爲，不只是成就了家鄉的年輕人，更成就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孫。

問題在於你接不接受孔子所提供的充分條件？了不了解他所提供的充分條件？能否在自己已有的必要條件下運用這個充分條件？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些，那麼，你的一生必然會有自己的價值。

【注釋】

簡

「簡」是「𥳑」的俗寫字。

《說文解字》：「𥳑jiǎn牒也。从竹閒聲。」

「𥳑」音讀作〔jiǎn ㄐ〡ㄢˇ〕。

「𥳑」从「竹」、「閒」聲，形聲字；

从「竹」，表示「竹片上有刻字或寫字」之義；

从「閒」，表示「製作成冊之竹片，之間有間隙」之義；

會合「竹」、「閒」之義，爲「刻字或寫字在其上的竹片，可以製作成冊，竹片之間有間隙」，得「刻字或寫字在其上的竹片」之義。

每𥳑一行字而已，一般二、三十字而已，𥳑的長度短者，所寫的字數更少。

每𥳑所能書寫的字數不多，故「𥳑」引伸爲「𥳑約」、「𥳑要」、「𥳑易」之義。

「吾黨之小子狂𥳑」的「𥳑」字，是指思想還不夠細緻，而爲「𥳑略」之義。

「𥳑略」就是「𥳑要大概」之義。

【參考】

回到魯國，除了幫助魯國的年輕人不被綁架，也是孔子自己的解脫。

05-23《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三章

【原文】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譯文】

孔子說：「伯夷、叔齊不會記念過去的惡事，因此很少有人會對他們有什麼怨恨之情。」

【說明】

怨恨是非常容易綁架人的。

不要被「過去的惡」給綁架了。

人不能活在過去，而是要面對未來。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

過去的事，已經不能改變，如果心裡被舊惡所綁架，帶著這種被惡綁架的心情，面對未來的生活，不是自我沉重嗎？

念他人的舊惡，總想著自己所受的傷害，這種人老是帶著受傷的心情，能夠沒有怨氣嗎？

對待他人之舊惡，不是念它，不是怨它，而是在未來，知道如何不被惡所傷害，也不爲惡傷人。

能夠學會不被惡傷人、傷己的智慧，又有何怨呢？

【注釋】

「怨是用希」本來的句型爲「希是用怨」，因爲「希」是「很少」、「難得」的意思，所以用倒裝句「怨是用希」。

「怨是用希」的意思是：因此很少有人會對他們有什麼怨恨之情。

05-24《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四章

【原文】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譯文】

孔子說：「誰說微生高正直？有人向他乞討醋，他不直說他沒有，而是先向鄰居乞討了醋，再轉拿給這個人。」

【說明】

不要被「慷他人之慨、掠人之美」給綁架了。

有人說微生高正直，而孔子不以爲然，於是舉了個有關於微生高行爲的例子：有人向微生高乞討醋，微生高不直接說他沒有，反而向鄰居乞討來，再給那個人。

從這件事情來看，給予醋的人是鄰居，不是微生高，給予醋的美名，卻由微生高獲得，這是掠人之美，有格局與境界的人會做出這樣的行爲嗎？

〈爲政篇〉第十章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微生高沒有醋，根本就沒有根據去給人醋；但是他想了個路數：向另外一個人乞討醋，再將醋給向他乞討的人；他的目的是爲了獲取助人的美名。

抄襲他人的學習成果，而得到了好成績，這個好成績，是應得的嗎？

寫一篇作文，盡是堆砌他人的想法、言論，這是自己的文章嗎？

【注釋】

醯：音讀作〔xī ㄒ〡〕，醋。

【參考】

所有的剪貼公，都是掠人之美。

05-25《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五章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譯文】

孔子說：「當自己沒有的時候，就用花言巧語來誆騙他人；當自己有了的時候，就一副高高在上的顏色，來壓榨他人；當自己地位低下的時候，就極盡卑微地恭維在上位者；左丘明以這些人爲恥，孔丘也以這些人爲恥。嚴密隱藏自己對某人的怨恨，卻在表面上與之友好，左丘明以這種人爲恥，孔丘也以這種人爲恥。」

【說明】

不要被「欺騙人的把戲」給綁架了。

不要被自己的巧言、令色、足恭、匿怨給綁架了，也不要被別人的巧言、令色、足恭、匿怨給綁架了。

左丘明：魯國人，作《左氏春秋》，又稱《左傳》。

〈學而篇〉第三章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令色」之人，一定很少會與他人有良好的關係的。

這一章多了「足恭」之人，也一定很少會與他人有良好的關係的。

巧言、令色、足恭之人，都是想從他人身上得到利益，或是有權勢之人去剝削他人，凡事都以自己的利益爲中心的人，這種人，相處久了，一定會受到他們的傷害。

另外一種人，心裡明明怨恨某人，卻在表面上與這個人友好；表面友好，暗地裡卻是怨恨，一有機會，他就會傷害這個人。

巧言、令色、足恭、匿怨的人，其實是自己綁架自己，終究要傷害自己。

被巧言、令色、足恭、匿怨的人，其實也是被巧言、令色、足恭、匿怨給綁架，最終傷害自己。

【注釋】

匿

《說文解字》：「匿nì亡也。从匸若聲。讀如羊騶箠。」

「匿」音讀作〔nì ㄋ〡ˋ〕。

「匿」从「匸」、「若」聲，形聲字；

从「匸」，表示「有覆蓋的隱藏」之義；

从「若」，「若」僅爲「聲符」，不表義；

會合「匸」、「若」之義，得「嚴密隱藏」之義。

【參考】

《說文解字》：「匸xì衺徯，有所俠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凡匸之屬皆从匸。讀與傒同。」

05-26《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六章

【原文】

05-26〈公冶長篇〉第二十六章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譯文】

顏淵、季路侍立在旁，孔子說：「何不各自說說你們的志向？」

子路說：「希望我的車馬、衣服、毛皮衣，和朋友一起共享，就算毀壞了，也不會覺得遺憾。」

顏淵說：「希望不要誇大自己的善行，不要張揚自己的功勞。」

子路接著說：「希望聽聽老師您的志向。」

孔子說：「老人能夠得到安養，朋友之間能夠互相信任，小孩能夠得到關懷。」

【說明】

不要被自己和他人所綁架。

境界是學無止境的，被既有的境界所綁架，就已經是有止境了。

子路在物質上，能夠與朋友共享，做到了𦎫的境界；

顏淵在自身的修養上，在乎他人的感受，做到了眞的境界；

孔子對於各個年紀的人，關照他們的需求，做到了𦎫眞的境界。

子路願意給予，顏淵爲善不居，孔子關照需求。

在人生的境界上，如果能夠做到像子路這樣，願意在物質上與人共享，基本上就不會被物質給綁架了，這已經是很不容易的境界；

能夠像顏淵這樣，爲他人付出，而不自居善名與功勞，不會被名譽給綁架，這是更進一步的境界；

如果能夠像孔子這樣，以𦎫眞之心關懷他人，關照他們的需求，而不會被自己、他人給綁架，這又是更高的境界。

境界是止於至善的。

05-27《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七章

【原文】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譯文】

孔子說：「算了吧！我沒有見過一個人，能夠看到自己的過錯，而且還能接受自己靈魂的拷問。」

【說明】

不要被自己的過錯給綁架了。

內自訟，自己的靈魂考問自己。

承認自己的過錯，已經很不容易了；發現自己的過錯，還能夠接受自己靈魂的拷問，徹底去除這個過錯所產生的蒙昧，這又難上加難了。

一個人不被自己給綁架，才能做到見其過而內自訟；不被過錯綁架，不被自己的名譽、尊嚴給綁架，還能去除自己過錯所產生的蒙昧，這種人世上罕見，難得且珍貴。

過錯會傷人，如果眞心誠意地關照他人，就會在乎自己的過錯傷人，一旦發現自己的過錯，而且去除自己的蒙昧，才是眞心地在乎人、在乎整體，而不是只在乎自己。

說道理，容易；要做到，還眞難；所以孔子說算了吧！

一個人要能夠不被自己給綁架，是多麼難的事啊！

眞正能夠承擔重大責任，解決重大問題的人，如〈學而篇〉第八章所描述的，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發現過錯，改正過錯，不致侵蝕德性的基礎，而使既有的成就毀於一旦。

去除自己過錯所產生的蒙昧，是對整體厚道的德性；君子認錯，戰勝過錯，君子歸厚，民德歸厚，子孫不輟。

【注釋】

訟

《說文解字》：「訟sònɡ爭也。从言公聲。曰：謌訟。」

「訟」音讀作〔sòng ㄙㄨㄥˋ〕。

「訟」从「言」、「公」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論」之義；

从「公」，「公」乃「鬨」之借，表示「相鬥爭」之義；

會合「言」、「鬨」之義，爲「以言論相鬥爭」之義。

05-28《論語‧公冶長篇》第二十八章

【原文】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譯文】

孔子說：「十戶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像我一樣講忠信之人，但是沒有像我這樣好學的人。」

【說明】

不要被應該有的德行給綁架了。

好學才可以解脫綁架、去除蒙昧，精進自己的格局與境界。

忠信是做人基本的德行，就算十戶人家的小地方，都會有忠信之人，更何況全國、全天下有許許多多資質忠信之人。忠爲人謀，信與朋友交，是良好的人際關係的基礎、爲人處世的基本德行。

孝弟忠信是做人的根本，如果被這個根本的德行給綁架了，要如何精進提升到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的境界呢？要能夠使境界不斷地精進，則在於好學；唯有好學之人，才能夠解脫綁架、去除蒙昧，而能提升境界，關照眾生，與人爲善，做到大家都有路可走的境界。

好學者，「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去除蒙昧，解脫綁架，行於正道。

雍也篇第六

06-01〈雍也篇〉第一章

【原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譯文】

孔子說：「雍呀！可以使他南面，當一國之君。」仲弓問子桑伯子是否可以當國君，孔子回答：「還可以，他做事簡單。」仲弓繼續問：「如果處於對待人民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的心態，而行事簡易，來面對人民的事務，這樣不也可以嗎？若是處於自己境界的心態，而行事簡單，這樣不就太簡單了嗎？」孔子說：「雍呀！你說的沒錯。」

【說明】

居心何在？

居敬而行簡，爲人民想出簡易的做法，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居簡而行簡，根據自己的簡單的做法，懂的人才有路可走。

冉雍，字仲弓，魯國人，少於孔子29歲。〈公冶長篇〉第四章提過他。

子桑伯子，魯國人，有關的生平、事蹟不詳，沒有明確記錄。但是漢朝劉向編著的《說苑》，其中有一則故事可以參考。有一天，孔子去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戴冠帽，也不穿衣服接見，孔子的學生不解爲何老師要見這無禮之人，孔子說：「他的本質是美好的，只是需要禮來加以修飾，我是來說服他接受禮的薰陶。」孔子離開後，子桑伯子的學生也不開心，不理解爲何老師要見孔子。子桑伯子回答：「他的本質美好，但是有太多的禮節，我是想說服他拋棄過多的繁文縟節。」

雖說這是漢代的記載，但是也爲本章提供參考，以理解爲何冉雍認爲子桑伯子太簡的原因。

孔子誇獎冉雍具備當領導人的本質。接著冉雍問孔子有關子桑伯子是否具備領導人的本質，孔子覺得作爲領導人，子桑伯子是可以的，原因是他的行事簡單。

冉雍聽了之後，發表他自己的想法：作爲領導人，應該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地爲人民著想，做好人民可行的計劃，用簡易的施行辦法，人民很容易地就可以完成使命，而得到實惠，這是居敬行簡的施政態度；而子桑伯子是以他自己可行的高明有效的辦法，去讓人民施行，雖然方法簡單，人民卻不容易明白，造成曲高和寡的現象，施行的效果反而不彰，這是居簡行簡，太過簡單所造成的問題。

聽了冉雍的想法之後，孔子讚揚冉雍不只是可以當領導人，還是讓人民長久獲利的領導人。

古代帝王、諸侯見群臣，或是卿大夫見屬下，以坐北朝南爲尊位，因此「南面」表示爲王的地位。在這裡，孔子稱讚冉雍具備當國君的本質。

爲什麼孔子會稱讚冉雍具備當國君的本質呢？

這一章拿兩個人思想作風爲例，來說明作爲人君所應該具備的思想作風。

面對人民的事務，冉雍是居敬而行簡，子桑伯子是居簡而行簡。

居敬而行簡，是冉雍爲了不同層次的人民，都能獲得實惠；

居簡而行簡，是子桑伯子生活在自己的境界，只有這個層次的人，才可以體會。

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南面」而王，是以民爲主，而非以己爲主。

冉雍以民爲主，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地對待所有人民，人民有不同的層次，施政就要以簡易的方式，來讓所有的人都可以施行。

子桑伯子以己爲主，是與同一個層次的人交往，事情就容易簡單化，而非簡易化。

居敬行簡：居敬是對整體心懷善美之意，行簡是爲整體的簡易施行；

居簡行簡：居簡是對個體的隨心所欲，行簡是爲個體的簡單施行。

孔子評價子桑伯子：可也；孔子讚揚冉雍：雍之言然。

「可」與「然」的差別：

可，是空間或然的概念；然，是時間必然的概念。

子桑伯子南面的本質，孔子認爲是一時之選，是比較來的；

冉雍南面的本質，孔子認爲是必然之擇，是獨一無二的。

【注釋】

居

《說文解字》：「居jū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

「居」音讀作〔jū ㄐㄩ〕。

「居」从「尸」、「古」聲，形聲字；

从「尸」，表示「人的姿勢」之義；

从「古」，「古」是「巨」的假借，「巨」本義是「規矩」，引伸「矩形」之義；

會合「尸」、「巨」之義，爲「伸其兩足與身成矩形的姿勢」之義。

「居敬而行簡」的「居」字，是「凥」字的假借。

凥

《說文解字》：「凥jū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居如此。」

「凥」音讀作〔jū ㄐㄩ〕。

「凥」小篆作「」；

「凥」从「尸」、「几」聲，形聲字；

从「尸」，表示「人」之義；

从「几」，表示「几案」之義；

會合「尸」、「几」之義，爲「人得几而止」之義。

由「人得几而止」，引伸爲「在某個空間裡的狀態」之義。

敬

《說文解字》：「敬jìnɡ肅也。从攴茍聲。」

「敬」音讀作〔jìng ㄐ〡ㄥˋ〕。

「敬」从「攴」、「茍」聲，形聲字；

从「攴」，表示「盡心盡力做到」之義；

从「茍」，表示「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會合「攴」、「茍」之義，爲「盡心盡力做到心懷善美之意，謹言愼行」之義。

簡

「簡」是「𥳑」的俗寫字。

《說文解字》：「𥳑jiǎn牒也。从竹閒聲。」

「𥳑」音讀作〔jiǎn ㄐ〡ㄢˇ〕。

「𥳑」从「竹」、「閒」聲，形聲字；

从「竹」，表示「竹片上有刻字或寫字」之義；

从「閒」，表示「製作成冊之竹片，之間有間隙」之義；

會合「竹」、「閒」之義，爲「刻字或寫字在其上的竹片，可以製作成冊，竹片之間有間隙」，得「刻字或寫字在其上的竹片」之義。

每𥳑一行字而已，一般二、三十字，簡的長度短者，所寫的字數更少。

每𥳑所能書寫的字數不多，故「𥳑」引伸爲「𥳑約」、「𥳑要」、「𥳑易」之義。

「居敬行𥳑」的「𥳑」字，𥳑是規劃的載體，引伸爲「規劃」之義，而有「簡約」、「簡要」、「簡易」之義，表示簡約的主旨，簡要的原則，簡易的執行。

06-02〈雍也篇〉第二章

【原文】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譯文】

魯哀公問：「你的弟子之中，有誰是好學的呀？」孔子回答：「顏回好學，不會因爲有過錯，而怒氣牽連他人，有過錯也不會再犯類似的過錯。可惜他短命早死，現在沒有像他這樣好學的學生了。」

【說明】

魯哀公居心何在？

魯哀公想延攬孔子的弟子，以爲對抗三家。

哀公無需對抗三家，而是應該領導三家，這樣才是君臣之禮。

孔子順著哀公好學之問，舉了顏回好學，不遷怒、不貳過的例子，幾諫哀公遷怒、貳過的心態，遷怒於三家的僭越之心，貳過於自己不行君臣之禮。

孔子知魯哀公的處境，又不能說他遷怒、貳過，這樣不合乎禮，所以借著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的機會，希望魯哀公「內自訟」，也能做到不遷怒、不貳過。

〈憲問篇〉第二十一章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齊國大夫陳成子作亂，殺了齊簡公。孔子齋戒沐浴後，愼重其事地朝見魯哀公，告訴哀公說：「陳恆作亂，殺了齊簡公，請國君發兵討伐他。」魯哀公說：「你去告訴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大夫吧！」孔子退朝後，說：「因爲我曾爲大夫，這種大事，不敢不告訴國君啊！而國君卻對我說：『去告訴三家大夫吧！』」因此，孔子前往告訴三家大夫，他們卻說不可出兵討伐。孔子說：「因爲我曾爲大夫，這種大事，不敢不告訴他們啊！」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哀公作爲周公的後代，竟然對陳成子弒簡公的行爲，不主動討伐，竟然還把自己應該行的禮，叫孔子去問三家該怎麼做，把鍋甩給了三家，這樣又違背了君臣之禮。只爲了忌憚三家的實力，而不去行討伐之禮，還遷怒於三家，接著又違背了君臣之禮，又是貳過。

好學，是要眞心地「內自訟」，去除自己的蒙昧，看清天道之路。天道是整體和諧的運行，而不是對立的消耗；天道是萬物皆有路可走，仁道，是大家都有路可走。君臣都要逼得彼此無路可走，那百姓還有路可走嗎？

魯哀公的居心在壯大對抗三家的人才，就算孔子的學生爲魯哀公效力，這些學生在施政的時候，會有路可走嗎？

06-03〈雍也篇〉第三章

【原文】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譯文】

子華出使到齊國，冉有爲公西華的母親請領米糧。孔子說：「給他六斗四升。」冉有請求再增加一點，孔子說：「再給他二斗四升。」結果冉有擅自給了公西華的母親八百斗的米糧。孔子說：「公西華去齊國，乘坐的是肥壯的馬，穿的是輕柔保暖的皮衣。我聽說：君子周濟窮困之人，而不去增加富人的財富。」

原思擔任孔子的家宰，孔子給他九百斗的俸米，原思認爲太多了，推辭不肯接受。孔子說：「不要推辭了，如果有多餘的，可以分給你鄰里鄉黨的窮人呀！」

【說明】

冉求居心何在？原憲又居心何在？

公西赤，字子華，又稱公西華，善於外交、禮儀。

在孔子當政的時候，公西赤被派出國去做使節，於是冉求替同學公西華的母親求取配給，孔子答應給予六斗四升的米糧，冉求覺得少了，希望孔子再加一些，於是孔子加了二斗四升；雖然冉求沒再要求孔子再加米糧，可是冉求卻擅自給了公西華的母親八百斗的米糧。

孔子後來知道了這個結果，告訴冉求，配給要根據「周急不繼富」的原則，也就是對於不足又急需的人，要周到地細心爲他們著想；而已經是富有的人，就不要再去增加他們的財富了。

公西華的家境富裕，根本不需要公家的配給，仍舊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孔子給公西華母親的配給是很少的，只是象徵意義上的配給，給了八斗八升的米糧，表彰公西華爲國效力，出使齊國。

但是，對於窮人的配給，孔子就非常周全了。

他給原思的配給，就高達九百斗，原思覺得實在太多了，不肯接受。孔子知道窮人心知窮人之苦，知道誰才是窮人，窮人在哪裡，於是希望原思把多餘的糧食，去周濟他所知道的窮人。

糧食是賴以生存的基本需求，國家的糧食，要給到眞正需要的人，「周急不繼富」是糧食配給的原則，糧食要給到吃不起飯的窮人手中，讓他們可以生存下去；而不是給到吃得飽、吃得好的有錢人的手中，那只會浪費糧食的眞正用處。

「周急不繼富」，糧食要給到該給之處，而不要給到不該給之處。

這個故事，冉求的居心是抱有錢人的大腿，是「繼富」的行爲，孔子希望他多想想窮人，去做「周急」的事。而原憲起初的居心是自我安貧，而孔子希望他能夠「周急」鄉里之人。

【注釋】

釜：音讀作〔fǔ ㄈㄨˇ〕，六斗四升。

庾：音讀作〔yǔ ㄩˇ〕，二斗四升。

秉：音讀作〔bǐng ㄅ〡ㄥˇ〕，十六斛爲一秉，五秉爲八十斛；一斛十斗，八十斛等於八百斗。

斛：音讀作〔hú ㄏㄨˊ〕。

【參考】

周，周到，替對方全面、細密地著想。

急，不及，不足而企需者。

06-04〈雍也篇〉第四章

【原文】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譯文】

孔子評論冉雍，說：「雜色牛所生的小牛，乃爲赤色之美牛，而且牛角便捷。人們雖然因爲它的出身不好，不想用它作爲祭祀的犧牲，但是山川之神難道會捨棄它嗎？」

【說明】

不要居心在出身低。

犁牛爲雜色之牛，不用來祭祀；而其所生之子，是赤色之美牛，而且牛角敏捷，乃祭祀犧牲之上品。如果有人因爲它的出身不好，而不想用它作爲祭祀之用，但是山川之神會捨棄它嗎？

孔子舉「犁牛之子，騂且角。」來形容冉雍，雖然他的出身不好，但是他的本質與才德，足以南面作爲一位領導人。孔子鼓勵冉雍不要老把自己的出身不好放在心上，而是要把自己的本質與才德發揮出來，這樣，山川之神是不會拋棄他的，一定會讓他有發揮的時候。

不要浪費自己的天賦。

沒有人可以拒絕自己的出身，但是不要拒絕自己的天賦。

尋找良師，讓自己的天賦充分滋長出來，發揮天賦之美，成就人間之義，以利天下之善。

【注釋】

騂：音讀作〔xīn ㄒ〡ㄣ〕。

「騂」之本義爲「赤色之馬」。

「騂且角」之「騂」，乃「牛+羊 -1.png」之假借。

牛+羊 -1.png

「牛+羊 -1.png」音讀作〔xīn ㄒ〡ㄣ〕。

「牛+羊 -1.png」从「牛」、「羊」，會意字；

从「牛」，表示「作爲犧牲的牛」之義；

从「羊」，表示「最好的」之義；

會合「牛」、「羊」之義，爲「作爲犧牲最好的牛」，得「赤色之牛」之義。

赤色的牛是作爲犧牲最好的牛，而且這個赤色牛的角非常敏捷，所以說是「騂且角」。

※參考《說文正補》P59～P63。

06-05〈雍也篇〉第五章

【原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譯文】

孔子說：「顏回呀！他的內心很長時間都不會離開仁，其他的學生，只是一天或一個月，偶爾能來到仁的境界而已。」

【說明】

居心於仁，三月不違仁。

「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三月」，表示「多月」之義。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表示顏回之心可以很長的時間，都在仁的境界裡。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表示其他的同學偶爾會來到仁的境界。

一直都在仁的境界裡，與偶爾達到仁的境界，其中的差別在於：「居心於仁」與「知者利仁」的差別。

〈里仁篇〉第二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知者利仁，有智慧的人，會做出有利於整體和諧的事。

居心於仁，願意爲整體和諧做出貢獻，而且已經做出貢獻的人，自然在仁道之中。

仁者安仁，建構整體和諧的境界，讓大家都能安於這種境界，發揮自己的天賦。

〈里仁篇〉第一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仁爲美」，是顏回的境界；「擇仁而處」，是其餘同學的智慧。

能夠「擇仁而處」，不失爲智者；知仁之美，不如擇仁而處。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的天下大義，在此天下人都願意比附的大義，乃爲建構整體和諧之根基，而有整體和諧之境界，讓在整體和諧境界裡的個人，都能夠發揮自己的天賦，而有自己的人生價值。

由天下大義而整體的和諧，因整體的和諧而有個人的爲美。

【注釋】

「違仁」的「違」字，是「離開」的意思。

06-06〈雍也篇〉第六章

【原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譯文】

季康子問：「仲由可以讓他管理政事嗎？」孔子說：「仲由果敢，管理政事有什麼困難呢？」

季康子又問：「端木賜可以讓他管理政事嗎？」孔子說：「端木賜通達，管理政事有什麼困難呢？」

季康子再問：「冉求可以讓他管理政事嗎？」孔子說：「冉求技藝，管理政事有什麼困難呢？」

【說明】

居心不仁，人才有何用？

季康子是魯國的大夫，權臣。他問孔子的目的，是想找爲他工作的人才。

但是，從政的格局有大小、境界有高低，而季康子的格局與境界，只是在乎人才爲他工作而已，而不是爲了魯國、爲了天下，讓人才發揮他們的價值。

子路勇敢果決，有軍事的天賦；

子貢辭令通達，有外交的天賦；

冉有多才多藝，有執行的天賦。

子路、子貢、冉有的才能，是魯國的人才，是國家級的人才，不只是爲季康子效力的人才。

在〈公冶長篇〉第八章中，孔子評論過冉有，說：「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說他適合做「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家臣。

〈八佾篇〉第六章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說明冉有做過季氏的家臣。只能爲季氏辦事，影響不了季氏。表示冉有只是一個執行事務的人。

子路、子貢、冉有的天賦，季康子不仁，又如何能夠發揮他們天賦的價值呢？

06-07〈雍也篇〉第七章

【原文】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譯文】

季孫氏派人請閔子騫擔任費邑的邑宰。閔子騫說：「請你好好替我婉拒吧！如果還要再來召我，那我就會跑去汶水之北了。」

【說明】

上一章講居心不仁，人才有何用。

這一章講閔子騫不懼權貴，不爲居心不仁者所用。

汶上，汶水之北，也就是到了齊國的境內了。表示閔子騫拒絕季氏的邀請，如果再來邀請，閔子騫就離開魯國，去往齊國，表達了堅決不接受季氏邀請的決心。

爲什麼呢？

因爲季氏作爲魯國的大夫，有僭越之心，更有僭越之行，是不仁者；閔子騫不願意爲季氏工作，不願爲虎作倀，所以堅決不答應季氏的邀請，去擔任費宰。

這一章告訴我們，畏於爲惡的權勢，而屈服於這種權勢，容易讓我們離開仁道更遠。只有拒絕爲惡的權勢，遠離爲惡的權勢，不會被爲惡所綁架，而失去了自己。

不能改變不仁之人，則不爲不仁之人所用。

【注釋】

費宰：費，音讀作〔bì ㄅ〡ˋ〕，指費邑；宰，指邑宰。

復我：再來召我。

06-08〈雍也篇〉第八章

【原文】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

【譯文】

冉伯牛得了不治之症，孔子去慰問他。從窗外握著冉伯牛的手，說：「老天要他死亡，這是命啊！這麼好的人，而有這種病啊！這麼好的人，而有這種病啊！」

【說明】

居心讓人有路可走。

冉耕，字伯牛，魯國人，小孔子七歲，和顏淵、閔子騫、冉雍同列爲德行科。

首先孔子到了冉伯牛家的廳堂，他的家人怕傳染給孔子，所以沒讓孔子入室見冉伯牛。孔子沒有拒絕冉伯牛家人的好意，就離開了廳堂，這是不讓冉伯牛家人的心意無路可走。

走出了廳堂，孔子一心念著心愛的學生，於是走到了冉伯牛臥室的窗外，拉著他的手，說出了對自己心愛學生的不捨之言。

在廳堂之時，不去拒絕冉伯牛及其家人的好意，這是禮，是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的禮；離開了廳堂，當孔子拉著冉伯牛的手，是師生以𦎫眞之心相見的禮，這是禮的根本。

讓大家都沒路可走之後，是見不到𦎫眞之心的。

【注釋】

牖：音讀作〔yǒu 〡ㄡˇ〕，窗戶。

令

《說文解字》：「令lìnɡ發號也。从亼、卪。」（誤釋字形與本義）

「令」音讀作〔lìng ㄌ〡ㄥˋ〕。

「令」甲骨文作「令-卜辭-1」、「令-卜辭-2」，金文作「令-簋銘-1」、「令-父辛卣-1」；

「令」从「亯」省、「人」聲，形聲字；

从「亯」，表示「宗廟大室」之義；

从「人」，表示「受冊命之人」之義；

會合「亯」、「人」，爲「受冊命于宗廟之大室」之義。

由「受冊命于宗廟之大室」之義，引伸爲「號令」、「使令」之義。（授予冊命者而言）

由「受冊命于宗廟之大室」之義，引伸爲「擅長」之義；（接受冊命者而言）

再由「擅長」之義，引伸爲「美」、「善」之義。（接受冊命者，有美的本質，做出善的事情。）

自「令」孳乳爲「命」，从「口」表示「讀冊」之義。

「令」與「命」的本義相同，所以在金文中，多以「令」爲「命」。

人生受之天命，故「命」引伸爲「生命」之義。

「亡之，命矣夫！」之「命」，爲「天命」、「上天使然」之義。

06-09〈雍也篇〉第九章

【原文】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譯文】

孔子說：「顏回眞是位賢者呀！他吃的是一小筐的飯，喝的是一小瓢的水，居住在狹窄的巷子裡，一般人都會被這種清貧窮困所限制，而顏回卻不改其樂於創造自己的境界。顏回是位賢者呀！」

【說明】

顏回居心於仁，不被物質所綁架，創造出自己的境界，而爲高山仰止。

人有「天命」，只有以「道」來牽引「自性」之人，才能以「自性」達成「天命」。

被名利慾望所綁架的人，是無法以「道」來牽引「自性」的。

顏回不被清貧窮困所綁架，而以「道」來牽引他的「自性」；他從志於道的學問中，牽引他的「自性」，寬廣了格局，得到了自己的智慧，創造出屬於他自己的境界；他發揮這些智慧，與人爲善，而能創造自己的人生價值，所以孔子稱讚他：「賢哉回也！」。

在本篇第十八章，我們將學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道知識的人，不如喜好學問來修養自己的人；喜好學問來修養自己的人，不如創造自己的價值而樂於與人爲善的人。

只有創造自己的價值而樂於與人爲善的人，才是一位通透仁道的賢者。

【注釋】

簞：音讀作〔dān ㄉㄢ〕，古時候用來盛飯的器具。

「賢」的本字爲「臤」。

臤

《說文解字》：「臤jiān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賢爲本義，堅乃假借義，誤將假借義當作本義。）

「臤」音讀作〔xián ㄒ〡ㄢˊ〕。

「臤」从「又」、「臣」聲，形聲字；

从「又」，表示「持事」之義；

从「臣」，表示「臣僕」之義；

會合「又」、「臣」之義，爲「臣僕能夠持事」，才能多，才可以主持事物，得「多才」之義。

「臤」假借爲「剛硬」之義，而轉注孳乳爲「賢」。

因爲字義的改變，而孳乳的轉注字，保留了本義與本音，「賢」音讀作〔xián ㄒ〡ㄢˊ〕，所以「臤」原本應該讀作〔xián ㄒ〡ㄢˊ〕；假借爲「剛硬」之義的時候，「臤」變音讀作〔jiān ㄐ〡ㄢ〕。

賢

《說文解字》：「賢xián多才也。从貝臤聲。」

「賢」音讀作〔xián ㄒ〡ㄢˊ〕。

「賢」从「貝」、「臤」聲，形聲字；

从「貝」，「臤」之類別義，表示「產生財貨、價值」之義；（古時候，臣之賢，以取財貨爲要。）

从「臤」，表示「多才」之義；

「賢」是「臤」的轉注字，承「臤」之本義，爲「產生財貨、價值的多才」之義。

「賢」者，多才而能產生價值，是已經證明可以承擔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的人，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是有眞才實學而能產生價值之人。

「賢哉回也」之「賢」，爲世間帶來價值的人。

講「陋」字之前，先講「㔷」字。

㔷

《說文解字》：「㔷lòu側㔷也。从匸丙聲。一曰箕屬。」

「㔷」音讀作〔lòu ㄌㄡˋ〕。

「㔷」从「匸」、「丙」，會意字；（「匸」音讀作〔xì ㄒ〡ˋ〕）

从「匸」，表示「可以藏物之夾縫」之義；

从「丙」，「丙」乃「柄」之借，表示「刀柄」之義；

會合「匸」、「柄」之義，爲「刀柄在外，刀刃插入之夾縫」，得「藏刀刃之夾縫」之義。

陋

「陋」本作「𨹟」

《說文解字》：「𨹟lòu阨陜也。从𨸏㔷聲。」

「𨹟」音讀作〔lòu ㄌㄡˋ〕。

「𨹟」从「𨸏」、「㔷」聲，形聲字；

从「𨸏」，表示「兩高地之間」之義；

从「㔷」，表示「狹窄縫隙」之義；（「㔷」音讀作〔lòu ㄌㄡˋ〕）

會合「𨸏」、「㔷」之義，爲「兩高地之間爲狹窄縫隙」之義。

由「兩高地之間爲狹窄縫隙」之義，引伸爲「狹窄」之義。

「居陋巷」的意思是：居住在狹窄的巷子裡。

【參考】

《說文解字》：「匸xì衺徯，有所俠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凡匸之屬皆从匸。讀與傒同。」

06-10〈雍也篇〉第十章

【原文】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譯文】

冉求說：「不是我不喜歡老師所說的道，實在是我的能力不夠呀！」孔子說：「你所說的能力不足，其實是你做到一半就不做了，這根本是畫地自限。」

【說明】

居心於道，志於道，就沒有什麼可以綁架自己的了。

〈季氏篇〉第一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季氏準備去討伐顓臾。冉有、子路來見孔子，說：「季氏準備出兵討伐顓臾。」孔子說：「冉求啊！這豈不是你的過失嗎？之前先王封顓臾作爲東蒙山的主祭，而且在魯國境內，也算是魯國的社稷之臣，爲什麼還要討伐他呢？」冉有說：「是季氏想要這麼做，我們兩個人本來都不同意的。」孔子說：「冉求阿！良史周任說過：『行軍打仗，在朝爲官，做不到行軍打仗、在朝爲官應盡的義務，就應該辭去職務。』就像扶導盲人，到了危險的地方而不護持他，快要跌倒了而不扶住他，那還需要扶導盲者的人幹嘛？而且你說這種話，就是過失！好比老虎和犀牛跑出了籠子，龜和玉在櫃子裡毀壞，這是誰的過失呢？」冉有說：「如今的顓臾，城牆堅固而且接近季氏的費邑。如果現在不攻取，後世必成爲子孫的禍害。」孔子說：「冉求啊！君子所厭惡的，就是不說自己想要，還要爲此找理由，說些掩飾的話。」

從這個故事看來，冉有不從道、不從德、不從仁的觀點來看季氏將伐顓臾之事，被自己的名利慾望所綁架，自己失道、失德、失仁，還要甩鍋給季氏。

這樣的冉有，是一位被綁架的冉有，不能志於道，於是甩鍋給自己的能力不足。孔子告訴他，不是能力不足的問題，根本是居心的問題。

【注釋】

說：音讀作〔yuè ㄩㄝˋ〕，喜悅、喜歡的意思。

畫

《說文解字》：「畫huà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凡畫之屬皆从畫。」

「畫」音讀作〔huà ㄏㄨㄚˋ〕。

「畫」於小篆作「」；

「畫」从「聿」、「田」、「」像四界之形，會意附加圖形；

从「聿」，表示「以筆畫定」之義；

从「田」，表示「田地」之義；

从「」，像「四界」之形，表示「四方邊界」之義；

會合「聿」、「田」、「」之義，爲「畫定田地的四方邊界」之義。

由「畫定田地的四方邊界」之義，引伸爲「畫地自限」之義。

06-11〈雍也篇〉第十一章

【原文】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譯文】

孔子告訴子夏說：「你要做一位教人做君子的儒者，不要去做一個教人做小人的儒者。」

【說明】

接續上一章的「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講君子止於至善，而小人畫地自限。

君子儒，教人有能力、智慧、境界；小人儒，教人以知識者。

居心於君子者，則爲君子儒；居心於小人者，則爲小人儒。

人只要去做好事，而且把好事做好，沒有「力不足者」。孔子鼓勵子夏去幫助想要做君子的人，讓他們學好、做好君子，對於子夏來說，也把「君子儒」這件事情做好了。

〈雍也篇〉第七章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拒絕季氏，其原因在於與小人一起的時間久了，不做壞事都很難，原本一個好好的人，把自己逼到做壞事的地步，情何以堪！與一群小人在一起，做壞事而利己是他們的價值觀，時間久了，好好的思想，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污染，這不是很可惜的事嗎？

人是受環境影響的，「性相近，習相遠」；命，人無法違背；性，浸濡而易變。

【注釋】

女：音讀作〔rǔ ㄖㄨˇ〕，你的意思。

06-12〈雍也篇〉第十二章

【原文】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譯文】

子游當武城的邑宰。孔子問：「你在武城有發掘到人才嗎？」子游說：「有一位名叫澹臺滅明的人，他不會爲了自己的方便，而去走捷徑；若不是爲了公事，他從來沒到過我的房間。」

【說明】

光明正大，是君子儒；投機取巧，是小人儒。

「行不由徑」的「徑」，是指田埂，或是田間的小路，是農民從事農活時使用的小路。

如果有人爲了自己的方便，走這些小路，又剛好迎面碰上擔著重物的農民，這時候是要誰讓誰呢？農民讓這個人，農民挑著重物，這個人好意思嗎？這個人讓農民，田裡都是泥、水，鞋子、衣服還能穿嗎？

所以在古時候，「徑」只是給農民使用，一般人是不會走這種田間的小路。這是「禮」，避免彼此尷尬，甚至對立、衝突的「禮」。

君子以禮相讓，但是還是有自私自利的小人，才不管會不會讓農民尷尬，他就是要走這種捷徑。

「行不由徑」表示他不是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投機取巧，甚至妨礙他人的小人。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表示他光明正大，是不會爲了攀附權勢，而私下建立關係的人，他是一位剛正不阿的君子。

澹臺滅明不是小人，而是君子，是孔子希望發掘的人才。

【注釋】

子游：言偃，字子游，又稱叔氏，常熟人，孔門七十二賢中，唯一的南方弟子。孔子稱讚他：吾門有偃，吾道其南。人稱南方夫子。

澹臺滅明：人名。澹，音讀作〔dàn ㄉㄢˋ〕。

徑：指田埂，或是田間的小路。

06-13〈雍也篇〉第十三章

【原文】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譯文】

孔子說：「孟之反不誇耀自己的功勞。他帶領魯國軍隊，與齊國打仗，他的軍隊戰敗而逃跑的時候，他在軍隊後方殿後，掩護撤退。快到魯國城門的時候，他才鞭策自己的馬快跑入城，對已經跑到城裡的部隊說：『不是我敢留在後面拒敵掩護，而是我的馬跑不快呀。』」

【說明】

君子不把人當小人，而成就自己爲君子。

不誇己而損人。

作爲一位帶領軍隊的領導人，需要有這樣的素養：打勝仗，不居功；打敗仗，不逃命。

打勝仗的時候，獎勵有功的部下；打敗仗的時候，先讓部下撤退。這樣的將領，才會帶領出戰時勇敢的軍隊，因爲他們戰勝，就會得到獎勵，不會有功無賞；他們戰敗，也會得到保護，不會犧牲他們。

一個只會誇耀自己功勞的將領，終究不得軍心，以後作戰的時候，誰還會賣命？打敗仗的時候，哪個不想先逃命？這樣的軍隊，還能夠打仗嗎？

【注釋】

不伐：不誇耀自己。

殿

《說文解字》：「殿diàn擊聲也。从殳𡱂聲。」

「殿」音讀作〔diàn ㄉ〡ㄢˋ〕。

「殿」从「殳」、「𡱂」聲，形聲字；（「𡱂」音讀作〔tún ㄊㄨㄣˊ〕）

从「殳」，表示「擊打」之義；

从「𡱂」，表示「臀部」之義；

會合「殳」、「𡱂」之義，爲「擊打臀部」之義。

「殿」的本義是「擊打臀部」，假借爲「宮殿」之義，又假借爲「軍後」之義。

「奔而殿」的意思是：軍隊戰敗而逃跑的時候，他在軍隊後方殿後，掩護撤退。

𡱂

《說文解字》：「𡱂tún髀也。从尸下丌居几。」

「𡱂」音讀作〔tún ㄊㄨㄣˊ〕。

「𡱂」从「尸」、「丌」、「几」，會意字；（「丌」音讀作〔jī ㄐ〡〕）

从「尸」，表示「人身部位」之義；

从「丌」，爲「薦物之丌」，引伸爲「薦於下」之義；

从「几」，表示「居几之時」之義；

會合「尸」、「丌」、「几」之義，爲「居几之時，人身薦於下之部位」，得「臀部」之義。

「𡱂」是「臀」的本字。

06-14〈雍也篇〉第十四章

【原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譯文】

孔子說：「不是要有祝鮀的口才，就是要有宋朝的美色，如果沒有口才或是美色，就很難免於當今世人的不待見了。」

【說明】

國君居心於小人，哪有君子可以發揮價值？君子的價值就不見了！

祝鮀的好口才，能說衛靈公喜歡聽的話；宋朝長得俊美，能夠使得南子讓衛靈公把他召至衛國。

衛靈公是衛國的國君，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都是掌握權力的人。當掌握權力的人，喜歡聽好聽的話，喜歡長得俊美的人，上行下效，大家都喜歡這樣的人，也希望成爲這樣的人，那麼沒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的人，就不受待見了。

〈雍也篇〉的主題是「南面」，也就是討論作爲領導人應該有的觀念。

衛靈公是國君，是一國的領導人，竟然寵信祝鮀這種口才的人，還讓南子寵愛宋朝這種美色的人，都不是一個領導人應該有的喜好。

當領導人喜好佞臣、美色，上行下效，大眾都會推崇佞臣、美色；那麼其他沒有口才、沒有美色的人，不就像沒有價值一樣嗎？不就等於漠視了這些人嗎？

領導人不應該以自己的喜好，否定大多數人的價值。

領導人喜好小人，這個國家就不容易培養出君子了。

【注釋】

祝鮀：「祝」是官名，主持宗廟祭祀之官；「鮀」，音讀作〔tuó ㄊㄨㄛˊ〕，是衛國大夫的名，字子魚，擅長高超、奇巧的話術，因能言善道受寵於國君衛靈公。

宋朝：是宋國公子，以美貌聞名，與衛靈公的夫人南子有私。衛靈公爲了南子，召請他到衛國。

06-15〈雍也篇〉第十五章

【原文】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譯文】

孔子說：「誰能出外不經由門戶呢？所以爲何不經由仁道呢？」

【說明】

里仁爲美，經由整體和諧之道，人人才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價值。

上一章，衛靈公喜歡祝鮀之佞，南子喜歡宋朝之美，結果讓大多數人的價值受到漠視，不受待見，這不是領導者的仁道。

領導者要有愛惜人民的生命，讓人民的生命有價值的德性，就像「孟之反不伐」那樣的德性，這是「仁道」，「仁道」是走向人民都有其生命價值的門戶。

〈里仁篇〉第一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成爲整體的一份子，安居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成長發展而有自己的價值。每個人都要爲自己有價值的人生，擇路而行，如果不擇通往整體和諧的盡善盡美之路，如何能夠得到智慧呢？

06-16〈雍也篇〉第十六章

【原文】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譯文】

孔子說：「內涵勝於表達，就像鄉野之人；表達勝於內涵，就像文書史官。有內涵又能夠表達，能表達又有內涵，這樣才稱得上是位君子。」

【說明】

就像一塊質樸的玉，必需經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文采，它才是一件藝術品。君子就像藝術品一樣，境界高超，耐人尋味。

「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本質不好的朽木、糞土之牆，就算有再高明的文采，也是虛有其表。

如果只是一塊質樸的玉，沒有經過發揮它本質的加工，就只是一塊資質很好的原料而已，還沒有發光發亮。

如果一塊資質很好的玉，不顧它的本質，把它恣意加工，好看的圖案，高超的技巧，盡加其上，這不是一位藝術家所爲，只是浪費玉的資質而已。

質勝文，本質教化不足，則野；

文勝質，教化不及本質，則史。

史官知道歷史上先聖先賢的經驗智慧，這些教化不及於本質，則知識多於體驗心得，這些知識就只像史書上的記錄了。

有本質，卻不會發揮，則只有本質的價值；會發揮，卻沒有本質，則沒有創造的價值。

野，本質的價值；史，創造的價值；不斷地有本質的創造，文質彬彬。

【注釋】

質

《說文解字》：「質zhì以物相贅。从貝从斦。闕。」（誤釋字形字義）

「質」音讀作〔zhì ㄓˋ〕。

「質」金文作「」、「」；

「質」从「貝」、「氐」聲，形聲字；

从「貝」，表示「錢貝」之義；

从「氐」，表示「以物相抵」之義；（「」爲「氐」之古文，亦卽「抵」之初文。）

會合「貝」、「氐」之義，爲「以物相抵錢貝」之義。

文作「」者，隸定爲「」，則爲「質」之本字。从「」與从「」音義相同。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之「質」字，乃「本」字之假借，爲「本體」之義，引伸爲「內涵」之義。

文

《說文解字》：「文wén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屬皆从文。」

「文」音讀作〔wén ㄨㄣˊ〕。

「文」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

皆像「交紋」的形狀，獨體象形文；

「文」的本義是「紋畫交錯」。

由「紋畫交錯」之義，引伸爲「文采」、「文字」、「文章」之義。

野

《說文解字》：「野yě郊外也。从里予聲。」

「野」音讀作〔yě 〡ㄝˇ〕。

「野」从「里」、「予」聲，形聲字；

从「里」，「里」乃「林」之假借，表示「與山林相連」之義；

从「予」，「予」乃「土」之假借，表示「土地」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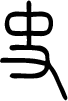
會合「林」、「土」之義，得「與山林相連之地」之義。

住在與山林相連之地的人，生活於人的自然本質，表達人的質樸。

史

《說文解字》：「史shǐ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屬皆从史。」

「史」音讀作〔shǐ ㄕˇ〕。

「史」小篆作「」；

「史」从「又」、「中」，會意字；

从「又」，表示「持筆記錄」之義；

从「中」，表示「國家的經歷」之義；

會合「又」、「中」之義，爲「持筆記錄國家的經歷」之義。

持筆記錄國家經歷的人，是以文字記錄人爲的歷史，表達人的文采。

【參考】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莊子所說的技進乎道，意義相同。

〈顏淵篇〉第八章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文、質二字，參考：《文字析義》P0187文、《文字析義》P0752質。

06-17〈雍也篇〉第十七章

【原文】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譯文】

孔子說：「人能夠生存下去、生活得好，是因爲有前人留下來的智慧，可以參考、運用；不知前人的智慧，而只憑自己不斷地去試錯，就會被自己的邊界所限制，只會危險重重，能生存下來，只是幸免於難而已。」

【說明】

前人的智慧，是我們的質；我們的創造，是我們的文；一代又一代的人文質彬彬，是我們的君子國。

歷史上文質彬彬的君子，留下的典範，我們不學、不知、不實踐、不運用，只靠自己來解決問題，可是造成問題的原因，解決問題的路數，問題產生的結果，常常超過自己的邊界。

人沒見過、沒聽過、沒摸過的東西，是不會去思考的，沒有思考過問題裡面所涵蓋的事物，如何來解決問題呢？只靠自己，也就只能試一試，錯了再來修正；只靠試錯，如果發生不可挽回的、毀滅性的過錯，不是非常危險嗎？只靠試錯，結果能夠生存下來，已經是非常僥倖的事了。

〈爲政篇〉第十五章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思則罔」，只學前人留下來的智慧，只是知識而已，如果不經過自己的思考，融會貫通，前人留下來的知識，將會像一張網把自己給覆蓋了，綁架了。

「思而不學則殆」，只靠自己有限的知識去思考問題，超過自己邊界的問題，只能去試錯，但是發生了致命的過錯，就十分危險了。所以思考問題，應該借鑒前人留下來的智慧，幫助我們解決超過自己邊界的問題。

智慧的人生，應該是繼承前人的智慧，創造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繼續傳給後代子孫。

【注釋】

直

《說文解字》：「直zhí正見也。从𠃊从十从目。」（誤釋字形）

「直」音讀作〔zhí ㄓˊ〕。

「直」从「十」从「目」，會意字；

从「十」，表示「十方」之義，十方是八方（空間）加上、下（時間），引伸爲「古今中外」之義；

从「目」，表示「經過見證之智慧」之義；

會合「十」、「目」之義，爲「古今中外經過見證之智慧」之義。

罔

《說文解字》：「网wǎnɡ庖犧所結繩以漁。从冖，下象网交文。凡网之屬皆从网。𦉽，网或加亡。」（誤釋字形）

「网」音讀作〔wǎng ㄨㄤˇ〕。

「网」甲骨文作「」、「」，秦簡作「」，小篆作「网-小篆-1.png」；

皆像「捕魚蟲鳥獸之網」的形狀，獨體象形文；

「网」的本義是「捕魚蟲鳥獸之網」。

「网」爲「網」之本字。

「网」加上聲符「亡」，寫作「𦉽」；「𦉽」今寫作「罔」。

由「捕魚蟲鳥獸之網」之義，引伸爲「被網住」之義，再引伸爲「不能行」之義。

「罔之生也幸而免」的「罔」，其意思是：被自己的知識邊界給網住了，給限制住了，而不能運用前人的智慧。

幸

「幸」的本字爲「𡴘」。

𡴘

《說文解字》：「𡴘xìnɡ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𡴘。」

「𡴘」音讀作〔xìng ㄒ〡ㄥˋ〕。

「𡴘」小篆作「𡴘幸-小篆-1.png」；

「𡴘」从「屰」从「夭」，會意字；

从「屰」，表示「反過來」之義；

从「夭」，表示「凶險之事」之義；

會合「屰」、「夭」之義，爲「凶險之事的反過來」，即「吉而免凶」之義。

【參考】

《轉注釋義》P346：

「免」於彝銘作「免-金文-1」、「免-金文-2」，從「人」或「大」、「冖」聲。

借爲「挩免」，故孳乳爲「冕」。

《說文解字注》：

挩，解挩也。今人多用脫，古則用挩，是則古今字之異也。今脫行而挩廢矣。

06-18〈雍也篇〉第十八章

【原文】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譯文】

孔子說：「知道知識的人，不如喜好學問來修養自己才德的人；喜好學問來修養自己才德的人，不如樂於貢獻自己價值的人。」

【說明】

順應天理，能夠開花結果，而有自己境界的人，才是樂道之人。

〈子罕篇〉第二十二章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能夠創造自己境界的人，一定是先知道，而後好道，進而創造自己的境界，而樂道，這是必然的過程。

知道，就像有了苗子，之後苗的成長，一定要順應天理，好好長到開花；開花之後，也是一定要順應天理，而後結果；結果是每一種植物結自己的果，是樂它的天賦之道。

樂道，是樂自己的天賦之道。色莊者，不可能是樂道之人。

【參考】

知之者→實踐→好之者；

好之者→悟道→樂之者。

樂之者，一定是由天賦而來的。

如何讓天賦，從好之者，悟道，到創造出自己的境界，成爲一位樂之者？

能夠賢賢易色的環境，是悟道的環境。

找到相同天賦的賢者，賢賢易色，在這種環境中成長、悟道。

〈先進篇〉第二十章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一個人話講得好像很篤實，就以他爲是地贊同他，難道就不細究他是君子之人？還是氣色故作盛大之人？

「色莊者」，誇誇其談，以不足裝作盛大，是色厲內荏之人。

〈陽貨篇〉第十二章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樂道者，有自己創造性的境界，怎麼會是穿窬之盜呢！

06-19〈雍也篇〉第十九章

【原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譯文】

孔子說：「只有在喜好仁道這個中等層次以上的人，才可以告訴他仁道的上層境界；在喜好仁道這個中等層次以下的人，是不可以告訴他仁道的上層境界。」

【說明】

不仁者，根本不用跟他談仁道，跟他談仁道，他還當笑話。

上一章，〈雍也篇〉第十八章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對仁道體悟的境界，有三個層次：

下等層次，知之者，知道行仁道的好處；

中等層次，好之者，喜好在仁道中行事；

上等層次，樂之者，樂在仁道之中。

好之者往樂之者精進的人，可以與之談論仁道的上層境界；在好之者以下之人，是不可以與之談論仁道的上層境界。

精進之人到了好之者以上的境界，因爲有具體的實踐、經驗與體悟，才可以與之談論仁道的上層境界；還沒到好之者以上的境界，是沒有辦法與之談論的。

【注釋】

語：音讀作〔yù ㄩˋ〕，告知的意思。

06-20〈雍也篇〉第二十章

【原文】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譯文】

樊遲問何謂智？孔子回答：「致力於讓人民願意提供自己的價值，不要祈求鬼神得到什麼好處，而是要敬畏鬼神，遠離祈求鬼神的心態，就可以稱爲有智慧的人了。」

樊遲接著再問何謂仁？孔子回答：「行仁之人先要解決人民困難的問題，才會獲得人民的尊重與信任，這樣就可以算是一位行仁之人。」

【說明】

人的價值，在於做到。

智慧，在於分辨做不到的事；境界，在於致力於做得好的事。

君子的成就，在於讓人民願意提供自己的價值，而有所成就，這是君子的智慧；

人民的尊重與信任，在於君子能夠解決人民困難的問題，這是君子的境界。

一個國家的興盛，在於全體人民的價值是否能夠發揮，而不是只憑領導人一己的智慧能力；

一個領導人的價值，在於替人民解決困難的問題，而不是人民貢獻多少給領導人。

【注釋】

先

《說文解字》：「先xiān前進也。从儿之。凡先之屬皆从先。」（誤釋字形）

「先」音讀作〔xiān ㄒ〡ㄢ〕。

「先」甲骨文作「先-甲骨文編-甲818-1.png」、「先-甲骨文編-甲1992-1.png」，金文作「先-金文編-揚簋-1.png」、「先-金文編-𤼈簋-1.png」；

「先」从「人」、「止」，會意字；

从「人」，表示「人主動」之義；

从「止」，表示「行止在前」之義；

會合「人」、「止」之義，得「人主動行止在前」之義。

後

《說文解字》：「後hòu遲也。从彳、幺、夊者，後也。」

「後」音讀作〔hòu ㄏㄡˋ〕。

「後」小篆作「」；

「後」从「彳」、「幺」、「夊」，會意字；（「夊」音讀作〔suī ㄙㄨㄟ〕）

从「彳」，表示「行路之時」之義；

从「幺」，本義爲「剛剛出生的嬰兒」，引伸爲「晚輩」之義；

从「夊」，表示「行遲於長輩之後」之義；

會合「彳」、「幺」、「夊」之義，爲「行路之時晚輩行遲於長輩之後」，得「行遲於長輩之後」之義。

由「行遲於長輩之後」之義，引伸爲「在某事物之後」之義。

【參考】

《文字析義》P0817夂：

從後至也，象人㒳脛，後有致之者，讀若黹。

案「夂」乃「止」之到文，於文爲「變體象形」，而以「返行」爲本義。

猶「帀」從「反㞢」，而以「𠣘帀」爲本義。

以「夂」爲「返行」，

故孳乳爲從「囗」之「各」，以示「返行至邑」。（說見各下）

亦孳乳爲「复」，以示「返行故道」。（說見复下）

說文釋爲「象人㒳脛，後有致之者」，則以「夂」與「行遟」之「夊」，并爲指事。

葢以「夂」形近「夊」，故牽合爲說。

其云「從後至」者，亦爲誤解構形之臆說也。

06-21〈雍也篇〉第二十一章

【原文】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譯文】

孔子說：「智者樂於與水共處，仁者樂於與山共處；智者流動如水，仁者安靜如山；智者與民同樂，仁者與世永壽。」

【說明】

仁者境界高，就像高山；智者能力強，就像流水。

仁者安仁，就像一座高山，是大江大河的源頭；智者利仁，就像水源流入大江大河，滋養萬物。

高山安靜而有勢能，江河流動而有動能。

高山的勢能使水順流而下，所以仁者壽；流水的動能使人民安居樂業，所以知者樂。

06-22〈雍也篇〉第二十二章

【原文】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譯文】

孔子說：「齊國像一位智者，經過境界提升的變化，可以到達魯國像一位仁者的境界；魯國像一位仁者，經過境界提升的變化，可以在道中精進。」

【說明】

〈里仁篇〉第二章：「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周武王滅商紂王，成立周朝，分封周公的後代於魯，分封姜太公的後代於齊。

魯國是周王室姬姓的後代，而且周公制禮作樂，是周文化的創始者，故在周王室衰弱之後，魯國保留了周文化的道統，以民爲主的仁道精神，也在魯國傳承。

齊國是姜太公的後代，致力於經濟發展，成爲周朝經濟最發達的諸侯國，國力強盛，春秋時期的第一位霸主，即是齊桓公，而且尊王攘夷，使得周文化一息尚存。

所以孔子的期望是，像齊國這般的智者，可以利於仁，再經過境界的提升，是可以像魯國一樣一直傳承仁道精神，而安於仁。能夠安於仁，而樂於仁，就已經在往道的更高境界精進了。

齊國的強大，未來要有路可走，要變向魯國的禮樂文化；魯國的禮樂文化，未來要有路可走，要變向道的整體和諧，大家都有路可走。

06-23〈雍也篇〉第二十三章

【原文】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譯文】

孔子說：「觚不像觚的樣子，怎麼能稱爲觚呢！怎麼能稱爲觚呢！」

【說明】

上一章講孔子期望齊國與魯國能夠提升境界，在道中精進。

然而現實不是如此，當時社會禮壞樂崩，王室衰微，充斥著不合禮制的僭越行爲，以魯國爲例，就有三家大夫僭越禮制，視國君爲無物。在這種情形之下，孔子以觚說事，他想說的是，王不王，侯不侯，君不君，臣不臣；他不能直接說，這樣不合禮制，才以「觚不觚」隱寓他的感慨。

尊禮，才能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注釋】

觚：音讀作〔gū ㄍㄨ〕，古代禮器，青銅製，長身侈口，細腰，圈足。



商後期 獸面紋觚

台北故宮藏

出處：《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

06-24〈雍也篇〉第二十四章

【原文】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譯文】

宰我問：「如果有人告訴仁者：『有人掉入井裡了！』他會不會跟著跳入井裡去救人呢？」孔子回答：「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君子可以因爲這句話而前往救人，但是不會陷入無路可走的境地；他可能一時受到欺騙，但是不會被爲了做仁者給綁架了。」

【說明】

仁者，不被「有仁」綁架，而是行仁，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有人掉到井裡，當然要去救人，但是要看自己可不可以單獨做得到，如果單獨做不到，就應該求救於他人，而不是直接自己去救人。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應該做的事，要先判斷自己是否能夠辦得到，如果自己辦不到，就應該求助於他人；而不是遇到應該做的事，就直接去做。

如果你看到有人掉到河裡，需要人救，你不會游泳的話，千萬不要跳入河裡去救人，這樣非但救不了那個人，連自己也要別人來救；更何況，自己跳入河裡之後，哪裡還有人去通知他人來救呢？本來只有一個人要救，因爲自己不理智，變成了兩個人要救，而且還沒有人去通知他人，這不是很愚蠢的事嗎？

碰到緊急危難的時候，應該保持冷靜理智，不要爲了做好人而壞事。

【注釋】

逝：前往，前往去救人的意思。

06-25〈雍也篇〉第二十五章

【原文】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譯文】

孔子說：「一個君子要博學於文章典籍，成爲禮的一份子而能約制自己的行爲，這樣也就可以不背離仁道了。」

【說明】

接續上一章，我們要如何做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呢？

「博學於文」，讓我們學習前人解決問題的智慧，不至於遇到緊急的狀況，六神無主。

「約之以禮」，成爲禮的一份子而能約制自己的行爲，讓我們知道自己的邊界，什麼做得到，什麼做不到。

仁道是使人與人的關係止於至善，如果超過自己的邊界，去幫助他人，非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讓問題更嚴重，或是製造出新的問題，這樣能夠改善人與人的關係嗎？

要改善人與人的關係，就要有解決問題的智慧，而這些智慧，不是一個人就可以擁有全部的，只有向前人學習已經驗證可以解決問題的智慧，才能幫助我們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所以孔子告訴我們要「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是讓我們根據前人的智慧，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不會讓問題更嚴重，或是產生新的問題。

【注釋】

約：意同「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之以禮」，成爲禮的一份子而能約制自己的行爲的意思。

畔：背離的意思。

06-26〈雍也篇〉第二十六章

【原文】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譯文】

孔子去見衛國夫人南子，子路對此感到不悅。孔子發誓說：「我如果做了不合於禮的事，天會厭棄我的，天會厭棄我的！」

【說明】

不要雞毛當令箭，讓人無路可走。

南子原是宋國公主，嫁給衛靈公，受到靈公的寵幸，而干預國政。又與宋國公子朝私通，靈公不但不加以阻止，反而還召宋朝與南子相會。靈公之子蒯聵想暗殺南子，後來計畫失敗逃亡。靈公死後由孫子繼位，衛國陷入父子相爭的混亂局面，最後蒯聵奪回大位，除去南子黨羽，其子則是逃往魯國。

孔子去見這樣德性的衛國夫人南子，子路就不願意、不高興了，心想這麼崇拜的老師，怎麼會去見這麼一位德性敗壞的女人呢？

孔子沒辦法和這位直性子的學生解釋，只好用發誓的手段來平息子路的情緒，終究子路還是非常相信孔子的爲人的。

孔子之所以會去見南子，一是南子召請孔子，二是南子是衛國夫人，依禮是要去見南子的。所以孔子發誓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連續說了兩遍「天厭之！」，意思是我不可能去做不合於禮的事情啊！

在上位者不一定都是德性好的人，正人君子不會喜歡德性不好的人；但是這位德性不好的上位者，要接見你的時候，你怎麼辦？

子路的辦法是不見，孔子是去見，爲什麼孔子要去見南子呢？

孔子去見的是衛國的夫人，不是去見南子；南子的德性不好，但是衛國夫人的地位是必須尊重的。所以孔子依禮去見衛國夫人。

從子路的個人修養而言，討厭德性不好的人，對待這種人沒有什麼好接觸的，這是他個人眞性情的表現，無可厚非。

但是，要使一個國家整體和諧，還是不要因爲個人的好惡，而破壞了禮制，一旦破壞了禮制，整體的和諧就失去了基礎。

【注釋】

矢：發誓的意思。

06-27〈雍也篇〉第二十七章

【原文】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譯文】

孔子說：「因時而變，中於時節，行事的作用要除舊易新，以合時宜，行爲一直都在道的趨勢之中，是足以爲後人效法的德行，這樣的德行已經做到了止於至善的境界啊！人民已經很久沒見到這樣的人了。」

【說明】

接續上一章孔子去見南子的話題，能夠擱置個人的好惡，而「約之以禮」，依禮去見南子。

這一章講層次論，在「禮」這個層次的再上一個層次「仁」，又再上一個層次「德」，終極歸於「道」。要能夠做到合於「道」的「德」，還需要「中庸」才能夠爲「德」。

先解釋什麼是「中庸」？

因時而變，中於時節，是謂「中」；

行事的過程要除舊易新，以合時宜，行爲一直都在道的趨勢之中，是謂「中庸」。

先聖先賢根據在「道」中因時而變，除舊易新，以合時宜，而且一直都在道的趨勢之中的行爲，歸納出循環的規律，例如二十四節氣；二十四節氣的每一個節氣，一定都在前後相隨的過程之中，也一定在「道」中，這就是「中庸」。根據二十四節氣每一個節氣的順序，做出順應的行爲，就是「中庸之爲德」。

「中庸」是從「道」中歸納出順應「道」、中時宜的行爲，這種「中庸」的行爲是可以不斷驗證的「德」。這種「中庸」之「德」，一定在道中，一定是在道中使整體和諧地流動，這是「仁」的境界；在「道」中，「中庸之爲德」，做到整體和諧的「仁」，是「禮」的精神所在。

「禮」的上一個層次是「仁」的層次；「仁」的上一個層次是「德」的層次；「德」的上一個層次是「道」，「德」是以「中庸」順應「道」的趨勢，可以永遠驗證的行爲。

【注釋】

庸

《說文解字》：「庸yōnɡ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

「庸」音讀作〔yōng ㄩㄥ〕。

「庸」从「庚」、「用」聲，形聲字；

从「庚」，「庚」乃「更」的假借，「更」表示「除舊易新，以合時宜」之義；

从「用」，表示「行事的作用」之義；

會合「更」、「用」之義，得「行事的作用要除舊易新，以合時宜」之義。

中庸：因時而變，中於時節，行事的作用要除舊易新，以合時宜，行爲一直都在道的趨勢之中。

06-28〈雍也篇〉第二十八章

【原文】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譯文】

子貢問：「如果有人能夠廣施恩惠給人民，又能夠普遍救濟百姓，這個人如何？可以算是仁者嗎？」孔子回答：「何止是仁者，那一定是聖人了！堯舜尚且還覺得力有未逮啊！所謂仁者，自己想立身於仁道，也幫助他人立身於仁道；自己想達成仁者，也幫助他人達成仁者。能夠就近以自己作爲例子，推己及人，可以說是施行仁道的方法了。」

【說明】

能讓所有的人民都有路可走，讓所有的人民都能達成人生的價值，這是聖人。

仁者，要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做起。

自己要把路走通，才能夠幫助他人把這路走通；自己要達成目標，才能夠幫助他達成這種目標。

大家都有路可走，在於「禮」；大家都能夠達成目標，在於「義」。

因時而變而且一直都在道的趨勢之中的中庸之德，就是「禮」；在整體和諧的境界中，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價值，就是「義」。

〈里仁篇〉第十章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君子的天下大義，在哪裡？

〈里仁篇〉第一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仁爲美」，讓天下人都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發揮每個人的人生價值，這是天下大義。

回應〈雍也篇〉第一章的「居敬而行簡」，作爲領導者，「居敬」是「己欲立而立人」；「行簡」是「己欲達而達人」。

「己欲立而立人」是盡己之「𦎫」，「己欲達而達人」是知他之「眞」。

𦎫眞之心用在「中庸之爲德」，則讓大家都有路可走；𦎫眞之心用在「里仁爲美」，則讓大家都能達成自己的人生價值。

【注釋】

諸：爲「之乎」之急語。

述而篇第七

07-01《論語‧述而篇》第一章

【原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譯文】

孔子說：「我只是傳述經典而不創作，篤信而且喜好驗證過的古聖先賢的智慧，我私自效法商代的賢大夫老彭。」

【說明】

不是以自己爲主，而是以綿延不斷的整體爲主。

每一代人都可以把走得通的經驗智慧傳承下來。

信，人之所言，屢驗於世。一個人所說的話，之後一直在人世間驗證，這是古聖先賢留下來的智慧；孔子篤信而且喜好這些古人的智慧，他認爲自己不會比這些古人加起來的智慧，還來得高明，於是把這些前人智慧留下來的文章典籍，做了整理，傳承給後代子孫，就是件非常有價值的事了，於是說他自己是「述而不作」，只是講述古聖先賢智慧的文章典籍，而沒有自己的創作。

「竊比於我老彭」是「我竊比於老彭」的倒裝句，意思是，我私自效法商代的賢大夫老彭。至於老彭有什麼具體的事蹟，我們不得而知，只能推測，也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智慧傳承者。

孔子告訴我們，中國的歷史，代代都應該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智慧傳承者，這樣我們的民族將立於不敗之地，而有進步的空間；代代子孫都能不斷延續，而有進步的時間，積累所有進步的智慧，就是中華民族止於至善的時間智慧。

07-02《論語‧述而篇》第二章

【原文】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譯文】

孔子說：「認定古人的智慧而辨明知曉於心，學而時習之有了心得也不會覺得夠了，教誨學生對於古人智慧的心得也不會感到疲倦，對我來說，還有什麼事比這些更有樂趣的呢？」

【說明】

孔子「信而好古」，篤信而且喜好驗證過的古聖先賢的智慧，而古聖先賢的智慧記錄在文章典籍之中，所以孔子「默而識之」這些文章典籍，辨明知曉其內容而默記於心。

爲什麼要「默而識之」的「默」呢？做學問，先要「認定」這些學問，才能信而好這些學問，而能默記於心。

「學」最重要的是要能夠去除蒙昧，也就是把事物研究得融會貫通，如果還有蒙昧的存在，而自己去除不了、解決不了，那就要去「問」高明的人，請教他們來幫助自己，解除這個蒙昧，讓自己能夠辨明事物、知曉內容。所以說學問要自己「學」得通透，不懂的要「問」個明白。學問終究歸於自己是否能夠融會貫通，是自己的內證是否通透明白的過程，是一個自己默記於心的經驗過程。

當人世間的事物越來越融會貫通，內證越來越通透明白，「默而識之」的時候，做學問的樂趣，由「信而好古」的知之者，到「學而不厭」的好之者，哪有什麼覺得夠了的時候啊！再到「誨人不倦」，與學生共享、共創學問的樂趣，這是樂之者的境界，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能夠比得上這種境界呢？

這種境界已經不只是當時個人的境界，而且還是不斷繼往開來、歷久彌新的境界。

孔子明白他是如何做到這種學問的樂趣，是代代相傳、傳承而來的樂趣啊！所以他也希望中華民族的子孫也能夠得到這種樂趣，所以他作爲一位有樂趣的傳承者，「居之無倦」，教誨學生是件有樂趣的事，「誨人不倦」，所以他一點也不會感到疲倦。

「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還有什麼事會比這些更有樂趣呢？

「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求其止於至善；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是內省融會貫通；

「誨人不倦」，讓止於至善、融會貫通，不斷地繼往開來、歷久彌新。

【注釋】

默

《說文解字》：「默mò犬暫逐人也。从犬黑聲。讀若墨。」

「默」音讀作〔mò ㄇㄛˋ〕。

「默」从「犬」、「黑」聲，形聲字；

从「犬」，表示「犬的狀態」之義；

从「黑」，表示「暗自靜省認定是否爲入侵者」之義；

會合「犬」、「黑」之義，爲「犬暗自靜省認定是否爲入侵者的狀態」之義。

由「犬暗自靜省認定是否爲入侵者的狀態」之義，引伸爲「暗自靜省認定」之義。

由「暗自靜省認定」之義，再引伸爲「默記於心」之義。

戠

《說文解字》：「戠zhī闕。从戈从音。」（誤釋字形）

「戠」音讀作〔zhī ㄓ〕。

「戠」於卜辭作「」、「」；

「戠」从「戈」、「▽」像「旗幟」之形，合體象形文；

从「戈」，表示「具有武力之部落」之義；

从「▽」，表示「旗幟」之義；

會合「戈」、「▽」之義，爲「具有武力之部落的旗幟」之義。

由「具有武力之部落的旗幟」之義，引伸爲「旗幟」之義，再引伸爲「辨別而知曉」之義。

識

《說文解字》：「識shí常也。一曰知也。从言戠聲。」

「識」音讀作〔shí ㄕˊ〕。

「識」从「言」、「戠」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論」之義；

从「戠」，表示「辨別而知曉」之義；

會合「言」、「戠」之義，爲「言論經由辨別而知曉」之義。

卷

《說文解字》：「卷juǎn厀曲也。从卪𢍏聲。」

「卷」音讀作〔juǎn ㄐㄩㄢˇ〕。

「卷」从「卪」、「𢍏」聲，形聲字；

从「卪」，表示「跪坐之人」之義；

从「𢍏」，表示「彎曲」之義；

會合「卪」、「𢍏」之義，爲「跪坐之人彎曲著膝蓋」，得「膝曲」之義。

倦

《說文解字》：「倦juàn罷也。从人卷聲。」

「倦」音讀作〔juàn ㄐㄩㄢˋ〕。

「倦」从「人」、「卷」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身的狀態」之義；

从「卷」，表示「彎曲」之義；

會合「人」、「卷」之義，爲「人身彎曲的狀態」，得「疲憊」之義。

07-03《論語‧述而篇》第三章

【原文】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譯文】

孔子說：「前人的德行不去修養做到，爲學不講究通達事理，聞知自己可以提供的價值而不去做，做得不好的事不去改正，這些是我擔憂的事。」

【說明】

一位樂於做學問的人，對於古聖先賢留下來的智慧，作爲自己行爲的根據與檢驗，這是做學問的人的基本修養。如果不能做到這些，是「德之不修」，這是孔子擔心的事。

對於自己還不知道的事物，不能去除蒙昧，不能融會貫通，這種不講究學問的態度，也是孔子擔心的事。

聞知自己可以做得到，而且對他人有價值的事，而不去做，這也是孔子擔心的事。

做事的時候，沒把事做好，而又不能夠把沒做好的事改正，這也是孔子擔心的事。

孔子提到的四件事，是一位樂於做學問的人，自然會時刻反省、警惕自己的事。如果一直都能夠去做修養德行、講究學問、與人行義、改正向善的事，將是一位快樂的終身學習者，才是一位居心於道、志於道的人。

德，是學問的根源；

學，是學問的自證；

義，是學問的價值；

善，是學問的精進。

07-04《論語‧述而篇》第四章

【原文】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譯文】

孔子在家日常生活的狀態，是隨意自由伸展的，是隨境自在活動的。

【說明】

在家的日常生活處在一種已知的環境狀態，不像在外要面對許多未知的環境狀態。

所以在已知的環境狀態之下，人應該可以毫無防範之心，處於隨意自由伸展的、隨境自在活動的精神狀態。

家，應該是一個讓人解除心理防備的地方，如果不是的話，人一天到晚，都處於防範的狀態，遲早是要有心理問題的。

人能夠有時間、有地方，自由自在地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這個時間、地方，就在每一個人的家居生活。

【注釋】

燕居：在家的日常生活。

申申：隨意自由伸展。

夭夭：隨境自在活動。

07-05《論語‧述而篇》第五章

【原文】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譯文】

孔子說：「我已經衰老得很嚴重了！我已經很久沒再夢見周公了！」

【說明】

家居獨處的自由自在，在精神物質上不被綁架，而在境界上是否能夠做到止於至善呢？

孔子衰老和夢見周公，有什麼關係呢？

在孔子的時代，是禮壞樂崩的東周春秋時代。孔子一心想恢復周公制禮作樂的文化思想，無奈整個文化在往墮落的方向發展，而孔子已經逐漸老矣，感嘆已經衰老得很嚴重了，要再實踐周公的志業，已經感受到力有未逮的失望之情，所以有「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的感嘆，意思是說：我死了之後，沒有臉去見周公了；就算是現在，連做夢，周公都不見我了。

從孔子的感嘆，可以看出他的「信而好古」，對於周公是多麼地推崇，也多麼眞心熱忱地想去實踐周公的志業。雖然在孔子有生之年，他的理想不能實踐，但是他留下來的「述而不作」，對於典籍資料的整理，爲後世子孫對於中國文化思想的認識、理解，提供了承先啟後的典範作用。所以中國的文化思想，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爲一脈相承的道統。

07-06《論語‧述而篇》第六章

【原文】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譯文】

孔子說：「以天道爲根基來發展志向，行爲根據古聖先賢的智慧，在仁的境界裡與人相處，具足發揮天賦的才藝。」

【說明】

發展志向要以天道爲根基，不然的話，所有的成就，都將是過眼雲煙，是不可能有持續累積的成就。因於天道而大，才會是自然平衡和諧的大，才會有周而復始的大。

古聖先賢已經驗證的智慧，幫助我們掌握充分條件，使得以天道爲志向的必要條件，具有精進的充分條件的幫助，而得以在發展過程中的每一步，都能夠自然不費力。

以天道爲根基來發展志向的過程中，根據古聖先賢的智慧，走通合乎道的道路，並且能夠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與人相處，其作用將是一個平衡和諧的過程，有利於長久的整體和諧。

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有利於具足才藝，發揮個人的天賦，而有自己的人生價值。

07-07《論語‧述而篇》第七章

【原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譯文】

孔子說：「學生自己帶著五十條肉乾爲贄禮，跟我學習開始，我從來沒有不予以教誨的。」

【說明】

只要學生有心，孔子沒有不給予教誨的。

每一個學生，都有他們自己的天賦，「游於藝」是孔子對個別學生的因材施教；而「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是德性的修養，也是行爲的檢驗，是所有學生都必需培養的情操。

【注釋】

脩：肉乾。一脡爲五條肉乾，十脡爲束。束脩，即五十條肉乾。

誨

《說文解字》：「誨huì曉教也。从言每聲。」

「誨」音讀作〔huì ㄏㄨㄟˋ〕。

「誨」从「言」、「每」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教者之言」之義；

从「每」，「每」乃「母」之借，表示「使人對事物拎得清楚」之義；

會合「言」、「母」之義，爲「教者之言使人對事物拎得清楚」，得「曉教」之義。

07-08《論語‧述而篇》第八章

【原文】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譯文】

孔子說：「如果學生自己內心不是充滿了想要學，那就不要教導他開啟學習之門；如果教導他某件事物，他不思考何處是蒙昧，而不欲求通透，那就不要爲他指出如何達到目標。指出如何達到目標之後，如果他不能舉一反三、清楚事物的結構與全貌，那就不要再一一解釋下去了。」

【說明】

接續上一章「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子如何教誨學生呢？

《易經‧蒙卦》：「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

首先學生要有主動學習的意願，這時候，才是老師教導他學習的好時機。

學生有主動學習的意願，而不知道從何處下手去學，這個時候老師要開啟一扇門，讓他能夠進入學習；如果學生沒有主動學習的意願，就沒有必要去開啟這扇門了，這是「不憤不啟」。

入了門，學習的過程中，有些問題經過自己的思考，還有蒙昧之處，而心想要去除蒙昧，這個時候，老師引導學生如何達到目標，而能見蒙昧之處；如果學生自己不思考問題，不知蒙昧所在，而只想要問題的答案，就沒有必要指出如何達到目標了，這是「不悱不發」。

當指出如何達到目標了，那麼學生就應該可以清楚事物整體的結構與全貌了，如果做不到這點，那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就沒有必要一一解釋了。

爲什麼會「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呢？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是整體觀，而小人是個體觀。

舉一隅，君子的整體觀，則以三隅反；舉一隅，小人的個體觀，不能以三隅反。

教學生的三個原則：

不主動學習，不啟；

看不到自己的蒙昧之處，不發；

不能清楚事物的結構與全貌，不復。

【注釋】

憤

《說文解字》：「憤fèn懣也。从心賁聲。」

「憤」音讀作〔fèn ㄈㄣˋ〕。

「憤」从「心」、「賁」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裡想要」之義；

从「賁」，「賁」乃「奔」之借，「奔」表示「趕快到達目的」之義；

會合「心」、「奔」之義，爲「心裡想要趕快到達目的」之義。

「不憤」的意思是：不是心裡想要趕快學。

啟

《說文解字》：「啟qǐ教也。从攴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

「啟」音讀作〔qǐ ㄑ〡ˇ〕。

「啟」从「攴」、「启」聲，形聲字；（「启」音讀作〔qǐ ㄑ〡ˇ〕）

从「攴」，表示「教導」之義；

从「启」，表示「開門」之義；

會合「攴」、「启」之義，爲「教導開門」之義。

「不憤不啟」的意思是：不是心裡想要趕快學，就不教導打開學習之門，也就是不主動學習，就不教導開啟學習之門。

悱

《說文解字》：「悱fěi口悱悱也。从心非聲。」

「悱」音讀作〔fěi ㄈㄟˇ〕。

「悱」从「心」、「非」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知」之義；

从「非」，表示「有不對之處」之義；

會合「心」、「非」之義，爲「心知有不對之處」之義。

「不悱」的意思是：不是心知有不對之處，也就是不知有蒙昧之處。

發

《說文解字》：「發fā䠶發也。从弓癹聲。」

「發」音讀作〔fā ㄈㄚ〕。

「發」小篆作「發-小篆-1.png」；

「發」从「弓」、「癹」聲，形聲字；（「癹」音讀作〔bá ㄅㄚˊ〕，用腳把草蹋平。）

从「弓」，表示「弓箭」之義；

从「癹」，「癹」是「抉」的假借，「抉」表示「扣動射決」之義；

會合「弓」、「抉」之義，爲「扣動射決，射出弓箭」之義。

「不悱不發」的「發」，意思是指：去除蒙昧，看清目標，而能直指目標。

「不悱不發」的意思是：不是心知有蒙昧之處，就不要爲他直指目標。

07-09《論語‧述而篇》第九章

【原文】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譯文】

孔子在喪家旁邊吃飯時，因哀慟而從來沒吃飽過。孔子弔喪，因眞情而哭，那一天是不會唱歌的。

【說明】

眞心地關照他人，關照他人喪親的心情，孔子眞心地感同身受，食無飽，哀而哭。因爲眞情處於哀戚，不可能心情馬上轉換爲快樂的狀態，是不會唱歌的。

眞心地關照他人，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是「仁者安仁」這種境界的行爲體現。

07-10《論語‧述而篇》第十章

【原文】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譯文】

孔子對顏淵說：「國家要用我的時候，就把本事拿出來做事；當國家不要用我了，就把本事收藏起來；能夠這樣做的，大概就我和你了。」子路聽到孔子這麼說，於是問道：「如果老師您率領三軍出征的話，您會帶誰一塊去呢？」孔子見子路這麼問，就告誡他說：「急著憑一己的赤手空拳，就要去跟老虎拼鬥；騎著馬跑得飛快，就直奔入河；還不清楚怎麼死的，就去送死的人，我是不會帶他去的。要帶去的人，一定是面對事情，戒愼恐懼，善於計畫艱難之事，而又能實踐完成的人。」

【說明】

做學問而有了本事，是爲自己服務呢？還是爲人民服務呢？看來，孔子是想爲人民服務，所以他說「用之則行」；但是就像孔子有這麼大本事的人，國家也不一定用他，爲什麼呢？

當國家昏亂的時候，小人當道，又怎麼會用像孔子這樣既有德、又有才的人呢？碰到這種情況，孔子說「舍之則藏」，既然不要用我，那麼我就把才德好好地藏起來。

這是孔子對顏淵說的話，而且還說他和顏淵都是這種「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人。

子路聽到老師誇獎顏淵，他也想要老師誇獎他的軍事才能，所以就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當然知道子路想要老師誇他，然而𦎫是給出自己的最好，但不是自以爲是的最好，而是整體有利的最好，子路想要貢獻他最好的軍事才能，這是自以爲是的最好，不是整體有利的最好，所以告誡子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要對未知敬畏，要對整體謀成，才能把自己的最好，發揮出作用，不然只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的人。

在「游於藝」方面，子路的軍事才能，是沒話說的，孔子行軍打仗，當然會帶子路去；但是孔子希望子路的行爲可以更加謹愼，思想可以更加提升，所以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這是對子路進一步的期許。

子路要如何在行爲、思想上提升自己呢？

「依於仁」、「據於德」、「志於道」，子路能夠進入這幾個層次，他將會找到提升行爲、思想的道路。

我們在〈公冶長篇〉第八章，學到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孔子講的是實話，子路是軍事天才，但是在整體和諧方面，孔子還沒看到子路的境界。

境界，不是「自以爲是」得來的。

【注釋】

夲

《說文解字》：「夲tāo進趣也。从大从十。大十，猶兼十人也。凡夲之屬皆从夲。讀若滔。」

「夲」音讀作〔tāo ㄊㄠ〕。

「夲」从「大」、「十」，會意字；

从「大」，表示「壯大趨向」之義；

从「十」，表示「似兼備十人」之義；

會合「大」、「十」之義，爲「似兼備十人的壯大趨向」，得「進趨」之義。

曓

《說文解字》：「曓bào疾有所趣也。从日出夲廾之。」

「曓」音讀作〔bào ㄅㄠˋ〕。

「曓」从「日」、「出」、「夲」、「廾」，會意字；

从「日」，表示「日曬」之義；

从「出」，表示「到戶外」之義；

从「夲」，表示「一己所有的東西」；

从「廾」，表示「拿著」；

會合「日」、「出」、「夲」、「廾」之義，爲「拿著一己所有的東西到戶外日曬」，得「急著想要讓東西曬太陽」之義。

「暴虎」的意思是：急著拿一己之力去與老虎搏鬥。

馮

《說文解字》：「馮pínɡ馬行疾也。从馬仌聲。」

「馮」音讀作〔píng ㄆ〡ㄥˊ〕。

「馮」从「馬」、「仌」聲，形聲字；

从「馬」，表示「馬的動作」；

从「仌」，「仌」乃「奔」之假借，「奔」表示「跑得很快」之義；

會合「馬」、「奔」之義，爲「馬跑得很快的動作」之義。

「馮河」的意思是：馬跑得很快，直奔入河。

謀

《說文解字》：「謀móu慮難曰謀。从言某聲。」

「謀」音讀作〔móu ㄇㄡˊ〕。

「謀」从「言」、「某」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思慮」之義；

从「某」，「某」乃「啚」之假借，表示「難歰之計畫」之義；

會合「言」、「啚」之義，爲「思慮難歰之計畫」之義。

07-11《論語‧述而篇》第十一章

【原文】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譯文】

孔子說：「合於道義的財富，可以求取的話，就算是要我去做執鞭這種基層工作，我也會去做的；如果不可以求取的話，那我還是隨從自己的喜好，去做自己喜好的事吧。」

【說明】

執鞭之士，在《周禮》的記載中有兩類人：一類是市場的守門人，以維持市場秩序；另一類是爲天子、諸侯執鞭開道，鳴鞭以示民眾迴避；這兩種工作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工作。

上一章講境界，不是「自以爲是」得來的。

這一章講就算是社會地位不高的人，也是可以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境界。

〈里仁篇〉第五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不行仁道而得到的富貴，是不可能長久保有這種不合道義的富貴。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合於道義的富與貴，就算是「執鞭之士」，也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追求富與貴，並不是人人都能夠追求得到的，大多數人追求了一輩子，也都得不到，爲什麼呢？

富與貴都是他人給的，不是自己擁有的，更不是想要就要得到的；當想要私有富與貴的時候，其實這樣擁有的富與貴，已經不合道義了；不合道義的富與貴，要如何能夠保有呢？

只有「從吾所好」，發揮自己的天賦，「游於藝」、「依於仁」、「據於德」、「志於道」，其中他人所給的富與貴，是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去盡更多、更大的義務，爲人民服務，爲子孫開路。

07-12《論語‧述而篇》第十二章

【原文】

子之所愼：齊，戰，疾。

【譯文】

孔子生平愼重對待三件事：齋戒、戰爭、疾病。

【說明】

齋戒是在祭祀之前，用以去除雜念，而有自然𦎫眞的狀態，有利於祭祀之時，溝通神明。這是孔子對於未知的敬畏，以𦎫眞之心對待神明。整個祭祀的過程，包括祭祀前的齋戒，如何經過這個過程，顯示出對於未知的敬畏之心，這是孔子教誨我們要愼重地對待未知。

戰爭是一種非常態的狀況，它隨時可以剝奪人命，讓人流離失所，生靈塗炭。所以，中華民族以愼重的態度面對戰爭，中國人對待戰爭的思想是，不主動發動戰爭，但是要有抵抗、擊退外敵侵略的武力，「止戈爲武」的戰爭思想，發展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原則，都是根源於中華民族愼重對待戰爭的態度，進而達成「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民族長存智慧。

〈爲政篇〉第六章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不愼重地對待疾病，也就是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不尊重生命而失去生命，不只是不尊重自己，更是對父母不孝、對子女不負責任。愼重對待疾病的態度，珍惜生命的養生思想，讓中華民族承先啟後，綿延不絕。

本章講的是空間的和諧。

齋，與鬼神是否和諧？→與自然是否和諧？

戰，與他人是否和諧？

疾，與自己是否和諧？

【注釋】

愼

《說文解字》：「愼shèn謹也。从心眞聲。」

「愼」音讀作〔shèn ㄕㄣˋ〕。

「愼」於古壐作「」、「」；

「」、「」从「夜」、「心」，會意字；

从「夜」，表示「日入慝作」之義；

从「心」，表示「小心謹戒」之義；

會合「夜」、「心」之義，爲「日入慝作，小心謹戒」之義。

齊：音讀作〔zhāi ㄓㄞ〕，同「齋」。祭祀前齋戒，去除雜念，自然𦎫眞，以通神明。

07-13《論語‧述而篇》第十三章

【原文】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譯文】

孔子在齊國聽了虞舜的〈韶〉樂，竟然三個月都食不知肉味，感嘆地說：「沒想到〈韶〉樂能將音樂表達到如此和諧的境界。」

【說明】

上一章講空間的整體和諧，本章講時間的整體和諧。

〈八佾篇〉第二十五章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子處於自然𦎫眞的狀態，心中沒有雜念，聽到盡善盡美的〈韶〉樂，而在精神上，處於至善至美的狀態，超越了物質上的需求，並且長時間地處於盡善盡美的精神狀態，故三月不知肉味。所以發出感嘆說：「沒想到〈韶〉樂可以將音樂表達到這種境界。」

〈韶〉樂是虞舜之時製作的民樂，以肅敬的𦎫眞之心，繼紹唐堯之道，故有簫韶之謂。

盡善，承先啟後；盡美，𦎫眞敦敏；是爲盡善盡美之境界。

承堯，與堯和諧；啟禹，與禹和諧。承先啟後的和諧，乃〈韶〉樂盡善盡美的由來。

孔子的精神沉浸、融合在〈韶〉樂盡善盡美的境界，才會有「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的感嘆。

【參考】

徐復觀所著《中國藝術精神》：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十日不進。

師襄子曰：可以進矣。孔子曰：丘也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間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

有間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

按「曲」與「數」，是技術上的問題。「志」是形成一個樂章的精神，「人」是呈現某一精神的人格主體。孔子對音樂的學習，是要由技術以深入技術後面的精神，更進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體人格；這正可以看出偉大藝術活動的過程。對樂章後面的人格的把握，即是孔子自己人格向音樂中的沉浸、融合。

論語憲問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此一荷蕢的人，是從孔子的磬聲中，領會到孔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悲願。由此可知，當孔子擊磬時，他的人格是與磬聲融爲一體的。

〈憲問篇〉第四十章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07-14《論語‧述而篇》第十四章

【原文】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譯文】

冉有問：「老師會幫助衛國國君嗎？」子貢說：「好吧，我去問他。」子貢進見孔子，問道：「伯夷、叔齊是什麼樣的人呢？」孔子回答：「是古代的賢人。」子貢再問：「他們心中有怨悔嗎？」孔子回答：「他們想求整體的和諧，也得到了整體的和諧，還有什麼好怨悔的呢？」子貢出來後，告訴冉有：「老師是不會幫助衛君的。」

【說明】

〈雍也篇〉第十五章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在家孝弟，出了家門，行仁道，「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貢以伯夷﹑叔齊之孝弟，離開孤竹國之事，來問孔子他們是否有怨悔，孔子的回答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爲什麼子貢以此說孔子不會幫助衛國的國君？

故事是這樣的：衛靈公把世子蒯聵逐出衛國，後來靈公死了，衛國人立蒯聵的兒子輒爲國君，是爲衛出公。可是這個時候，晉國要把蒯聵送回衛國，而衛國拒絕蒯聵回國。爲了國君之位，做兒子的拒絕父親回國，哪還有什麼孝道可言？

孔子讚揚孝弟的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怎麼會去幫助不孝的衛國國君輒呢？

接續上一章講盡善盡美的承先啟後，而兒子拒絕父親繼承大統，跳過世代繼承大位，破壞時間的和諧，孔子怎麼會幫助這種不忠不孝之人呢？

07-15《論語‧述而篇》第十五章

【原文】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譯文】

孔子說：「吃粗糙的食物，喝著一般的水，彎著手臂當作枕頭睡覺，人生的樂趣也一樣會在其中的。無法提供對他人有用的價值而取得的富貴，對我來說，就像天上的浮雲一般。」

【說明】

接續前三章所講的空間的整體和諧與時間的整體和諧，在實踐整體和諧之中，是否提供承先啟後的自我價值，才是孔子的思想所在。

「樂亦在其中」的「其中」，是指：以𦎫眞之心，「信而好古」，繼紹先德，承先啟後，允執其中，一以貫之。

〈里仁篇〉第五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富與貴，都是人們想要的，但是不在道中而得到的富貴，是不能長久處於這種富貴的。這種不能長久處於的富貴，對於孔子而言，就像來了又去的浮雲，不是人生追求的目標。

什麼是孔子追求的目標呢？

「信而好古」，「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繼紹先德，允執其中，一以貫之之樂。

再者，孔子指出「里仁爲美」的境界，在達成這種境界的路上，止於至善，亦樂在其中矣。

〈里仁篇〉第一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仁爲美」是孔子一生追求的天下境界，生活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價值，這樣的人生是多麼美好啊！在這種美好的境界裡，就算是吃粗糙的食物，喝著一般的水，彎著手臂當作枕頭睡覺，人生的樂趣也一樣會在其中的。

孔子的境界，不是獨樂，而是眾樂。當「里仁爲美」的環境建立了，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不仁者志於仁，而爲仁，是人人爲美，眾樂的境界。

07-16《論語‧述而篇》第十六章

【原文】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譯文】

孔子說：「再給我幾年的時間，到了五十歲把《易經》學好，就不會犯什麼大過錯了。」

【說明】

《易經》講自然的規律如何運用到人世。這是中國文人所要「學」的最根源的學問。因爲自然規律是不變的規律，在不變的規律作用之下，而有不斷變化的自然現象。將人世間發生的現象，比擬自然現象的變化，而歸納出不變的規律，再由這些不變的規律，推演出未來的趨勢，讓我們能夠順應趨勢，趨吉避凶。孔子講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這與他學習《易經》是有必然的關係。

人的天賦是上天的賦予，實現天賦的價值，完成來到人世的天命；天賦是人與自然的必然關係，這個必然的關係，是自然和諧的，不要被人爲的蒙昧綁架，而脫離了這個自然和諧的關係。

自然不費力，費力不自然，正是天賦與蒙昧的分野。

〈爲政篇〉第四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人的一生，能夠在天道之中知天命，在時間上承先啟後，能夠與古人和諧、與今人和諧，也能夠與後人和諧，發揮自己的天賦，在盡善盡美的人生中，是不會犯什麼大過錯的。

07-17《論語‧述而篇》第十七章

【原文】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譯文】

孔子所使用的文字，是根據周朝廷所公佈的官方文字記錄，例如：《詩經》、《尚書》、執行禮事的記錄，都是用周朝的官方文字記錄。

【說明】

雅言即正言，爲官方的語言文字。

雅言是中央政府所公佈的文字，以雅言爲標準，通行天下。

爲什麼要以雅言爲標準呢？

中國一直都在融合國內各地的許多民族，眾多的民族，也就有許多的方言。在眾多方言的環境之下，只靠語言的溝通，容易產生不必要的誤會，以致不能產生互信。不能產生互信的多民族國家，是無法長期融合在一起的。所以，以共同的文字作爲溝通的根據，是融合多民族、多方言的根本基礎，這也是中華民族可以融合許多民族的根本原因。

而使用共同的文字，也可以保留各地的方言，使得各民族能夠彼此溝通，而又能保持各個地方的語言特色。

使用雅言的好處是：

在空間上，有利於多民族、多方言的人們，彼此以雅言有效地溝通，有利於空間的整體和諧；

在時間上，有利於後代子孫，有跡可循地明了前人留下的著作，有利於時間的整體和諧。

我們的先聖先賢使用雅言，記錄下他們見證過的智慧，能夠讓後代子孫「信而好古」，這是中華民族能夠綿延至今，非常重要的原因。

文字所代表的概念要一致，才能有效溝通，才能彼此相信。無信不立。

07-18《論語‧述而篇》第十八章

【原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譯文】

葉公問子路，孔子是什麼樣的人，子路沒有回答。孔子聽到這件事，就對子路說：「你爲何不這麼說：『他這個人啊，一旦做起事來，就忘了吃飯；把事情做到了和樂的境界，根本就忘了憂愁；就這樣做著做著，竟然還不知道自己已經逐漸衰老了。』」

【說明】

〈述而篇〉第八章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孔子教學生是「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而他自己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孔子發憤什麼？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樂什麼？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信而好古，繼承前人的智慧；默而識之，學而不厭，發憤忘食；誨人不倦，後繼有人，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07-19《論語‧述而篇》第十九章

【原文】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譯文】

孔子說：「我不是一出生就知道我現在已有的學問，而是因爲喜好先聖先賢的智慧，並且拎得清先聖先賢之道，做到他們所流傳下來的智慧。」

【說明】

上一章講孔子因爲好學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這一章講孔子好學，學什麼呢？

就如〈述而篇〉第一章所言他「信而好古」，好學先聖先賢見證過的智慧。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正是講學好先聖先賢的智慧，而且一生都能夠實踐這些智慧，內心的喜悅將隨實踐這些智慧而來。

在前人智慧的基礎之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開闊我們的視野，創造這一代人的智慧，讓世界的人們和樂相處，不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對中華民族智慧的貢獻嗎？

「敏以求之」，敏什麼？

拎得清先聖先賢的境界。

如何敏？

〈八佾篇〉第三章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八佾篇〉第四章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以𦎫眞之心，對待整體的和諧，才能拎得清楚古聖先賢的境界，而能求其精義。

〈八佾篇〉第十二章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以𦎫眞之心，自己的神明與天地的神明和諧與共。

敏，以𦎫眞之心，與古人心意相通。

古人留下來的智慧，都是有路可走的智慧；與古人心意相通，敏以求古人的境界。

07-20《論語‧述而篇》第二十章

【原文】

子不語：怪、力、亂、神。

【譯文】

孔子不會談論那些怪異、暴力、作亂、鬼神之事。

【說明】

上一章講與古人心意相通，敏以求古人的境界，好像有點玄乎，但那是孔子個人的實際經歷，不足與外人道也。

還有孔子不與他人談論的怪、力、亂、神，其原因如下：

生活常態所發生的事，是大家應該拿出來談論的。而非常態、一時發生的怪異、暴力、作亂的事，都是人們不應該做的事，不應該做的事，根本沒有談論的空間，所以根本不用談論；而鬼神之事，不是每個人的認知都一樣，如果拿一個每個人的認知不同的事，來談論，是不會有什麼共識的結果的。

所以孔子不會與人談論根本不應該做的事，也不會與人談論沒有結果的事。

一般人無法見證的事，不要拿來說事，因爲一般人無法會意。

拿怪、力、亂、神來說事，只是愚民而已。

07-21《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一章

【原文】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譯文】

孔子說：「在人生的道路上，必然有許多人同行，在他們的行爲之中，一定有我可以師法之處。選擇有利於大家的行爲來學習，看到不利於大家的行爲，則要引以爲鑑，有過則改。」

【說明】

「三人行」的「行」字，是個關鍵字。是指「人生之行」，在從生到死的人生道路上。

「人生之行」不是靜態的，不會只停留在某個空間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不同的時位承先啟後，這些承先啟後的時位連接成必然的趨勢。在這必然趨勢之中的每個時位，有順應該時位、順勢而爲的善者，也有乖離該時位、逆勢而爲的不善者。

順應時位、順勢而爲者，乖離時位、逆勢而爲者，皆爲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順應時位、順勢而爲者，周而不比，喻於義，行天下之義而利天下；

乖離時位、逆勢而爲者，比而不周，喻於利，行個人之私而害天下。

造成天下之利者，值得學習成就；造成天下之害者，值得借鑒避免。

自己不容易看到自己眞實的優點、缺點，身邊的人是照出自己優缺點的一面鏡子。

但是要如何照出自己的優缺點呢？

首先要做到如〈里仁篇〉第三章所說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唯有仁者，能夠觀照整體和諧的人，才能夠指出好人好在哪裡，也能夠指出惡人惡在哪裡。當自己能夠指出身邊的人好在哪裡，或是惡在哪裡的時候，他們才會眞正地像一面鏡子，照出自己的優缺點。

唯有仁者，才能夠眞正做到這點。眞心地觀照身邊的人，無論他們善，或不善；善者，可以盡自己的能力來觀照；不善者，要看自己的智慧是否能夠觀照。

對待好人，盡自己的能力與之相處；對待不好的人，看自己的智慧是否能夠相處。

仁者，觀照整體的和諧。

07-22《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二章

【原文】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譯文】

孔子說：「上天給我天命之德，就算桓魋要殺我，又能拿我如何呢？」

【說明】

天命之德，就是天賦，是以達成天命。

《禮記‧檀弓》：

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

從前夫子居住在宋國的時候，看到桓司馬（就是桓魋）爲自己製作石槨，花了三年的時間，都還沒做好，夫子就說：「像這樣奢侈浪費、勞民傷財，死後屍體還不如快點腐爛來得好。」

桓魋認爲孔子在咒他，死後屍體快點腐爛來得好，所以對孔子起了殺心。桓魋是司馬，掌握軍隊，要殺孔子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孔子的學生都擔心老師的安全，於是有了孔子的這段話，他告訴學生們，不要擔心，上天既然給了他天賦，要來完成天命，在這天命還沒有完成的時候，上天是不會讓他死的，上天不讓他死，桓魋又能拿他如何呢？

其實孔子講：「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是針對事，而非針對人，也就是並不針對桓魋而言。我們在〈八佾篇〉第四章學到過：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孔子看到桓魋爲自己打造石槨，做了三年都沒能完工，工匠都已勞累成疾了；如此奢侈浪費、勞民傷財的行爲，只是爲了想讓自己死後，屍體腐爛得慢一點；這樣準備的喪禮，是奢，還不如使用一般的棺槨，用儉，就算屍體腐爛得快一點，也就算了。人死之後，屍體腐爛是自然的規律，早一點腐爛，晚一點腐爛，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孔子不希望人民效法桓魋這種行爲，所以說了「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這句話，希望這種事情不要再發生。

這一章，孔子教誨我們，根據天賦，𦎫眞地執行天命，在天命還沒完成之前，所有的誤會、惡意、傷害，是奈何不了天命的。

結局是：桓魋殺不了孔子。

07-23《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三章

【原文】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譯文】

孔子說：「諸位以爲我對你們有所隱藏嗎？我對你們沒有任何隱藏呀！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沒有一件不向你們公開的，這就是我孔丘的爲人呀！」

【說明】

孔子的天命是爲先王之道承先啟後，盡心爲傳承而努力。

孔子的學生都很敬重孔子，大部份的學生也都非常認眞地學習，而學習的結果、實踐的成就都還不及孔子，於是有學生覺得，是不是老師對學生的教學，有所隱藏啊？所以孔子有這段話，來回答有疑問的學生。

孔子的天賦，是毋庸置疑的，再加上達成天命的決心，使得他在實踐的過程中，得到許多他人無法獲得的經驗與心得，就像上一章所言：「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這是多麼強大的信心與智慧的人，才能講得出來的話。

再如〈子罕篇〉第五章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也可以看出孔子對傳承先王文化的使命，有極其深厚的信心。

這樣的信心，實在不是學生聽老師的教誨，就能夠達到的境界。

這一章告訴我們，發揮自己的天賦，達成自己的天命，對自己的天賦要有信心，對自己的天命不要懷疑，這是人生的大智慧，是他人無法取代的大智慧。孔子一生做到了這種大智慧，屬於他自己的境界，這是學生學不來的。學生應該找出自己的天賦，發揮自己的天賦，去達成天命；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會有眞正屬於自己的境界，而不只是得到從老師那裡學來的知識。

07-24《論語‧述而篇》第二十四章

【原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譯文】

孔子教學生以四教：文章典籍、德才事行、謀事忠義、信用典範。

【說明】

先聖先賢的智慧典範，留下來的記錄，長存於文章典籍之中。首先我們能夠從這些文章典籍，繼承先人的智慧，而不是重新摸索；能夠繼承先人的智慧，是人生智慧的選擇。

在文章典籍中，記載的智慧，如果不能實踐，那只是在腦子裡的知識，而不會成爲自己的智慧；這不是繼承先人的智慧，只是記住了先人講過什麼話、做了什麼事，這些都只是知識，不是智慧。唯有自己親身去實踐，才會有自己的智慧。例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自己不去實踐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哪能夠體會爲什麼要孝弟、如何做到孝弟、孝弟的家庭會是怎樣？更不用說能夠體悟孝弟爲什麼是仁的根本了。

有孝弟之心，不足以爲孝弟，還需要去實踐，知道爲什麼要孝弟、如何做到孝弟、孝弟之後會是怎樣，這是能力。有心意、有能力，才是德才兼備的人，才是成事的君子。

有了德才事行的能力，還能夠貢獻自己的價值，服務更多的人，做境界更高的事，就要從「爲人謀而不忠乎？」來檢驗自己的心意、能力做起，才有機會做更大的事業，服務更多的人群。

一個人一生做到的事，足以爲後人的典範，後學、子孫都可以效法，這是歷史的人物、民族的典範。這是信，世世代代都可以驗效的信。

我們從先聖先賢留下的文章典籍，學得了智慧，經由我們自己去實踐，除了證明這些智慧的一再有效，也創造了我們開發自己的智慧之門，創造足以爲後代子孫效法的典範，世世代代都可以驗效的信，再傳承下去，延續、成就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智慧道路。

07-25《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五章

【原文】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譯文】

孔子說：「聖人，我是看不到了，能見到實踐聖人智慧的君子，就可以了。」孔子又說：「善人，我是看不到了，能見到有恆心爲善的人，就可以了。明明是沒有的卻裝作有，空虛的卻裝作盈實，靠人過活的卻裝作闊泰，這樣的人難有恆心。」

【說明】

聖人，讓天下人世代都有路可走，也都能安身立命，獲得實惠；由必然的因果關係來看。

善人，所做之事能夠讓人獲得實惠；由或然的體用關係來看。

已經發揮他們的天賦，完成他們的天命，而造福當代之人，也遺愛後代的子孫，爲千秋萬世的典範，稱之爲聖人。

君子是效法先聖先賢的智慧，而有能力掌握權力，發號施令的人。

在孔子的時代，他已經看不到聖人了；能夠見到君子，發揮他們的才德，爲百姓服務，能夠這樣，就已經覺得很欣慰了。

能夠把事情做到讓人有路可走，讓人民都能夠得到關照，而且都能夠過上好日子，這種善人，在孔子的有生之年，他是見不到了；如果能夠把善人之事堅持地做下去，而對人有用、有價值，這樣的人，就已經不錯了。

有用、有價值的好事，不難看出來；但是要把這種好事，做出結果來，那就要看誰來做了。

如果做好事的人，明明他沒有做好事的能力，卻裝作有；明明他腦子裡沒路數、沒辦法，卻裝作很有辦法的樣子；明明他自己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需要依靠他人，不然就做不出結果，卻裝作自己的能力綽綽有餘，馬上就有結果的樣子。這種人，終究會露出馬腳的，當他被人發現了沒有能力、沒有辦法，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時候，他還能繼續嗎？就算是他想繼續，還有人會相信他嗎？

先做到君子，才有機會做到聖人；

先做到有恆者，才有機會做到善人。

【注釋】

約

《說文解字》：「約yuē纏束也。从糸勺聲。」

「約」音讀作〔yuē ㄩㄝ〕。

「約」从「糸」、「勺」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絲線」之義；

从「勺」，「勺」乃「廛」之假借，「廛」表示「附著於主體」之義；

會合「勺」、「廛」之義，得「絲線附著於主體」之義。

由「絲線附著於主體」之義，引伸爲「依賴於某個主體」之義。

「約而爲泰」的「約」是「依賴於他人，靠人而活」的意思。

07-26《論語‧述而篇》第二十六章

【原文】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譯文】

孔子用釣竿釣魚，而不用漁網捕魚；只用繫有絲線的箭來射飛鳥，而且不射在鳥窩裡棲息的鳥。

【說明】

古人很早就知道食物鏈的觀念，對於自己要吃的食物，夠吃就好，不會竭澤而漁，一網打盡。

孔子只用釣竿釣魚，不用網捕魚，就是夠吃就好的觀念，來取得魚類作爲食物。

要把鳥類當作食物的時候，只用有絲線綁住的箭來射鳥，射中鳥之後，循著絲線，就可以找到被射中的鳥，避免鳥中箭之後，還飛得老遠才掉下來，而找不到，這樣犧牲了一隻鳥，還找不到，又要再射另外一隻鳥；而且只射飛鳥，不射棲息在鳥窩裡的鳥，避免這隻鳥是正在孵化鳥蛋的母鳥，射殺了這隻母鳥，也讓尚未出生的小鳥，沒法出生，等於射殺一隻孵蛋的母鳥，同時也殺死了好幾條生命。這是孔子不做的事。

人類是在食物鏈的頂端，幾乎可以說是掌握了其他生物的射殺大權，如果人類恣意妄爲地過度捕食其他生物，其他生物基本上是會滅絕的，這樣生物鏈也就破壞了，人類也終將爲自己的行爲付出難以生存的代價。爲了長久安全地生存，我們人類應該重視食物鏈的永續發展，而不是以一己之私，破壞食物鏈。

爲了生存，我們需要食物，食物夠吃就好，大量捕捉動物作爲食物，而不重視這些動物的繁衍，例如：竭澤而漁、射殺孵蛋的母鳥，這是讓動物無法繁衍的行爲，不是道法自然的行爲。

仁道，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止於至善，擴展到人與物的關係止於至善。

【注釋】

綱：音讀作〔gāng ㄍㄤ〕，提網的大繩。

弋：音讀作〔yì 〡ˋ〕，將絲線繫在箭上，箭射出後，所射中的鳥，便可循著絲線找到。

07-27《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七章

【原文】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譯文】

孔子說：「奈何有那種事情都還沒想明白，就去做的人，我是不會這麼做的。能夠多聽聽別人的學問，選擇好的學問，來跟從效法，多增廣見聞而能驗證自己的想法，這樣也算是次一等的智慧之人了。」

【說明】

前面講過〈述而篇〉第二十四章：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其中的文，指的是先聖先賢的智慧典範，記錄在文章典籍之中。能夠看得懂這些文章典籍，了解先人的智慧、繼承先人的智慧，是一個智慧的人生。

一個沒有智慧的人，遇到事情，不去看看歷史上有智慧的人，如何處理類似的問題；就憑一己的想像，沒有把事情的原因、過程、後果想清楚、想明白，就去做了；可想而知，後果會是如何，就算這次碰巧有個好結果，但是能夠每一次都有好結果嗎？

能夠了解、清楚、明白、融會貫通先聖先賢的智慧，善用這些智慧，是第一等的「知」。

次一等的「知」，是雖然沒法融會貫通先聖先賢的智慧，但是遇到問題，會去找處理這些問題有經驗而且能解決問題的人，請教他們的經驗、心得，由他們的經驗、智慧，讓自己想通解決問題的原則、方法和注意事項；有了自己的想法之後，再去經歷、見證這些問題的過程，確定自己解決問題的想法是否能夠奏效。

雖然這是次一等的「知」，卻是保證行之有效的做法。大家不要小看這次一等的「知」，很多人連這種「知」都做不到。

第一等的「知」，會是在用天賦解決問題、合乎天命的時候呈現出來。沒有人有全面的智慧，只有在天賦之中，做合乎天命的事，才會有第一等的「知」。孔子六十幾歲，周遊列國之後，回到魯國專心著述、教學，這是他的第一等的「知」。

奈何有很多人，連事情都還沒想明白，就去做了，這種人是「不知」，孔子怎麼可能去做一個「不知」的人呢？所以他說「我無是也」，我沒有這種不智的毛病！

【注釋】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之「知」，是「知悉」的意思；

「知之次也」之「知」，是「智慧」的意思。

07-28《論語‧述而篇》第二十八章

【原文】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譯文】

互鄉這個地方的人不講道理，很難和他們講爲善之道。有一天，有個從互鄉來的小孩求見孔子，孔子竟然接見了他，學生們感到很疑惑。孔子說：「我幫助他上進，不幫助他退卻，又何必拒人太甚呢？人家想要洗淨污點以求上進，我幫助他洗淨污點以求上進，不要抓住不放他以往做過什麼不對的行爲，作爲不幫助他上進的根據。」

【說明】

計較人之不善，是放棄了整體的和諧。

做事還是要讓人有路可走。

〈憲問篇〉第二十三章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自己向上進步，也希望他人向上進步；小人向下沉淪，也希望他人向下沉淪。

在學校裡，有人用競爭關係來看待同學，竟然有人打擊別的同學，而讓自己優於他人，使得自己受到矚目，這在本質上，已經是小人的行爲了。

在社會裡，由於競爭關係，有的公司去打擊、污衊其他公司，讓其他公司競爭不過自己，這不是公平競爭的行爲，而是小人的行爲。

一位好學生，自己向上進步，還願意幫助其他的同學，也希望他們向上進步，才是君子的行爲。

一個好公司，自己向上進步，產品能使顧客得到實惠，因而得到顧客的信任，成爲顧客信任的品牌，這是君子之道，也是長久之道。

【注釋】

「與其進也」、「與其潔也」之「與」，爲「幫助」之義。

「不保其往」之「保」，爲「抓住不放而以爲恃」之義。

07-29《論語‧述而篇》第二十九章

【原文】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譯文】

孔子說：「仁道離我們很遠嗎？我心向仁道，那麼仁道就一定在眼前。」

【說明】

上一章講計較人之不善，是放棄了整體的和諧。

這一章講不放棄整體和諧的人，一定在仁道之中。

〈里仁篇〉第二章講：「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當我們還不是安於仁的時候，但是我們知道行仁道，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利，我們就去做合乎於仁道的事，只要我們眞的心向仁道，沒有做不到的，一旦去做了，仁道一定在我們的眼前。

爲什麼仁道一定會在我們的眼前呢？

〈里仁篇〉第四章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如果眞的有志於行仁道，那麼就不會想讓惡事發生。

人與人之間，沒有惡事發生，就是人與人關係向善的開始，也是「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理。

眞的心向孝道，孝道就在眼前，隨時隨地都可以行孝道；同樣的，我們心向與同學、朋友的關係良好，就去關照他們，仁道一定就在眼前；我們心向與上司的關係好，就尊敬他，設身處地地爲他著想，仁道也一定在眼前。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邊在我，一邊在他，經常只是考慮我這一邊，而忽略了關照他那一邊，那麼兩邊的關係如何能夠眞的好起來呢？

先從自己的家庭成員、同學、朋友、公司夥伴做起，心向著關照他們，知他們，不放棄他們，而且提供自己最好的價值，仁道就在那裡。

07-30《論語‧述而篇》第三十章

【原文】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譯文】

陳國的司敗問孔子：「魯昭公知禮嗎？」孔子說：「他是個知禮之人。」孔子退下離開後，陳司敗作揖請巫馬期進來，問他說：「我聽說君子不偏私，可是君子也是會有私心而袒護自己人的吧？魯昭公娶吳國女子，因爲是同姓，所以稱她爲吳孟子。如果魯昭公算是知禮的話，那誰不知禮呢？」巫馬期將這件事告訴孔子，孔子說：「我很慶幸，如果我有什麼過失，別人一定會知道。」

【說明】

其實孔子當然知道魯昭公娶吳國同爲姬姓的女子，這是不合禮制的事情。

那麼，當陳國的司敗問孔子「魯昭公知禮乎」的時候，孔子爲什麼要說魯昭公知禮呢？

在陳國人的面前，如果孔子說自己的國君不知禮，雖然是事實，但是數落自己國君不知禮的行爲，也是不合禮制的。

自己國家的人民，當著他國人的面，說自己領導人的不是，除了不合禮制，更顯自身沒有修養。

孔子寧願他人說他偏私，不是位君子，也不願意在陳司敗的面前說魯昭公不知禮；寧可自己給他人數落，也不要自己數落自己的國君。

這件事情，應該這樣來看：

一、孔子說魯昭公知禮，是不要對昭公失禮，這是孔子的義務。

二、孔子替魯昭公背黑鍋，是希望昭公以後的行爲不要讓大家都無路可走，這是魯昭公的義務。

三、孔子的回答，是讓魯昭公有路可走。

【注釋】

司敗：官名，同「司寇」，掌管刑獄。

取：同「娶」。

07-31《論語‧述而篇》第三十一章

【原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譯文】

孔子與人一起唱歌，聽到此人唱得好，一定請他再唱一遍，然後再與他相和。

【說明】

上一章，講他人做了壞事，如何讓人有路可走。這一章，講他人做了好事，如何鼓勵人。

有人歌唱得好，請他再唱一遍，這是欣賞、鼓勵，讓他當主角，孔子自願當配角與他相和，來助成主角的表現。這是多麼善於提攜人的孔子啊！

首先孔子善於發掘人才，更是讓人才有機會發揮，去欣賞他、觀察他的實力與內涵，從而了解他做事的優點與缺點；更重要的是，增益他的優點，補助他的缺點，與之和諧共進、達到更高的境界。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溫良恭儉讓，成就他人的德性；更了不起的是，他了解人、幫助人，使人精進的智慧。

07-32《論語‧述而篇》第三十二章

【原文】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譯文】

孔子說：「經過努力才勉強把事情做好，這點我和他人都是一樣的；但是抬頭挺胸地做到君子的境界，至今我還沒有這樣的經驗啊！」

【說明】

天下昧於君子，難有躬行之君子。

天下無道，就算是如何地努力，也難以躬行君子。

接續前兩章，無論是對待做了壞事的人，還是對待做了好事的人，讓大家都有路可走，是對待他人的智慧。這種智慧，不是天生就會的，而是要經過歷練，才能做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所以孔子說：「文莫，吾猶人也。」

孔子鼓勵大家往君子的境界精進，任誰都會遇到困難，有滯礙難行之處，有力有未逮之時，但是不要放棄，用盡心力也要消除滯礙，積蓄能量，突破精進，由勉強而爲之，到自然而爲之，這是君子之道的必經過程，不要妄自菲薄，而放棄了君子之道。

但是天下之所以無道，是在上位者使然，不是下位者致之；天下昧於君子，無論下位者如何努力去做，也是無法抬頭挺胸地做到君子的境界。

【注釋】

文莫：勉強才能把事情做好。

解釋「躬」之前，先解釋「躳」字。

躳

《說文解字》：「躳ɡōnɡ身也。从身从呂。」

「躳」音讀作〔gōng ㄍㄨㄥ〕。

「躳」从「身」从「呂」，會意字；

从「身」，表示「人之身體」之義；

从「呂」，本義爲「脊椎」，脊椎能曲能伸，可以使身體任重負遠，表示「可以任重負遠」之義；

會合「身」、「呂」之義，爲「人之身體可以任重負遠」之義。

「躳」字是個會意字，音讀作〔gōng ㄍㄨㄥ〕，由「躳」字而孳乳爲形聲字「躬」，「躬」所从之「弓」聲，只是發音爲〔gōng ㄍㄨㄥ〕的聲符。

「躬」與「躳」的字義相同。

由「人之身體可以任重負遠」之義，引伸爲「抬頭挺胸去做事」之義。

07-33《論語‧述而篇》第三十三章

【原文】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譯文】

孔子說：「如果說我是聖人與仁者，我哪裡敢當啊！我只是不感到滿足地實踐聖人與仁者之道，以此教誨學生也不會感到倦怠，倒是肯定可以這樣說的。」公西華說：「這正是弟子們學不到的境界呀！」

【說明】

就算天下無道，昧於君子，無法躬行君子，也會不厭聖仁之道，誨人不倦。

聖仁之道，當時不可得，可得於後世。聖仁之道，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將行於後世。

中國思想文化，是靠實踐、傳承，一以貫之以至於今。

07-34《論語‧述而篇》第三十四章

【原文】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譯文】

孔子病重，子路請求代替老師來祈禱求福。孔子問：「有祈禱求福這回事嗎？」子路回答：「有的，祈禱的文辭說：『爲你向天神地祇祈禱。』」孔子說：「我孔丘的祈禱已經很久了。」

【說明】

孔子不會爲自己延長壽命而禱告，所以問子路，有祈禱就可以延長壽命這種事嗎？

子路說有這麼回事，舉了祈禱文辭「禱爾于上下神祇」的例子，來回答孔子。

其實，要向在上的天神、在下的地祇祈禱，是要用自己的德性與功業來爲天下蒼生祈禱，而不是無德無業的人求取神祇給予自己福祉。

上一章講到孔子對於先聖先賢的智慧「爲之不厭」，對於後生晚輩的提攜「誨人不倦」，他一直在實踐繼往開來的傳承使命，是以自己的德性與智慧，來爲民族的延續向天神地祇祈禱，所以他說：「我孔丘的祈禱已經很久了。」他一直在以自己的德性與智慧，希望天下有道，心懷蒼生都有路可走，爲我們的民族祈禱。

【注釋】

誄文：祈禱的文辭。誄，讀作〔lěi ㄌㄟˇ〕。

神祇：神，指天神；祇，指地祇，也就是地神。

07-35《論語‧述而篇》第三十五章

【原文】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譯文】

孔子說：「奢求使人不能謙遜，儉約使人固限。與其不能謙遜，寧可選擇固限。」

【說明】

繼續上一章，講希望天下有道，心懷蒼生都有路可走。

爲自己的利益而祈禱，是奢求。祈求自己更多的利益，必然會妨害他人的利益，所以從利益的角度來看待事情，是無法觀照他人的。無法觀照他人，又怎能夠對人對事，保持謙遜的態度呢？

儉約於一以貫之的道統上，做起事來，好像有一條繩索循線做事的範圍，不能夠任意行爲，這是固限；其實，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的固限，是在保護我們，雖是固限，也是穩固。固守先王之道、一以貫之的道統，讓我們不會失去做人的根本基礎，避免招致無法挽回的禍害。這也是「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道理。

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奢而不孫，必然招致禍害；但是，儉約固守在先聖先賢的智慧裡，雖然可以避免招致無法挽回的禍害，但這只是承先，還要做到啟後，爲子孫開創未來智慧的道路。這也是「溫良恭儉讓」的道理。

我們要繼承先聖先賢的智慧，也要開啟未來智慧的道路，不能讓現在的不進步，使子孫無路可走，而被未來的世界所淘汰。

07-36《論語‧述而篇》第三十六章

【原文】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譯文】

孔子說：「君子讓大家都有路可走，小人計較得失而哀怨不已。」

【說明】

君子𦎫眞，小人計較。

從〈述而篇〉第三十四章的「丘之禱久矣。」孔子一直在以自己的德性與智慧，爲我們的民族祈禱，到〈述而篇〉第三十五章，固守先聖先賢的智慧，也要開啟未來智慧的道路。

君子所想的是，固守先聖先賢的智慧，開啟未來智慧的道路，讓大家都有路可走；而小人所想的是，如何得到自己的利益，如何不失去自己的利益，其實哪有永恆的私利，失去了就哀怨不已。

君子的格局廣大，境界高遠，所以心境坦蕩蕩；小人的眼光狹隘，心思短淺，所以心思長戚戚。

07-37《論語‧述而篇》第三十七章

【原文】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譯文】

孔子待人溫暖而又能用溫暖的方式來砥礪人，威信而又不會氣勢凌人，恭敬而又能各安其位。

【說明】

本章是述而篇的結尾，呼應第一章，說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的結果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待人溫暖而又能用溫暖的方式來砥礪人，例如〈述而篇〉第三十一章：「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用溫暖的方式與人相處，用溫暖的方式砥礪他人。

威信而又不會氣勢凌人，例如〈述而篇〉第十章：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孔子之有威，以得子路之信，而能砥礪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恭敬而又能各安其位，例如〈述而篇〉第三十章：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恭敬地讓大家都有路可走，希望陳司敗、魯昭公、孔子都能各安其位。

孔子繼承古聖先賢的先王之道，「述而不作」，而非自專用力，故能溫暖對待後學來者；「信而好古」，有信有據而威，然建立威信的行爲，乃具體可以效法的典範，是以砥礪後學來者，而非氣勢凌人之令色待人；待人處事恭敬，無論上下，皆能各安其位、不失其所。

泰伯篇第八

08-01《論語‧泰伯篇》第一章

【原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譯文】

孔子說：「泰伯可以說是具備了最崇高的德性！他再三爲了天下和諧，避讓少弟季歷繼承大位，而且讓人民找不到實跡來稱讚他。」

【說明】

泰伯是周太王的長子，次弟是仲雍，少弟是季歷，周文王姬昌是季歷的長子。

周太王非常喜歡周文王，希望他將來可以繼承王位；而當時的制度是由嫡長子繼承王位，所以必須是由周文王的父親季歷繼承王位，才可以傳位給周文王；可是季歷不是長子，按照禮制是無法傳位給周文王的。

泰伯深知父親周太王的心意，希望可以完成他的願望，所以就與次弟仲雍遠走荊蠻之地，也就是現在蘇州這一帶，於是周太王傳位給了季歷，這是一讓；後來周太王過世，泰伯也沒有回去奔喪，避免季歷爲難，這是二讓；泰伯爲周太王守喪期滿後，斷髮紋身，表示絕不回周地的決心，這是三讓。

泰伯避走荊蠻之地，沒有爲周太王回到周地奔喪，斷髮紋身斷絕回周地的意願，都是避免在周地出現，不讓周地的人還記得他的存在，所以「民無得而稱焉」。

禮的目的是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泰伯離開周地，這是讓周太王，也就是父親，有路可走；周太王過世，泰伯不回去奔喪，這是讓自己的弟弟季歷有路可走；爲周太王守喪期滿之後，就斷髮紋身，斷絕回去周地的機會，這是讓周地所有人有路可走。

後來季歷傳位給周文王。周文王才德兼備，四方諸侯歸附，最後由他的兒子周武王，建立了天下的周朝。

按照禮制，泰伯是可以繼承王位，「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如果泰伯不念整體的和諧，禮制如何能夠達成作用呢？

更何況「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是人與人關係良好的根本；如果這個根本建立不了，就像無根的樹木，不可能有生長發展的機會。

〈學而篇〉第十二章，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

按照禮制，泰伯繼承王位，卻有違周太王的心意，那是泰伯的不孝，不孝而引起家庭的不和諧，那麼就違反了禮制的作用在於以和爲貴的精神；於是泰伯既要對父親盡孝，又要不違反禮制，於是與仲雍一起離開了周地，遠走荊蠻，斷髮紋身，切斷與周地的關係，讓人民找不到實跡來稱讚他，好讓少弟季歷可以繼承王位。這種既盡孝道，又遵禮制的德性，令孔子稱讚泰伯的行爲是「至德」，能夠像泰伯做到這樣的「至德」，值得我們後代子孫效法的典範了。

【參考】

禮的內涵：

禮的根本→𦎫眞之心；

禮的原則→權力與義務的平衡；

禮的目的→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禮的精神→整體和諧。

泰伯沒有回去奔喪，是沒有對禮盡到義務，這是眼睛可以看到的行爲，但是眼睛看不到的用意，是爲了整體的和諧，讓大家都有路可走，這些的根本都是出於𦎫眞之心。

所以看事物，不要只看表面的現象，更要看眼睛看不到的用心。

回顧歷史，唐太宗李世民殺了哥哥建成、弟弟元吉，軟禁了父親李淵。影響了唐朝的根本，後來的唐肅宗李亨也軟禁了他的父親唐玄宗李隆基。上行下效，各地軍閥也是犯上作亂，甚至殺了自己的父親，天下大亂。

08-02《論語‧泰伯篇》第二章

【原文】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譯文】

孔子說：「恭敬行禮而沒有整體和諧的精神，那只是徒勞無功而已；謹愼行禮而沒有整體和諧的精神，那只是無所適從而已；勇武行禮而沒有整體和諧的精神，那只是胡作非爲而已；直切行禮而沒有整體和諧的精神，那只是糾結無解而已。君子能夠時時與親人共創整體的和諧，那麼人民自然會在整體和諧的環境中有所作爲；能夠不遺棄故親舊友，那麼人民的德性就不會澆薄。」

【說明】

上一章講泰伯以禮相讓，而得整體的和諧。

這一章講如果不依據整體和諧的精神，即使有好的能力，其結果也只是徒勞無功、無所適從、胡作非爲、糾結無解而已。

〈八佾篇〉第三章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人如果沒有整體和諧的精神，那麼禮、樂將只是形式而已，徒有形式，如何能夠眞正做到整體的和諧呢？

本章所說的「無禮」，是指「沒有整體和諧的精神」。

周武王統一天下之後，分封泰伯的子孫於吳國，這是故舊不遺的例子。

「恭而無禮則勞」

〈述而篇〉第三十七章，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孔子的恭敬，能夠使得大家各安其位，不會因爲彼此地位的高低，而心有所不安。要做到大家不會因爲物質條件、社會地位的不同，而心不安於彼此，是因爲孔子以恭敬的態度行禮，行禮的精神是爲了整體的和諧，讓大家都有路可走，才能夠使得大家各安其位，而心不會有所不安。

如果恭敬行禮，而不能實現和諧的結果，大家心有所不安，就不能各安其位，將只是徒勞一場而已。如果泰伯按照禮制，由太王手中繼承了王位，太王、泰伯、仲雍、季歷，乃至整個家族會心安嗎？不能心安，又如何能各安其位呢？那不是大家要徒勞一場嗎？

泰伯遠走荊蠻，斷髮紋身，切斷了大家想他回周地的想法，這是他希望周地整體都能心有所安，而能各安其位。泰伯眞是了不起的人物，難怪孔子稱讚他是「至德」。

「愼而無禮則葸」

〈學而篇〉第九章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這一代人能夠承先啟後，謹愼地不要斷送後路；不會斷送後路的根本原因是和諧共榮，如果做不到和諧，只是謹愼地行禮，那只是一個畏懼失去、無所適從的過程而已。

要開創未來之路，而不是害怕失去現在。

「勇而無禮則亂」

〈陽貨篇〉第二十一章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君子有勇而無義」，這個「義」字，最重整體和諧的價值。

「直而無禮則絞」

〈顏淵篇〉第二十章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本質是正直，行爲是重視整體和諧的價值，所以能夠「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直而無禮之人，以直切要人而不在乎整體的和諧，是「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注釋】

愼

《說文解字》：「愼shèn謹也。从心眞聲。」

「愼」音讀作〔shèn ㄕㄣˋ〕。

「愼」於古壐作「」、「」；

「」、「」从「夜」、「心」，會意字；

从「夜」，表示「日入慝作」之義；

从「心」，表示「小心謹戒」之義；

會合「夜」、「心」之義，爲「日入慝作，小心謹戒」之義。

葸：音讀作〔xǐ ㄒ〡ˇ〕，無所適從的意思。

絞：音讀作〔jiǎo ㄐ〡ㄠˇ〕，糾結無解的意思。

篤：厚實的意思。

偷：澆薄的意思。爲了自己的愉悅而去侵犯他人的行爲，就是偷。

【參考】

「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當現象是：勞、葸、亂、絞，必然是無禮所造成的。以禮的內涵來檢驗，才容易找出問題之所在。

〈陽貨篇〉第八章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禮的內涵，去除蒙昧，以正心性。

08-03《論語‧泰伯篇》第三章

【原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譯文】

曾子病重，召門下弟子來到牀前，對他們說：「掀開被子，看看我的腳，看看我的手。《詩經》上說：『要戒愼小心啊！就像走在深淵的峭壁上，就像走在冬川的薄冰上。』從今以後，我知道可以免去這些戒愼小心了。弟子們！」

【說明】

從這一章開始到第七章，記載曾子的言論。

這一章講愼終。

曾參比孔子小四十六歲，在孔子晚年的時候，從孔子學習，在孔門中屬於年輕的一輩。

孔子過世後，曾子在魯國洙泗之間教學，學生眾多，是傳承孔子學問的重要人物。傳說中認爲《孝經》和《大學》是曾參所著。

我們在〈里仁篇〉第十五章學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可見曾子對孔子學問的境界，是有體悟與心得的。從這一章，可以看出他傳承孔子學問的智慧。

我們也學過〈學而篇〉第四章，在這一章，我們可以看到曾子是如何修身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從這一章我們可以體會曾子認爲：

願意託付任務給他的人，是幫助他成長的人；

願意提供資源、一起共事的人，是幫助他成事的人；

願意傳授生活智慧給他的人，是提升他人生境界的人。

能夠忠心眞誠地對待幫助他成長的人，誠信無疑地對待幫助他成事的人，眞心喜悅地對待提升他人生境界的人，曾子一直捫心自問，他做到了嗎？

可見，曾子是多麼戒愼小心地對待任何能夠幫助自己精進的機會，爲什麼呢？

生而知之的人，太少太少了，絕大部份的人都是學而知之者。

不能眞誠敬畏地對待任何學習的機會，是自己放棄了學習的機會，所以曾子認眞地對待這些讓自己精進的機會。

曾子的眞誠敬畏之心，在面對生命的過程，一直保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我們從〈學而篇〉第九章，可以體會他的𦎫樸眞誠。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能夠一生對於未知，保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避免犯下不可挽回的過失，而又能夠精進、傳承；對於已知的事，謹守份際，要敬畏他人，不要侵犯他人。他對別人說的，他自己做到，曾子自己就是位厚道之人。

在曾子的生命即將終了的時候，諄諄教誨弟子們，要成爲一位「愼終」的厚道之人，一生都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

愼終之人，不會製造問題而讓別人來解決問題。

製造問題的人，不是讓人的人，而是要他人來讓的人。

08-04《論語‧泰伯篇》第四章

【原文】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譯文】

曾子病重，孟敬子來慰問。曾子說：「鳥即將死亡的時候，它鳴叫的聲音是表達自己的哀戚；人即將死亡的時候，他所說的話是爲了讓對方實用受惠。君子行道所珍貴的三件事：與人互動的容貌是讓大家都有路可走，就會遠離粗暴傲慢；端正權力與義務的原則，以此顏色施政，人民的信任就接近了；出以𦎫眞之心的言辭，就會遠離鄙視與背叛。做到了整體的和諧，像祭祀這類行使權力的事，自然有專門負責的官員在那裡，讓他們處理就好了。」

【說明】

這一章講君子的氣韻。

禮的內涵：

禮的根本→𦎫眞之心；

禮的原則→權力與義務的平衡；

禮的目的→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禮的精神→整體和諧。

禮的根本、原則與目的做到了，就接近整體和諧了。

孟敬子是孟武伯的兒子，孟孫氏第十一代宗主。

曾子告訴孟敬子，他的臨終之言，希望孟敬子能夠觀照整體和諧，重視整體和諧之道所珍貴三件事：動以禮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的容貌，正以禮使權力與義務平衡的顏色，出以𦎫眞之心的辭氣。

至於那些具體形而下，執行層面的問題，在整體和諧的環境之下，自然有適才適所的人才，交給這些專業人員執行就好了。

【注釋】

暴慢：粗暴傲慢。（暴，熱暴力；慢，冷暴力。）

籩豆：籩是古代祭祀、宴會時，盛食物的竹器；豆是木製的器皿，也是盛食物之用；在這一章，籩豆表示祭祀禮儀，引伸爲行使權力的事。

籩 豆

08-05《論語‧泰伯篇》第五章

【原文】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譯文】

曾子說：「就算自己很有才能，對於自己不能的事，也要向能者請教；就算自己的知識、學問很多，對於自己所不知的事，也要向知者請教；就算是才能多、學問大，相對於浩瀚無窮的人才、學問，就像是沒有一樣；當自己有了浩瀚無窮的心胸，才能夠虛懷若谷，包容一切；能夠包容一切，對於他人一時一地的侵犯，是不會計較的。以前我的學長顏淵，一直都是這麼做的。」

【說明】

這一章講君子的度量。

〈述而篇〉第三十二章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在成爲君子的道上，孔子和大家一樣，都需要勉力精進，所以他謙虛地說，他還沒能夠親身做到君子的境界。

如何在成爲君子的道路上精進呢？

沒有人是全能的，對於自己不能的事，就向有能力的人請教，所以曾子說「以能問於不能」。

知識、學問浩瀚無窮，就算自己的知識、學問多到無人能敵，還是有許多不知道的知識、學問，只要有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知識、學問，縱使他只會這些，也要向他請教、學習，所以曾子說「以多問於寡」。

孔子都說了「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子的學問可大了，他都「有若無，實若虛」，有了大學問，卻像沒有一樣，因爲學問之浩大，自己的學問也只是滄海一粟，這是「有若無」；就算自己有了學問，也不會自以爲是，而是像悠久浩瀚的宇宙一樣，包容所有，這是「實若虛」。

當一個人像悠久浩瀚的宇宙一樣，他能包容所有，他的空間無垠、時間無限，在無限、無垠的時空中，有誰可以侵犯他？侵犯者的念頭，只是爲了一時一地的名利而已，他哪會計較！這是「犯而不校」。

這麼會做學問、這麼有修養的人，誰做到了呢？曾子告訴我們，他已經過世的學長顏淵，一直都是這麼做的。

上一章講君子的氣韻：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這一章講君子的度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注釋】

校：計較的意思。

【參考】

有若無→無己；

實若虛→無功；

犯而不校→無名。

08-06《論語‧泰伯篇》第六章

【原文】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譯文】

曾子說：「可以將輔佐幼主的重任託付給他，可以將國家的政事交付給他，面對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衝突的時候，也不會改變他的節操。這樣的人算是君子嗎？當然是君子！」

【說明】

〈泰伯篇〉第四章講君子的氣韻，第五章講君子的度量，這一章講君子的節操。

周公輔佐周成王，是歷史上輔助幼主，最成功、最值得效法的例子。諸葛亮的精神可嘉，但是沒有成功。趙匡胤的才能優秀，非但沒有輔佐幼主，還自己當上了皇帝。

從這三個有名的輔佐幼主的例子來看，「可以託六尺之孤」，德性是必然要有的，趙匡胤沒有這種德性；掌理天下的才能也是要有的，這點諸葛亮就略遜一籌了；而周公既有德性，又有掌理天下的才能，「可以寄百里之命」，君主由他來當，不是很好嗎？

遵守禮制，是和諧的根本，這點周公非常了解，因爲周朝的制禮作樂，就出自於他，他當然知道遵守禮制的重要，就算他德性再好，能力再好，他也是不可能取而代之，成爲君主的，這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節操至關重要，但是要有德性和才能去實踐節操。

【參考】

泰伯、仲雍以天下讓季歷，以𦎫眞之心，讓大家都有路可走，做到了整體的和諧，成就了周文化的底蘊。

當周公輔佐成王，有許多人污衊周公有取而代之之心，這是不可能的事。三以天下讓，以禮相讓的佳話，周公不可能不知道，更遑論僭越的行爲。

08-07《論語‧泰伯篇》第七章

【原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譯文】

曾子說：「身爲保家衛國之人，不可以不宏大而有毅力，因爲他的責任重大而道路遙遠。以整體和諧爲己任，這個責任不是很重大嗎？一生精進，到死才放下責任，這條道路不是很遙遠嗎？」

【說明】

〈泰伯篇〉第四章講君子的氣韻，第五章講君子的度量，第六章講君子的節操。

本章講君子仁以爲己任，任重道遠。

〈里仁篇〉第五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且是「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

爲什麼保家衛國之人，要宏大而有毅力呢？

德性深厚養成的才能高超，才可能像周公一樣保家衛國。周武王死後的多起叛亂，如果周公沒有才德，是經不起叛亂的，但是，他有深厚的德性，高超的才能，終能平定叛亂，恢復天下的安定，使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繁榮。這不需要宏大的德性和才能嗎？

要維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繁榮，國家強盛，需要秩序、和諧的社會；唯有行仁道，才能成爲秩序、和諧的社會。然而要成爲有秩序而和諧的社會，對於君子而言，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過程，是一生的過程，沒有毅力行嗎？

【注釋】

士

《說文解字》：「士shì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凡士之屬皆从士。」（誤釋字形字義）

「士」音讀作〔shì ㄕˋ〕。

「士」甲骨文作「士-卜辭-1」，金文作「士-彝銘-1」、「士-彝銘-2」；

「士」从「甲」以守「一」，合體指事文；

从「甲」，表示「保衛之人」之義；

从「一」，指事符號，表示「守護家國完整」之義；

會合「甲」、「一」之義，爲「守護家國完整的保衛之人」之義。

弘

《說文解字》：「弘hónɡ弓聲也。从弓厶聲。厶，古文厷字。」

「弘」音讀作〔hóng ㄏㄨㄥˊ〕。

「弘」从「弓」、「厶」聲，形聲字；

从「弓」，表示「拉弓放弦之聲」之義；

从「厶」，表示「以臂力」之義；

會合「弓」、「厶」之義，爲「以臂力拉弓放弦之聲」之義。

宏

《說文解字》：「宏hónɡ屋深也。从宀厷聲。」

「宏」音讀作〔hóng ㄏㄨㄥˊ〕。

「宏」从「宀」、「厷」聲，形聲字；

从「宀」，表示「屋內」之義；

从「厷」，「厷」乃「弘」之借，表示「聲如拉弓放弦之聲」之義；

會合「宀」、「弘」之義，爲「屋內之聲如拉弓放弦之聲」，得「屋深廣大」之義。

由「屋深廣大」之義，引伸爲「廣大」之義。

經傳多假「弘」爲「宏」字，爲「宏大」之義。

【參考】

厶，古文厷字，現在寫作肱。

股肱之臣。

08-08《論語‧泰伯篇》第八章

【原文】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譯文】

孔子說：「詩可以興起𦎫眞之心，禮可以讓大家都有路可走，樂可以助成整體和諧與個人價值。」

【說明】

如何養成𦎫眞之心，讓大家都有路可走，助成整體和諧呢？

從《詩經》的詩，可以興起𦎫眞之心；行前人智慧之禮，可以讓大家都有路可走；和諧的音樂能夠使人心共振共情，助成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

我們起了一個念頭，去執行這個想法的過程，到最後的結果如何？

想要有好的結果，起的念頭就要像《詩經》那樣「思無邪」，念頭要𦎫眞，自己要𦎫，對別人要眞，不要有邪枉之心，這樣，這個念頭就好去做了，所以詩能夠幫助我們思想𦎫眞，不會興起邪枉的念頭。

執行自己的想法，在過程中，行爲要合乎禮的原則與目的，權力、責任，義務、利益，前後相隨，能夠動態平衡，這樣他人給予的權力，自己願意承擔使用權力的責任，盡到實踐自己價值的義務，至於利益是實踐自己價值的回饋，能夠這樣遵守禮制，才能夠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要如何讓大家都能夠和諧相處呢？音樂使人共振和諧，能夠觸動人心，眞情流露，達到整體和諧的境界；能夠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呈現個人的價值，個人依存於和諧的整體，整體呈現個人的價值，所以說音樂可以助成整體和諧與個人價值。

興於詩→𦎫眞之心；

立於禮→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成於樂→整體和諧。

【參考】

參考〈述而篇〉第六章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於道

↓

據於德

↓

成於樂←立於禮←興於詩

↓

依於仁

↓

游於藝

志於道→據於德→立於禮→依於仁→游於藝，這是因果關係；

成於樂←立於禮←興於詩，這是體用關係。

志道興德→據德制禮→立禮達仁→依仁進藝

道不可見，但是道無所不包，道所包含的古往今來，聖賢觀察現象與變化，歸納出不變的規律，這些規律可以世世代代重複地驗證，是謂之德，故曰志道興德。

德乃可以重複驗證之信，故孔子曰信而好古，是謂古人之德可以驗效之信，據此驗效之信，造制世人皆可驗效此信之禮，故曰據德制禮。

禮可以驗效德，德可以通達道，道乃和諧萬物之道，仁乃和諧百姓之仁，故曰立禮達仁。

百姓和諧於天下，安居樂業，業有專精，故曰依仁進藝。

莊子：技進乎道。

𦎫眞之心非常容易在戰場上的生死同袍間產生。

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愛到生死的𦎫眞之心。

08-09《論語‧泰伯篇》第九章

【原文】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譯文】

孔子說：「沒有受過教育的民眾，只能告訴他們怎麼去執行事情，而不是去讓民眾了解明白其中的道理。」

【說明】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愚民，而是得到人民的信任，才可以做到富國利民的境界。

「民」的古文字形是由「毋」與「氏」所構成，「毋」表示「沒有」之義，「氏」表示「姓氏」之義，會合起來的意思是：沒有姓氏之人。

在古時候，沒有姓氏之人，是不可能受教育的。沒受教育，故知識有限、思想不厚、境界不高，如何去向他們解釋需要廣泛的知識、深厚的思想、高超的境界，才能明白的事呢？

所以由廣泛的知識、深厚的思想與高超的境界，所建立的制度，是無法讓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知道其中的原委，國家要進步，就要實踐制度，只能告訴民眾怎樣去做，而不是去讓民眾了解明白其中的道理。

由上一章「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來檢驗自己，是不是思無邪？是不是合乎於禮？是不是關照整體的和諧？我們眞的知道如何來檢驗自己嗎？

如果不是，也無法檢驗自己，那麼，我們和沒有受過教育的民眾，又有何區別呢？

領導人要能夠做到「居敬而行簡」，才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釋】

民

《說文解字》：「民mín眾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屬皆从民。」（誤釋字形字義）

「民」音讀作〔mín ㄇ〡ㄣˊ〕。

「民」金文作「民-克鼎-1」、「民-盂鼎-1」，古璽作「民-古璽-1」、「民-古璽-2」；

「民」从「毋」从「氏」省，會意字；

从「毋」，表示「沒有」之義；

从「氏」，表示「姓氏」之義；

會合「毋」、「氏」之義，爲「無姓氏者爲民」之義。

【參考】

尊重人民的生命，不要遷就所有人的智慧。遷就人民智慧的人，是利用人民之人。

08-10《論語‧泰伯篇》第十章

【原文】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譯文】

孔子說：「喜好訴諸勇武而又痛恨自己貧窮的人，是個亂源。有人對他不仁，他就極度痛恨這個人，也是個亂源。」

【說明】

處在不利，就痛恨不利的人，是亂源。

不讓人有路可走的人，是亂源。

〈里仁篇〉第五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是指不喜歡貧窮與卑賤，「疾貧」是指痛恨貧窮；「不喜歡」與「痛恨」之間的差別在於：不喜歡貧窮與卑賤，只是希望脫離貧窮與卑賤；而痛恨貧窮，是與貧窮對立，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行爲。

一個人與貧窮對立，已經是攻乎異端的行爲了，是個禍害，再加上喜好訴諸武力，那根本就是個作亂的源頭。

「疾貧」不只是痛恨物質上的貧窮，還可以衍生出痛恨精神上的貧窮。有些人物質上富裕了，但是精神上還是貧窮。

只要有人對他不好，他就極度痛恨這個人，這種人是寧可我負天下人，也不能讓天下人負我。這種人當然也是個亂源。

〈泰伯篇〉第八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起𦎫眞之心，以禮讓大家都有路可走，樂於與人和諧相處。

而這章講的兩種人：「好勇疾貧」之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之人，他們一開始，念頭就邪枉了，接著行爲處世是好勇、鬥狠，好勇、鬥狠的人是不仁之人，哪裡會與人和諧相處？甚至是攻乎異端之人，是禍害，更是亂源。

【參考】

〈泰伯篇〉第二章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勇而無禮則亂，好勇而不讓人有路可走的人，是亂源。

〈陽貨篇〉第二十三章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憲問篇〉第十章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季氏篇〉第一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均無貧：勻來勻去，就無貧了。

和無寡：幫來幫去，靠來靠去，分享交流，就無寡了。

安無傾：大家都有路可走，都能善終，就不會相互傾軋。

好勇疾貧，亂也。→公開地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陰私地亂。

08-11《論語‧泰伯篇》第十一章

【原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譯文】

孔子說：「如果有人像周公一樣，具備有價值的才能，他卻恃才而驕，而且不願付出，如此不仁之人，他的才能就像剩菜剩飯，不值得一看了。」

【說明】

恃才而驕，是拿自己的才能與他人比較，比較的目的是爲了彰顯自己，使自己高人一等。

不願付出，是只在乎自己利益的積累，根本不願意爲他人的利益，做出付出、貢獻。

恃才而驕、不願付出的人，他即使像周公那樣，具備有價值的才能，但是這才能只是爲了使自己高人一等、累積自己財富的工具，根本不願意去幫助別人、爲他人付出。

他的才能只爲他自己服務，對他人而言，那只是殘羹剩飯，因爲好東西他自己都吃乾抹淨，還會剩什麼好東西給別人吃呢？「其餘不足觀也已」。

很多人羨慕有才華的人、有財富的人，如果他們的才華、財富，只是爲了彰顯自己、炫耀自己，根本不願意拿才華、財富去幫助別人，爲他人付出，這樣的才華、財富，只有他自己能夠享用，別人能夠得到的，只會是殘羹剩飯。

你還會羨慕「驕且吝」的有才華、有財富的人嗎？

反過來說，自己是「驕且吝」的人嗎？

【注釋】

餘：吃過剩下的食物。

驕：馬高六尺爲驕。仗著自己的才能而高人一等。

吝：給人就會恨惜，所以不願意給人。即使有才能，也不願意發揮才能去幫助他人。

【參考】

《假借遡源》P93：

訓「饒」曰「餘」，「余」乃「奢」之借，示「多於食」也。

《假借遡源》P142：

「奢」從「者」聲，「者」乃「多」之雙聲借字。

《說文解字》：「吝lìn恨惜也。从口文聲。《易》曰：以往吝。」

《說文解字注》：恨惜者多文之以口。

08-12《論語‧泰伯篇》第十二章

【原文】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譯文】

孔子說：「經過三年學有所成，而不急著做官求取俸祿，這種人難得見到。」

【說明】

〈公冶長篇〉第六章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孔子想讓漆雕開去當官，但是漆雕開說：「我還沒有辦法讓人民信任我。」孔子聽了很喜悅。

爲什麼孔子聽到漆雕開說「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很喜悅呢？

因爲孔子知道漆雕開明白了做官、做事的根本：無信不立，所以很高興他的學生看事情，是看到了根本。

如果這個根本沒有建立，就去做官，做官就要做事，做事需要上級長官信任、人民信任，事情才可以順利進行，不然，就算自己學問再大、能力再好，由於彼此不能相信，除了沒有效率，還很容易做不成事，事不成，官也做不好，做這種官不是枉然嗎？

但是孔子的時代，一般求學之人，是爲了做官求取俸祿；所以求學三年，覺得自己學有所成了，就想謀得一官半職，以求俸祿，這是爲了俸祿而學的人，不是爲了解決問題、改善人民生活而學的人。

但是像漆雕開這種人，求學是爲了豐富自己的思想，提升自己的境界，讓自己才德的精進；要想爲國家做事，解決社會問題，改善人民的生活，需要上位者相信他，人民相信他，他的能力才得以發揮，才能夠做成爲國家、爲社會、爲人民所做的事。

如何讓他人相信自己呢？

〈學而篇〉第八章提到的「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只有先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他人才會相信，自己才會有威信。

在做官之前，在家庭、在社會，一樣可以扛起重任，解決重大的問題，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得到人民的信任，舜不就是這種人嗎？大家可以參考舜在當官之前的事蹟。

【注釋】

穀：做官求取俸祿的意思。

【參考】

1、學什麼？教以修道。學「直」，學「規律」，學自然規律，學人事規律。

2、怎麼學？以道率性。

3、做什麼？性達天命。

08-13《論語‧泰伯篇》第十三章

【原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譯文】

孔子說：「篤信前人留下來驗證過的智慧，經過實踐、自證，修成自己的智慧，並且死守這些行道的智慧。不進入危險的國家，不居住在作亂的國家。天下行仁道的時候，就出來做事，不行仁道的時候，就隱居起來。國家行仁道的時候，卻是貧窮而且卑賤，那是恥辱；國家不行仁道的時候，卻是富有而且高貴，那也是恥辱。」

【說明】

上一章講，如果爲學的目的只是爲了做官，求取俸祿，這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學，就算有能力，也是爲謀一己之利的能力；如果是爲國家做事，解決社會問題，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得到上位者以及人民的信任，並能夠把事情做成，這是爲了行善而學。

這一章講，如何爲國家做事，解決社會問題，改善人民的生活？

首先，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這樣才會是「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君子。

其次，要「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所以是危險的國家，是因爲這個國家不好學的人當政，沒有爲政以德的人才，違背整體和諧的行爲，所以危險，進入這種國家，改變不了那些無能之人，還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所以「危邦不入」；而作亂的國家，是因爲這個國家不行仁道，倒行逆施，犯上作亂，居住在這種國家，改變不了無德之人，還把自己陷入作亂的環境，所以「亂邦不居」。

那麼如何應對行仁道與不行仁道的環境呢？

當天下行仁道的時候，就應該出來做事，因爲篤信仁道，好學而有能力的人，上位者會相信他，給他機會做事，他又有能力把事情做好，逐漸培養出扛起重任，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得到人民的信任，而建立威信，所以「天下有道則見」。

但是，天下不行仁道的時候，上位者相信的是小人，不是君子，就算君子的德性再好、能力再強，也沒有機會去爲國家做事，解決社會問題，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無道則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在國家行仁道的時候，有德性願意出來做事，但是沒有能力把事做成，這是能力的問題；有能力把握機會出來做事，但是沒有德性把事情做好，這是德性的問題；無論是能力的問題，還是德性的問題，事情沒做成、沒做好，都不能實踐自己的價值，沒有自己的價值，如何能夠立足於世呢？如此讓自己陷入貧窮與卑賤的地步，那是恥辱。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在國家不行仁道的時候，還能夠富且貴，不是犯上作亂之徒，就是同流合污之輩，根本就是恥辱。

〈里仁篇〉第五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邦無道，富且貴焉」的富貴，除了是恥辱之外，這種過眼雲煙的富貴，必將煙消雲散，終是貧賤的結局，而且這種貧與賤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根本去除不了的貧窮與卑賤！

【注釋】

見：音讀作〔xiàn ㄒ〡ㄢˋ〕，同現。出來做事的意思。

08-14《論語‧泰伯篇》第十四章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譯文】

孔子說：「不在那個職位上，就不要圖謀那個職位的政事。」

【說明】

每個職位都有它的權力與義務，不在那個職位，就沒有那個職位的權力與義務，所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權力不是自己擁有的，而是他人給予的；被賦予的權力，是用來克盡義務的。所以沒有被賦予權力的職位，根本不應該去圖謀那個職位的政事。

沒有被賦予權力的職位，是名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不在其位」，事情根本行不通，那麼，爲什麼要「謀其政」呢？

【參考】

〈子路篇〉第三章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說：「如果衛國國君想請您處理政事，您準備首先做什麼事呢？」孔子說：「如果衛國國君要我處理政事的話，那一定要先正名份！」子路說：「有此必要嗎？夫子您眞的這麼迂腐嗎？何必要正名份呢？」孔子說：「眞是粗魯，仲由呀！君子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事，要擱置不說。要知道名份不正，說出來的話就不會順當；說話不順當，做事就不會成功；做事不成功，禮樂就施行不起來；禮樂施行不起來，刑罰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人民做起事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所以君子一定要先有做事的名份，才可以話說得順當；話一定要說得順當，才可以施行政事。君子對於自己所說的話，一定沒有什麼苟且的地方而已。」

08-15《論語‧泰伯篇》第十五章

【原文】

子曰：「師摯之始，〈關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譯文】

孔子說：「魯國太師摯帶領樂師開始演奏，一直演奏到〈關睢〉，作爲終章的合樂，以個體之美融合爲整體之善，滿耳充盈如陽光下海天一色，廣大、盛大美妙的樂聲。」

【說明】

〈關睢〉是《詩經·國風·周南》的首篇。古詩是可以伴奏演唱的。

第十三章講「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第十四章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一章講以和諧樂章的演奏，來比喻邦有道，人才共舉合鳴的情況。

一個和諧的邦國，有像太師摯一樣的領導人，能夠將國家的施政，有如樂章和諧地演奏；在演奏的過程中，每個樂器的彈奏，就像是有職位的人發揮他的天賦才能，又可以在節奏中與他人共振合鳴，整個演奏的過程，和諧於節奏之中，彼此眞情流露，直到終章的合奏，以己之美，成就眾人之善。

【注釋】

亂：是「把亂絲處理好」的意思，在這裡是「整個樂章以美善的合樂作爲終結」的意思。

洋洋：陽光之下，海天一色的廣大、盛大。

【參考】

《詩經·國風·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盡己、知他的𦎫眞之心，以禮相待，做可以做的事情，讓人有路可走，才可能達到大家都有路可走的整體和諧。

《莊子·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少仲尼之聞：認爲仲尼之聞少；輕伯夷之義：認爲伯夷之義輕。大方之家，乃大道之家。

08-16《論語‧泰伯篇》第十六章

【原文】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譯文】

孔子說：「狂妄還不檢點，無知還不老實，無能還沒信用，這種人我不知道他將如何是好！」

【說明】

狂妄者的行爲不受天道與前人的經驗智慧所檢驗、約制，這種狂妄是毀人，也自毀。

無知者沒有老實的德性，無知的行爲將是傷己，也傷人。

無能者又不能相信別人，自然別人也不相信他，人無信不立，如何有路可走呢？

毀人自毀、傷己傷人、沒路可走的人，能夠做出什麼好事呢？

爲什麼會有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的人呢？

〈泰伯篇〉第八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沒有𦎫眞之心的教化，不能實踐權力與義務的平衡、讓大家都有路可走，不願意做到整體和諧的成人之美，如此，人爲之狂妄還不檢點，無知還不老實，無能還沒信用。

【注釋】

不直：否定可以檢驗人的前人智慧，成了不知檢點的人。

侗：音讀作〔tóng ㄊㄨㄥˊ〕，無知的意思。

愿：老實的意思。

悾悾：悾讀作〔kōng ㄎㄨㄥ〕，無能的樣子。

08-17《論語‧泰伯篇》第十七章

【原文】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譯文】

孔子說：「學習據於德、立於禮的智慧，如果學得還不能夠到位，就好像恐怕要失去已經在手的智慧。」

【說明】

上一章講如果不能據於德、立於禮，造成「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

這一章講，學習據於德、立於禮的智慧，要能夠做到位。

學得通透到位，智慧自然就不會失去了。

學無止盡，不能在知識、技能的數量上，去做無止盡地追求，而是要在學問的智慧與境界上面，去不斷地精進、提升。

在智慧與境界上的精進、提升，只有更高的智慧與境界，沒有最高的智慧與境界，學問的精進只有一山比一山高地提升，所以孔子說「學如不及」。

在學問的智慧與境界上面，如果像「小人驕而不泰」，那是色厲內荏、仗勢欺人、驕傲自滿，只是將拿來的知識當作自己的智慧，其實根本不是自己的智慧，所以孔子說「猶恐失之」，所學到的學問，有沒有變成自己的智慧？如果沒有變成自己的智慧，等於是失去了學問的意義。

能夠把所學到的學問，與自己既有的學問融會貫通，使得自己的學問得到新生，自己能夠再起，創造新的高度；如此不斷地循環，自己學問的智慧與境界，一境比一境自在。

【注釋】

及

《說文解字》：「及jí逮也。从又从人。」

「及」音讀作〔jí ㄐ〡ˊ〕。

「及」於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及-小篆-1.png」；

「及」从「又」、「人」，會意字；

从「又」，表示「手夠到」之義；

从「人」，指「目標之人」之義；

會合「又」、「人」之義，爲「手夠到目標之人」，得「夠到」之義。

由「夠到」之義，引伸爲「能夠到位」之義。

「學如不及」的意思是：學習據於德、立於禮的智慧，如果學得還不能夠到位。

失

《說文解字》：「失shī縱也。从手乙聲。」（誤釋字形字義）

「失」音讀作〔shī ㄕ〕。

「失」小篆作「失-小篆-1.png」；

「失」从「𠂆」、「手」，會意字；

从「𠂆」，表示「爲人抴引」之義；

从「手」，表示「手之所持」之義；

會合「𠂆」、「手」之義，爲「手之所持爲人抴引」，得「失去」之義。

由「手之所持爲人抴引」，引伸爲「失去在手的東西」之義。

「猶恐失之」的意思是：就好像恐怕要失去已經在手的智慧。

【參考】

〈公冶長篇〉第十四章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vs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學無止境vs 聞有邊界。

科長當得好，升任經理，做不好，做不了經理，也回不了當科長了。

更高境界做不到，也回不到原來的境界了。

08-18《論語‧泰伯篇》第十八章

【原文】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譯文】

孔子說：「舜、禹之所以在天下人的心中，像巍巍高山一樣偉大的形象，不是自己抬舉自己得來的。」

【說明】

凡是抬舉自己的人，是不會讓的。

上一章講求學而有智慧與境界的人，是「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得好像總沒到位，而且還擔心失去已經學到的學問，而不會像「小人驕而不泰」，那樣色厲內荏、仗勢欺人、驕傲自滿，一副凌駕眾人的氣勢。

這一章講舜、禹的成就，像巍巍高山一樣偉大的形象，樹立在天下人的心中，爲什麼呢？

因爲他們爲政以德，任用賢能，爲民服務；所有的施政，總是覺得能夠做得更好，而且還擔心人民會失去已經得到的幸福；他們深深地心愛百姓，處處爲百姓著想，希望人民都能夠得到實惠，天下人都能過上好日子，而且他們做到了。

因爲舜、禹以民爲主，而不是以自己爲主，提升百姓的生活爲目標，而不是自己高高在上爲目的；所以他們能夠在天下人的心中，樹立像巍巍高山一樣偉大的形象，是爲百姓謀福祉而來的，不是自己抬舉自己、高高在上得來的。

【注釋】

不與焉：不是自己抬舉自己，而有天下的。

【參考】

巍巍乎！一境比一境高大啊！

以德服人，非以力服人。

08-19《論語‧泰伯篇》第十九章

【原文】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譯文】

孔子說：「多麼偉大呀！像堯這樣的領導者。多麼高大呀！只有天是最高大的，也只有堯能夠效法天一樣地高大。多麼廣大無邊呀！人們無法形容他造福了多麼廣大的人民。多麼高大呀！他造福百姓的成就，就像高山一樣高大的功業。多麼光明永照呀！他的典範被記錄下來，照亮了後代子孫的前途。」

【說明】

從第十七章的「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到第十八章的「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說明爲學止於至善的境界，是不斷地精進，提升自己的境界，是爲了爲人民服務，造福天下，而不是高高在上，凌駕於天下人之上。

這一章講帝堯爲人民服務，造天下無邊無際之福；他成就的豐功偉業，像巍峨的高山，讓我們景仰效法；他留下的典範，像永照的陽光，指引我們光明之路。

【參考】

蕩蕩乎！影響之廣大無邊。廣大的人民受到實惠之政。

巍巍乎！成就之高山仰止。成就仰止彌高之德。

煥乎！典範之光照萬世。建制讓後世由黑暗到光明之禮。

08-20《論語‧泰伯篇》第二十章

【原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譯文】

舜有五位賢臣治理政事，而得天下太平。周武王說：「我有十位幫助治理國家的賢臣。」孔子說：「人才難得啊！難道不是這樣嗎？從唐堯、虞舜時代之後，一直到周武王時期，人才是最多的，當時十人之中有一位是婦人，算起來也只有九位而已。他們幫助周武王得到天下三分之二的諸侯的支持，但仍舊以諸侯之禮服事殷商，這個時候，周的仁德，可以說做到了至高的境界。」

【說明】

不讓，不足以至德矣。

要能夠天下治，必需讓頂級人才盡其所能，必須做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學而篇〉第八章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要成就偉大的功業，除了自己的才德之外，還必需「無友不如己者」，要有各種頂級人才一起成就大業。

周武王與他的賢臣們，致力於爲天下謀福祉，相對於商紂王的自我高高在上、生靈塗炭，天下民心的歸向，了然分明，在孟津之會時，天下三分之二的諸侯，選擇支持周武王；但是，周武王並沒有因爲得到天下大多數諸侯的支持，而自以爲大，反而是仍舊作爲諸侯，以禮事奉商紂王。孔子盛讚這個時候武王的周之仁德，做到了至高的境界。

孟津會盟，兩年之後，牧野之戰，周武王推翻了商紂王，建立了周朝。

〈八佾篇〉第二十五章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子評價虞舜的〈韶〉樂是盡美又盡善，而評價周武的〈武〉樂是盡美，可惜未盡善也。

爲什麼呢？

舜的才德盡美，王位是由堯禪讓，天下太平而來的，這是盡善；武王的才德盡美，但是王位是靠武力推翻商紂王而來的，是以戰爭得天下的，所以說是未盡善也。

【注釋】

亂臣：即治臣，賢德治國之臣。

08-21《論語‧泰伯篇》第二十一章

【原文】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譯文】

孔子說：「大禹啊！我是找不出什麼毛病來挑剔他。他平時的飲食很節儉，卻用最好的犧牲來祭祀鬼神；他平時穿的衣服很粗劣，但是在典禮中所穿的禮服、禮冠卻是雍容華貴；自己所住的宮室非常簡陋，卻盡力修治灌溉用的溝渠水道。大禹啊！我實在找不出什麼毛病來挑剔他。」

【說明】

〈泰伯篇〉的開篇，講泰伯禮讓季歷作爲繼承人，而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建立周朝。

〈泰伯篇〉的終篇，講虞舜禪讓大禹作爲領導人，至孝、至美、至善，天下安平泰！

泰伯禮讓季歷作爲繼承人，是爲家族之和的禮讓；（人間之和）

虞舜禪讓大禹作爲領導人，是爲天下之和的禪讓。（天地之和）

孔子的思想是：以民爲主，天下人的天下；因此，爲天下舉才的禪讓制度，想必是他心目中最好的制度。

【注釋】

間：音讀作〔jiàn ㄐ〡ㄢˋ〕，找出毛病來挑剔。

菲：音讀作〔fěi ㄈㄟˇ〕，微薄。

惡：音讀作〔è ㄜˋ〕，粗劣。

黻：音讀作〔fú ㄈㄨˊ〕，禮服。

冕：禮冠。

溝洫：田間灌溉水道。洫，音讀作〔xù ㄒㄩˋ〕。

子罕篇第九

09-01《論語‧子罕篇》第一章

【原文】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譯文】

孔子很少談到利益，贊同天命，贊同仁道。

【說明】

〈里仁篇〉第十六章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在乎能夠貢獻自己的價值，小人在乎能夠獲得他人的利益。

孔子一生教人做君子，他自己怎麼會主動去講利益呢？

《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教天道而學之，是爲修道；以所修之道，牽引自己的性；以道牽引的自性，完成天命。

仁道之精神在於整體的和諧，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以道牽引的自性，天賦才得以發揮，而有自己的人生價值，完成天命，這是「里仁爲美」的境界。

〈里仁篇〉第一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只有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大家的天賦才容易發揮。

〈公冶長篇〉第十三章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是既成，可得而聞也；天道牽引的自性是用來達成天命的，是止於至善的過程，故不可得而聞也。

孔子贊同以天道牽引自性，天賦得以發揮，而達成天命。同時也贊同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以道牽引的自性，天賦才得以發揮，而有自己的人生價值。

安身立命在「里仁爲美」的境界裡。

09-02《論語‧子罕篇》第二章

【原文】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譯文】

達巷這個地方的人說：「孔子眞是偉大呀！博學多聞，但不是因爲特別專精於某項技能而成名。」孔子聽到這件事後，向學生們說：「我應該專精於哪一方面的專業呢？是專精於駕車呢？還是專精於射箭呢？我看還是專精於駕車好了。」

【說明】

小人看現象，君子見天理。

孔子看的是天命，在意整體和諧能夠助成每個人的天賦，達成每個人的天命。

孔子對於達巷黨人說他是「博學而無所成名」，以幽默方式對待，開玩笑地說：是專精於駕車呢？還是專精於射箭呢？還是專精於駕車好了。孔子專精於駕車，達巷黨人就可以看得到了，一定可以成名。

孔子爲什麼要這麼說呢？

〈里仁篇〉第十章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

君子對待天下之人，不會自以爲是，也不會否定他人，提出天下共同的價值，讓天下人都願意來比附。

孔子並沒有否定達巷黨人對他的評價，而是順著達巷黨人認爲人應該有專業技能的價值觀，回應達巷黨人，告訴他們，有一個專業技能也是不錯的。這是讓達巷黨人有路可走，何必與之爭論呢？

當然，發揮天賦，建立自己的專業技能，這是個人應該做的事。

君子要做的事，是「與命，與仁」，建立整體和諧的環境，讓大家都能發揮天賦，達成天命，而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價值。

09-03《論語‧子罕篇》第三章

【原文】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譯文】

孔子說：「以麻製成冕，是古禮；今天是用絲做成絲冕，比麻冕容易製作，我跟大家一樣改用絲做的絲冕。臣子向君主行禮，先拜於堂下，經過君主的允許，才可以進入，升堂再拜，這是古禮；但是今天的臣子，免除了先拜於堂下之禮，直接登堂而拜，這就過於逸泰了，雖然違背大家的習慣，但我還是要先拜於堂下。」

【說明】

大家都有路可走的目的，應該做；整體和諧的精神，不可違。

古禮中，以麻製成的冕，細密難成，而且耗費工時；到了孔子的時代，已經改用「純」，也就是絲，來製作冕，因爲所花費的金錢與人力大爲降低。這是禮的形式隨著時代而改變，孔子也接受這種改變，因爲禮帽的材質與加工方式，並不影響禮的整體和諧的精神，讓更多人有路可走，有帽子可戴。

「拜下」之禮，指的是臣子要覲見君主，要先在堂下揖拜，等到君主允許後，才可以進入，升堂再拜。但是到了孔子的時代，臣子不先在堂下揖拜，而是直接入堂就拜，這是一種逸泰的行爲，輕慢、隨意、放肆過頭的態度，沒了恭敬莊重的態度，違背了禮的整體和諧的精神。因此孔子沒辦法接受這種失禮的行爲，還是要遵循古禮，而不接受當時只是「拜上」的風氣。

禮的形式隨著時間，是會改變的。

如果禮的形式的改變，失去了禮的根本、原則、目的與精神，那麼，這種改變的形式，其實已經是失禮了，應該糾正過來，恢復原來的禮制。

如果改變的形式，不影響禮的根本、原則、目的與精神，還能方便實施、節省人力物力，怎麼會不能改呢？

〈八佾篇〉第四章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有了絲冕，麻冕就是奢了，所以寧可用儉便的絲冕；拜上是行禮之變易，所以寧可恭敬莊重地拜下。

【注釋】

冕：古時候的禮帽。

純：用絲來做成冕。

09-04《論語‧子罕篇》第四章

【原文】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譯文】

孔子所戒絕的四種毛病：不要只想自己，不要以我爲準，不要固執己見，不要自以爲是。

【說明】

只想自己、以我爲準、固執己見、自以爲是的人，做不到整體的和諧，也不是讓人有路可走的行爲。

四種以自我爲中心的毛病：只想自己、以我爲準、固執己見、自以爲是。

只想自己，是與人交往，只顧自己的想法，想到就說，不會顧及對方的想法、意願。

以我爲準，是與人共事，都是以自己的意見爲準，他人只有聽話辦事的份。

固執己見，是自己的想法、做法已經行不通了，還是要堅持固有的想法、做法。

自以爲是，是明明做不好了、做錯了，還認爲自己做得好、做得沒錯，自己說了算。

有這四種毛病的人，能夠成事嗎？既然不能成事，就一定要戒絕這四種毛病。

【注釋】

絕

《說文解字》：「絕jué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

「絕」音讀作〔jué ㄐㄩㄝˊ〕。

「絕」小篆作「絕-小篆-1.png」；

「絕」从「刀」、「糸」，「卩」聲，形聲字；

从「刀」，表示「刀斷」之義；

从「糸」，表示「絲縷」之義；

从「卩」，表示「人依據節度、法度的作爲」之義；

會合「糸」、「刀」、「卩」之義，得「人依據節度、法度，刀斷絲縷的作爲」之義。

由「人依據節度、法度，刀斷絲縷的作爲」之義，引伸爲「以節度、法度審斷」之義。

「絕」字，並沒有「全面放棄」的意思。

「子絕四」，不是放棄「意」、「必」、「固」、「我」，而是切勿只想自己、以我爲準、固執己見、自以爲是。

毋：禁止、杜絕的意思。

09-05《論語‧子罕篇》第五章

【原文】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譯文】

孔子在匡地遇到了危難。他說：「文王雖然已經過世了，難道他的文化思想不在這裡了嗎？如果老天要滅亡這個文化思想，那麼後世的人將得不到這個文化思想的教化。如果老天還不要滅亡這個文化思想，那麼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說明】

這一章講孔子的天命，傳承文王的文化思想，讓後世之人得到這個文化思想的教化。

魯國的陽虎曾經入侵匡地，並施以暴虐，因此匡人心生怨恨。後來孔子離開衛國，在前往陳國的路上，經過匡地，因爲孔子的相貌很像陽虎，匡人以爲陽虎又回來了，因此圍困孔子一行人。

在這個危難之際，孔子安慰學生，他是以傳承文王的文化思想爲己任，這是他的天命，如果老天不要斷絕這個文化思想，他怎麼會在這個時候死去呢？

結果，孔子一行人安然度過了這個劫難。

孔子的天命既如此，上天必然賦予他天賦，而他能夠發揮自己的天賦，才能夠完成自己的天命。

【注釋】

沒：同歿。

不得與於斯文：不得爲斯文所幫助，即得不到斯文的教化。

【參考】

〈衛靈公篇〉第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09-06《論語‧子罕篇》第六章

【原文】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譯文】

太宰問子貢：「你們的老師是聖人吧？他的才能何其多啊！」子貢回答：「因爲老天讓他發揮才德，使他成爲聖人，所以他有這麼多才能。」孔子聽聞這件事後說：「太宰眞的了解我嗎？我小時候貧賤，所以會做許多低賤的工作。君子需要許多才能嗎？不需要多呀！」

【說明】

在孔子的時代，人分爲兩個部份；一個部份是沒有讀書的人，稱作「民」，爲農事、工匠、雜役之人；另一部份爲「士」、「大夫」、「卿大夫」、「諸侯」、「天子」，這些人都是讀過書的人，爲施政之人。

雜役之人所做的雜事，也就孔子所謂的「鄙事」。

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本來是「士」的階級，一定讀過書；但是他在孔子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孔子沒能夠就學，幸好孔子在母親顏徵在的努力之下，得以讀書，後來才能夠做到魯國的司寇。所以孔子年少的時候，所能做的只是鄙事。

鄙事是生活瑣碎之事，在富貴人家是由僕役去做，雖然是僕役之事，其中又有許多生活必要之事。由於小時候家境貧賤，相較於富貴人家，孔子對於生活所必需的必要之事，自有不同於富貴之人的體會；所以，孔子會說：「太宰眞的了解我嗎？」

孔子的思想是以民爲主，民間的困難、疾苦，他從小就有體驗，讓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並不需要有多大的本事、多少的才能，而是需要𦎫眞之心。

𦎫眞之心是禮的根本，有了禮的根本，才可以做到禮的原則、目的與精神，有了𦎫眞之心，才好做到權力與義務的平衡，大家才容易有路可走，而能夠做到整體的和諧。

〈里仁篇〉第一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君子是以𦎫眞之心，無友不如己者，愼終追遠，溫良恭儉讓，爲大家創造整體和諧的環境，讓大家都有路可走，發揮自己的天賦，達成自己的天命，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

君子如果從小做過低賤的事，長大了也不會瞧不起做低賤工作的人，自然會關照所有人，所有人才是一個整體。

09-07《論語‧子罕篇》第七章

【原文】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譯文】

琴牢說：「老師說過：『我的學問不是爲了求取功名，所以有很多生活必需的才藝。』」

【說明】

接續上一章講的孔子「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技能也可以做到藝的境界。

「藝」的本義是「種植」，假借爲「才藝」的意思。

「吾不試，故藝。」的「藝」字，是「才藝」的意思。

〈子罕篇〉第二章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是禮儀、音樂、射箭、駕車、文字、算數。六藝爲生活所用，學問貴在實踐，擅長六藝，可以改善生活。孔子不求官做，所以擅長六藝，禮儀、音樂、射箭、駕車、文字、算數，都是專業技能，有了專業技能，就足以爲生。

孔子擅長六藝，是爲了生計。六藝是專業技能，君子不器，而是要博學以文，約之以禮，然博學不是爲了成名，而是爲了自己人生境界的精進與提升。

【注釋】

牢：姓琴，名牢，字子開，孔子弟子。

09-08《論語‧子罕篇》第八章

【原文】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譯文】

孔子說：「我自己有知道並解決對方問題的能力嗎？我是沒有這種先知的能力。有位沒讀過書的鄉野之人來問我問題，他想要講清楚問題，卻又講不清楚，而我沒有自己的想法、看法，於是我就旁敲側擊地問他：爲什麼有這個問題？想要有什麼樣的結果？再從這兩端的因果關係，找出其中可行的過程，來解決問題。」

【說明】

從開始到結果，這兩端的因果關係，找出其中過程的必然可行方案，逐步達成目標。

知人，不是由己度人，而是以眞誠的態度，由對方告知眞相。

如果對方想讓自己明白，卻又說不清楚、講不明白，就需要以良知來幫助他，理清楚頭緒、過程、結果。

孔子不是以己之所知而知人，而是以良知照人，就算對方是沒有知識的人，也可以幫助對方找到出路，有路可走。這是孔子的眞心，與對方交流，得到對方的眞心對待，而竭盡對方所問的問題。

〈里仁篇〉第十章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

君子對待天下之人，不會自以爲是，也不會否定他人，自己提供的價值是他人想要的。

首先孔子不會自以爲是地認爲，問題到他手上，他自己就有辦法可以解決問題。他即使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要解決的是對方的問題，對方有自己想要的結果，所以孔子「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先不要自以爲是，也不否定對方學問不如自己，而是以對方爲主，依據對方想要的結果去處理問題，如此，給予對方的，才是有用的價值。

孔子如何做呢？

先問清楚他爲什麼有這個問題，也就是問題是怎麼開始的，再問他想要的結果，由開始到結果之間，找出處理問題的過程。

這一章告訴我們：

遇到問題，先不要自以爲是，預設自己的立場；也不要否定對方，無視對方的意願。

面對問題，一定要先清楚問題是怎麼開始的，想要的結果是怎樣的，才能夠準備好充分的條件，處理好問題的每一個步驟，達成預期的結果。

對孔子而言，不以自己的學問好，而用大道理來使人折服；而是以當事人爲主，在當事人的層次，得到當事人想要的結果，只是達成這個結果的過程，對內要出於自己的「思無邪」，對外要立於合乎「禮」的行爲，要以「樂」的和諧精神來達成整體的共創共利。這樣每個層次的人們，都有自己的善果。

【注釋】

叩：旁敲側擊地問。

09-09《論語‧子罕篇》第九章

【原文】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譯文】

孔子說：「鳳鳥不飛來，黃河的龍馬不再出現顯圖，今世不會有聖明的君主，讓我解決世上的問題，達成應該做到的結果，我已經不抱希望了！」

【說明】

上一章講孔子如何幫助他人解決問題，達成對方想要的結果。

這一章講沒有聖明的君主，可以讓孔子解決世上的問題，達成應該做到的結果。

孔子可以幫助鄉野之人解決問題，但是要解決天下人的問題，還是須要聖明的君主任命孔子職位，這樣才可以名正言順地爲天下解決問題。

可是「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表示不會有聖明的君主出現，孔子也不抱希望能在當時爲天下解決問題。

【參考】

〈子路篇〉第三章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邦有道，有道之君，始有名正言順。

09-10《論語‧子罕篇》第十章

【原文】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譯文】

孔子見到穿著喪服的人，穿戴大夫以上的禮帽、禮服的人，以及盲人，這些人一旦出現在他面前，即使是年輕人，也一定從坐席上起身；從他們面前經過的時候，也一定快步走過。

【說明】

齊衰者，是穿著喪服的人。服喪之人的心情處於哀戚的狀態，關照他們的心情，是讓他們不致陷入悲傷的人情關懷。

冕衣裳者，是做官的人。每一位官員都有他的官職，對於這些官職的敬重，官職才有威嚴，當官職有威嚴的時候，擔任這個官職的人，才會感受到這個官職是人民所賦予他的權力，做這個官要好好地珍惜這個權力，善盡他的責任與義務。

瞽者，是瞎子，眼睛看不到的人。不要因爲人的眼睛看不到，而在行爲、動作上有所欺瞞、怠慢，光明正大的人，是不會欺負看不到的人。

當這些人出現在自己眼前的時候，從坐席上起身；從他們面前經過的時候，快步走過；都是表達對他們的敬意與關照。關照服喪之人的心情，關照做官之人的官職，關照盲人的缺憾與不足，這些都是心懷善美之意而有的謹言愼行。

不要讓比較心給綁架了。

喪事、官位、殘疾，應該要以同理心來對待。

【注釋】

齊衰：讀作〔zī ㄗ〕〔cuī ㄘㄨㄟ〕，喪服名，用粗麻布製成，以其緝邊縫齊，故稱「齊衰」。

【參考】

對齊衰者，致哀；

對冕衣裳者，致敬；

對瞽者，致愛。

09-11《論語‧子罕篇》第十一章

【原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譯文】

顏淵感嘆地說：「夫子的道德，越是仰望，越覺高大；夫子的學問，越去鑽研，越覺堅深；就像他在高山上看著我，在我的前面，引導著我；一會兒，我看不到他了，他又在我的後面，支持著我。夫子很有步驟地引導我，教我文章典籍，廣及古今中外的學問，教我禮樂制度，使行爲有所根據，這些都讓我欲罷不能地學習。就算是竭盡了我所有的才能智慧，他還是高高地聳立在那裡，雖然我想跟從他，但是，找不到路啊！」

【說明】

人生成就的根本在德性，德性有多深厚，成就才有多高大。

深厚的德性，到成就的高大，過程需要高深堅實的學問，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就。

好的老師不是要學生成就他的高大，而是引導、支持學生發揮自己的天賦，成就學生的人生。

顏淵雖然說「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其實，顏淵已經走在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了。因爲孔子有孔子的路，顏回有顏回自己的路，這才是自己的人生。

【注釋】

博

《說文解字》：「博bó大通也。从十从尃。尃，布也。」

「博」音讀作〔bó ㄅㄛˊ〕。

「博」从「十」从「尃」，會意字；

从「十」，表示「古今中外」之義；

从「尃」，表示「布及」之義；

會合「十」、「尃」之義，得「布及古今中外」之義。

約

《說文解字》：「約yuē纏束也。从糸勺聲。」

「約」音讀作〔yuē ㄩㄝ〕。

「約」从「糸」、「勺」聲，形聲字；

从「糸」，表示「絲線」之義；

从「勺」，「勺」乃「廛」之假借，「廛」表示「附著於主體」之義；

會合「糸」、「廛」之義，得「絲線附著於主體」之義。

由「絲線附著於主體」之義，引伸爲「行爲根據主體」之義。

廛

《說文解字》：「廛chán一畝半，一家之居。从广、里、八、土。」

「廛」音讀作〔chán ㄔㄢˊ〕。

「廛」从「广」、「里」、「八」、「土」，會意字；

从「广」，表示「安居」之義；

从「里」，表示「井田與社主」，爲「同井田組成社會」之義；

从「八」，表示「分有」之義；

从「土」，表示「土地」之義；

會合「广」、「里」、「八」、「土」之義，得「同井田分有土地者，組成社會，安居於此」之義。

一井八戶人家，耕有私田，共耕公田，有事會於社，共同解決問題，大家安居於此。

所以「廛」的意思是：每戶人家附著於井田制度，踐行整體的價值，而有個體的利益。

09-12《論語‧子罕篇》第十二章

【原文】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譯文】

孔子病重，子路派同學去當孔子的家臣，來準備喪禮的事宜。孔子的病稍微好些，於是說：「子路做這種假詐的事情，已經很久了吧！我明明沒有家臣，卻要裝作有，我要欺騙誰呢？欺騙天嗎？而且我與其死在家臣的手裡，寧願死在弟子們的手裡！我縱使不能用卿大夫的葬禮，難道我會死在路上，而沒有人埋葬嗎？」

【說明】

孔子不是卿大夫，沒有家臣，而子路覺得孔子的葬禮，應該是卿大夫的等級，所以就派了同學去當孔子的家臣，來準備喪禮的事宜。孔子的病稍微好些，見到這種情形，就責備子路的假詐行爲，不是卿大夫而用卿大夫的禮，是僭越的行爲，君子不恥的行爲。

〈爲政篇〉第五章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雖然講的是對待父母生死的禮，也可以適用於學生對待老師生死的禮。子路明顯地違背了禮制，所以孔子責備他，這要欺騙誰啊！就算騙得了自己，也騙不了老天啊！

孔子愛護自己的學生，學生敬重自己的老師，他寧可死後，由自己的學生安排後事，也不要家臣來處理自己的後事。

家臣是權力上的關係，學生是情感上的關係。孔子希望他的喪禮由與他感情深厚的學生來處理，他深信他的學生一定不會讓他暴屍路上，一定會好好地舉行他們可以做到的最好葬禮。

雖然學生對孔子有深厚的感情，希望他的葬禮有體面的規格，但是仍舊不能違背禮制。

不要被世俗所謂尊貴的排場給綁架了。

【參考】

假裝、欺詐之心，是與𦎫眞之心背道而馳。

𦎫眞之心不會假裝，也不會欺詐。

𦎫眞之心，知孔子，學生們願意提供自己最好的照顧孔子。

從本章看來，孔子認爲自己沒有做官的命，教育學生才是他的天命。

09-13《論語‧子罕篇》第十三章

【原文】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譯文】

子貢問孔子說：「這裡有塊美玉，是要藏在櫃子裡呢？還是求好價錢，把它給賣了呢？」孔子說：「當然賣！當然賣！我正等待識貨的買家呀！」

【說明】

〈子罕篇〉第九章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沒有聖明的君主，可以用孔子來解決世上的問題，達成他的理想。

這一章孔子藉由子貢的問題，美玉有了好價錢，賣不賣？孔子說，當然賣！當然賣！可見孔子是多麼希望遇見一位聖明的君主，能夠好好地用他，實現他的理想。

孔子有生之年，並沒有遇見聖明的君主，這是他的遺憾，所以說他想要達成什麼理想，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

【注釋】

韞：音讀作〔yùn ㄩㄣˋ〕，藏的意思。

匵：音讀作〔dú ㄉㄨˊ〕，櫃子的意思。

沽：音讀作〔gū ㄍㄨ〕，賣的意思。

「求善賈而沽諸」的「賈」，音讀作〔jià ㄐ〡ㄚˋ〕，「價錢」的意思。

「我待賈者也」的「賈」，音讀作〔gǔ ㄍㄨˇ〕，「商賈」的意思。

【參考】

從本章看來，孔子希望在當時就能實踐理想，所以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他在等識貨的人，無奈識貨的人沒有出現啊！孔子不會把玉賣給不識貨的人。

09-14《論語‧子罕篇》第十四章

【原文】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譯文】

孔子想要居住在東方九夷之地。有人說：「那裡的文化這麼鄙陋，怎麼能夠居住啊？」孔子說：「君子居住的地方，怎麼還會鄙陋呢？」

【說明】

君子的能力、智慧與境界，不會讓鄙陋的地方繼續鄙陋。

地方之所以鄙陋，是因爲這個地方沒有君子。

韓愈居住過的潮州地區，至今文風依舊；蘇東坡居住過的海南島，也是人才輩出。

君子移風易俗，影響周圍的人向善，而自己並不受鄙陋的影響。

【參考】

孫中山先生說地方自治的基礎在縣。我們中國有三千個好縣長，都是君子，中國一定可持續的強大。

09-15《論語‧子罕篇》第十五章

【原文】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譯文】

孔子說：「我從衛國回到魯國，而後才把《樂》的音律訂正了，使得《詩》的〈雅〉、〈頌〉的樂音與音律得以相配。」

【說明】

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之後，做了《詩》、《書》、《禮》、《樂》、《易》、《春秋》的文獻整理工作，將六經流傳下來，對於中華民族文化思想，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詩》流傳至今，可惜《樂》我們已經看不到了。

據傳古代的詩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重新整理、刪定，保留語言優美，符合雅正之音的篇章，總共留下三百零五篇。《詩經》的體裁分爲〈風〉、〈雅〉、〈頌〉。〈雅〉、〈頌〉之樂則是搭配各自不同的音律。

【參考】

讀詩，讀文字之義；唱詩，唱情感之和。

〈泰伯篇〉第八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孔子的天命。

09-16《論語‧子罕篇》第十六章

【原文】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譯文】

孔子說：「出外在朝廷做官，以忠信之心事奉公卿；回到家裡，以孝弟之心事奉父兄；處理喪事，不敢不盡全力；節制飲酒，不會喝酒過度而產生困擾；這些事對我來說，有什麼困難呢？」

【說明】

入則孝弟，出則忠信，喪事勤勉，不爲酒困，這些事情都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對孔子來說，有什麼困難呢？

但是，很多人還是做不到這些基本的要求，爲什麼呢？

〈里仁篇〉第二十三章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能夠做好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人，少有機會見他有什麼過失。

如果不能做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會去關照他人，凡事都以自己的利益爲中心的人，很容易見到他的過失，要他做好「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這些事情，那就不容易了。

入則孝弟，出則忠信，喪事勤勉，不爲酒困，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如果連這個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哪能做一位君子呢？

不要標榜應該做的事，不然，宣揚這些事，就被這些名給綁架了。

【注釋】

勉

《說文解字》：「勉miǎn彊也。从力免聲。」

「勉」音讀作〔miǎn ㄇ〡ㄢˇ〕。

「勉」从「力」、「免」聲，形聲字；

从「力」，表示「努力」之義；

从「免」，「免」乃「蔑」之假借，表示「竭盡力氣」之義；

會合「力」、「蔑」之義，爲「竭盡力氣的努力」，得「盡全力」之義。

【參考】

「出則事公卿」，表示沒有當公卿的命，就好好爲公卿做事。

人要認命，先與自己的命和諧。

09-17《論語‧子罕篇》第十七章

【原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譯文】

孔子站在川水岸上說：「時間逝去就像這流水，日夜不停地奔流。」

【說明】

這一章講現象隨著時間，永遠在變化。歲月不停地流逝，現象不停地變化。

有高山，有勢能，才會有奔流不息的河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境界高的人，才會有流動的勢能，長養萬物的動能。

人的一生，時間是有限的，浪費時間，就是浪費生命。

人生的目標錯了，是最浪費時間的事；有了對的目標，而不好好地去達成，也是浪費時間。

如何知道目標是對的呢？

能夠發揮自己的天賦，而又有利於世人的事，這個人生方向錯不了。

如果把自己沒有天賦、不擅長的事，當作人生目標，就算是努力過人，也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努力只是充分條件，不是必要條件，天賦才是必要條件。

發揮自己的天賦，達成天命，而有人生的價值，這是美；願意貢獻自己的價值，這是義；讓世人受惠於自己提供的價值，這是善；能夠達成這樣的天命，有這樣的人生價值，也就不枉此生了。

人生發揮天賦，達成美義善的天命，這是立德，立高山仰止之德，智慧之德如高山流水，長養萬物，爲而不爭，逝而不留。

【注釋】

川

《說文解字》：「川chuān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巜，距川。言深く巜之水會爲川也。凡川之屬皆从川。」

「川」音讀作〔chuān ㄔㄨㄢ〕。

「川」从「水」、「巜」像「两岸」之形，合體象形文；

从「水」，表示「水流」之義；

从「巜」，像「两岸」之形，表示「兩岸之間」之義；

會合「水」、「巜」之義，爲「兩岸之間的水流」之義。

舍

《說文解字》：「舍shè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也。口象築也。」（誤釋字形字義）

「舍」音讀作〔shè ㄕㄜˋ〕。

「舍」金文作「」、「」，小篆作「舍-小篆-1.png」，獨體象形文；

皆像「廬舍之屋脊棟樑，以及屋之四隅」，下體之「口」是屋之四隅，上面有屋脊棟樑，就像是「倉」字下部的「口」上面有屋脊，以及貯藏之倉；

「舍」的本義是「廬宅」。

「舍」爲居住之用，故引伸爲「停止」之義。

※參考《文字析義》P0107舍。

09-18《論語‧子罕篇》第十八章

【原文】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譯文】

孔子說：「我還沒見過一個人喜好美德像喜好美色那樣。」

【說明】

上一章講現象隨著時間，永遠在變化，其背後一定有規律。

這一章講會變的現象與不變的規律。

美色是現象的美好，現象是表現在此時此刻的結果，所以大家都希望現在是美好的，大家都喜歡現在的美色。「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不斷地奔流，下一刻，明天，或是明年，現在的美色，還是美色嗎？美色是隨著時間而逝去的。

美色會逝去，什麼不會逝去呢？美德是不會逝去的，永遠都不會逝去。

不去喜好永遠都不會逝去的，而去喜好會逝去的，人是不是很傻呀？

自己的天賦之德，賦予自己一生，發揮自己的天賦，一生都不會失去。看到世上所謂的美好，不是自己的天賦，只是現象的美色，而去追求它，這是追求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就算追求到了，美好也會隨著時間而消逝，這樣明智嗎？

孔子講的好德、好色，不是在空間上對立的兩個概念，而是講時間上，會變、不變的兩個概念。

如上一章所言，人生發揮天賦，達成美義善的天命，這是立德，立高山仰止之德，是爲好德；好德之人爲人類積累見證出來的規律，而好色者只是在乎事物的現象。

人喜好現象，卻不喜好規律；喜好會變的現象，卻不喜好不變的規律；是有智慧的人嗎？

【注釋】

色：人當時的氣色，指「現象」而言。

德：效法天地之心，指「規律」而言。

09-19《論語‧子罕篇》第十九章

【原文】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譯文】

孔子說：「譬如要堆成一座山，到了最後只差一筐土，停止不再堆了，最終不能堆成一座山，這個停止，是我自己要停止的。譬如要整平一塊窪地，雖然只堆了一筐土，只要繼續不斷地堆土，最終將地整平，這個進步，是我自己要前往的。」

【說明】

人生不是想要成就有多高就有多高，而是要有深厚的基礎，基礎由「學」和「習」來奠定的，在這個基礎之上發揮自己的天賦，達成自己的天命，才是自己的人生價值。

〈子罕篇〉第十八章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學」和「習」先聖先賢的智慧，先聖先賢的智慧是已經確定的、不會變的智慧，就是信，就是規律，用這些不變的規律來奠定自己深厚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發揮自己的天賦，不浪費時間，堅定地走下去，「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不要被當時所謂的好與不好給左右了，這些所謂的好與不好是會變的，《道德經‧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有人說你好，就有人說你不好；有人說你對他好，就有人說你對他不好。今天有人說你好，明天他也有可能說你不好；今天有人說你對他好，明天他也有可能說你對他不好。這些由他人認定的好與不好，是會變的。

唯有自己的天賦是不會變的，它一生都對你好，這是不會變的；會變的反而是你自己，當不自知自己的天賦，而不斷地外求，求不屬於自己的美好，就算今天到手了，明天還是要失去它，因爲它不屬於自己。

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它會一直變，變得無法捉摸；而天賦就沒有這個問題，它永遠屬於自己，永遠不變。

先聖先賢的智慧是不變的規律，自己也有一生不變的天賦；以先聖先賢的智慧建立人生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發揮自己不變的天賦。

好德爲本，天賦永色。

辛棄疾的詞：「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天賦不是外求的，而是內自在的。

09-20《論語‧子罕篇》第二十章

【原文】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譯文】

孔子說：「把道理告訴他之後，而能不怠惰地去實踐的人，大概只有顏回吧！」

【說明】

這一章講顏回據於德而行之不惰。

好聽的話、好看的東西，大家都喜歡聽、喜歡看，但是聽過之後、看過之後，能夠幫助自己實踐出人生的境界嗎？

孔子講的道理，在那個時代，很多人都不想聽，但是孔子的學生，尤其是顏回，聽到老師所講的德行，他就去實踐，而且一點都不怠惰，所以孔子感嘆，大概只有顏回會毫不怠惰地去實踐他講的德行。根據實踐前人見證過的德行，讓自己立於大家都有路可走，進而整體和諧的人生道路。

大家可以體會孔子爲什麼會感慨：「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色不能幫助我們實踐出人生的境界，只有好德才可以幫助我們實踐出人生的境界。

德是人類積累見證出來的規律，而色只是事物的現象。

不被現象所綁架，順應規律，規律之下，大家都有路可走，才有機會活出人生的境界。

09-21《論語‧子罕篇》第二十一章

【原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譯文】

孔子說到顏淵：「可惜呀！我只有看到他的境界越來越高，不曾見他停止進步。」

【說明】

融會貫通前人所立之德，建立自己的德行；要建立自己的德行，就必須有止於至善的決心。

「學」先聖先賢傳承下來一以貫之的思想智慧，作爲自己人生的基礎，根據這一以貫之的思想智慧爲基礎，發展自己的智慧，發揮自己的天賦，止於至善，來創造自己的人生境界。

由前人所立之德，找出事物的規律。

〈子罕篇〉第十七章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水之所以可以「逝者如斯夫！」是因爲大江大河的源頭一定在高山，有高山的勢能，水才會有長遠的流域，滋養萬物。

水之所以能夠到高山，是因爲有天地之間的水循環。河流之水被太陽蒸發爲水汽，水汽上升遇到冷空氣，結爲小水滴，成爲雲；雲遇到風，成爲飄雲，飄雲遇到了高山，小水滴的雲聚集成大水滴，成爲雨；雨降落在高山，成爲水流，流下成爲河流。河流之水再度被太陽蒸發爲水汽，進入再一個循環，如此有不斷的循環，這是規律。

實踐事物的規律，建立自己的德行。

〈子罕篇〉第十八章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就像水循環的規律，學會順應規律的智慧，相比於被綁架在現象裡，更能夠提升自己的境界，而有人生的勢能，幫助更多的人，有更長久的時效。顏淵的「進」，就是提升自己到這種的境界，境界越來越高，人生的勢能也越來越高。「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注釋】

解釋「進」字之前，需要先解釋「𨳌」、「閵」二字。

𨳌

《說文解字》：「𨳌zhèn登也。从門、𠄟。𠄟，古文下字。讀若軍敶之敶。」

「𨳌」音讀作〔zhèn ㄓㄣˋ〕。

「𨳌」从「門」、「𠄟」（古文「下」字），會意字；

从「門」，表示「門上」之義；

从「下」，表示「由下而上」之義；

會合「門」、「下」之義，爲「由下而上登於門上」，得「登高」之義。

閵

《說文解字》：「閵lìn今閵。似雊鵒而黃。从隹，𨳌省聲。」

「閵」音讀作〔lìn ㄌ〡ㄣˋ〕。

「閵」从「隹」、「𨳌（省）」聲，形聲字；

从「隹」，表示「鳥類」之義；

从「𨳌」，表示「登高於門上」之義；

會合「隹」、「𨳌」之義，爲「喜登高於門上的鳥類」，指「雊鵒」，俗稱「八哥」的鳥。

（「雊」音讀作〔gòu ㄍㄡˋ〕，「鵒」音讀作〔yù ㄩˋ〕。）

進

《說文解字》：「進jìn登也。从辵，閵省聲。」

「進」音讀作〔jìn ㄐ〡ㄣˋ〕。

「進」从「辵」、「閵（省）」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止」之義；

从「閵」，「閵」乃「𨳌」之假借，表示「由下而上登高」之義；

會合「辵」、「𨳌」之義，得「由下而上登高的行止」之義。

「吾見其進」的意思是：我看見他的境界越來越高。

09-22《論語‧子罕篇》第二十二章

【原文】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譯文】

孔子說：「幼苗長大而不開花的，是一定有的！開花而不結實的，也是一定有的！」

【說明】

〈雍也篇〉第十八章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能夠創造自己境界的人，一定是先知道，而後好道，進而創造自己的境界，而樂道，這是必然的過程。

稻麥開花結果，本是必然的自然流程，這是老天賦予它們的天賦。但是，在稻麥成長的流程中，每一步都必須具備充分的條件，來完成這一步的要求，然後才能發展到下一步，流程當中的任何一步，達不到要求，就沒有下一步了，當然也就不能完成整個流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要發揮自己的天賦，必須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一個層次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其中任何一個階段達不到更高的層次，也就不會有自己更高的境界了。

自己的境界不斷地提升，一定是每一個階段的行爲都能夠合乎天理，提升自己的境界，才會有下一個更高層次的境界。

有自己境界的人，才是樂道之人。

09-23《論語‧子罕篇》第二十三章

【原文】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譯文】

孔子說：「年輕人應該創造出足以令人敬畏的境界，怎會知道他們的成就不如今人呢？但是，如果到了四十、五十歲，還是默默無聞，那就不足以令人敬畏了！」

【說明】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知天命的人，一定會有自己的境界，而有自己的價值。

四、五十歲，還沒有自己境界的人，也就是沒有自己價值的人，哪有人會敬畏他呢？

要能夠有自己的境界，而有自己的價值，先要學，學而能覺，見天道之所在，行道而能悟，有自己的智慧，知道發揮天賦，去達成天命，這是合乎天理，自己的道。

能夠發揮天賦，達成天命，而有自己利他的價值，而聞於世。這樣的後生，是有自己的境界，創造出來的行爲典範，與前人創造的典範，一樣是有利於大家的價值。

09-24《論語‧子罕篇》第二十四章

【原文】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譯文】

孔子說：「指正過錯的話，能不聽從嗎？但是要能夠眞心地改過，才是可貴。肯定期許的話，能不喜悅嗎？但是要能夠抽絲剝繭地找出其中的道理，才是可貴。如果只是聽了喜悅而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只是當面聽從而不是眞心改過，我對這種人實在沒什麼辦法！」

【說明】

這章講後生要能夠做到可畏，對於他人的教誨，無論是肯定期許的話，還是指正過錯的話，應該要找出道理，知錯能改。

當自己有過錯的時候，對於他人指正自己的過錯，貴在能改，而不是表面的聽從；

當自己有成就的時候，對於他人期許自己的成就，貴在提升，而不是當時的自滿。

不合乎天理的事情，從法語之言，改過；

做得好的事情，說巽與之言，要找出天理。

能夠找出天理，知錯能改，才能夠覺悟天理，而有自己的境界，這是自己之道。

09-25《論語‧子罕篇》第二十五章

【原文】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譯文】

孔子說：「對事要忠心，待人講誠信，對待忠信之大事，不要與不如自己的人共事。有了過錯，不要害怕改過。」

【說明】

志於道的過程，以忠信爲主，與各種天賦之人共事。巽與之言的見道，法與之言的改過，見道改過，提升整體的境界。

〈學而篇〉第八章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在〈子罕篇〉再提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當面對重大問題的時候，自己的能力還不足以解決問題的時候，需要找各種天賦比自己高明的人，來一起共事，共同解決問題；而不是以過去的成就，自以爲是，去做自己無法達成的事。

如果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發現了過失，要馬上改過，不要讓過錯破壞了解決問題的過程。

這樣見道改過的團隊，必能提升整體的境界。

【參考】

〈學而篇〉第八章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提升自己能力的境界。

〈學而篇〉第九章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提升自己智慧的境界。

〈學而篇〉第十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提升自己創造的境界。

09-26《論語‧子罕篇》第二十六章

【原文】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譯文】

孔子說：「三軍雖然人多勢眾，還是可以把主帥俘虜過來；一般普通老百姓雖然人單勢孤，卻不能奪取他確立的志向。」

【說明】

有智慧可以凌駕武力，志向確立就不會失去。

靠武力來保護的統帥，是會被敵方所奪；而一般百姓確立的志向，任誰也奪不了的。

【參考】

每個人都有一個不會喪失的天賦，如果志在發揮自己的天賦，又有誰能夠奪走自己的天賦呢？

就怕捨棄自己的天賦，向外去求不屬於自己的事物。《孟子‧告子上篇》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一個人要做好學問，沒有其他的辦法，只有把自己放逐在外的心，求回來。

在心外追逐不屬於自己的事物，還不如誠心對待自己的天賦。天賦是誰也奪不走的！

09-27《論語‧子罕篇》第二十七章

【原文】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譯文】

孔子說：「穿著破舊又填充著亂絮的袍子，與穿著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會感到羞恥，大概只有仲由做得到吧！《詩經》上說：『不忌妒、不貪求，他人如何能說不好呢？』」子路聽了老師稱讚自己，於是就老是誦讀這兩句詩。孔子說：「這只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有什麼好彰顯自己的呢？」

【說明】

我們不去嫉妒他人有好東西，也不貪求他人的東西，這樣就不會做出傷害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行爲，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能夠不違背做人的基本道理，他人如何能說我們不好呢？

嫉妒，希望人家不好；貪求，希望得人好處。

嫉妒和貪求都容易使人失去做人的基本道理，而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情。

捫心自問是否也因爲嫉妒和貪求，而做過傷害他人的事情呢？

如果沒有，做人的基本道理做到了；

如果有，要怎麼改過呢？

首先克制自己傷害他人的行爲，傷害發生了，就無法挽回；

再者，讓嫉妒和貪求的念頭不會產生。

不會產生嫉妒和貪求的念頭，最好的辦法是在自己立定的志向中精進，當自己是有德有才的人，自己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境界，還會對屬於他人的東西，產生嫉妒和貪求的念頭嗎？之所以成爲嫉妒和貪求之人，都是因爲自己無法創造屬於自己的境界。

要做到「匹夫不可奪志」，需要先做到「不忮不求」，更要做到讓自己成爲有德有才之人，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境界。當自己可以無中生有地創造屬於自己的境界，又有誰能够奪得走呢？

【參考】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表示子路不被物質綁架，是有他的境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表示子路被名聲綁架，是他還沒到的境界。

09-28《論語‧子罕篇》第二十八章

【原文】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譯文】

孔子說：「到了歲末寒冬之時，就會知道在其他樹木凋零之後，唯有松柏還是挺立著。」

【說明】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志向堅貞不移的人，不可奪其志，雖然外在的環境像寒冬一樣，風雪凜冽，其他樹木都已凋零，唯有松柏卻毅然挺立。

越是環境惡劣、世態炎涼，越能檢驗人的氣節；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正是如此。

〈里仁篇〉第二十三章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在「不忮不求」，「約」在「不可奪志」，「約」在「里仁爲美」，是如「松柏之後彫」矣！

【注釋】

彫：乃「凋」之假借，表示「凋零」之義。

凋

《說文解字》：「凋diāo半傷也。从仌周聲。」

「凋」音讀作〔diāo ㄉ〡ㄠ〕。

「凋」从「仌」、「周」聲，形聲字；

从「仌」，表示「仌凍之時」之義；（「仌」今寫作「冰」）

从「周」，「周」乃「刀」之借，「刀」表示「傷害」之義；

會合「仌」、「刀」之義，爲「艸木傷於仌凍之時」之義。

【參考】

名位、物質、慾望，都不被綁架，「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09-29《論語‧子罕篇》第二十九章

【原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譯文】

孔子說：「智者不會迷惑，仁者不會憂慮，勇者不會懼怕。」

【說明】

贊同天命、贊同整體和諧的仁者、智者、勇者，具備以下條件：

仁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良好，故無所憂；

智者，事與物之間的關係清楚，故無所惑；

勇者，義與我之間的關係通透，故無所懼。

【注釋】

憂

《說文解字》：「憂yōu和之行也。从夊𢝊聲。《詩》曰：布政憂憂。」

「憂」音讀作〔yōu 〡ㄡ〕。

「憂」从「夊」、「𢝊」聲，形聲字；

从「夊」，表示「行有所牽絆」之義；

从「𢝊」，表示「對於問題的思慮」之義；

會合「夊」、「𢝊」之義，爲「行有所牽絆於問題的思慮」之義。

惑

《說文解字》：「惑huò亂也。从心或聲。」

「惑」音讀作〔huò ㄏㄨㄛˋ〕。

「惑」从「心」、「或」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理狀態」之義；

从「或」，表示「無從選擇」之義；

會合「心」、「或」之義，爲「無從選擇的心理狀態」之義。

懼

《說文解字》：「懼jù恐也。从心瞿聲。」

「懼」音讀作〔jù ㄐㄩˋ〕。

「懼」从「心」、「瞿」聲，形聲字；（「瞿」音讀作〔jù ㄐㄩˋ〕）

从「心」，表示「心理狀態」之義；

从「瞿」，「瞿」乃「䀠」之借，表示「驚恐」之義；（「䀠」音讀作〔jù ㄐㄩˋ〕）

會合「心」、「䀠」之義，爲「驚恐的心理狀態」之義。

【參考】

〈憲問篇〉第二十九章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09-30《論語‧子罕篇》第三十章

【原文】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譯文】

孔子說：「可以和他一起學道，未必可以和他一起行道；可以和他一起行道，未必可以和他一起立足於道；可以和他立足於道，未必可以和他一起權衡價值。」

【說明】

學道而能行道，行道而能立於道，立於道而能權衡價值。

學道是去除蒙昧。

行道是實踐前人驗證過的智慧。

立於道是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權衡價值是以「里仁爲美」的大義，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

不能去除蒙昧，不足以實踐前人驗證過的智慧；

不能實踐前人驗證過的智慧，不足以讓大家都有路可走；

不能讓大家都有路可走，不足以權衡每個人的價值。

立於道，讓大家都有路可走，每個人才有機會創造自己的人生價值。

09-31《論語‧子罕篇》第三十一章

【原文】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譯文】

「唐棣的花，隨風翩然往復來回地舞動著；我難道不思念你嗎？只是家住得太遠了。」孔子說：「只是他還未到眞正思念的地步，如果眞的思念，哪有什麼遠的呢？」

【說明】

〈述而篇〉第二十九章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一生推崇「仁道」，講述「仁道」，實踐「仁道」。

在中國哲學思想中，「道」是至高無上、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而「仁道」是人可以在「道」中止於至善的道路，人要在「道」中走向止於至善的境界，條件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良好，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良好，根本在於人生的起點：家庭。在家能夠孝順長輩，友愛兄弟姐妹，是人與人之間關係良好的根本，也就是說在家的親子關係良好，才會有在社會的人際關係良好，整個社會、國家的「仁道」，是沿著這條路徑前進的。

如果我們不是眞心地在乎家庭的親子關係與社會的人際關係，又有什麼力量可以讓我們留在「仁道」裡呢？如果我們眞心地在乎家庭的親子關係與社會的人際關係，無論遇到什麼狀況，我們都不會離開「仁道」。

無論我們是在「學」仁道，還是已經「適」仁道，或是已經「立」仁道，甚至可以「權」仁道了；無論在哪種境界，只要有開始，就有機會提升自己的境界。

與命，與仁。在整體和諧的境界裡，發揮自己的天賦，達成天命，擁有自己的人生價值。

【注釋】

唐棣：樹名，郁李。棣，音讀作〔dì ㄉ〡ˋ〕。

偏：音讀作〔piān ㄆ〡ㄢ〕，「翩」之假借，表示「飄揚」之義。

「偏其反而」、「室是遠而」之「而」，皆爲語尾助詞。

鄉黨篇第十

10-01《論語‧鄉黨篇》第一章

【原文】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譯文】

孔子對於自己鄉里的同胞，一直有著掛念照顧他們的心情，似乎有言語不能表達的情感。他在宗廟朝廷討論國家大事之時，順應時位之變化，論事合宜，但是一直保持謹愼的態度。

【說明】

自己出生的鄉里，是人生的「家」，鄉里之人猶如自己的同胞。自己具備了才德，有機會能夠爲更廣大的人民服務，而擁有權力與名位，也不會忘記自己是從家鄉出來的，心裡還是一直有著掛念照顧鄉里同胞的心情，這種由內心深處油然而生的心情，不是言語能夠表達的。

孔子無以言表的顧念家鄉之情，顯示他對家鄉的感恩之情。

鄉黨是過去成長的發源，宗廟朝廷是面對未來的擅場。

國家大事隨著時間、空間的改變而產生變化，處理問題要考慮時機的不同、局勢的變化，需要因時而變，順勢而爲，選擇合宜的施政策略與方法。這些都是面對未來未知的情況之下，所要具備解決問題的智慧。

孔子在宗廟朝廷討論國家大事之時，順應時位之變化，論事合宜，但是一直保持謹愼的態度，顯示他面對未來的智慧。

【注釋】

「恂」的本字爲「悛」。（「恂」音讀作〔xún ㄒㄩㄣˊ〕，「悛」音讀作〔qūn ㄑㄩㄣ〕。）

解釋「悛」字之前，先解釋「允」、「夊」、「夋」三字。

允

《說文解字》：「允yǔn信也。从儿㠯聲。」

「允」音讀作〔yǔn ㄩㄣˇ〕。

「允」从「儿」、「㠯」聲，形聲字；

从「儿」，表示「人有」之義；

从「㠯」，本義爲「胎兒初生」，引伸爲「子孫」之義；

會合「儿」、「㠯」之義，爲「人有子孫」之義，得「子孫相承」之義。

夊

《說文解字》：「夊suī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凡夊之屬皆从夊。」

「夊」音讀作〔suī ㄙㄨㄟ〕。

「夊」小篆作「夊-小篆-1.png」；

「夊」从「𠂆」，像「人之兩脛」，合體象形文；

「夊」表示「抴引其足不利前進」之義。

夋

《說文解字》：「夋qūn行夋夋也。一曰倨也。从夊允聲。」

「夋」音讀作〔qūn ㄑㄩㄣ〕。

「夋」从「夊」、「允」聲，形聲字；

从「夊」，表示「有所牽絆之行」之義；

从「允」，本義爲「子孫相承」，引伸爲「保顧子孫」之義；

會合「夊」、「允」之義，爲「因保顧子孫，而行有羈絆」之義。

悛

《說文解字》：「悛qūn止也。从心夋聲。」（「止」乃「悛」之別義，音讀作〔quān ㄑㄩㄢ〕）

「悛」音讀作〔qūn ㄑㄩㄣ〕。

「悛」从从「心」、「夋」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情」之義；

从「夋」，本義爲「因保顧子孫，而行有羈絆」，引伸爲「掛念照顧某人」之義；

會合「心」、「夋」之義，爲「掛念照顧某人的心情」之義。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表示孔子對於自己鄉里的同胞，一直處於掛念照顧他們的心情。

便

《說文解字》：「便pián安也。人有不便，更之。从人、更。」

「便」音讀作〔pián ㄆ〡ㄢˊ〕。

「便」从「人」、「更」，會意字；

从「人」，表示「人的狀態」之義；

从「更」，表示「順應時位之變化，去舊易新，行爲合宜」之義；

會合「人」、「更」之義，爲「順應時位之變化，去舊易新，行爲合宜的狀態」之義。

「在宗廟朝廷，便便言。」表示他在宗廟朝廷討論國家大事之時，順應時位之變化，論事合宜。

【參考】

《文字析義》P0303丙：

「㪅」於卜辭從「丙」聲作「」，從「丙」聲者，示「改其旗常，去舊易新」之義。

10-02《論語‧鄉黨篇》第二章

【原文】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譯文】

孔子在朝廷上與下大夫交談的時候，言詞誠信而能暢快；與上大夫交談的時候，言詞溫和而令有所感。國君臨朝召見的時候，心態敬愼而積極，腳步謹愼而迅速；見了國君，國君提出的問題，都能給予合禮適宜的應答。

【說明】

與下大夫交談的時候，是將自己已經做到的經驗，告訴下大夫，所以言詞誠信而暢快。

與上大夫交談的時候，是以溫、良、恭、儉、讓的態度與上大夫討論，所以言詞溫和而令有所感。

國君臨朝召見的時候，心態敬愼而積極，所以腳步謹愼而迅速；與國君交談的時候，君臣之禮是君問臣答，對於國君的問題，作爲臣子的孔子，要有解決問題的回答，所以應答要合禮適宜。

【注釋】

侃

《說文解字》：「侃kǎn剛直也。从㐰，㐰，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𠈉𠈉如也。」

「侃」音讀作〔kǎn ㄎㄢˇ〕。

「侃」从「㐰」、从「川」，會意字；（「㐰」爲「信」之古文）

从「㐰」，表示「言行一致」之義；

从「川」，表示「恆久不息」之義；

會合「㐰」、「川」之義，爲「言行一致，恆久不息」之義。

「侃侃」表示「言詞誠信而能暢快」之義。

誾

《說文解字》：「誾yín和說而諍也。从言門聲。」

「誾」音讀作〔yín 〡ㄣˊ〕。

「誾」从「言」、「門」聲，形聲字；

从「言」，表示「言詞」之義；

从「門」，「門」乃「𥁕」之借，表示「溫和而令人有感」之義；

會合「言」、「𥁕」之義，爲「溫和而令人有感的言詞」之義。

「誾誾」表示「言詞溫和而令人有感」之義。

踧

《說文解字》：「踧dí行平易也。从足叔聲。《詩》曰：踧踧周道。」

「踧」之另一義，音讀作〔cù ㄘㄨˋ〕。

「踧」从「足」、「叔」聲，形聲字；

从「足」，表示「足行」之義；

从「叔」，「叔」乃「矢」之借，表示「如矢之疾」之義；

會合「足」、「矢」之義，爲「足行如矢之疾」之義。

「足行如矢之疾」表示積極的心態。

踖

《說文解字》：「踖jí長脛行也。从足昔聲。一曰踧踖。」

「踖」音讀作〔jí ㄐ〡ˊ〕。

「踖」从「足」、「昔」聲，形聲字；

从「足」，表示「足行」之義；

从「昔」，「昔」乃「脛」之借，表示「長脛」之義；

會合「足」、「脛」之義，爲「長脛之足行」之義。

「長脛之足行」，就像競走那樣姿勢的快步，表示謹愼的心理狀態。

「踧踖如也」表示心態敬愼而積極，腳步謹愼而迅速。

與

《說文解字》：「與yǔ黨與也。从舁、与。」

「與」音讀作〔yǔ ㄩˇ〕。

「與」从「舁」、「与」聲，形聲字；（「舁」音讀作〔yú ㄩˊ〕）

从「舁」，表示「共同升之」之義；（兩手及爪皆用而升之）

从「与」，表示「給予」之義；

會合「舁」、「与」之義，爲「共同升之而給予」之義。

「與與如也」的意思是：一方提出、一方給予。國君提出問題，孔子給予應答。

【參考】

《假借遡源》P86：

「和說而諍」爲「誾」，「門」乃「𥁕」之借，謂「詞色𥁕和」也。

如，與時俱變，自如自在的狀態。

動作之狀，心理之態。

10-03《論語‧鄉黨篇》第三章

【原文】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譯文】

國君派孔子爲接待外賓的擯相，接受任務後，即保持精力充沛，氣色旺盛的狀態，走路時都保持著懼有所失地專注。

對同立於擯相之位的其他擯相，他左手邊的、右手邊的，都與他們作揖，雖然外衣會隨向左、向右的作揖動作而有所擺動，但擺動時外衣的前後不至於顯露內衣。

由中廷趨近外賓所在的阼階，要像鳥張開翅膀飛翔般地平和、迅速接近，絲毫沒有遲滯的感覺，像張開雙臂迎接外賓的樣子。

等到外賓退了，一定向國君復命，說：「外賓已經走了，沒有回顧。」

【說明】

代表國家接待外賓，要保持精力充沛，氣色旺盛的狀態，再加上謹愼專注的態度，避免有所失誤。代表國家積極而無失的精神氣象。

整個擯相團隊依禮合作，「揖所與立，左右手」，彼此謙恭有禮，協同和諧，「衣前後，襜如也」，心態平和，訓練有素，有條不紊。

接近外賓的時候，動作平和、迅速，絲毫沒有遲滯的感覺，眞情地款待外賓。

外賓感受到如此朝氣蓬勃、專注無失、協同和諧、謙恭有禮、心態平和、訓練有素、有條不紊、眞情款待，外賓受到這種禮遇，離開的時候，「不顧矣」，沒有任何不滿意的回顧。

【注釋】

擯

「擯」的本字爲「儐」。

儐

《說文解字》：「儐bìn導也。从人賓聲。」

「儐」音讀作〔bìn ㄅ〡ㄣˋ〕。

「儐」从「人」、「賓」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任事之人」之義；

从「賓」，表示「迎接、引導賓客」之義；

會合「人」、「賓」之義，爲「任迎接、引導賓客之事的人」之義。

「儐」或从「手」作「擯」。

勃

《說文解字》：「勃bó排也。从力孛聲。」

「勃」音讀作〔bó ㄅㄛˊ〕。

「勃」从「力」、「孛」聲，形聲字；（「孛」音讀作〔bó ㄅㄛˊ〕）

从「力」，表示「精力充沛」之義；

从「孛」，表示「人的氣色旺盛」之義；

會合「力」、「孛」之義，爲「人的精力充沛、氣色旺盛」之義。

躩

《說文解字》：「躩jué足躩如也。从足矍聲。」

「躩」音讀作〔jué ㄐㄩㄝˊ〕。

「躩」从「足」、「矍」聲，形聲字；（「矍」音讀作〔jué ㄐㄩㄝˊ〕）

从「足」，表示「走路之時」之義；

从「矍」，表示「懼有所失地專注」之義；

會合「足」、「矍」之義，爲「走路之時，懼有所失地專注」之義。

揖

《說文解字》：「揖yī攘也。从手咠聲。一曰手箸胷曰揖。」

「揖」音讀作〔yī 〡〕。

「揖」从「手」、「咠」聲，形聲字；（「咠」音讀作〔qì ㄑ〡ˋ〕）

从「手」，表示「手的動作」之義；

从「咠」，「咠」乃「亼」之假借，表示「相合」之義；（「亼」音讀作〔jí ㄐ〡ˊ〕）

會合「手」、「亼」之義，爲「兩手相合的動作」之義。

襜

《說文解字》：「襜chān衣蔽前。从衣詹聲。」

「襜」音讀作〔chān ㄔㄢ〕。

「襜」从「衣」、「詹」聲，形聲字；

从「衣」，表示「衣裳」之義；

从「詹」，「詹」乃「苫」之假借，表示「覆蓋」之義；

會合「衣」、「苫」之義，爲「衣裳覆蓋身體」之義。

「趨」的本字爲「走」。

走

《說文解字》：「走zǒu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屬皆从走。」（誤釋字形）

「走」音讀作〔zǒu ㄗㄡˇ〕。

「走」金文作「走-金文編-令鼎-1.png」、「走-金文編-元年師兌簋-1.png」，小篆作「走-小篆-1.png」；

「走」从「止」，上像「二臂擺動」之形，合體象形文；

从「止」，表示「步行」之義；

像「二臂擺動」之形，表示「人快步時兩手的動作」；

會合「止」與「二臂擺動」之形，爲「人快步的動作」之義。

「趨」乃「走」音轉而注之字，字義與「走」相同。

解釋「進」字之前，需要先解釋「𨳌」、「閵」二字。

𨳌

《說文解字》：「𨳌zhèn登也。从門、𠄟。𠄟，古文下字。讀若軍敶之敶。」

「𨳌」音讀作〔zhèn ㄓㄣˋ〕。

「𨳌」从「門」、「𠄟」（古文「下」字），會意字；

从「門」，表示「門上」之義；

从「下」，表示「由下而上」之義；

會合「門」、「下」之義，爲「由下而上登於門上」，得「登高」之義。

閵

《說文解字》：「閵lìn今閵。似雊鵒而黃。从隹，𨳌省聲。」

「閵」音讀作〔lìn ㄌ〡ㄣˋ〕。

「閵」从「隹」、「𨳌（省）」聲，形聲字；

从「隹」，表示「鳥類」之義；

从「𨳌」，表示「登高於門上」之義；

會合「隹」、「𨳌」之義，爲「喜登高於門上的鳥類」，指「雊鵒」，俗稱「八哥」的鳥。

（「雊」音讀作〔gòu ㄍㄡˋ〕，「鵒」音讀作〔yù ㄩˋ〕。）

進

《說文解字》：「進jìn登也。从辵，閵省聲。」

「進」音讀作〔jìn ㄐ〡ㄣˋ〕。

「進」从「辵」、「閵（省）」聲，形聲字；

从「辵」，表示「行止」之義；

从「閵」，「閵」乃「𨳌」之假借，表示「由下而上登高」之義；

會合「辵」、「𨳌」之義，得「由下而上登高的行止」之義。

「趨進」表示快步走向外賓所在的阼階。（阼階在高處，所以爲進。）

顧

《說文解字》：「顧ɡù還視也。从頁雇聲。」

「顧」音讀作〔gù ㄍㄨˋ〕。

「顧」从「頁」、「雇」聲，形聲字；

从「頁」，表示「頭」之義；

从「雇」，表示「迴還」之義；

會合「頁」、「雇」之義，得「迴首而視」之義。

【參考】

《說文解字》：「咠qì聶語也。从口从耳。《詩》曰：咠咠幡幡。」

《假借遡源》P101：

「藏兵」曰「戢」，「咠」乃「亼」之借，示「亼合而臧之」也。

10-04《論語‧鄉黨篇》第四章

【原文】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譯文】

孔子進入朝廷之門時，低著頭進入，像在鞠躬的樣子，朝廷之門雖然高大，卻好像很矮小，好像不能容納自己身高的樣子。不站立在門的中央，進入門時，不踩到門檻上。

經過外朝君主的位置，雖然是虛位，還是打起精神，很有朝氣的樣子，走路時都保持著懼有所失地專注，就算與人交談，也十分謹愼，說話點到爲止，不會暢所欲言。

提起下裳的下襬，拾階而上，進入朝堂，身體像鞠躬一般地彎曲著，屏住氣息，好像沒有呼吸的聲音。

退出朝堂的時候，走下堂階一階之後，才舒展之前嚴肅、緊繃的狀態，開始放鬆，一派和悅的心情。等到走完最後一階，來到階下，快步前進，身輕如燕般地舒展。回到外朝，又經過君主的虛位，一樣保持恭敬謹愼的態度，動作迅速地通過。

【說明】

這一章講孔子從進入朝廷之門，經過外朝君主的虛位，到升堂、下堂，最後復位，表現出精神、態度、應對與舉止的過程。

孔子尊敬君主，是表現出這些精神、態度、應對與舉止的根源。

〈八佾篇〉第二十六章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作爲臣子朝見君主，有其禮節，如果「爲禮不敬」，這個臣子還有什麼可觀之處呢？

朝見君主，把自己最好的狀態與對君主的善美之意，融爲一體，是爲𦎫敬之禮。

【注釋】

閾：音讀作〔yù ㄩˋ〕，門檻的意思。

怡

《說文解字》：「怡yí和也。从心台聲。」

「怡」音讀作〔yí 〡ˊ〕。

「怡」从「心」、「台」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心情」之義；

从「台」，表示「和悅」之義；

會合「心」、「台」之義，爲「和悅的心情」之義。

10-05《論語‧鄉黨篇》第五章

【原文】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譯文】

孔子出使他國訪問，手持著國君的命圭，收斂著身體，深怕不能承擔重任一般。持圭的高度合宜，往上不超過心臟的位置，像在作揖的手勢，往下不超過授予他人物件的位置，氣色顯得很有朝氣，有如戰士不可欺的樣子，走路時整肢腳著地，拖著腳跟向前，兩腳如是前行，好像循線前行的樣子。到了向該國國君進獻禮物儀式的時候，神色雍容大氣。享禮結束後，與該國國君私下相見時，彼此都有親近的感覺。

【說明】

出使他國訪問，所持的命圭，是代表國家的信物，執圭的態度是深怕有失國家的顏面，所以「鞠躬如也，如不勝。」收斂著身體，深怕不能承擔重任一般。

執圭的高度，往上不超過心臟的位置，往下不超過授予他人物件的位置，是往上不氣勢凌人，往下不祈求施予。

「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外顯朝氣，有如戰士不可欺之氣勢，追遠的氣勢；循著國與國之間的禮，內心有此根據，不會讓彼此都無路可走。

「享禮，有容色。」贈與他國的禮物，心懷敬意，禮在眞誠，不在物之厚薄，故在進獻禮物儀式的時候，神色雍容大氣。

「私覿，愉愉如也。」與該國國君私下相見時，所言乃兩國和平相處，互助互利之事，故雙方皆有親近的感覺。

【注釋】

「足蹜蹜如有循」之「蹜蹜」，乃「縮縮」之俗寫。

「縮縮」乃「蹴蹴」之假借。

蹴

《說文解字》：「蹴cù躡也。从足就聲。」

「蹴」音讀作〔cù ㄘㄨˋ〕。

「蹴」从「足」、「就」聲，形聲字；

从「足」，表示「腳的動作」之義；

从「就」，表示「迫於地」之義；

會合「足」、「就」之義，爲「整肢腳迫於地的動作」之義。

「足蹜蹜如有循」意思是：走路時整肢腳著地，拖著腳跟向前，兩腳如是前行，好像循線前行的樣子。

容

《說文解字》：「容rónɡ盛也。从宀、谷。」

「容」音讀作〔róng ㄖㄨㄥˊ〕。

「容」从「宀」、「谷」，會意字；

从「宀」，表示「處所」之義；

从「谷」，表示「蓄水匯川之谷」之義；

會合「宀」、「谷」之義，爲「如蓄水匯川之谷的處所」，得「受盛」之義。

「享禮，有容色」表示心懷敬意，禮在心之𦎫眞，不在物之厚薄，故神色雍容大氣。

「覿」的本字爲「儥」。

儥

《說文解字》：「儥yù賣也。从人𧷏聲。」

「儥」音讀作〔yù ㄩˋ〕。

「儥」从「人」、「𧷏」聲，形聲字；

从「人」，表示「人來見」之義；

从「𧷏」，表示「叫賣貨物」之義；

會合「人」、「𧷏」之義，爲「叫賣，人來見貨物」，得「相見買賣貨物」之義。

由「相見買賣貨物」之義，引伸爲「相見」之義。「相見」之義，音讀作〔dí ㄉ〡ˊ〕。

「私覿」表示「私下相見」之義。

愉

《說文解字》：「愉yú薄也。从心俞聲。《論語》曰：私覿，愉愉如也。」

「愉」音讀作〔yú ㄩˊ〕。

「愉」从「心」、「俞」聲，形聲字；

从「心」，表示「感覺」之義；

从「俞」，「俞」乃「舞」之假借，表示「歌舞共樂」之義；

會合「心」、「舞」之義，爲「歌舞共樂的感覺」，得「彼此親近的感覺」之義。

10-06《論語‧鄉黨篇》第六章

【原文】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譯文】

君子不用深青透紅色、青赤色作爲衣服的邊飾，不用紅紫色作爲日常的家居服。夏天暑熱，在家裡穿著葛布單衣，出外時一定會再加上外衣。冬天，黑色外衣，內裡搭配黑羊皮裘；白色外衣，內裡搭配白色的小鹿皮裘；黃色的外衣，內裡則搭配黃狐皮裘。家居穿的皮裘要比較長，比較保暖，右手的袖子要比較短，方便做事。睡覺時有附身之褻服，其長一個半體幹，長近於膝。狐貉的皮毛厚，就用來做坐墊。除了喪禮，其他的場合無不隨時佩玉。除了朝祭穿用整幅布做的下裙，其餘的下裙都是用剪裁過的斜幅來縫製的。弔喪時，不穿戴屬於吉服的黑色皮裘與黑色禮帽。每月初一，必定穿著朝服去上朝。

【說明】

這一章敘述在孔子的時代，君子順應季節的穿著，重視顏色的配合，節約、善用物質的生活智慧，以及尊重場合的禮節。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深青透紅色、青赤色，都是帶紫的顏色，不用來做衣服的邊飾，紅紫色不用來做家居服，都是因爲紫色非正色；連邊飾、家居服都不用紫色，更何況是整件衣服的顏色，當然也不會用紫色。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夏天天氣熱，在家穿輕便透氣的粗麻或細麻衣服，但是外出時，一定會加上蔽體的外衣。外出蔽體是禮節。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冬天只穿皮裘，裘毛外露，不合禮節，須加外衣，而且什麼顏色的裘，要配同樣顏色的外衣。

「褻裘長，短右袂。」

家居穿的皮裘要比較長，比較保暖，這是爲了養生的目的；右手的袖子要比較短，方便做事，這是爲了實用的目的。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睡覺時有附身之褻服，其長一個半體幹，長近於膝。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的皮毛厚，用來做坐墊，除了保暖，也讓人坐得舒服。

「去喪，無所不佩。」

隨身佩玉，除了裝飾之用，也是身份的象徵，更可以體現個人的修養；而參加喪禮，是對死者眞誠的悼念，死者爲大，不帶任何顯示自己的配飾。除去參加喪禮之外，都要隨身佩玉。

「非帷裳，必殺之。」

帷裳是朝服的下裙，必須用整幅布來環繞下身，作爲下裙，這種下裙是沒有縫線的，以示公事之完整；非朝服，私服則以節儉爲要，故以斜裁布幅，裁成兩片上窄下寬的布料，上窄爲腰，下寬爲裙擺，左右縫線，製成下裙，這樣可以節省布料。

「羔裘玄冠，不以弔。」

羔裘玄冠，都是黑色的，這是吉禮所用的顏色，在喪禮上，不能使用。參加喪禮，穿著白色衣服。

「吉月，必朝服而朝。」

每月初一，必定穿著朝服去上朝。表示嚴正對待事物的開始。

【注釋】

紺緅：紺，音讀作〔gàn ㄍㄢˋ〕深青透紅之色；緅，音讀作〔zōu ㄗㄡ〕，青赤色。

飾：領口、袖口的滾邊。

褻服：日常家居服。

袗：音讀作〔zhěn ㄓㄣˇ〕，單層無內裡的衣服。

絺綌：絺，音讀作〔chī ㄔ〕，細麻布；綌，音讀作〔xì ㄒ〡ˋ〕，粗麻布；都是夏天所穿的麻布衣。

寢衣：附身之褻服。

身

《說文解字》：「身shēn躳也。象人之身。从人申省聲。凡身之屬皆从身。」（誤釋字形）

「身」音讀作〔shēn ㄕㄣ〕。

「身」金文作「」、「」，小篆作「」；

乃从「人」兼像「胸腹」，以至「臀部」之形，

「身」从「人」，像「胸腹以至臀部」之形，合體指事文；

「身」之本義爲「人身自頸部到臀部，不含頭部與四肢」，即「體幹」之義。

長一身有半：附身之褻服，其長一個半體幹，長近於膝。

去喪：除去參加喪禮之外。

佩：隨身帶佩玉。

帷裳：朝服的下裙。

殺：音讀作〔shài ㄕㄞˋ〕，裁去、減省的意思。用裁過的布料，縫接起來，以減省布料。

弔：音讀作〔diào ㄉ〡ㄠˋ〕，參加喪禮。

10-07《論語‧鄉黨篇》第七章

【原文】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譯文】

祭祀前齋戒沐浴，一定穿著明潔的浴衣，是用麻布製作的。在齋戒期間，一定改變日常的飲食，改變日常的居處，不與妻子同房。

【說明】

此章記錄孔子齋戒時的潔淨與虔誠。

祭祀前先齋戒，主要是爲了潔淨身心，以表示對神明、祖先的敬意。沐浴是洗淨身體，在等待身體乾燥時，穿著細織的麻所做成的浴衣。在飲食方面齋戒，改變日常的飲食，吃得比較清淡。在住居方面，平時住在內寢室，是與妻子同居的房間，但是齋戒期間，則不與妻子同睡一房，改在外寢的房間。

【注釋】

齊：音讀作〔zhāi ㄓㄞ〕，通「齋」。古人祭祀之前，必有齋戒。

明衣：齋戒沐浴後所穿的浴衣，身體尚未乾燥前先著浴衣，等到乾燥後，再穿著一般的衣服。

布：用麻織成的布。

遷：改變。

10-08《論語‧鄉黨篇》第八章

【原文】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唯酒無量，不及亂。

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薑食，不多食。

祭於公，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語，寢不言。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譯文】

不因米飯精緻而多吃，不因肉的細緻美味而多吃。

煮太爛的飯放久了變味，魚類腐爛和肉類腐敗，都不吃。

顏色變差了，不吃。氣味變差了，不吃。

食物沒有煮熟，不吃。不是當季的食物，不吃。

割肉的方式若不正確，不順著紋理割，不吃。若沒有與食物相應的醬料，不吃。

案上的肉雖然多，不吃太多而超過飯量。

只有酒沒有一定的量，條件是不要喝醉亂事。

市場買來的酒，裡面多有雜質，市場買來的乾肉，不知是否新鮮、潔淨，這些都不吃。

吃完飯後，撤下其他的碗碟，但不撤下薑，因薑有辛味能去腥，但也不會吃太多。

協助君主祭祀宗廟，所收到的賜肉一定要在當天處理，不要拖到隔夜。

自己家裡祭祀祖先的肉，一定要在三天內吃完、分完，不然過了三天，肉會腐敗、不新鮮，因此就不吃了。

吃飯的時候不說話，睡覺前不說話。

雖然只有粗飯、菜湯、瓜類等簡單的食物，拿來祭拜，必然以𦎫潔的心靈、恭敬的態度，進行齋戒。

【說明】

本章講孔子的飲食節度，以及用餐不語、就寢不言的養生習慣，最後提到祭祀的精神，在於祭祀者𦎫潔的心靈與恭敬的態度，不在於所準備的食物是否豐盛。

【注釋】

食不厭精、食饐、食氣、疏食之「食」，音讀作〔sì ㄙˋ〕，飯的意思。食當作名詞，飯的意思，音讀作〔sì ㄙˋ〕；食當作動詞，吃的意思，音讀作〔shí ㄕˊ〕。

不厭：不滿足，多吃的意思。

膾：音讀作〔kuài ㄎㄨㄞˋ〕，切細的牛羊魚肉。

饐：音讀作〔yì 〡ˋ〕，飯煮得太爛。

餲：音讀作〔ài ㄞˋ〕，飯放得太久而變味。

餒：音讀作〔něi ㄋㄟˇ〕，魚肉腐爛。

敗：肉類腐敗。

惡：音讀作〔è ㄜˋ〕，不好的。

臭：音讀作〔xiù ㄒ〡ㄡˋ〕，氣味。

飪：音讀作〔rèn ㄖㄣˋ〕，煮熟。

不時：不是當令的食物。

割不正：正是正確的意思。割不正，宰殺的處理不當，割肉的方式不正確，沒有順著肉的紋理而割。

勝：勝過、超過的意思。

沽酒：沽，音讀作〔gū ㄍㄨ〕；沽酒，買酒的意思。

市脯：市場賣的乾肉。

祭於公：參與國君的祭祀，能得到國君賜的肉。通常在祭祀的清晨宰殺犧牲，而天子和諸侯的祭祀，還會將這些肉於隔日再祭，稱爲繹祭，繹祭結束之後才開始賜肉，等收到肉時，距離殺牲的時間已經過了三天，很容易腐敗，因此要在當天吃完，不可再留一晚。

宿肉：隔夜的肉。

祭肉：自己家裡祭祀的肉。

10-09《論語‧鄉黨篇》第九章

【原文】

席不正，不坐。

【譯文】

坐席的方位不正確，則不坐。

【說明】

古時候沒有椅子，人都是席地而坐；席是指鋪在地上的草席、蒲葦，或是竹篾。

孔子對於坐席的方位是否正確，是對自己態度的要求，對他人的尊重，這是禮。

古人席地而坐，設於地上的席子若有移動偏斜，孔子不坐，要先將席子擺正；更重要的是，確認席位的方位是否正確，因爲席位的方位牽涉到主人、賓客的座位次序，這些都是禮。

【參考】

摍

「摍」音讀作〔sù ㄙㄨˋ〕。

「摍」於卜辭作「」、「」、「」、「」，

「摍」从「攴」、「㐁」，或从「又」、「㐁」，或从「𠬞」、「㐁」，會意字；

（「㐁」讀作〔tiàn ㄊ〡ㄢˋ〕，「㐁」乃「簟」之初文。）

（「簟」讀作〔diàn ㄉ〡ㄢˋ〕，供坐臥鋪墊之用的葦席或竹席。）

从「攴」、「又」或「𠬞」，表示「布正」之義；

从「㐁」，表示「席簟」之義；

會合「攴」、「㐁」之義，爲「布席正席，引賓就坐」之義。（布席正席亦見曲禮上）

「摍」義如曲禮「主人肅客而入」之「肅」，「肅」乃「摍」之假借字。

布席正席，肅然起敬。

10-10《論語‧鄉黨篇》第十章

【原文】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譯文】

鄉里舉行鄉飲酒禮之時，孔子一定等老人離開了，自己才會離開。當鄉里舉行儺禮驅鬼逐疫的時候，孔子會穿著上朝的禮服，站立在宗廟的東階上。

【說明】

這一章講孔子在鄉里參加鄉飲酒禮之時的敬老，參加儺禮驅鬼逐疫之時對鄉人的關照。

鄉飲酒禮是慶祝歡樂的時候，孔子擔心老者飲酒過量，沒人照顧，所以一定等到老者都離開了，他才離開，這是以誠敬之心對待需要關照的老人。

儺禮是爲了驅逐鬼疫，鬼疫會危害人民，而孔子以儺禮的主人之位，穿著朝服，立於宗廟的東階，承擔鬼疫可能的危害，這是以承擔之心對待需要關照的人民。

【注釋】

杖者：指老者。

儺：音讀作〔nuó ㄋㄨㄛˊ〕，指儺禮，爲驅逐鬼疫，所舉行的禮儀。

阼階：宗廟的東階，這是主人的位置。

10-11《論語‧鄉黨篇》第十一章

【原文】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譯文】

孔子派遣使者去訪問國外的友人，一定帶上禮物，當使者要出國時，一定向使者再拜送行。季康子派人送藥給孔子，孔子依照禮節拜謝後收下，並告訴使者說：「我還不清楚這個藥性，所以先不敢嘗藥。」

【說明】

派遣使者去訪問國外的友人，是念舊；帶上禮物，是禮貌；向使者再拜，是拜託。處處顯示孔子的細心關照。

對於季康子的贈藥，除了謝謝他以外，也如實地告訴他，自己還不清楚藥性的時候，是不會先服用所贈送的藥。表示感謝，是禮貌；表達自己對服藥的謹愼，是眞實。

【注釋】

饋藥：饋，音讀作〔kuì ㄎㄨㄟˋ〕；饋藥，贈藥的意思。

未達：還不清楚藥性。

【參考】

孔子對於季康子的饋藥，小心認識清楚藥性是否合適服用，以免季康子承擔誤送藥物之過。

10-12《論語‧鄉黨篇》第十二章

【原文】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譯文】

孔子上朝時，家中的馬廄被火燒了。孔子退朝，知道了這件事，就問：「有人受傷嗎？」始終沒有問馬匹的損失。

【說明】

這章說明孔子重視人命，至於馬匹，是身外之物。

10-13《論語‧鄉黨篇》第十三章

【原文】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譯文】

國君賜煮熟的食物，必將席位擺正，先嘗它。國君賜生肉，必定把肉煮熟，然後進奉祖先。國君賜牲畜，必定將它畜養。陪同國君吃飯，在國君舉行食祭時，先爲國君嘗飯。臥病時，國君前來探視，面向東邊臥著，身上蓋朝服，拖著大帶。國君有命令召見，不等待僕人把馬車備好，便立刻動身前往。

【說明】

本章記錄孔子事君之禮。

國君賜煮熟的食物，必將席位擺正，先嘗它。尊敬國君的賞賜，故先食國君所賜之熟食。

國君賜生肉，必定把肉煮熟，然後進奉祖先。感謝國君的賞賜，敬告祖先國君有此賞賜。

國君賜牲畜，必定將它畜養。不願無故殺生，所以畜養國君所賜之牲畜。

陪同國君吃飯，在國君舉行食祭時，先爲國君嘗飯。爲君先嘗飯，因爲身份是臣，不是客。

臥病時，國君前來探視，面向東邊臥著，身上蓋朝服，拖著大帶。因爲生病，所以臥著；面向東是國君入室即可見面的方向；爲臣者見國君，必著朝服、大帶，臥病時，只好蓋著朝服，拖著大帶。

國君有命令召見，不等待僕人把馬車備好，便立刻動身前往。國君有命令召見，即有國家大事，刻不容緩。

10-14《論語‧鄉黨篇》第十四章

【原文】

入大廟，每事問。

【譯文】

進入太廟，對於祭祀的每件事情，都仔細地詢問當事人。

【說明】

本章內容在〈八佾篇〉第十五章出現過。

對於祭祀，要如何表達眞心誠意的𦎫眞之心？如何表達對祖先、神明的敬畏之意？這需要非常謹愼地把祭祀裡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所以進入太廟，對於祭祀的每件事情，都仔細地詢問當事人。

10-15《論語‧鄉黨篇》第十五章

【原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譯文】

朋友死了，沒有家屬料理喪葬之事，孔子說：「由我來處理喪葬之事。」朋友饋贈的禮物，雖然是車馬之類貴重的禮物，孔子不拜，除非贈送祭祀的祭肉，才會因爲尊敬朋友的祖先而拜受。

【說明】

這一章講述孔子重視喪事，對於朋友之死，而無親屬處理喪事，他必然爲這位死去的朋友處理喪事。

對於朋友的饋贈，不以物質的貴賤爲重，而以精神的關照爲念。

10-16《論語‧鄉黨篇》第十六章

【原文】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譯文】

睡覺的時候，不會四肢僵直地躺著；家居的時候，不會像在外嚴肅的容貌。見到服喪的人，雖然與對方很親近，可是容色還是會變得肅敬關懷。見到戴禮帽的卿大夫和盲人，雖然彼此交情非常好，也一定以禮貌來對待他們。坐在車上，路上遇見穿喪服的人，一定將手扶在車前的橫木上，向其示意敬禮。遇見身負國家圖籍的人，也一定將手扶在車前的橫木上，向其敬禮。接受盛宴款待時，一定面露感謝之情而起立致謝。遇到雷電交加、狂風暴雨的時候，一定是變得謹愼戒備的容貌。

【說明】

這章講孔子「與時俱變」的「眞」。「眞」是眞正的「知他」。

「寢不尸，居不容。」

「寢」是睡眠的狀態，須要完全地放鬆，所以睡覺的姿勢以自然放鬆的狀態爲好。

「居」是自我自在的狀態，是以關照自我的態度來面對自己，而不是以關照他人的態度來面對自己。

知睡眠的狀態，知自我自在的狀態。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親近的朋友，在服喪期間，還是要以喪禮來對待，不能因爲彼此的親近，而失掉了禮節。

知服喪人的心理狀態。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在正式場合，見到私交非常好的官員，一定以禮節相見，不以私誼相見；見到非常熟悉親近的盲人，因爲他看不到自己，一定要先以見到盲人之禮來對待。

知冕者與瞽者的心理狀態。

「凶服者式之。」

坐在車上，路上遇見穿喪服的人，不能視而不見，一定會表達哀戚關懷之心。能夠關懷失去親人的人，是人間的溫暖。

知穿喪服的人在送葬路上的心理狀態。

「式負版者。」

古時候的圖籍是刻在木版、竹簡上的，都很重。

負版者爲大家留下典籍，而身負這些重物，行走在道路上，遇見他們，向他們致敬，是感謝之情的表達。

知身負國家典籍之人的心理狀態。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主人盛情的款待，準備了佳餚，此刻的感謝之情，一定會起立致謝的。

知主人盛情款待的心理狀態。

「迅雷、風烈必變。」

古時候的建築物，並不能夠像今天的建築物，能夠抵擋狂風暴雨，所以當遇到雷電交加、狂風暴雨的時候，人民的安全就令人擔憂了，所以這個時候，一定是謹愼戒備的狀態。

知天地之自然規律。

「與時俱變」的「眞」，在不同的時候，就應該敏於當時的情況，以合乎人爲的法度、順應自然的節度，篤於眞誠𦎫樸的觀照之心，來照見他人；同理，也可以照見自己。

以𦎫眞之心，知己、知人、知天地，敏於時變，敦乎必然。「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10-17《論語‧鄉黨篇》第十七章

【原文】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譯文】

上車的時候，一定正對著上車之處站立，然後手抓著上車的繩索登車。在車內，不會回頭往後看，說話不會急躁，不會用手指來指去。

【說明】

「正立，執綏。」表示注意安全。

「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表示專心坐車，心無旁騖於出行。

愼終追遠之人，心無旁騖，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注釋】

內顧：回顧的意思。回顧，表示還眷戀家裡，而出門將有所擾。

疾言：馬車駕馭得好與不好，要相信駕車的人，不要急躁地說三道四。

親指：自己看到了什麼，就用手指指點點，表示向外看到什麼，就說什麼。

10-18《論語‧鄉黨篇》第十八章

【原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譯文】

雌雉看到人有不合節度、法度的氣色，一片驚嚇，快速展翅高飛，覺得沒有危險的時候，再盤旋而下，聚集在山脊之上。孔子看到這樣的情景，有感而發地說：「山脊上的雌雉啊！它們懂得與時俱變呀！它們懂得與時俱變呀！」子路聽了，拱手向雌雉致敬，雌雉多次嗅聞試探，還是疑懼子路的意圖，於是飛起離去。

【說明】

這一章是〈鄉黨篇〉的終章，以雌雉之「時哉！時哉！」爲結語，連雌雉都能夠「與時俱變」，我們作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做到像雌雉「與時俱變」的智慧了嗎？

動物都可以做到「與時俱變」，難道人不能做到「與時俱變」嗎？

整篇〈鄉黨篇〉都在談「與時俱變」，敘述孔子面對不同的人、事、時、地、物，他的「與時俱變」合乎法度、順應節度，自然自在，遵守禮法，關照人情，順應天時，這是他親身經驗的人生智慧。

【注釋】

色：是否合乎節度、法度的氣色。

斯：此，因此之義。

舉：高飛的意思。

色斯舉矣：因爲有不合乎節度、法度的氣色，一定要高飛避禍。

山梁：山脊的意思。

共：音讀作〔gǒng ㄍㄨㄥˇ〕，「拱」的本字，拱手的意思。

嗅：臭是本字，嗅是轉注字，用鼻子聞的意思。

三嗅：三表示多次，三嗅表示多次用鼻子聞聞氣味，試探是否有危險。

作：起的意思，這裡表示雌雉飛起離去的意思。